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九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聖學宗傳十八卷（二）

〔明〕周汝登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世韜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宗傳十八卷》提要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樸參閱

穆修

穆修字伯長宋時汝陽人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其詩於禁中者眞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潁州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

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伯長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伯長之學得自陳摶按摶字圖南賜號希夷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

宗不悅放還山太宗卽位冊召之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世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太宗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郎今之堯舜也夫以摶之言如此其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覩矣故朱子曰

世但以圖南爲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始學陳希夷當必有據云

胡瑗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易經教授吳中范仲淹與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辟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安定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皇祐中授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安定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仍治太學以

太常博士致仕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定爲首稱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瞰畜一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積又云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積欲往見之問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已而往可也積聞此語遂大開悟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宋青州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之中挺之事之益謹承順如父兄卒能受易任孟州司戶挺之不事儀矩時太守范雍以此頗不悅雍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雍謫守安陸過洛陽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沿檄

往省之雍始稱歎遂受知焉又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挺之器大久不調或惜之石延年曰時不足以[illegible]盍去之遂隱去

邵雍

邵雍字堯夫諡康節其先范陽人祖徙衡漳父徙共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之才之傳遠有端緒堯夫受學焉堯夫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踰河濱

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游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過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應詔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州團練推官受命郎引疾於是爲隱者之服烏帽縚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嘗謂堯夫曰先生可

衣此乎堯夫曰其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
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堯夫天津隱
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
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
之以行一日與堯夫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
步下堂堯夫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
拄杖矣弼以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
學人胡走亂走也弼嘗患氣痞堯夫曰好事到
手畏愼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

未易言也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因
戲之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
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
而去何益堯夫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
州令一日守請堯夫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
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
也知花爲甚堯夫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
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

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堯夫傳數學
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邢恕欲
從堯夫學堯夫畧爲開其端倪恕援引古今不
已堯夫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熈
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觀化一
廵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
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
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

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
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
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
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
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
也只得依你說一日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
其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
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
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

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
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
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
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
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
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
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堯夫德器粹然不事標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
終日不爲甚異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

人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堯夫後訪堯夫於天
津之廬堯夫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
日二程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
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學也
堯夫嘗自號無名公作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
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
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
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
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
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
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
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
無滓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
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
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
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
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

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
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矣無名者
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
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
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
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
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
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
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illegible]

無所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
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
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
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
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
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
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未醺而罷
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
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

無可柰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
求冬煖夏凉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
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
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甚壞未
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
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
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
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
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

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
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
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
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
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
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
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
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
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

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
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
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
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
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
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
其畧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
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

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

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斯之謂與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能知其天下之

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以

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

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　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

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其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獨天之謂與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

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

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精氣爲物形也游魂爲變神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爾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物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

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

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備具然後謂之人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於天精魄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曰陽行返於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

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堯夫喜吟詩所著有伊川擊壤集極論詩下有黄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是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蠡測曰人只一死耳何言死萬遍得無語輪廻乎此儒者之所諱也

[illegible]矣夫何敢道此明珠良玉所謂人人有貴於
己者巨海名山郎世間也欲識出世法必從世
間求堯夫他詩有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是知出世不離在世先後二字亦不必泥觀易
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
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
只在人蠡測曰此明造化在手宇宙生身極切
（倚欄詩）六尺殘軀病復羸況堪日日更添衰

蒲懐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裏有金
然索揀石中韞玉柰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
遍欄干八不知蠡測曰疑字說盡人蔽處自疑
自怯所以終不知 （知識吟）目見之謂識耳聞
之謂知柰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蠡測曰人人
有目人人有耳人人能見人人能聞何以知希
識希此是入悟之門 （仁聖吟）盡道之謂聖如
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蠡測曰道
者路也徐行翼趨步步蹈着不生疑畏便是盡

道便是聖矣天者自然也不學不慮孩提已能
只如此去便是如天便是仁矣仁聖何難而謂
莫敢倫哉 （藥物吟）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
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類既別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
時常平樂與萬物同其榮蠡測曰皇王帝霸世
界汙隆而天之明人之靈萬古如故類之別品
之成一毫不移故汙隆升降豈是由天意而實
人情爲之也忘情則時常平矣 （月到吟）月到

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
味料得少人知 （天聽吟）天聽寂無音蒼蒼何
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自餘吟）身生
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
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伊川云
堯夫有詩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懐都是春
又梧桐月向懐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卷舒

薦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皆不止風月言
皆有理又詩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
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伊川於此不逮堯夫又云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
道來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
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或問近日學者有厭拘
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
如何曰邵子胸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

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個甚
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
帝覇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堯夫猶空中樓閣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
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
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
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茂叔
獨與之辨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
免且賢茂叔薦移郴州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
茂叔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茂叔論學歎曰吾
欲讀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
之初平逐日聽茂叔語二年果有得從知南昌
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茂叔
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
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

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已任行部
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
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
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
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諡議曰先生傳學力行會
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
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覯聖道者必自
濂溪始掾安南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
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二子

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
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
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
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
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
來耶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過之與
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
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

見安石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伊川曰周茂
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
少年好獵既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
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
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
也蒲宗孟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
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與邵伯溫曰
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
川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

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
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
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
霽月黃瑞節曰或謂先生太極圖得之穆修或
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
朱子獨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程子曰周
茂叔窮禪客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
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
流之緋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

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耶晦菴曰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
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
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
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也所著有太極圖說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這箇道理便會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之爲言甚也極至之甚
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謂之無極者正以
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
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
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
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
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動靜非太
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illegible]
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則不可[illegible]
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illegible]
理郎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推之於前[illegible]
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且自那動處說起
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又曰太
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
宙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

極是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
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當認得這個意思又曰
人身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
其性便是理或問曰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
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
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
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
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億
度思想之患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是若理會得

若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度氏曰此
極之妙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學者亦求之此
心而已矣喜怒哀樂之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
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於此深
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
聞以推其不可聞度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
妙可求矣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
真氏曰周子因群聖之言而推其所未言昔也
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

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
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
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蠡測曰朱子
解無極太極可謂深切著明而他時又曰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又曰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
上面如此則陰陽反在太極之前不類茲解何
哉朱子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
夜分則此解當爲定論動極靜極之說世亦有
疑者知無先後次第則亦當自豁然矣人得其

秀而最靈非從他得自得之也朱子謂我所固
有是也或曰非得之天乎曰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不離自己曰有不靈者何曰亦莫非自即靈
秀之中而有修悖之殊修悖豈自他乎悖之即
靈秀非其初矣曰各具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
何也曰各具一太極者本來自具非分而與之
之謂也統體一太極者千燈一光非還而合之
之謂也使太極而可以分合可以與受則太極
亦不過一物當必有妙於太極者分之合之與

之受之矣其可通乎太極生天地非天地生太
極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太極中物合者無
間異非以此合彼之謂也朱子證之人身謂便
可受用及度氏真氏之言皆契緊的切最當體
認故人必無疑於此方知始終生死之說此太
極之所以圖所以說也不然失周子之意多矣
著通書四十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
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
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蠡測曰此章反覆言
誠明只是一個誠名目雖殊一而已矣朱子曰
易是無形影的物事亦即誠之別名　聖誠而
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
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蠡測曰此章以誠則無
事矣一句為主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
謂神蠡測曰此章以誠無為一句為主夫知無
事無為而後可以言誠不然皆非周子之所謂
誠也知此方知大學之誠意為無意中庸謂至
誠無倚皆同此旨朱子曰元亦誠幾德便是太
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　寂然不動
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

曰聖人楊氏曰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
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溫
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實
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
朱子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
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動而正曰道用而
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
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蠡測曰動用皆根
誠來子思言慎獨而此言慎動誠無二也顏子

不遷不貳孟子勿助勿忘是慎動合其無事無
為之體而已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
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不守不行不廓爾蠡測曰仁義中正而已矣猶
所謂忠恕而已矣孝悌而已矣　人之生不幸
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
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
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

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
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又曰知幾其神乎蠡測曰上言無事無爲而未
嘗不守不行不廓此言無思而未嘗不思皆密
旨也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蠡測曰從士希
賢說向上則多層節從聖希天說起則賢與士
總歸希天如射之的皆期於此希天者率性而
已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天道行而
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
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
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
心而已矣蠡測曰豈遠豈多而已矣只是說歸
約處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
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
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
兮其無窮兮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

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
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
溥庶矣乎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
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
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
大有定朱子曰一箇是萬箇萬箇是一箇如千
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
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
箇印板印將去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
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
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
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
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故顏子亞聖或問朱子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
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或思量顏子
樂處朱子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illegible]

難得者人人而至難苟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
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
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朱子曰此重此樂人
亦少知之者　仲由喜聞過令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聖
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
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

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
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
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
動可不愼乎蠡測曰此章復提誠字懲窒遷改
那是愼動動而無動至誠之用懲窒遷改謂之
必有事謂之行無事皆可也　治天下有本身
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
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

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
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
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
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充爲貴
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
玉其重無加焉耳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

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於外物所搖動如
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
不在殼子裏而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蠡測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以見擬
議之非擬議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而亂
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

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作愛蓮說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拙賦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

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宿宗聖詩）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門扉詩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春晚詩）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邵雍篇　撥發也蓓音倍始花也蕾音壘花紡貌

聖學宗傳卷之六終

聖學宗傳卷之七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程顥

程顥字伯淳諡純公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家河南人明道始生神氣秀爽未能言叔祖母抱之不知釵墜後數日方求之明道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

弟伊川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慨然有求道之志二十六歲舉進士調鄠縣簿再調上元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呂正獻公

公著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明道有愧[illegible]之
意明道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
心少替公敬納焉移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
告之以孝弟忠信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
如傷云某嘗媿此四字熙寧初呂正獻公薦授
中允權御史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
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
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

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
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
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為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
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為得
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
心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
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言者攻之
甚力明道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
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明道未
嘗一語及功利是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
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
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
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己
者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改簽書鎮寧軍
判官中人程昉取澶卒八百人天方大寒昉用

之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明道曰此
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若昉怒吾自任之郎親
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得不復遣曹村埽決明
道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
亦所當為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以鎮印授明
道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
勞人耳明道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六索以濟
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
務神宗念顥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

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帝崩詔至洛明道謂韓宗師曰君實脩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曰若與元豊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明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是尚是爲已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豊八年也年五十四陳瓘作責沈文曰葉公當世賢者曾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豊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舍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愧不可言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明道曰見之非易見不能及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智者又看做智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已

樂莫

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内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在莊敬持養　自得處豈得分毫論若見則便見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蠡測曰以上明道皆示人求知其辭玄其旨微孔孟相傳惟此而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

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

孝道多元來依舊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只是一箇誠　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嘗謂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良知良能

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

更難爲名狀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個別有天地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　一日遊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一日見火邊燒湯餅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豪蕪澗曰已上皆直截之宗曾容一毫擬議否曰有一毫等待否不於此透徹不可謂得程氏之傳　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其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張載寓書問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書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

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志敬而後無不敬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

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
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
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
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聖人未嘗
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
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
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
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只是論得規
矩準繩巧則在人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學
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不哭
的孩兒誰抱不得　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
有功禮在何處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人有
語導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
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

矣　橫渠嘗言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
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謝良佐錄
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賢
讀書愼不要尋行數目　明道昔在長安倉中
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
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
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明道在澶州
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
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

不可有一事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
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蠡測曰已上皆程
子示人用功微旨須善承領　只理會生是如
何　知性即明生死之說　既說心有感通更
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死生存亡知所從來胸
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
別理　子曰朝聞夕可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
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
死生死猶古今蠡測曰此皆程子理會生死處

言簡而義悉矣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遠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

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卻恐賢問某尋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蠡測曰

明道論性論神論中如此非真知者不能契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卻太平後我願為太平之民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黃鍾牛鳴　忠信而出忠信而入油火上竿禁蚣蜈　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而已矣　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

皆是自私者也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得某遂心服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在輿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或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

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
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窻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
默然因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
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温
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
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
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蠡測曰已上皆言
之不可以思量擬議者也　謝氏曰先生坐如
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

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鄠縣作簿時詩云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
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
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
東窻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
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
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擺脫得開爲
他所過者化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
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

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
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
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此豈流俗之見可同
日而語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
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程頤

程頤字正叔稱伊川先生與兄伯淳同受學於
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
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

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
希哲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
秘書省校書郎伊川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
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
導少主不宜踈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
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聞帝在宮中起行
漱水必避螻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頤
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時神宗之

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
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
願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
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
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肯靜令只與西監願
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
閣西監之命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
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
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伊川曰族子至

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
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
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
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
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
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
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徽宗即位移峽州
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

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
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
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
書令監司伺察伊川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
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於家
年七十五程伯淳嘗謂伊川曰異日能尊嚴師
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
予不得讓焉故伯淳常爲條列官司不以爲況

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伯淳謂青苗法
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較計
在漢州日宿一僧寺伯淳入門而右從者皆隨
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伊川自謂此
是某不及家兄處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
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
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
盍有不適處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
能不改其樂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

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
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始識伊
川面　陳經正問曰據貫一所見天地閒皆我
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
飽公無餒乎此追求斷鍊之語而惜乎經正尊語不來何不答曰衆人皆餒我獨飽乎
韓維師許伊川往見謂公曰遶市中聚浮
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
乎　馮理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
誨今有一奇特事曰何如理曰夜閒宴坐室中
聖學宗傳卷之七　伊川　二十
有光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曰每食必飽
邵堯夫謂伊川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
衆矣子能盡知耶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
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
曰子知雷起處乎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
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
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曰
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伊川嘗謂學者曰
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
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問佛說生死如何曰譬
如水漚亦有此意思又問佛說死生輪廻可否
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
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以春爲始而
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
生者其與是類也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
無知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　問凡動用
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
心而後有意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爭
聖學宗傳卷之七　伊川　二十一
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
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彥明曰固是只
爲開眼郎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
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
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
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彥明且曰其當時悔不
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彥明以告伊川伊川曰待
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權也彥明
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韓公持國與伊川

語嘆曰今日又暮矣伊川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傳一行然不知亦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

此等則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以學爲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戩却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因云却不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　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問學者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自不察乎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

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
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
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
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問或有孤
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
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尹
焞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
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莫大漢天機否曰如此

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　伊川病革門人往
視之伊川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日所學正
要此時用伊川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莫
人未出寢門而沒晦翁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
上蔡說伊川參其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
做已使是爲洛學甚也常疑如石林之說固不
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但當初
佛學只是說無存養的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
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
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
川偷佛說爲已使也

呂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封滎陽公壽州人正獻公公著
之長子公著字晦叔晦叔甚愛原明教之事事
循蹈規矩遺師焦千之　胡安定後從明道伊川
橫渠游知見日益廣大[illegible]舉一意古學讀書
平直簡要未嘗尊主一說不私一門以知言爲
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務畧去枝葉直截徑從

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以修
入官爲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
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
術爲郡令公帑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
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晚年習靜雖驚恐
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
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原明安坐轎上神色不
動從者有溺死者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隋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大

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居宿州真揚
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或至絕糧數日處之宴然
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每日讀易一爻不以
毫髮挈于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
一字擾公私或問原明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
處之曰上爲着知人與巳本一何者爲詈何者
爲辱下爲着且自思曰若答他却與彼等忿心
亦自消也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朱子曰呂氏家
傳深有警悟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

者與釋氏不同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見得佛
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然考其學問初不
失程氏之宗晦叔自幼講學即以治心爲本爲
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晦叔
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晦叔曰
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志所以爲堯舜
也晦叔既益究禪理每勸司馬君實留意曰所
貴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
爲方外人也蓋其家學相傳如此夫自修則正
心治心用世則知人安民聖學如是止矣又烏
論其他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
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
調長子尉祕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溫
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
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
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

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
謗解元祐黨禁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
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
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
溫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
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
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
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
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

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儕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

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處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心也　惟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天下之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

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盖由斯道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

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盖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盖本於此

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盖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

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於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宫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因時順理而

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生死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洞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

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巳乎巳亦物也而況於人乎人亦物也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於一巳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蔽於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

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我亦人也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爲巳之目用天下之耳爲巳之耳用天下之口爲巳之口用天下之心爲巳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惟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爲聞見謀論則夫何爲哉無爲而巳矣故曰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

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張載

張載字子厚稱橫渠先生宋鳳翔人子厚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子厚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

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正獻公公著薦之於朝上召入見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說以爲崇文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子厚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如教玉人琢玉宜有不受命者矣語多不合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新法得罪子厚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初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子厚每有意三代之治欲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

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子厚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子厚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子厚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子厚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

脱然如大寐之得醒耳熙寧九年秋子厚感異
夢忽以所著正蒙授門人曰此書乃余歷年致
思之所得也其書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
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
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
盡性者一之朱子曰太虛無形即太極本無極
也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
不失吾常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
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
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
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
深於易者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
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
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
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
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
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
然之爲體耳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
天地所遷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
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
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
足以究生死之說　誠明所明乃天德良知非
聞見小知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
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
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盡性然後知生

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
性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内爾　天
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
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納照不二也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大其心
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
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
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
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
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
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
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
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
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
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
能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

成心者意之謂與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
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
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
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
有意為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
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
後為與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大易不言有
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
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洪鍾未嘗有聲由叩
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大海無
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從
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
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
久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
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
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
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　仁者人也當辨其人

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　天地之道無非
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
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
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既易壞惟
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地以虛為德
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
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某學來

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墻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墻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

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棄去者有之　此學以爲絶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上蔡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上蔡自負該博初見明道每舉史書以對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上蔡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每謂上蔡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顙有泚憤悱如此上蔡見明道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彊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明道曰可謂益友矣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

得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
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
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而近思者也
蔡後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太學上蔡對
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
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上蔡乃止是歲亦
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
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
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

禀學焉建中靖國初在書局召對忤旨出就監
門之職坐飛語詔獄謫錮終身崇寧癸未卒年
五十四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上
蔡嘗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
就上面下工夫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
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
宗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
也　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
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

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吾舊多恐怖每
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　或問色欲想已去多
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又問
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
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普
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並無健羨底心　富
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雖
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
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而後可

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游定夫問曰公
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可謂切問矣實就上
面做工夫來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如
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
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洒掃應對上學却
是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
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雖大
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
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

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如行於屋臺邊心便
恐懼行平地上心便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
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酒掃
不着此心怎酒掃得應對不着此心怎應對得
嘗監西竹大場朱子發自大學往見之坐定
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
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
語子發愕然意曰剗如此何由款其講說已而
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

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
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
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
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酒掃應
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
只恁地看　或問劉安節進乎曰未見他有進
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酴醾
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

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
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又曰所
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
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曰事至應之
不與之俱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
之有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
不同　或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了恭中庸說
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不

同恭是平聲敬是仄聲舉座大笑　問佛氏有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豈免念起然須識
得念起時　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
氣稟異耳然則可變與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
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
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
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
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
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信

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
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
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
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問克仁
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
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illegible]
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
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

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
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
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
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　謂呂晉伯甚好學初
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
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
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
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仁之爲道惟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

博其去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
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
敏惠而已克己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
己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
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蓋亦如
此爾惟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今夫固
必告反必面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可以爲孝
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者亦
可以爲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

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入道亦不可也
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
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
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
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人能自觀其過
則知其所以觀此即吾之仁　天下之事若數
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可憂有利
害心則憂雖生死亦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
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知名之自其無往而不

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
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知者心有所覺也
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
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人須識其眞心見
孺子將入井時是眞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
中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二十
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
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
太早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上蔡說某

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着此不是伊川曰
人每到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
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
不知在鬧處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
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
　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
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
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
討看曰此便是答底語橫渠說得來別這個[illegible]

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
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
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
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
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
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
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
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
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

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
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　學者須是胸
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擺脫得開爲
他所過者化問見個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
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
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
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橫渠教人以
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門人下稍頭溺
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遂生厭

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又曰昔日用功處甚多但不學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生教予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是

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個甚　朱子曰孔孟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李氏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蠡測曰上蔡之語皆文公手定乃削去其百餘章內稱五十餘章託程氏以助佛說疑是江民表所著削之或宜而此外五十章者不知何故亦并削之耳大抵文公以前諸儒之書未有不爲所刪削者至於程氏遺書亦自云去取之則凡不合於文公之意者皆所不錄而全書多不傳矣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

士雖少而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見之京師謂可與適道明道興扶溝縣學招使肄業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晚爲監察御史歷知三州卒年七十一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惜之有中庸論語說孟於世

定夫曰道未始有名感於善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　仁人心也則仁之

為仁得其本心而已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
事事而為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
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
仁矣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
仁取足於已而已非有藉於外故曰為仁由已
而由人乎哉顔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
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
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
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

更無奸聲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已復
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
育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曰然則聖與仁烏乎
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為賢縱之則為聖苟未
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呂居仁以書問定夫曰儒道以為順此父子君
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
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
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
也定夫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
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
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
以口舌爭也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
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
者也朱子曰程門高第皆入禪學去必程先生
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晫見上一截少下面着
實工夫

明道篇 埽音掃堤岸也　泗音四渉行水上也　責沈文莱公沈諸梁借葉以自責也

游酢篇 晫音卓　明貌也

聖學宗傳卷之八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糕　叅閱

楊時

楊時字中立宋將樂人稱龜山先生熈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弟伊川講學於熈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龜山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

年而明道死龜山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伊川於洛龜山盖年四十矣伊川偶瞑坐龜山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龜山杜門不出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龜山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多從之游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

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熈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始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熈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兒元祐之政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熈豐

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聞金人入攻龜山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動觀聽若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龜山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龜山又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

者多持兩端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
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龜
山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子祭酒言王安
石宜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
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
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
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
詆之龜山遂請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
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已而告老致

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龜山在東郡所
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
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
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居諫
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
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龜山
卒年八十三諡文靖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朱子
曰龜山此行固自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又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

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
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龜山嘗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
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
學莫能相尚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
行事而順然後爲得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
倠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
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
得矣　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

容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
意之外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
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
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
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
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
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
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
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
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用心焉者其所
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
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語李似祖曰
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
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
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
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語羅從彥曰今之
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此事體大須曾著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傳古
通今爲文章作忠信厚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
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
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
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
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記然曠千
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
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
其用心必有在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

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
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
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
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
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爲學
矣　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
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木石居鹿豕
游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

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
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
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
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
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
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
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
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夫盈天地之間孰非
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辟之四方有定位

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　道也者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當識在前在衡時豈有物倚也　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蓋聖人與民共由也民特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所謂知也　聖人所謂

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不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孟子每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無息矣何熱之

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　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姓特用而不知耳　李郁請見於餘杭告之曰學

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　容貌衣服食息之際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節蓋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稍察於斯道庶幾乎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

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仁乎
日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
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　孟子一
部書只是要正人心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
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
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
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
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易曰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
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
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
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
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發而中節中
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
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
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

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
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
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　學始於致知終於
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
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知萬物皆備
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
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己與人物無二故
也　會物於一己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
爲私焉　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

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
人者不足道也反身而誠則當體而足無所克
也故反身與克己異意耳　通天下一氣耳合
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
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浮漚其死也
氷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慼者　易於咸卦初
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
五言咸其脢九六言咸其輔頰舌至九四一爻
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惟忘心而待

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　志可以為善亦不害
其未化故在學者則為切論至道則為病由與
畫中人以上者也夫子姑使之篤志乎不可也
使之捐志乎不可也其曰盍各言爾志則二人
者於此可以省發矣又安知兩人者不由是大
有以啟廸其心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此篤志者也至願無伐善無施勞爲
志不足以言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此非志也聊以荅子路之問而已　形色天

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　龜山過黃庭詹季
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
塗其半云這便是易（和陳營中自警詩二首）
畫前有易[illegible]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
成底事蠹魚[illegible]老青編　登科日進幾時休
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逢多狂未歇坐馳還愛
鏡中頭　（別游定夫）　黽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
淼雖懸未信子夏又離群悰淡交情重開關道
路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蕺淵曰甚矣
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王氏之學比於聖門若
蓍素薰猶至易辨者而天下習之數十年遂莫
覺其非龜山一旦起而救正乃衆議紛然上疏
力詆使龜山不得安其位邪正之易淆如此然
而王氏之終不能勝正者猶以其立朝相業流
禍顯然與夫士人誦習僅數十年之近故耳向
使其不為輔相敗闕不彰以能襲訛延至數百
年之久則當有無如之柰者矣正道難宣而積
心莫挽甚矣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豈特王氏

哉　又曰晦翁云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
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
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
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
做道嗟乎此正學問一大關鍵處也夫世有一
種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當則晦翁之言不可
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亦待行而已視聽而
已不知其他將亦不得為道乎哉晦翁又云如
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

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然而伊川語道只日行處是伊川之語非有滯也晦翁又云伊川言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此些私吝心字夫悟此則可通于二家之旨矣蓋視聽行持本來是道所以非者只因着此私心故耳心苟不着滓如赤子則時徐行而徐行時趨進而趨進視即爲明聽即爲聰率其視聽行持之常何所不是而復求加哉明道云非禮勿

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故學者但防其非而已無別有是也若心已無非更求一般道理并疑見在之視聽行持皆以爲未是則頭上安頭爲道遠人性學之所以不明而工夫之所以反害也可不辨哉晦翁又云龜山言伊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多矣夫堯舜與人同伊尹豈不與世間同哉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伊尹不過先覺而已非有所異也其堯舜君民

身親見之亦不過覺其未覺而已不能增益之也故凡任其非者不覺也別求是者亦不覺也學覺而已有多術哉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橫渠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與叔嘗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

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作中庸解畧云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

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也
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
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曰中者不易之定理故
以爲教如此則是以中爲一好事用以立教非
自然之理也與張天驥書云我心廣大如天地
視其形骸之身但如螻蟻耳與叔後來亦看佛
書朋友以書責之與叔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
如何元豐庚申歲伊川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
從者六七人伊川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

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伊
川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
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
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
嘆乎伊川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嘆夫有用
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
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
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與叔曰夫
數子之言何如伊川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

矣然觀先生之言則有體而無用也伊川云與
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
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
拘迫則難久也楊龜山云晉伯兄弟中皆有見
處晉伯作詩咏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
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咏
不休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
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晉
伯名大忠與叔之兄也與叔作禮儀詩云禮儀

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
食孰爲末後孰爲先克己詩云克己工夫未肯
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
籬即大家作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
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
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
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
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
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

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闢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初與叔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朱子曰與叔本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若不剛終不能成

尹焞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年十七爲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大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者彥明疑之一日昞因會某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遂往見伊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彥明嘆曰以此策士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何以爲養彥明歸白母陳夫人曰焞昨應舉策問如此焞不忍答而出焞將不復應舉矣恐無以爲養母曰汝以仕可爲善耶汝以學可爲善耶彥明曰皆爲善爾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彥明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彥明從師與張繹同時諫官范致虛上言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彥明益不欲仕靖康初种師道薦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而歸次年金人陷洛彥明闔門受害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初爲劉豫所刼徒步

奔蜀寓涪有旨召赴行在授崇政說書五辭不許力疾赴講筵必欲以所言感悟君意頃之乞歸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足以見朝廷氣象詔焞講尚書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彥明曰此安而有之 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除彥明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彥明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

責檜檜大怒彥明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乞老得旨寓會稽二年卒年七十二彥明嘗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彥明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曰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論動靜之際彥明曰說着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彥明復請益於伊川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鍾聲彥明曰譬如此寺鍾方其未撞時聲固在

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一日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彥明但誦心廣體胖而已彥明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門人徐度問曰度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彥明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一日學者侍坐問難紛然王德脩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却不見彥明曰精一則中矣彥明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誦說而陋

又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彥明深不信伊川格物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嘗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彥明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彥明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彥明日看金剛經

一部有問之者彥明曰母命不敢違呂稽中曰和靖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為人傭作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心頗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人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既又謂科舉之

學不足爲也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祝髮也會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往受學伊川賞其穎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洫勇士不忘喪其元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未及仕而卒蠡測曰志士二句近袁氏深得其解兩不忘自有所指志士雖在溝洫而不忘勇士雖至喪元而不忘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與叔所得當在於此若謂時

時以死云爲念亦何意哉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仲素卽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

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論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

愈柳宗元敵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

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侗退居室中亦只靜坐相從累年盡得所傳之奧紹興中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學者稱曰豫章先生謚文質羅華曰仲素篤志好學必欲到聖人止宿處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康侯自幼時已有出塵之趣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靖康初康侯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

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出處之宜康侯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子發震字

也康侯所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具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淸坐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康侯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

紹興八年卒謚文定

胡宏

胡宏字仁仲稱五峯先生康侯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仲良於荊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仁仲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　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說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若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

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應酬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巳蔽父子夫婦爲巳累衣裘飮食爲巳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而巳矣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

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
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
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
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
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
何以别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
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
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張栻求見仁
仲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曰渠家好佛
宏見他說甚正孺以語栻栻方悟前此不見之
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業焉仁仲初以
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
不通書意欲用之仁仲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
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
辭卒於家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彦冲稱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人以父
忠顯公韐死靖康之難痛忿幾無以爲生廬墓
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彦冲始執喪致羸疾至
是以不堪吏事辭歸屏山下潭溪之上俯仰其
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
日夜嗒然無一言或詠歌以自適間走忠顯墓
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累日而返與藉溪胡憲
白水劉勉之爲道義友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
凡所與游皆海內知名士初朱元晦父韋齋公

且死以元晦托彦冲元晦以童子侍左右彦冲
亦但以舉子見期元晦竊窺見其所自爲與教
人若不相似暇日請焉彦冲欣然嘉其志示之
入門誨誘不倦一日元晦問平昔入道次第彦
冲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
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
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
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
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

敢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章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溷如谷騰霧反以自暝祄不知其豁然者常在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諸論散見堯舜等篇之下或問朱元晦曰屏山十論之作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

元晦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又問原道謂軻之後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元晦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彥冲始得微疾卽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召姪珙付以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既已則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年四十七

李侗

李侗字愿中世號延平先生南劍之劍浦人幼而頴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兒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

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被篲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顚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

而智巧襲揉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此侗
所以愿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
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
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
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
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仲素清介絕
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愿中從游受業或頗非
笑愿中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

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
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
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
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既得其本觸處
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無違
仲兄性剛多忤愿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懽
心焉其接後學荅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
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

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
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
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
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
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
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不遠乎心目
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
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

未足道也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相交切磨又
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
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
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
者幾希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論性曰動靜
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

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
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
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
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
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
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
觀則理一而見二謝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
辨延平云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辨又曰
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何常

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
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
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建
安朱韋齋松與延平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
沙縣鄧廸語及延平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
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朱元晦從延平游延
平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晩得
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某
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

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
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謂
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
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
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晩年閩帥汪應辰來迎
將相與講所疑延平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
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朱元晦曰熹早從
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

之旨未達而先生沒又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
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
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
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
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云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
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
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

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言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又云舊見李先生嘗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或問元晦曰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觀只恁平常否元晦曰此是以不觀視之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歛衽曰精麄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眞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賓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韶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而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

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劍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子韶既歸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

之以無愧所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爲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荅語子韶

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籲俊尊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

成所得甚多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子韶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子韶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子韶時往來其間

爲莫逆交檜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謗訕朝政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子韶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子韶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侍郎此言心中豁然某今即去

矣奄然而逝于部壯之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
猶待人之爽況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明
此心乎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
九成今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
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
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
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
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
隱然可一笑也又自號橫浦居士廣帥致籯金

子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
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子韶移書痛陳其弊戶
部持之子韶即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
國公諡文忠子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
補之一皮履汙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
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
間暑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
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麄惡尤甚或問
子部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

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去頭上尋
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
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脩行老僧方
說得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
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
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論格物致知曰內而一
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
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
可疑矣　講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

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
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讀子美野色更
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
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
如此　或謂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先生曰
只緣自家無主人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
爲最先生曰伊尹或問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
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寂
寥數百載伊尹一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

著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道非
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
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勲業也　或問學者
欲正心如何下工先生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
錯認　或問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合如
此否先生曰才著力便有息時若見得透人正
不如此費力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
如何是死生之說先生曰原反處是其說　或
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

何是鬼神情狀先生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
先生嘗云處名欲晦如何是晦的道理曰毋作
意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
仁之方以剛毅木訥近以克伐怨慾不行爲難
樊遲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于子
張顏淵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淸子文
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
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
生曰墨子不覺遂於愛上執著便不是仁今醫
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爲仁矣
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
已覺又自指名不得　或問游定夫言在春風
和氣中三月來乃自明道處來不知春風和氣
渠認作何意先生曰便是天地發育時節所見
一草一木皆明道也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會
求其用用亦無體仁卽是覺覺卽是心因心生
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
是區別於區別中熟則融化矣　東坡言君子

雖嘗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此說甚然何獨
物也道亦爾耳釋氏言執着不得放着不得此
亦有理學到自知難以口說　或問夾谷之會
與大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異否先生曰合如
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佛氏說到身心皆空處
爲上義當孔子告顏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此是甚境界或云其坐忘而不知斯人物
我都無了如何擬議得　或問巧不如拙明不
如晦進不如退動不如靜其理如何先生曰如

此則頑然如一石矣當都去了不字則道理自在　學有所得亦難言言之所得亦難盡今謂所得可學所言可書皆是用意中來　覩世間無非幻而人處幻中不覺乃認喜怒愛惡爲眞不知喜怒愛惡從何而生以爲本有則非物不形以爲本無則不可責之于木石其間號爲自覺者往往又是認幻爲覺覺卽幻也無幻不覺因覺知幻則覺又不可認着見喜怒愛惡乎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得

非于誠上用功否先生曰須自知有我始得欲上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其疑而决其所見未有不進者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信往往渠亦不自信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更不理會脩身行已是何事先生曰學者有先識見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脩身行已之事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　或問學文者多矜學道者多退理與先生曰文至退處學方有趣不獨道也然文外又安得別有箇道　螻蟻蚯蚓聚會横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獸游于野禽墜于庭荷戈角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　論語頌聞一豈是於囬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踈若還眞箇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

文章天道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

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曰唯門人唯諾亦尋常彼此如何較短長自是傍人不曾識指爲鳴鳳在朝陽　如立卓爾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尚爲踈莫于見處留形迹方信心齋萬象虛　顏囬好學三千七十固多哉好學如何獨有囬若論不遷與不貳無人肯向此中來　不如樂之者算來此亦是尋常不比其他味較長孔子絃歌顏子樂大家相見莫商量　默識不因聞見得心傳此理於吾甚曉然

若使一流聞見裡故知厭倦有時焉（吾無隱
乎爾）日月光明湍六虛柰緣聾瞽以爲無試教
借問傍人看可是吾曾隱爾乎（不夢周公向
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與心
相識爾自西行我自東（禹吾無間然）擔板人
多見一間聖人心思甚周旋方知大禹同夫子
彼此觀之無間然（鄉黨）一篇鄉黨盡威儀夫
子尋常豈自知若使區區故如此其勞終亦不
勝爲（季路問事鬼神）若欲言之固亦難鬼神

情狀苦無端要之行盡吾人事彼此何嘗有兩
般（天下歸仁）雖然此影不離形莫向形中便
認眞形影兩忘都不見當於此處認斯人（文
之以禮樂）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
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君子之
德風）君子何常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
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惟堯則之）巍
巍蕩蕩抑神堯實智奸邪混一朝無物不歸吾
造化去天安得尚遥遥（如其仁）仁體從來不

可名方圓隨處便成形要之自在初無力以力
爲之恐失經（是知津矣）宣尼頗意在斯人故
爾令由去問津大是斯人能會意知津此語亦
爲眞（耰而不輟）看來桀溺與長沮固是其言
大闊疎若論耰鋤全不輟這般風味亦難如
（子絕四）以毋爲絕絕非毋自謂門人見處疎若
使聖人眞箇絕不知毋理却何如（上智下愚
不移）性習自然分遠近智愚安得便無移困而
不學民斯下愚者要當且力爲

尹焞篇　昇音與共舉也

聖學宗傳卷之八終

聖學宗傳卷之九

朱熹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朱熹字元晦問自稱曰仲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宋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元晦於南劒尤溪之寓舍後居建陽之考亭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

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父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元晦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禀學焉時年十有四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於其父爲同門友元晦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乾道三年訪張南軒栻於長沙因與南軒論中庸大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四年編程氏遺書因程氏門人所録爲序次去取之五年丁內艱八年編次語孟精義及通鑑綱目九年作太極圖傳通書解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訪元晦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録因送東萊至鵝湖陸象山九淵兄弟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不合而罷三年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四年語孟

集註周易本義成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元晦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今始授任至郡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勑額及註疏諸書每休沐輙一至諸生質疑問難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八年陸象山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元晦請象山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刻

之石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郎
日單車就道拊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九年以
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
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元晦行
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淮所匿元晦論愈
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授元晦辭不拜遂歸
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
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元晦與書箴其義利雙
行王覇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

永康有書來辨難元晦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十
三年易學啓蒙成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
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
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元晦曰吾平
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以疾告
本部侍郎林栗嘗與論易西銘不合劾元晦本
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
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
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

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元晦行且辭
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復召辭又促召具
封事投匭以進謂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
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一心正
則六事無有不正矣凡幾千言疏入夜漏下七
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
殿說書元晦嘗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
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元晦已年五十有九故

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
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
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
元晦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
而嫉者愈深光宗郎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
漳州紹熙元年赴任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晏
自劾明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四年永嘉陳
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未嘗落筆愚見頗
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

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
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如永
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
轉相夸毗浸失本旨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
請見究此衷曲耳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
不得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
同修撰進講大學元晦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
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
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

點來慶元元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冑誣元晦
不軌復謫永州元晦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
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
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元晦默
然乃取諫稾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
史上章詆元晦詔落職罷祠自元晦去國侂冑
勢益張以學爲僞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
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
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別其非

黨元晦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
徒者笑而不答先是臺諫皆韓侂冑所引爭欲
以元晦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
嘗謁元晦於建安元晦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
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
遂與沈繼祖共論元晦十罪因有奪職之命門
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已而選人余嚞上書
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
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

罪乎事乃止元晦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痞膈之
症六年三月巳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
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
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於建陽縣唐石
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謚曰文　先生多有
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
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
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　漢卿又問
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

道理透今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嘗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世俗功利權謀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

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瞑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　近日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徧以告之也　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太過措詞煩

猥近日乃覺其非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其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　年來覺得日前

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郄精神不是小病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是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氷無真實得力處也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日前爲學緩於反已

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　其覺得今年方無疑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蠡測曰已上諸語陽明多揭爲晚年定論雖語中不明言何年而語意可推矣

夫論以晚定則前當有未定者存或先生改而未逮門人記而未詳而後人一槩泥之遂以失先生之旨故不肖一以定論爲準而摘其語於後嗟乎觀先生前後諸語而知先生之於道也深矣　佛經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侖的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澁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

不得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
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
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只是揮扇底只是不
得背着他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箇
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
物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
在這裏離他不得　將與人看不得要討箇無
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
便着見開口便說着　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

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
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　如今不
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
看不見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個路頭要緊
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捩要理會這個物
事欲自已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
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
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已身事須要先
理會這箇路頭蠡測曰已上皆先生妙密之旨

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言求今人但知讀先生之
粗而不知味先生之精也　爲學先須立得大
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
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是修治得一間半房
所以不濟事　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
許多零碎只是一個道理方是快活今且道那
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
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
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聖人雖千言萬

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　或問氣質之偏如
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
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
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
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
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
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
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路頭須是莫斷了若
斷了便不成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

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
抱纏住便令了不生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自
不解住了自要做去　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
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
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
筆處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
這個道理自然頭頭有個着落貫通浹洽各有
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
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

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個說話必有實得力
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
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
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
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
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怨個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自安
欲個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

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跡矣　學問之先止是致
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
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
自住不得　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然做得
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
以料理　諸生工夫不甚超詣只從大本上理
會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今有學者在其門者其
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
得好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

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時舉云如此者
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
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此心虛明萬里具足外
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
推之達道耳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蠢
測曰已上皆提綱挈領處　聖人教人諄諄不
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
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
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爲賢爲聖皆只在

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旣說那裏又說　上下數千年眞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　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郎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　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個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

頌文武之盛德也只是這箇　大學經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學使人讀着常惺惺地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付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是一理蠡測日巳上只

是說一何嘗支離以是知後之學者自支自離於先生無與也　學問就自家身巳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巳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　讀書不可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巳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然合在此看　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巳不濟事如說

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巳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巳言語良久曰佛所言心印是也印第一個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

不可只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只是就

身上存想　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不理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爲自家身已設要知這源頭是甚麽只在身已上看　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

劇眞不堪着眼也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蠡測曰已上語語歸身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辟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某

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麽人　人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自旦至暮只管展轉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

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勝物欲不去曰這個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

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　蠡測曰已上語語歸心心即是身然所謂心雖不離見在知覺而未可便以知覺當之蓋道心惟微微者不識不知知覺云乎哉先生謂佛氏所謂心即吾儒所謂意觀其病佛如此則此所謂心者微矣　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　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爲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辨作佛自家却不辨作堯舜　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禽物不爭多　所說爲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爲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爲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爲堯舜而不爲其患安在固是孟子說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端非不時時發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爲堯舜且子細看

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　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這些道理更無走作　蠡測曰已上諸語要人立地成聖與孟子一箇機竅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去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半落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

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贍
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
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
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
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看來好支離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人昏時便不明纔知那
昏時便是明也　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
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蠢測

曰巳上語迅利如吹毛劒不容貶眼誰謂先生
之學不歸于宗　廖子欲別乞言先生曰他無
說只是自下工夫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
　自修曰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欵承教誨
先生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或問講學不明用
處全差了先生曰若學不切巳自家一個渾身
自無處着雖三蒐七蒐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
方差　義剛初拜先生具述平日之非力求陶
鑄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柰何他今公旣自知

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潑着椅卓
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
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
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先生曰不須如此說且自
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旣不曾識得箇心而
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　問思慮
紛擾先生曰不思慮時心是何物　或謂方思

所以求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
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怵然是亦
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巳在是矣
先生問正淳平日如何用功夫曰只就巳上用
工夫曰巳上如何用功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
理人欲之辨曰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
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
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須
要窮箇根源來處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　問大學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其說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絕少先生曰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　黻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自莫思便了　居甫請歸作工夫曰即此處便是工夫　問父子欲其親曰非是欲其親

此因指坐間搖扇者曰人熱時自會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　通老問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待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　問學問間斷工夫最難曰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自然接續　問靜坐用功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也無法　問靜坐時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　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歸自

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提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功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　問優游涵養勇猛精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　又問應事當如何曰只是着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吳奚

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柰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　黃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　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便是覺得意思都不曾痛切　問丘次孟讀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柰何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

人耳目全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
見識道理攬得恁他呌喚來　問每日靜坐但
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
活底物事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
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
透曰然蠡測曰已上接引人處機圓語峻是大
爐範欲知先生之學者當於此緊着眼　有資
質甚高者一了一切了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

質中下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工　某與人
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
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
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
事　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　非
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
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
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
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
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
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
之也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
些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
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言必忠
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如事親必於孝事
長必於弟何須安一個必字在心頭　人之所
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

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理
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
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
而好色或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
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
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蠡測曰先生分資質爲
下郎孔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意惟人有此
兩等則先生立教方便意可知矣今人不知此

意便不得先生之旨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塞之甚無可通處　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

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境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心無間於未發巳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作巳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延平先生不以爲然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之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郎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

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　蠡測曰先生所以論心性者大略如此何用紛紛　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

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麾下也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個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

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也說存養心性養得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個本是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

聽言動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罪過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辨

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兼得律底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跋趙清獻公家書曰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illegible]使純一不雜又數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

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業清淨郎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着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

會麽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裡許　壽昌呂
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
公好說禪這個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
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缾麽壽昌又不
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
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蠡測曰先生最爲闢
佛而又未嘗不參尋游戲其間其中固不可測
也　詩（示口行舟）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
夜如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
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二首）勝日尋芳泗水
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總是春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
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和伯
諫）任從耳畔妍聲過特地胸中順氣萌箇裏詎
容思勉得羨君一躍了平生

張栻

張栻字敬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漢川綿竹人
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
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峰胡宏五峰一見
郎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
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
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廕補承務郎辟
與閒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父浚起謫籍開
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

旋其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
社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
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
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矣孝宗異其
言遂定君臣之契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敬夫還
朝未朞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
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
而近習尤不悅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敬夫
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敬夫詔除舊職知靜江府

所統州十有五敬夫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敬夫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群盜相率遁去卒時年四十八朱元晦與黄榦書曰吾道孤矣敬夫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

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消磨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

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　敬夫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順帝常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敬夫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

辨事之臣敬夫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若但求辨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未必非斯人也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或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彭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溯而求之

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
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煩夥而其道
其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
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
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
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
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

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
有闕文蠡測曰既云無非致知格物事又何解
說之有龜年非淺淺者敬夫之方信忽疑拘於
朱說耳　朱元晦曰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其
天資明敏不由階級而得之　有學者曾看南
軒文字繼從陸象山遊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
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象山復書云此語極
似南軒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六世祖夷簡四世祖希
哲從程頤游故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祖尚書
右丞好問隨高宗南渡卜居金華伯恭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
隱君子之操朱元晦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
生者也伯恭既師籍溪又友張敬夫朱元晦講
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
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
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

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召試館職
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候學士院求問目獨伯恭
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子靜文喜之而未
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
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
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
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
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
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除著作

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伯[illegible]
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
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伯恭曰致知格物修身
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
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其
本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其
本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illegible]
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illegible]

無事一　工夫若比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
物却恐失涉顓頇爾　大學言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異端之學皆不知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
終不近故有終始爲二道本末爲兩端者矣元
晦曰此言若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
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　有以論語
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
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有
人問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伯恭曰如何恁
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　考定古周易書說
讀詩記錄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
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朱子曰學如
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又曰伯恭亦曾看易[illegible]
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

東越 周汝登緝 王繼光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illegible]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其兄梭山嘗云子靜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震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年十五作郊行詩有胄非

貴口誦學必到心齋之句十六歲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曰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此實理實說子壽問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子靜嘗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四矣與徐子宜共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子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之曰一見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子靜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至行在士爭從之游感發興起者甚衆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

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過富陽縣四明
楊簡受教大有省子靜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二年伯恭約子靜與
季兄子壽朱元晦同會於鵞湖子壽曰伯恭約
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
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子靜論議辨析至晚子
壽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子壽有詩云孩提知愛
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
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蓁塞着意精微轉

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
曰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鵞湖伯恭
始問子壽別後新功子壽舉詩纔四句元晦顧
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子靜曰某途
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
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
元晦失色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
元晦大不懌元晦與伯恭商量議論數十折來

子靜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
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子靜旣
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
之乃已淳熙八年元晦爲南康守春二月子靜
往訪元晦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
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登白鹿洞書院講
席講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一章當時說得
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
出揮扇是年史浩薦子靜不赴元晦致書云病

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向來汎濫眞是
不濟事子靜旣歸學者輻輳環坐嘗數百人講
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
見有此貴溪有山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其形如
象名曰象山因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
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
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有立議論者子靜
云此自是虛說又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
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子靜之學

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或問
子靜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
善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
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元晦論太極圖說
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或諫子靜不必辯者子靜
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靑田亦無陸子
靜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元晦詆子靜元晦
復書云南渡已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
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

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子靜云邇來日用工夫頗
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
異同否耳子靜一曰聞元晦詩川源紅綠一時
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
却去尋春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己酉光宗卽位詔除知荊門軍明年至荊
門子靜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
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旣踰年
笞箠不施至於無訟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illegible]

相周必大曰荊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illegible]
一日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illegible]
沒女兄蠹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
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具浴浴罷盡易
新衣端坐不復言明日日中卒年五十四會葬
者以千數謚文安　子靜云誠者自誠也而道
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

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已求之
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　聖人所謂吾無隱
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此天之所
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
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
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
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大人之
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
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illegible]

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　朱濟道力稱贊文
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
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
濟道便是文王　祖道來見先生曰汝目能視
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
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
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
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先
生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祖

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
恐成猖狂妄行先生曰纏繞舊習如落陷阱卒
除不得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
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一月問
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
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
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
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　有學
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
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
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廣
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先生因問吾與點
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以爲終理
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先生
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
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
却在這裡着到先生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

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　朱濟道說前尚勇
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
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
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
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
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
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
毅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
事來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

節來只此是學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
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問顏魯公又云
會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
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一夕步月喟然而
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
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
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
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
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

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只今明白
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蠡測曰巳上皆指示
當下之指直截分明道有道理而不可以道理
會也涉語言而不可以語言求於此無疑乃先
先生之旨不然讀餘語皆虛　吾之學問與諸
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
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　近有議吾者云
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
誠然　或有識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

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吾於踐履未能純
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今人略有些
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
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我無事時
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
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某平生有
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猶未有承當
者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

實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
之者易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今之論學
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一友作書與先生言其學蕩而無所執先生
復書曰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
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
善豈可以爲不善耶　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
亦不困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
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吾於百衆人

前開口見膽　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吾之道眞所謂夫婦之愚可以
與知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
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
如何說且將　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
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
易知易行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
來這裡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以
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

寄托其意見　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
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
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
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　且
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
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
子越重到某這裡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
物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進
却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

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
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某閑說話皆有落著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
敬　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
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
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擧頭天外望無我這
般人　這裡是刀鋸鼎鑊底學問蠡測曰歷觀
諸語言皆說自已大而非誇此不是胸中決

定如此見得如何敢放大膽開大口決定如此
說得眞是一印印定再無第二義所以斬釘截
鐵自然承當得過若晦翁則云便是這符不在
自家手裡又解大學云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
年後又見不穩這箇由不得自家由此觀之尚
然自信不過較諸象山之決定似所不及故曰
晦翁之有得全在晚年也　夫子曰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
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

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　大學言明明德
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
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
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
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
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
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人當先理會
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沒虛過日月朋友
講學未說到這裡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

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决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
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
天之所以予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
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問去解
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人爲學甚
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
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吾十有五而志
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

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
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
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不
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
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
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去眞知過
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
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學者之
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

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
庸大學之旨正爲陸沉眞柳子厚所謂獨遺好
事者藻繢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孟子之言將誰使屬之　後生自立最
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看破流俗
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
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
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凡人之病
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

除眞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illegible]
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伯敏問云日用常行
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
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
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
是硬制在這裡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
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　學者不自著
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　一失
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
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
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
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柰他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
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
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
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知淳
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

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
善對　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
人自理會得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一
蔽既徹群疑盡亡　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
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
　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
靈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數即理
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
去不要起爐作灶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

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時誰欺得你誰
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
事生事知非則本心即復　世俗情慾底人病
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
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
過却不怕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
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學者要知所
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仲
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

嘗說外艮久曰句句是要語棱山曰博學之審
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夫
知學博學箇什麽審問箇什麽明辨箇什麽篤
行箇什麽　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
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
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
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朱季繹云近日異
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
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謂形而上

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
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
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
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
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講學用心务
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喩如年少子弟居一故
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廩庾百爾器用莫
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
主宰不能汛掃堂室脩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
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
寢處於故處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
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
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煆爐山屐之間葺蓬萊瑤
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
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
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
騖於外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
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

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
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
止佛老昔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
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方元壽遷
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
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
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
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
力量元壽自不知爾元壽默然　慟哭於顏淵

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形體
者所能知哉　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
之有然又以無疑為疑是未能無疑也　為學
患無疑疑則有進　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蠡測曰要知要明要理會是學問真血脈故先
生屢屢言之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
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
嘆有餘音先生首肯之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
宇宙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何故能攝制

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
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人不肯心閑無
事居天下之廣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
濟道是為善所害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
人心本來無事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
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所憫小民被
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
病者在心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
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我治其大

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
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
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　論嚴
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
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指顯仲剩語多曰須
斬釘截鐵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
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
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前言往行
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覽

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
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
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
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　道
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
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　問伯敏云
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未嘗
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為其所
當為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

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
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
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
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
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
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
是當爲一件大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
兄說來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
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

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
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
裡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入之
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用常
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
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
能無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
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
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

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
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
騰口說伯敏云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
吾友此言又是枝葉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
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才心都只是一件物事
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
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
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只與理會實處就
心上理會 伯敏云某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

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
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
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
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示胡
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
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
宜其事物之擾卽不相續酬酢之繁卽不相似
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
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

亡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求
纔有推測卽是心害如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
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
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
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
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辞稽然說得多
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
痛省决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
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

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
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學者不可用心
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文子云某
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
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
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
要聽則否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本心若未
發明終然無光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
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

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今
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
是理心卽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
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
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不由講學無
自而復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
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
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
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
所固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
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
灌溉　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恥必
以才力所不可强者爲憂爲恥乃是喜夸好勝
失其本心眞所謂不依本分也蠡測曰象山言
言本心所謂管歸一路晦翁曰陸子靜之學只
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

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
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
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觀[illegible]
翁之言句句說着夫心外更有何物心外更有
何事哉孟子而後要箇能不怕能叫喊者陸子
一人而已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得到聖
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千古聖賢只是辦
一件事無兩件事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
彩不得　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

須要到其至一處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
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
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
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
說卽是邪說見卽是邪見　近來論學者言擴
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
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
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所謂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illegible]

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
已矣　須是信得及乃可　理只在目前只是
被人自蔽了　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
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學者之
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
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　古先聖賢常在目前
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
容識知哉吾有知乎此理豈容有知哉　吾有
知乎哉晦庵言講辭又來這裡做箇道理　凡

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誠則明明則誠此
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
意誠亦同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
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
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
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illegible]上

面階級 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
爲蠡測曰已上多斬截簡徑掃踪滅跡之句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
守規矩歎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
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
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
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
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
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

賛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都
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
說甚規矩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
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
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
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
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格物是下
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

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
萬物皆備於我 朱元晦云子思以來教人之
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
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今
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
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因說定夫
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包揚謂
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

他是添 語阜民云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
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
已非有爲也孔門弟子得聖人之傳者固之愚
參之魯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繞蔽惑愈
甚不可入道 阜民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
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
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 先生曰元吉得老夫
鍜錬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
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

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
壁立無由近傍蠡測日已上皆大爐鍾鎔鑄鍛
煉人處　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强探力
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
强探力索之病也　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
眞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
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
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
豈無所用其力哉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

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
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
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所謂已私
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私已也已
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
之地者皆其私也　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
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　愚不肖
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
下汚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

一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
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
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
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
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
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
只成得箇擔板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
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

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眞
所謂膏肓之病也　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
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
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
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
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
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是荒怍舍其
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
却是眞微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擔水來其

似其迴可立而待也　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渟瀠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　雖古聖賢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出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纔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　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節今奮援乃是節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

無許多事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某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讐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爲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讐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爲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與小後生說

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存養是主人檢點是奴僕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學問須論

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
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珉鷄終日縈縈無
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段何故縈縈如此縈縈
底討箇甚麼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
相識還如不相識　貧寠不能不爲累此非道
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
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
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
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

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
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
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
乃未得爲聞道者乎蠡測曰已上多膏肓之劑
人須隨病取藥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不復有
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
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
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亢師與求而不能虛
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非學者知求師矣能

退聽矣所以道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非
　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
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
他時雖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
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　男子
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
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簞食瓢飲
其父之貧可知而其子乃從師周游天下履宋
衛陳蔡之戹而不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

士所能知其義哉　此事非有眞實朋友不可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宿無靈骨在
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人皆
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蠡測曰先生
累言師友之益而又言不藉師友者何蓋惟能
不藉師友而後能取師友世固未有不自立而
能用人者也然予尤有味乎其靈骨之論蓋斷
斷乎當自信者朱子云若謂孔孟天資不可及
便知此人千生萬刼無緣見道嗟乎二賢之語

皆徹骨透髓入道之宗均之乎在是矣又奚疑哉又奚疑哉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氏也說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聵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溫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 松嘗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得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

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但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

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所以卒至於無奈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

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聖人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蠡測曰此見先生之經濟豈小儒曲學所能窺其藩籬者哉 門人湯簡狀其行曰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思可得而言者日月

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簡又祖辭曰某所以獲執贄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思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

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袁燮序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孟子嘗言之矣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漑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包楊贊曰刻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袁甫萛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備具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陳塤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而今而後有竊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無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

蔡沉

蔡沉字仲默宋建州建陽人父元定字季通所稱西山先生仲默自勝衣趣拜即服膺父教稍

長從朱晦庵游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作書集傳其序曰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

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者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者不可不求諸心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冲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

者討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𩔗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能形能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

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焉合之而知其異析

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淸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延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綜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

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

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至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不神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

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者奇而止者偶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

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為而妙於斯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動已而靜靜已而動一動一靜為屈為伸為鬼為神人心之妙萬化之竅動靜之微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

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為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為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　溟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

彖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

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辯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季通爲言官疏詆僞學達謫道州州縣捕季通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晦庵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與嘆有泣下者季通不異平時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晦庵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履以行仲默徒步數千里以從脚爲流血九疑之麓晁楚粤窮僻處山川風物悲凉慘愴季通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季通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其先也歸隱九峯當世名卿將薦用之仲默不屑就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

皇極篇　巡音沿　竅音敫　徼音叫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見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學者稱慈湖先生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爲學其功甚密敬仲生之夕祥光外燭四廂望之以爲火也稍長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不懈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冠敬仲入院時但

面壁坐日將西乃方舒徐展卷下筆若波注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首秋初夜宴坐於牀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爲心外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敬仲亦未省適平旦有鬻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敬仲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

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時八年秋七月也巳而觀故書猶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爲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白無罪命勘平日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擿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

力師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淛
西撫幹乃令督三將兵軍政大脩衆大和悅改
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首登講席邑之
大夫士咸會誨之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
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
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
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
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
爲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
之敢宣以告誨之諄諄不倦其言坦易明白人
人可曉諸士一旦得聞在會有泣下者紹熙五
年召爲國子博士旣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
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咸謂先
聖賛易後未之聞也會逐丞相趙汝愚敬仲上
書遭斥主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
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

經國之要三劄惻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
相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誦流至北境見者輒
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
求直言敬仲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
才一氣如人之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
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
厲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
改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
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决

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
及國家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擢
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
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
日矣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
信此心卽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畧無疑貳之
色曰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曰定無用學但
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
已因賛曰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

此日復奏問曰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
上曰是如此曰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曰
朕已照破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
八刻敬仲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脩官奏
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
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
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
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
道疏不果上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得溫州

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雖不督賦而財
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咸向方
知務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
詣先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敢以赤
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
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攜緣道傾城哭送入對奏
言宜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則善政[illegible]舉弊政
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illegible]
檢討官時金人大饑來[illegible]

吏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敬仲蹙然曰得土地
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兒此中土故
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斬斗升粟而迎殺
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illegible]上帝綏四方之道也
哉即日上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進寶謨
閣待制提舉鴻慶宮理宗即位詔入見屢辭
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
有六敬仲清明純一無生死畢屬纊之夕怡然
如平時門人錢時曰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

爭鞭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
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於赫我宋篤生賢
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illegible]畫初無文義
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
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
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
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
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褒
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彝彝之則茫茫

千古智探巧索如贖商律如膜指杓而先生得
之斯道於是大明有功聖門大矣眞所謂天民
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
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熈光琢春
之間而啟廸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
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刋訛别誣萃六
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先
生是以有己易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
明夫不可見聞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夫人

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必固我
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
先生是以有絶四記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
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疑似支離卒莫見道
先生是以有啟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其次
急者八先生是以有治務　敬仲之語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
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
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淸明者吾之淸明博

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
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
手足而曰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
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
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
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
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
而已也始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
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

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
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
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
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
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
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
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
可見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
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

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横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

寤如此寐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明此未嘗昏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因昏而立明不有昏者無自而明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絶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

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　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吁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　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

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
强而衰老不弱也有强有弱者血氣也無强無
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
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
氣有强弱而吾心無强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
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
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强弱不可得矣雖
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强勉從
事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

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
而已矣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
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
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
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
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　人之所不
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此豈討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如秋

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
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
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
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
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
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
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己之
中而以爲物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
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
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
　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
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
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
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
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
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愛

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

動於物我故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違而復不動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也學者當自信毋自欺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　日用

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人曰地曰事曰物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　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

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為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卽道也謬以為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卽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為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卽道奚俟他求　或作詠春堂請夷明其旨先生曰入而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別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警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

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是敷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　作擊磬記曰昔孔子擊磬於衛厥有大旨為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

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　作永堂記曰皋陶曰謹厥身脩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

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無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斯事至易至簡如輿薪置其前而人自不見
如鍾鼓置其旁而人自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
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　天
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
易至淺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即道往往復疑以
為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
其心紛紜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
也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為心

何者為放何者為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
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
益不作不為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
是也　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實不曾
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
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　人惟不知生故
不知死不知人故不知鬼神人執氣血以為已
執七尺以為已故裂死生判有無殊人鬼而不

知其未始小異也不知其未始不一也以形觀
人則人固可見以神觀人則人固不可見也神
者人之精形者人之麄死生一致人鬼一貫
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道也此道昭然不可
亟語於庸人之前庸情知魂氣歸天如彼其高
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為不可合而為一　達者
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
此吾之地其氣發揚於上為焄蒿悽愴此吾之
天百物皆有此天皆有此地天地之精妙名之

曰鬼神　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樂死
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
之歌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以死為反真
以生為不反真其牿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
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
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乎言無物
之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自有天
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
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

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　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　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默而識之不可思不可言也　無知者聖人之

眞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爲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知識耳不過事物耳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眞無知也聖人之眞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眞

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却一重障又有一重籬不如休心無作此心自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持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　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

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　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故難求仁於心內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內外仁

既難知則不仁亦未易知不仁之粗者易知不仁之微者難知意象微起卽爲不仁意象微止亦爲不仁　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　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

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知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蓋皆斷斷之說而後世之士恥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畧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忠信與忠恕者卽吾庸常平直之心卽道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卽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卽道已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　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已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紜惡習深固一旦語夫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逃慊然自以爲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忠恕

而已固以爲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知堯舜之道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衆人之日用　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子知之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勞孟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事君卽可致君爲堯舜之君以此

治民則可使民爲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
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末可輕議此乃
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說不可長　士大夫不知
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
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
若恒性綏厥猷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
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
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
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

用有本有末有彼有此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
此之類縱說橫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
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
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
直心直用不識不知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
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言亦起意聖
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
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周公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非意也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
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
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
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
可形容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
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
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
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
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

而不化其道亦下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
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
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
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
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
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
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illegible]不洞焉寂焉無尚
不立何者爲我學者不[illegible]意則墮於必不墮
於固則墮於我故先聖[illegible]之聖人先覺學者

後覺耳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動靜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爲喜行久則厭以坐爲喜觸目覩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已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illegible]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吾性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卧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

知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人以念慮爲心是致爲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　婁師德唾面自乾且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者俱未嘗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劈面而來也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動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

復何憂哉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已　生一世只忙迫一塲便休　無貪戀則自然見道　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終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　錢塘王子庸胸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敬仲告之以不假更求本

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詩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惟在道所問未嘗不疑蓋日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揚輝躍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不復如前之疑矣敬仲聞之喜不能自已于庸請益從容問其備乃猶意其猶有未盡復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

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
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直翁
來見自陳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敬仲曰直翁
恭愿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夭
夭耶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
夭夭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
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臨川張元度踵門就見元度誠確篤
志夜則收拾精神休之以靜敬仲曰元度所自

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
隱羞惡辭讓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
明在躬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
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而更求乃成
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為未
能無過敬仲曰有過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
拾之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
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為　贈毛誼

夫曰晝晝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
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脩潤餘二十年
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及
之敬之敬之　樂平鄒元祥相見自言近覺敬
仲印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
澄明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
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為弛張
闔闢宇宙在吾手文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為靜
吾獨以步趨應酬為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為動

吾獨以兀坐端默為動　吳縣葉元吉來訪執
禮甚恭元吉名祐之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
其方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
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得先生絕四碑一讀
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
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
全身流汗失聲嘆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
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
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

猶若嘗有一物及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風
然不見若不見先生止於半塗敬仲示之詩曰
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鶯鳴是同是異
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
臕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鑑澄光萬
里清　趙德淵極有性氣後來喜怒不形於色
一日同徐艮甫游德淵忽於早飯前驚曰異哉
艮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敬仲後見德淵德淵
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

地敬仲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人皆有是心心
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　郡守之東有堂焉
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爲乎不安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清之孟子曰勿正
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清心即
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
也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孔子之
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放失[illegible]

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遊出直至
千里萬里之外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
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
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言實未嘗貴操
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無實者存心之說又有
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子思聞孔子之
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
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

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問董仲舒如何先生
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
飭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
有何以脩飭設爲其不達大本如此仲舒又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無本末
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仲
舒離而爲二道何由而明　濂溪曰誠精故明
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未始不精何必更言誠
即神神即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

之令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illegible]人無[illegible]
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
民不能是賊其民者也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
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
認出來夫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又將
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
路　或問程正叔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
已矣則所謂一者即仁否正叔曰然此一字當
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

上正叔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
之用此論殊為蔽窒既已謂之一矣何多何少
體認二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惟曰一以
貫之別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亦坦夷明白
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　正叔言性
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異哉正
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強立籓
離固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坦夷之道
孟子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以孝弟[illegible]即王

者之心發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為不學而能
不慮而知正叔分裂體用可言之不可以為訓
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
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
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拘束孔子未嘗
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約之以
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
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或問熒惑退舍果否
程正叔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

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
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
故有此論人心即道無所不通善心興起如其
眞切豈無感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
又謂成王未必能然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說
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善之心既足以感
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弭之不
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哉　橫渠[illegible]錄云居則
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勤矣

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
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
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
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
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
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
舜舜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
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
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蠡測曰古

今論學之言撒手懸崖無絲毫粘掛道人所不
敢道蓋惟慈湖一人而已誦其言眞自痛快末
後數條自信無前摘抉前哲如禪門中所謂喝
佛罵祖是眞學佛祖者尤難與拘攣者道也
（石魚樓詩）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
碧桃丹杏分明了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鴈聲中
休惱悵雪梅枝上莫因循機關踏着元非彼正
是吾家固有身　（其二）箇裡包坤更括乾精神
微動便紛然桃紅柳綠春無迹魚躍鳶飛妙不

傳麥浪豈緣風滾滾荷珠不爲露涓涓分明是
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　（又偶作六首）此
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却去求深不知求却翻
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
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
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
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莫將愛敬
復雕鐫一片眞純本自全待得將心去鉤索旋
裁荊棘向芝田　有心切勿去鉤玄鉤得玄來

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
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却不到有時父召急
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承認狀從古
凝頑何不曉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
巖石妙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題
慈湖六首）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只今煙水平軒檻觸目無非是孝慈　惜也天
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弄月吟風處
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

古罕人知只今山色遠深翠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
步雲生足底用思爲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
奇如今萬古罕人知只今講學從游地一聽思
爲一聽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
知慇懃爲語從游子能是思爲能是疑（金明
池篇燕語鶯啼杏塢春色爲甚無人領畧又添
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
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詞雕琢聖人道君子不

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
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效用言言句句俱
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卽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
從學者毋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着

眞德秀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稱西山先生宋建之
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定元年遷
太學博士時韓侂冑已誅入對言侂冑倡爲僞
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

尚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
與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
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
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
姦擅政初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
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
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
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
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

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
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
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
臣噤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
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史彌遠方以爵祿
縻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
東旱蝗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
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
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

徃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槻等每謟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又疏言朝廷之上敢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考文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陳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蕭吏希元以知袁州趙跂夫對上

親擢跂夫直秘閣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屢陳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落職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徃紹定間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懽聲動地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踰年拜

叅知政事三乞辭祿疾亟冠帶起坐卒諡文忠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論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希元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先嘉定初居館職時秘書郎楊敬

仲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怳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念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守泉州日著心經始自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記周程朱之言凡謂心者靡不畢備　詩飽食安居樂矣哉這場富貴幾時了若還要匱如今醒莫待菻枯樹倒來　人說昆崙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世傳人說恐無據今我家傳乃

不慮一人生難得今已得人道難聞今已聞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大丈夫今宜早早休言今日又明朝等閒趯倒崑崙柱風自清兮月自高

許衡

許衡字仲平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生金章宗大安元年宋寧宗嘉定元年也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

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仲平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不可也人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仲平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元憲宗四年世祖出王秦中召仲平爲京兆提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至元間除中書左丞八年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設教懇款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蔽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疾請還病革家人祠仲平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

七十二

吳澄

吳澄字伯清元時崇仁人伯清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而伯清生伯清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伯清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十九歲作道統圖自識曰昔程朱二夫子年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絕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愚生十有九年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

歳不我與可不懼哉可不念哉侍御史程鉅夫
奉詔求賢江南起伯淸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
歸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易詩書春秋與義嘆曰
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焉左
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
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
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
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初伯淸所居草屋數間程
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

年朝廷以伯淸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
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
而伯淸卒年八十五諡文正伯淸嘗著本心樓
記曰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
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
求道者哉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
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吾心
之體在是矣操存舍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
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

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
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
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
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之言心而謂之
本心者以爲萬事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
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
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
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
究竟其實爾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

卽此而是以此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
不然故特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
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
之發見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
以固守其心也又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
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
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
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

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極所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與始與孟氏爲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

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謂仁義禮智之根形質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行不著習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

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窠臼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又曰人皆可以爲聖人特患不爲耳學必志於爲聖人苟遜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自棄一耳又曰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此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已能艴然不[illegible]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人坐無燭[illegible]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實也儻能[illegible]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猶目

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實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又曰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爲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爲人否則雖列人群亦獸也號爲讀聖賢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又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元時人家九江楚望生有異質日

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决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楚望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閑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

不通貫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漫然也嘗時臨川吳草廬養疾九江濂溪書院見楚望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著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楚望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

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楚望於濂溪書院受一經之學楚望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新安趙汸爲高弟汸始拜楚望請問治經之要楚望告之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楚望於六經之學以

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草廬獨敬異焉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東越　陶望齡訂証　王繼楪　叅閱

薛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一夕家人夢紫衣人謁見而敬軒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恠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

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敬軒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尋父司教鄢陵時例庠生之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强敬軒應河南鄉試敬軒勉就試遂中永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舘之訓諸子敬軒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而令人要之晤敬軒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歎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録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敬軒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敬軒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

用敬軒出振意欲敬軒一見振敬軒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官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夫死敬軒爲辯其冤臺臣詔事振劾敬軒受賄出入死請　廷鞫振曰是固應死竟坐敬軒死繫獄待決人皆危之敬軒怡然曰辯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敬軒家居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已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敬軒懇

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
卿守備中官與安袁誠時無抗禮者敬軒至安
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饋
扇敬軒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金英過南
京公卿俱餞於江上敬軒獨不往英至京言於
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敬軒粹
學篤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
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
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是歲

敬軒復乞致仕不允　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一日召入便殿　上
方燕服敬軒不入俟　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
迎復功者敬軒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
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
主會試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
生所學惟此事遂晉左侍郎會曹石用事遂引
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顧爲先生
請　勅郎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敬軒曰昔許

魯齋辭元世祖賜勅書爲敎魯齋懸之屋梁終
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是苟不辭官耶亨歎息而
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游甚衆敬軒隨其所
寓圖書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
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晩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
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
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
於家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
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訃

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辛未乞議
從祀孔廟耿氏曰關中呂涇野記公祠述立朝
風節詳矣然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
書諷誦其緒言蓋亦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
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
不能礙心之虛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
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余惟先生之教以
復性爲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諸緒言誠
亦知性者哉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風節嘗不

爲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羞矣世有

賴焉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泠然而風生鎗然而重忽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恍　此果何物耶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耶竟不可得而名也　元無虧欠元無止息　究竟無言處方

知是一源　謂有乎則視之無形也謂無乎則其來有本也有本而無形則有而無矣無形而有本則無而有矣有而無無而有非真知有無爲一體者不足以語之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郎作高遠不可窮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爲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而後信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

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illegible]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爲之主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人只於身内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内外也　人皆知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

不知通　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曰命曰性曰誠曰道曰理曰太極一也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　心本寛大無邉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吳與弼字子傳別號康齋江西崇仁人幼時讀書鄉校凝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心慨慕焉及覩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必可學於是盡焚應舉文字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二年收歛身心沉潛義理或以爲不達時宜或以爲濶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恠笑譏無極皆自以爲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後漸有所得父溥爲國子司業時往省粗衣敝履人莫識之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康齋獨正襟危坐

中歲家貧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之康齋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暇則詠物適興胸襟高邁有詠桃詩云靈臺淸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新會陳白沙來受學康齋絕無講説使白沙斸地植蔬編籬康齋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如是者數月而歸白沙嘗以周易疑義求質康齋曰過淸江可叩龍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海雍也白沙如其言往謁適海雍雨中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海雍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天順初

上命行人齎　勅書束帛造其廬比至　上

召吏部命爲左春坊諭德引見　文華殿對云老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所辭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康齋終不就表陳十事以謝首舉程顥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

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伏願　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次言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其餘皆切時務知者以爲篤論而不知者以爲常談也還山未幾卒年七十九　康齋嘗曰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憒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　南軒讀孟子甚樂綠陰淸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閴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

所謂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寫詩南軒嵐光日色隱映花木而和禽上下情甚暢也值此暮春想夫舞雩千載之下此心同符　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　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静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　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覆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處久方得之蓋亦别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

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　月下咏詩獨步緑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勿忘勿助近日少知此味

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畧無厭貧之意　白沙曰張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亟亟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其輩往往譏訶大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父先一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頴悟絶人讀書一覧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别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盟曰爲人當如此正統丁卯舉鄉試两赴禮闈不第甲戌從臨川吳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遇白沙亦如此白沙自臨川歸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一臺名曰陽春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白沙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静

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
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
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成化丁亥復
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
得之驚歎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
京師賀欽時為給事中聞白沙論學歎曰至性
不顯寶藏猶霾世郎我用而我棄以為用謁白
沙執弟子禮即日抗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
於別室出告反面白沙既歸四方學者來從日

益衆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亹亹不
少厭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
凡七越月別歸白沙語之曰子凌邁高遠則有
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
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
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
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
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
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世卿歸登大

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于所未言者世卿終當
自得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
禮見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
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
對曰活孟子活孟子久之地方官交薦　召至
京令就試吏部辭病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
檢討謝　恩歸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白
沙事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
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或勸白

沙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遘疾越二年卒萬曆乙
酉從祀孔廟　白沙語云以天地而視道則道
為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
粟滄海之一勺耳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
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
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
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
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
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

不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宇宙間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

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　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哉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

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理干涉至大無內無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你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

出來都便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

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

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謂僧太虛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　三尺童子聞稱其善則喜惡則怒是何心哉　孔子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答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

而有其樂耶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　人要學聖賢若只是希慕之心卻恐末稍未易輳泊卒至廢弛若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耶思量到此見得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乃自得之學也　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

終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來面目也　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　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茍欲靜即非靜矣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人哉

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其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　昔夫子設教洙泗博文約禮之誨夫豈獨屢空之回得聞三千之徒莫不與聞焉卒之啓手足得正而斃者曾子之外果誰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

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閒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害爲

未學道不行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　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已矣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更能向學求向上一着不枉費浮生歲月豈不抵掌爲之三歎乎　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則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舜事業一真一切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不届也　學問大總腦要見見則便是快活便肯向前下節節推去無非一箇道理　士而未聞道未免爲物撓知道則有主不爲物撓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　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

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孟子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子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　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則有礙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來皆一般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

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欲淫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治心之法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

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内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也　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禀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　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

直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懽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人未死前一日誰

肯信着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illegible]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　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翺翔固吾儒事也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

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今人大抵無識見早關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　謂羅一峰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輳泊是紫陽語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

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
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謂馬伯幹曰神
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
浪死與草木一耳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
未至灑脫地亦漸省撓亂去而天年未盡便從
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詩（有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
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顔夢
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獨予何

人瞻望空爾爲乎馳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
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
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答張内翰）古人棄
糟粕糟粕非眞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
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
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
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畜纏本虛形乃實
立本貴自然戒愼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學不
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洗竹）洗竹洗荒枝洗心洗狂馳老夫無可洗抱
膝洗吾詩　（觀群兒釣）群兒好弄釣其一偏多
遇餘二未得手挼竿來上樹　（贈人）天下元無
事勞勞我有心相携沙上語山月二更深　（對
竹）竹色上墻多南薰綠幾何時無分付處野鳥
自來歌　（隨筆）一歲十匹衣一日兩杯飯眞樂
苟不存衣食爲心患　（夢後作）幻迹有去來達
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羅襟　（題南窓
壁）南風吹而處不省是南窓此意無人會乾坤

落酒缸　（贈人）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
言外意六籍也無書　（龜山夜月）夜半龜山月
能開萬頃秋試從閒處望照公湖上樓　（贈釣
伴）短短蓑高淺淺灣夕陽斜影對南山大船鼓
枻唱歌去小艇得魚吹笛還　（春中）小雨如絲
落晚風東風無計貼殘紅野人不是傷春客春
在野人杯酒中　（獨遊）獨速溪邊舞釣蓑月明
醉影共婆娑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不要
多　（寄與）明月淸風放兩頭一節挑到古尼丘

而今老去無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 (茂叔愛
蓮)不枝不蔓體本具外直中通用乃神我郎道
花花郎我如公方是愛蓮人 (春晴西林收雨
鶺鳩靈捲被開窓對曉晴風日醉花花醉鳥竹
門啼過兩三聲 (寄人)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
孤松十竹間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
閒 (枕上)正翕眼時元活活到敷散處自乾乾
誰會五行真動靜萬古周流本自然 (元旦)酒
杯不與年頹老詩興還隨物候新分外不加毫

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栖栖竹几眠看客處處
桃符寫似人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洪
鈞 (雜興)家學華山一覺眠圖書亦在枕頭邊
傍花隨柳我尋句剩水殘山天賜年竹徑旁邊
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平生我愛孫思邈自
古高人方又圓 (偶憶夢中長髯道士用一囊
貯羅浮山遺予戲作)飛雲蕩來冥冥囊括誰
將隻手擎南極回頭一閣老鐵橋有路中天行
山通碧落神明衛地有丹砂草木靈若個長髯

應識我古來真隱不知名 (夜坐)半屬虛空半
屬身絪縕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
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
神此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 不著
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更說除生
滅黄老惟知養自然且與蜉蝣同幻化秖應龜
鶴算長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白沙舟中)春浪江門又打山孤舟誰蕩兩山
間雙眸少見鸞高翥百歲當知蔗倒餐影響何

勞空說夢功名真個不如閒何人解脫葫蘆纏
飛下漁磯共釣竿 白沙先生六十年腳頭到
處是青天幾場世事攢眉應千丈雲根枕頂眠
今夕高談真不偶後來勝會恐無緣白頭不起
江門浪打任吟風弄月船 好月江門客未眠
水風吹冷綠楊煙望窮碧海三山路與滿羅浮
七洞天勢利可能驅我輩路人剛道是神僊千
峰不語留君醉乞與人間作畫船 寄太虛飛
生尊我我須勞公在吾儒公亦豪數點曉星滄

海遠一牀秋月定山高性空彼我無差[illegible]
乾坤可跌交十二萬年如指掌且揀閑弄左甄
陶（示人）支離病骨此閑行搭颯短簑何太輕
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借眠春草
秋還綠偷賞黃花晚更清莫笑老慵無著述真
儒不是鄭康成（答勸著述）一入商量便作疑
可堪垂老更求知追陪水月還須酒勾管風花
却要詩孟子生憂傳道廢仲尼不怕著書遲青
天試問東南上何處凌空柱杖飛（碧玉樓）乾

坤真妙此臺開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難
著句眼空江海笑浮杯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
先天樣子來碧玉樓中閑隱几千千山遶又川
廻（飲酒）酌酒勸公公自謌三杯無柰老狂何
坐忘碧玉今何世舞破春風是此簑一笑功名
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江門詩景年年是每
到年來詩便多（靜軒）崆峒道士出山頻還入
崆峒作主人嘗說夢時都是夢未逢真處更求
真蒲團坐破千峯月信手推開六合塵無極老

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蠡測曰　本朝
理學至白沙自鑿一戶牖其精神命脉全吐露
於詩句中亦可謂無待之豪傑也已然而胡敬
齋則云陳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言藏而後
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夫白沙本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又謂不是順其
自然勘破毫髮間具眼者當自分明
陳真晟
陳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稱布衣

先生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
來年十七八郎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
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
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功夫覺無
統緒繼讀大學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
見朱子慱采主敬諸說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
本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
適釋主一始見得親切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

闕生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
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同伊
川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乞　召見所
陳其説不報下禮部亦寢不行既而家居有所
陳於當道諸君子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
欲質之乃負其家之壺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
人以行戒之曰我死郎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
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尼之不果而返
歸鎮海卒蠡測曰布衣謂眞知則行在其中知

行合一之旨已萌芽於此矣後胡敬齋亦謂第
一怕見得不眞二先生之於學問頭腦其亦有
所得也夫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江西餘干人垂七歲
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
講學崇仁往從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
慨然以斯道自任絶意仕進充養日邃其學以
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敬爲所居常端

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
方摳衣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
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眞第二怕
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録
萬曆己酉從祀孔廟先生語云高者入於空虛
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説盡天下古今之病自
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
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
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

也　學不爲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此自然之
理非有毫髮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渉
濟甚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
學或記誦辭章或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
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祖竹軒公天叙命名曰雲陽明五歲不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父海日公華舉進士

第一寓京師竹軒公携陽明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卺日偶出閑行過鐵柱宮遇道士一

趺坐與語夜遂忘歸又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陽明故好謔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陽明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壬子二十一歲舉于鄉入京徧讀考亭書思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諉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恥者陽明曰子以不第爲恥吾以不第動心爲恥戊午年二

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欝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巳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録江北游九華山宿化城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陽明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

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
陽明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覘曰路險何得至此
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
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
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
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
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
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illegible]
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

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言
初志此學幾仆而與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
堅毅然不可遏云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
奄瑾竊柄逮繫言官陽明抗疏救之瑾矯詔廷
陽明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隨之
將甘心焉丁卯陽明至錢塘託跡投江[illegible]
遯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
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illegible]
不入及旦僧見陽明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illegible]

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進退計道士[illegible]
有親在不可因為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illegible]
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illegible]
宗克朱節受學秋三子舉于鄉陽明為序[illegible]
師友之義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
虺魍魎蠱毒之交錯夷人鴃舌言語[illegible]
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已教之範土架木為[illegible]
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陽明躬析薪汲水作
糜以飼且方慰解之居同旅行者久[illegible]

首病死陽明為文瘞之而自為石槨以待盡陽
明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
死生一念亦皆擯置端居澄默晝夜悉求忽一
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啟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
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使倆見趣無一可
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
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居
夷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為搆龍岡書院
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

梓陽書院問朱陸同異陽明不語朱陸而告之
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
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
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
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陽明色喜因與諸生靜
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
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
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
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綰論學

綰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
無功后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陽明托
孤以女娶其猶子是年陽明陞南比部主事辛
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
位在陽明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轉
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
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
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
游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滁陽諸友送

至烏衣不能別以詩促之歸曰掘地見泉水隨
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
羮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
人多慇懃出門轉盻成路人五月至南京薛尚
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
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陽明懲末俗卑污引
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流入空虛爲放言
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
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

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
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
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劫掠爲
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幽護以
此積至數十萬衆陽明莅任纔旬日即議進勦
凡三月而漳寇平五月加提督得便宜行事是
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陽
明爲文諭之諭文哀憫無辜情詞藹然酋長盧
珂等即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

湖廣横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豪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陽明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削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浰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浰頭酋長

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詣狎酋來見陽明館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陽明自惜終不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陽明親率軍直擣下浰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右副都御史陽明莅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乏之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

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强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録九月脩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益衆一日舉酒勞諸生且曰用以相報諸生瞿然請故陽明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常恐有愧諸君直須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

少增損方安此即諸君之助也十月舉鄉約己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 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隣省扶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葉芳兵夾攻吉安矣陽明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拜可尋常計乎陽明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濠已攻陷南康九江進圖安慶我師既集衆僉

請急救安慶陽明以爲非策不如先舉南昌法
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
畧俱如期至信地陽明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
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盛
宜堅壁待援陽明曰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
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鼓
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炮間火燎其鬚[illegible]
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陽明[illegible]
入南昌時日坐都院後堂對士友論學洞[illegible]

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illegible]鬚
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陽明徐起如側席遣
牌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
衆咸色喜陽明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
耳亦復論學如常陽明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宜
時奸倖導　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
濠鄱湖俟　駕至臨戰擒之謀叵測矣陽明亟
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
固瑺中稱艮者遂自稱病卧西湖淨慈寺中候

進止久之　勅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
駕在南都時奸倖百計讒搆譖陽明有無將心
且云試　召必逆命陽明知其謀聞　召即乘
小舫亟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
次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踰月　上使校覘之諗
陽明宴坐草庵中　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
也前言者誣矣乃　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
記事末有嘉靖我邦國之句其年夏復如贛大
閱士卒教習戰法奸宦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

人危疑甚間請釋兵亟省陽明處之泰然第曰
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
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陽
明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陽明擒濠之功而不
知其沉機曲筭內戢兇倖外防賊黨撫定瘡痍
激勵將士蓋凛凛乎如履春氷矣濠誅四疏乞
省葬不允陽明聞父病亟幾欲逃奔一日問諸
門人曰我欲逃歸何無一人贊行者周仲起對
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著相陽明曰此相安能

不著秋返南昌泰州王銀來謁稱弟子爲易名
艮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
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
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
爲勸陽明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
疑謗拒不與言求眞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
能舍沙以求金爲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
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獨王臣魏
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

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
教聞　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録陸
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
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倣各處聖賢
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陽明曰若傳習書史
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
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
脉蓋亦難矣六月赴　内召尋止之陞南京兵

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
祖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
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
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贄見
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陽明捷疏每歸功本
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政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
謀也輔臣素忌陽明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
　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録擒濠功　封
新建伯　命至適海日翁誕辰陽明捧觴爲壽

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陽明宅憂
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
厨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厨大益
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陽明居里謗議日熾言
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
爲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彦明後一人
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
取列陽明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
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

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殺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盖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揜藏廻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陽明爲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陽明異其氣貌禮敬之與

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子陽明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懽然樂而忘歸也其鄉人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乃爾澐曰吾方幸脫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滹澥而振羽於雲霄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所好遂自號從吾道人陽明作從吾道人記以贈之八月之望月白如洗陽明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

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筭或鼓棹夷猶遠近相答陽明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陽明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盖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畧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

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錢德洪與魏良政良器等讀書城南時游禹穴諸勝每出旬日忘返德洪父往視之曰諸君得無妨課業乎良政等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説譬打蛇就七寸何憂不得耶洪父疑未釋進問陽明陽明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明年乙酉錢楩魏良政並發解江浙餘多見錄

洪父聞之曰打蛇得七寸信然矣十月南大吉
續刻傳習録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
陽德爲六安州守奉書問學以爲初政倥偬後
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陽明曰吾所講學正
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是年
錢德洪王畿並舉南宮俱不　廷對歸陽明喜
丁亥寄示黄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
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
志向鮮有不潜移黙奪弛然日就頽靡者四月

鄒守益刻文録於廣德州五月　命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
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
省兵討之二年不尅嶺南大困乃特起陽明撫
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
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
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
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
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

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陽明喜曰正要二君
有此一問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
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
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陽明曰有
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
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霧饐氣何
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虚之障人心本體
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
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

香林立塡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
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
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
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
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眞切愈眞
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十一月至肇慶寄書
錢德洪王畿曰紹興書院中同志近來意向如
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
起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

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此自慰耳陽明
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
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降者七萬
一千人陽明簿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
田州為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為交
趾蔽陽明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
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客與領兵官約束
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
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韜

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兵連四省糜
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
卒不費斗米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
不過是至於八寨斷藤之舉猶有八善乘湖兵
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
助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
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
知擾五也極惡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六
也八寨不平則西東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韓

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漸平
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
寇今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永不為變化為良
民八也陽明平賊後與錢王二子書曰地方事
幸遂平息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
已草深一丈否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
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
之也冬謁伏波廟陽明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
廟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過增城訪湛甘泉十

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廿五日踰梅嶺疾
甚至南安登舟延途候　命門人周積方為南
安推官來見陽明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
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陽明曰病
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
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陽明召
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
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夙
忌陽明者從中譖於　上朝中有異議爵廕贈

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侯謚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先生一日喟然發嘆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

欲有問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傍有從羮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先生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　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

自今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近來却見得良知日益眞切簡易世儒尚有致疑于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

甚麼說得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狂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眞箇是靈丹一粒點鉄成金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

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　良知即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謂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眞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

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區區所論致知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眞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

千魔萬怪眩瞀變幻于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
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
矣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依靠萬事
不容湊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　明
道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
志聖人而未能眞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
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眞是聖學之的傳但
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
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良知原

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
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着堯學
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
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
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性
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舊看何等玄妙今看
來原人人自有的　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
的幾便是一了百了　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眞血脉路　良知

明白隨你靜處去體悟也好隨你事上磨鍊也
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
腦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
是良知　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
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
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
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
透時便是聖人　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
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

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
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
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
透徹工夫　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
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
甚同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
不假外求始得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
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
何物邪　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

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

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極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塵沙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亦開不得了　無所

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　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心與物同體只是一箇靈明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萬物的主宰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更

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或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伊川所云纔明彼便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　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

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求其放
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　心之本體原是不
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原不動理原
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蠡測曰已上數十
條語前多言知後多言心心即知知即心無有
二也单言心恐無入處故醒之以知单言知恐
以情識當之故揭之以良良知者無知而知猶
無極而太極也後儒不悟斯言謂良知不足以
盡彼假見聞爲增益者固支離之舊習近有求

無聲臭於良知之前者是將謂無極之上更有
物也其不能真見良知而失先生之旨均矣
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
前便明　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
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傳之心觀之却是聖人
教人差了　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
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
自有擔當了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
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

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
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
以爲長傲遂非之資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
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
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
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
者皆無源故耳　釋氏輪廻變幻之論亦不必
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已良知一日之間
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超入悖

逆之途倏然而流入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廻
多少變幻但人不自覺耳　學問也要點化但
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　學問須得箇
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
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
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見得時
橫說竪說皆是若於此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
得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
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

然知得是自已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一有私欲即

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凡一毫私欲之萌即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危即過也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

也　謂舉學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彖蠡測曰以上語語皆指示人用功頭腦處極為緊切或以良知之學為無實踐之功者亦盲人咎日弗察而已矣　唐詡問立志是

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　黄勉叔問心無惡念時亦須存箇善念否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若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燃一燈　問善惡兩端如冰炭如何謂只一物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善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　薛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

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則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草

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便

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曰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不須着力不須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

以在外者之聞見為累哉　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董蘿石出游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　錢德洪言要見人品高下甚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辟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

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功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用功只是要眞切此心眞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

方是眞切功夫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王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

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之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　問精

之精麄先生曰道無精麄人之所見有精麄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僊釋先生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其後見得聖人之學始自嘆悔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眞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口道盡汝尚自不會　問未發

已發砰如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了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僊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問近來工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安樂處先生曰爾却去

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　問大人與物同體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馬子中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是信不及都是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一友問功夫先生曰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說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

良知就是說法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問不覩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原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在不覩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亦得　問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

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我這裡言格物自童子
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雖賣柴人亦是做得
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先生游
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
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有何
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
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汪景顏出宰請益
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

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陸澄欲一切屏絕之先生曰使在我無功利
之心雖錢穀甲兵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況
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
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
之類乎　陳九川問近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
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
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
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亦

嘗不動動未嘗不靜周子言無欲故靜是靜亦
定動亦定定字主其本體也　又問用功收心
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
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
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倫以訓問學無靜根
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
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是
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心一而已矣
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

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
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
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
皆欲也　張元冲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爭毫
釐謂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不知亦須兼取否先
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
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
中完養此身謂之僊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
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

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為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　鄭德夫問儒與釋孰異先生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

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說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　錢德洪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亦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

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　一為問致知之訓既領之矣敢請益先生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與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　永康周瑩嘗學於應元忠既乃復見先生而請益

先生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先生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子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先生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遥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

遂迈而必爽乎將亦無有强之者乎曰豈
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
迯又俟乎人之强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予之
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
吾門無假於人子苟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于
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負
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
然起拜　問有人夜怕鬼者如何先生曰只是
邪鬼能害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

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
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即是怒鬼迷
懼所不當懼即是懼鬼迷也　郡守南大吉與
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
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
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
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
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
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

之眞大吉笑謝而去　陸澄問仁義禮智之名
因已發而有曰然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
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
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
命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
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
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
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　問古人論性
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

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
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
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耳若執定一邊便
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原
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
定善一定惡的辟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
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
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的眼就說未嘗有
喜的眼見得看時的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

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亦
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
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
荅顧麟書曰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
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
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視天
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
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
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初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

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
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
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
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
然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
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
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

此者雖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
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
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
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
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
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迨夫舉德而任則
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當是之時天下之人
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
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

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皐夔稷
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
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
教即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
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
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
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辟之一人
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

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
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氣充周血脉
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
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
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
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
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
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
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

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
煨燼之餘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
墻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
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
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
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
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
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

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
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
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
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
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
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必
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
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

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
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
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
起者吾誰與望乎蠡測曰已上皆因質隨機開
示化導方便深微互見各發知化工造物之神
不可以擬議執著者也又曰先生每言循理去
欲當認理欲二字分明篇中云有心之私便是
欲則知無着便是理所以云於心上尋箇理便
是理障其旨可識矣先生又云若能實致其良

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然則今人良知不明則所謂理者未必是理以欲爲理而先生之旨湮矣愼之哉（詠良知）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眞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頭顚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抛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

效貧兒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次韻）弥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甚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淸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示諸生）爾身各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徐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陽明妹壻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贄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祈州知州愛始聞知行合一之訓汨沒舊說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後聞之旣久漸知反身實踐壬申愛以知州考滿入京師卽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問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胸

中混沌復開如狂如醒者數日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甲戌愛在南京而陽明爲南鴻臚卿愛與黃綰等日夕聚師門漬礪不懈同志益親愛卒之也歷南兵部郎中丁丑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愛及陽明之門獨先聞道亦早嘗游南岳夢一瞿曇撫其

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陽明每語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錄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卻何陽明曰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卻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問道心嘗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明曰然問着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愛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居夷三載已超入聖域愛朝夕門下但

見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麁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云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𢈪 叅閱

錢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傳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録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

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師學父志曰爾固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男聞教以來心日開朗科第逼予則有之入試胡慮哉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冀王臺巾張小平衣睢睢相依咸共訕誹指為異言異服兩人毅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館下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為教授師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文成迎會笑曰吾設教以待四方英賢譬之市肆主人開行以集四方之貨奇貨既歸百貨將日積主人可無乏行之歎矣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集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誦讀或列坐講解而

緒山與龍谿往來叅究一提師門宗旨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之機丁亥與龍谿證道於天泉橋戊子冬方治裝赴發途聞師變往迎喪至廣信且馳書於父且陳父生師教願為服喪父曰吾貧冀禄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越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黙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胤子内訌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曰夕不相離且築室於場妥綏靈爽約同志數人令

守文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
聚會以廣師門遺教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
事觀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擧月會[illegible]
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
告衆曰同志爲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
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
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
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與謂有東魯沂水遺風乙
未丁内艱歸修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

陞刑部主事時欽大理丞林文選春與緒山善
欲以擢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却之
循例陞刑部員外郎以奉法忤　旨被逮下
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
又爲趙講易每賡歌以發幽思癸卯放歸農緒
山之學得諸生死眞境中益覺自信獄中嘗書
示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眞性不容
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
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

緒山生還拜父膝下恍若隔世與承懽良久始宅
父憂自後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爲事江浙宣歙
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咸設
臯比以待文成年譜三紀未就緒山實成之年
七十作願閑疏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游相期
洞志春秋會于天眞因爲湖上浹旬遊處共証
交修甲戌年竟卒于湖上之表忠觀其先祠也
年七十九　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者閧
然指爲佛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

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
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
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鄙吾儒之精髓用之以
主持世教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
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
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
譬之東晉南宋之君不能爲王偏守一隅其將
中原讓歸夷狄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
者群然目以爲迂亦可哀已　吾人與萬物混

處于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辨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辨其色者者誰與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爲之辨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

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

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非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

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聖人之全之也全夫人之所同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其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亂于思慮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于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于聲以全吾聰焉與

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于味以全吾嗜焉與
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于思慮以全吾神
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
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
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
支求也吾目蔽于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
明也吾耳蔽于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
也吾口爽于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

吾心知亂于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
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
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
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
之皆自率是靈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
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于目焉自辨乎色而
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于耳焉自辨乎聲
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于口焉自辨乎
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自

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
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
學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
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
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
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
靈也即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
善即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
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

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
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
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
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
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
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
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
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目患不能

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于乍見之後已涉入于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于不識不知之中而涉入之私豈非蔽于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

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于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于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已百人十以至已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

以盡聖人之知見倀倀焉求索于外假[illegible]以測億之似自信以為吾心之真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曀霾絪縕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

為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此心不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曰無

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説其間也　學問須從頭腦上寛極如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發於目爲明發於耳爲聰發於口爲又發於四肢爲禮發於心思爲變化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眞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

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至誠無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誠與天地相配汝能合下承當否對曰不能曰何謂不能曰吾身渺然與天地參每思至此心便惘然故不敢承當先生又顧座中諸友曰諸君俱能承當否衆起對曰不能先生歎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人心至誠又與天地奚二曰人能終天地之功理誠有之但恐須聖人在天子之位先生曰學者小

視其心自喪其眞耳目試言之爾目盡萬物之色目之明與天地有窮盡否耳盡萬物之聲耳之聰與天地有窮盡否心思盡天地古今之變爾之智慧與天地古今有窮盡否人特自間于形體與天地不相似耳曰闇教至此所患不誠耳至誠功業配天地此亦理之常耳先生曰以功業論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未究天人之原也曰何謂天人之原先生曰古人說配天配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猶二之其實人與天

地一也吾心靈明爲天地主宰天地無吾心則地不見其博厚矣天不見其高明矣古今不見其悠久矣而天地亦幾乎息矣諸君自盡求誠之功又何疑于配天配地乎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

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
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汝禮
自嘆平日多過先生曰只要立得眞意一念眞
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有
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原無前後一
是卽是一非卽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
夫　諸生侍宿鷄鳴而醒起坐先生問曰醒來
意思如何一友對曰此時景象難言曰此着景
象矣一友言夢中亦知恐傷先生曰此是說夢

矣一友言醒來多念屏除不去安得使之澄然
無事曰此念與心鬭矣未達請問先生曰須是
認得良知面目若不曾認得良知只於一切念
上屏絶是心與念鬭時起時滅有何窮已良知
原是生生不息思念爲客屏絶屏絶念頭只認
虛寂爲本體是着虛境雖後不覺直言夢是着
夢境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以
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于心往於見
者見卽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以見得其於

本體猶隔一層眞性上豈容加一字　問人生
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良知隨覺隨消
固是格致而保任此念無有動處曰著曰察亦
格致也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靜執知見爲保任
非格致實功也致知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
証心體自能無欲不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
初念自無初無終不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問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有
賊卽覺是否曰賊亦只是主人翁自做　問良

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覩不聞而入
但纔說不覩不聞卽着不覩不聞之見矣今不
着此見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
容毫髮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致
知之功須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
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如何先生默
而不應明日又問默體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
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廣大高明之
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群妄自消如何先生又默

而不應問者固請先生曰功夫畧見端倪正一
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悟纔着分辯郎已淺矣
問心體多往來起伏何如曰只是未信良知
良知時止時行此體常寂有何往來起伏　明
每念覺處常疑未是真體纔見得又恐不能保
守曰你見明目者視色還自疑非真否又怕此
明不能保否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
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
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

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字必要坐作
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
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此心未
能神觸神應何如曰良知精明神觸神應百姓
與聖人同何待求能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
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
我說超脫異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脫耳
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
脫非是離却事物以爲超脫也　問學問在人

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工夫否曰只
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
情便是狥人忘己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
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
名封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著一毫感
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問順境逆
境曰眼前所遇何爲順逆順逆俱從心生農夫
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矣心有意
必何處非逆　問鄉愿闇然媚世孟子從何處

勘破曰從他譏狂狷之言見之狂者行不掩言
正與他忠信廉潔相反狷者不屑不潔正與他
同流合汚相反鄉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潔
以立己同流合汚以容衆故君子小人無處不
合故自以爲是但狂狷學問雖未透本根不壞
故可與裁鄉愿却攙入世俗心腸雖忠信廉潔
只是要人稱好將本根已掘拔壞了故曰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
而衆情未協若同衆則狥俗違衆則傷情如何

曰此只在良知上求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亦不在事上良知自能盡人之性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吝矣誠可懼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言循循者循其見之所及未嘗

過爲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子之言皆非真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真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而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魚兎魚兎真而筌蹄非真也然得因失而後名原其自性本然則得亦無得是得亦非真而無所得之爲真也　誠意之功毋自欺而已矣毋自欺之功復得良知本然之體而已矣知惡惡臭如好好色者此指出良知不欺之體以示人也致知之功在好惡上

故曰致知在格物離郤好惡更無致知之功矣故大學誠意章指出好惡二字正心章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亦只一好惡修身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只一好惡治國章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只一好惡平天下章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亦只一好惡好惡一正而物無不格身心國家天下之理一歸于正矣　至善者吾心之本體也卽所謂良知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只一

功也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稺子道流然稺子道流亦

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
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
耶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稱龍谿先生弘治戊午生
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
宗郡之士駴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
共黜之龍谿若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龍谿固
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
聖學宗傳六 卷之十四 龍谿 十九 三百〇三
聞出爲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願從者日
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
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劵焚而歸卒業於
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盡契師旨故
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
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
命龍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
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
盡過解頴慧者未盡敦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
今當觀試仕士咸集子其往焉龍谿曰諾乃
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
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録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
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宗伯魏
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
迎龍谿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
寫已見不數數顧時式頗有識者謂此非可以
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門緒山錢公亦
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
聖學宗傳六 卷之十四 龍谿 廿 三百三十五
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文成見而喜
之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
谿與緒山分教之而龍谿所與起爲多文成論
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
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
本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
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
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

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

曰若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銓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

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

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以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

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
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
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
泉証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龍谿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問玄旨文成舉佛家實
相幻相之說詔之龍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
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
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俞之
文成至洪都鄒司成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

三百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
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
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
雖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
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
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
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聞訃與緒
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毋在麻衣布經弗敢加
焉龍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

扶櫬歸越經紀喪事築場廬墓心喪三年時文
成嗣子孤弱且內外忌毀交搆悍宗豪僕窺覬
爲奸危疑萬狀龍谿極力擁護謀托孤於黃尚
書綰結婚定盟又之乃定人稱龍谿懷嬰杵之
義報父師之恩爲不淺然而謗訕叢積大都由
此起矣建天真書院於會城肖文成像其中且
以舘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
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
龍谿取正焉歲壬辰龍谿始赴　廷對相國張

永嘉公孚敬聞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開吉
士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
終不應永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
以病歸病痊時相夏貴溪公言議選宮僚其壻
吳儀制春龍谿門人也首以龍谿薦貴溪曰吾
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谿
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曰人投汝
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輩爲何如人
遂大不懌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五六科疏薦爲主

畿學有淵源宜刻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德因票
旨詆為偽學而貶薦者吏科都給事戚賢官龍
谿時為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銓司報與告歸
踰年以大察去故龍谿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
終不以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為務
歐陽公德居禮部唐公順之撫淮揚時俱欲薦
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龍谿嘗謂天下無不可
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粵
皆有講舍江浙為尤盛會常數百人龍谿年八

十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
勞但念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
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
命而不自覺者絕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
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
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
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盞欲究
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囘
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illegible]

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
百念已灰而耿耿苦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
晚年宗說非敢謂已有所得幸有所聞心之精
微口不能宣常年出遊雖以求益於四方亦思
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領受衍此一脉天壤悠
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秦火鑿於訓
詁淆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
於茲矣我先師首倡良知之旨一洗支離之習
以會歸於一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叅

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扣請印証面相指
授欣然若有契於心儀刑雖遠謦欬尚存稽諸
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
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志
友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大旨與義編
摩纂輯勒為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
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庚午遭回
祿作自訟長語曰修行無力莪鬼神覷破以致

於此更復何言不肖妄意聖修之學開教以來四五十年出處閒忙未嘗不以聚友講學爲事自今思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裡昭明如咸池之浴日無復世情陰靄間雜障翳否乎大庭廣衆之中輯柔似矣果能嚴于屋漏無愧於神明否乎又曰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

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顔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無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

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龍谿嘗自贊其像曰行巳若汙若潔聞道若存若亡洞照千古而不踰咫尺俯視萬物而不異尋常[illegible]而若見發而若藏幾希乎一息千里而忘其[illegible]牡驪黃癸未卒年八十六　先生語云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寛着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寛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

有滅未離生死窠臼　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也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毎夜於心時常念箇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

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容
念慮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是謂集義所
生孔孟家法也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証自悟
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巳隔幾重公案　人
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
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為巳物方是超
物外　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
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巳精神向外馳求漏
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過有覺破其弊欲

與收攝自為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
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
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為不得真性流行
則一而巳　此件事無氣魄可藉泊無才能可
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
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
聖真血脈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
巳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
學為聖人也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

巳者然苟無求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
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巳吾人為學
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
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
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
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
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個聖人一念良知不
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
不為功利所滑擾不為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

人真功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
而巳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証諸此而巳
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
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
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
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
以為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
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
以直而動變化云為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

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　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　如鷄抱卵先正嘗

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豪傑吾人惟不能自信未得箇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

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彩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彩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才有執着終成管帶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

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執捉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　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著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為我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

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見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此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此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個宇泰收功之期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眞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

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

是乖其中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足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爲沉空之見矣古今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証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為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為典要覿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日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捨些子不得

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辨箇必為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久久純熟自有覿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然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不可以不早辨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卽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卽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為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　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

未嘗不加困勉之功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善學者求所以自得焉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為五常擴之為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

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其求復吾之虛體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彷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

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於聾且瞶者幾希矣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輕重淺深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閒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

常變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甚麼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任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見在行持已知不落格套但云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未瑩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矯枉之過也這些子千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

關涉不小　裒然聚於一堂神肅氣冲揖讓酬獻笑語周旋秩然皆中於度無過可舉只此是學使平時感應皆如今日勿以凡心習氣乘之便可以證聖功不但寡過而已若於此復欲有言非贅則狂　顔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顔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今心爲念念

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
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
流散如馬之有轡頭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
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
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
一念者無念也即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
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
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証不作些子滲
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事時主宰嘗寂自不

至逐物無事時主宰常惺自不至著空時時習
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充周譬
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爲障礙纔
欲覔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
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
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
彀率則非善教矣　嗜欲深痼割情極難若非
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
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

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絶所能制
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欲
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
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
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
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中
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
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倣書以至於義
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綫下筆同此一

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大抵敎行與悟入功
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於聖人只少此一
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　人之有生
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
之用或主善或主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
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
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
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
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

無輪廻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
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
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
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
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一生大主意主
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
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幾可遺無累可釋所
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
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

根始爲有用力處　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
晝則知夜非有二也於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
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
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資籍雖使勳業格
天譽望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
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也　夫古今之
言志者大畧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約古今人
品高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
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

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
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
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
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
則察知利害之形役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
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苟然者也世
降學絕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
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乎果
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既卑故所見

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
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
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
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
趨蓋以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
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
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於此時
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
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

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閒辟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汚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

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魍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　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閒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殼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汚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於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夫聖人所以為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為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學問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脈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於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　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循典要涉思為終身陷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閧然

推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浩氣章發[illegible]以[illegible]覇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只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問

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於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即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illegible]共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祗於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丸即師門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即天根也萬物備於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

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門家學也　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

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元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幾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於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

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

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彩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祗益紛紛射覆耳 詩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 登天目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峰高 贈錢

八山閉關四首 磨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柰爾何 讀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都見在恁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即水成波佛即魔却笑山僧亦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曰龍谿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天泉

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惟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又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錬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

信今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遂令良知窈藏照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托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illegible]

乎嗟我先生惟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辭嘲也准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托之重所不能已也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

天壽不二生死若一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王文成公弟子少文成十九歲九歲從父南大理臣邸羅整菴欽順見而奇之棘寺齋宋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踰年引疾歸一日讀

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已卯就質文成於虔臺文成曰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肅贄師事焉逾月冉如虔臺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幸昆季群從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嘉靖壬午　世宗登極錄舊臣逾年東郭始出如越謁文成叅訂月餘旣別文成悵望不

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　經筵會大禮議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　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履任東郭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詞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寧徽池太間志學

風至今冠江左東郭啟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郭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眞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已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洗馬兼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淸瑄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與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盖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

改南監祭酒東郭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俾門
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
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該自陳東郭疏中寓
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東郭年
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
正衣冠而卒謚文莊　先生語云人心之靈萬
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
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
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

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
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必
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是非非若黑白
甘苦燦然不爽自慊自欺由巳而由人乎哉
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
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
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
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為未

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
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淸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
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
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
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
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没溺於聞見
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為不足而求諸外以
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
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

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為有二者則子思開
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良知一
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
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名言雖異其工夫則
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為簡易而以戒懼為涉於
起意非特誤認戒懼抑誤認覺與平等矣自堯
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邇不
殖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
學也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

得而無形無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强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汚不賴傳聞克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於洗心與神明伍處尚隔幾層

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而纔說第二等者便以爲自棄彼其所謂第一等者豈遂沒溺於卑汚乎或傳通今古爲文章或忠信廉愨不爲不

義而學不聞道則與聖人作用無毫髮相似始學工夫與聖人原無二項然亦自有生熟難易向在南都人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僕答之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填珠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遂謂填珠模者與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瑩　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曰却憐夜半蠶叢裏爲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堯不不過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爲聖而子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既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有所意必有所係累不論忿懥好樂皆非天德不論畏敬賤惡皆非王道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愼獨　聖學之裂也久矣而謂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之也謂扞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卽物以窮理則萬物備於我者裂矣謂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靜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井有人

而從之則求諸形迹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則求諸事爲矣傳施而能濟衆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顏見稱爲好學而夷考其功專求之於內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先師良知之教正欲學者用力於心術之微　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脈絡默之一字聖人只在天何言哉數句見

之子思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夫不覩不聞非無覩無聞也即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莫見莫顯即體物而不遺故曰微之顯微字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是天之默處曰穆穆文王穆穆是文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爲學誨人不倦者以此爲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也　夫時有動靜學無動靜者也疲精外鶩汲汲焉以求可求處

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疑神內照而人倫庶物脫畧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愼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動分靜分有分無不是聖門正脈仰觀於天確然常運矣俯察於川隤然常流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瀦深潭未嘗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愼獨之學通乎晝

夜獨知不愼迷謬天則更何以言學乎　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宜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冊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命之曰費就主宰是就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聲臭莫可窮詰是禮也命之曰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吾儕果能

知費而隱隱而費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曰
用云爲視聽言動一　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
斯可以語欲能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
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
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
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學者見有矣未
嘗見眞有見無矣未嘗見眞無故見見矣未嘗
見眞見將鑿竅穿坏道術必爲天下裂　古者
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
以脩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
經綸之業與帍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
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今學
術之同異孰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
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
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
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恥故求諸萬物而愈
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孰規矩以出方圓也求

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
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下
毋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
呼脩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愼恐懼可以位育
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博施之要乎
　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於絜矩矩也者天
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圓率由以出者也聖門
之學以不踰矩爲極功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踰矩也故曰下學而

上達達之爲義炯然精明行著習察者也行而
不著習而不察摹方效圓而昧于規矩蓋知炯
然之學者鮮矣莫我知之嘆傷夫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也　同志集於淸原東郭子曰凡
我同志相與無忘於師訓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是能致其良知或曰如惡惡臭知好好色誠意
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闕歟曰好惡之明覺謂
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物誠意致知格物卽是
一時卽是一事曰正心脩身其將二事乎曰有

所忿懥好樂親愛賤惡而辟者是誠意之功夫
盡也故格致誠正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齊
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
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隣里鄉黨也
非隣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故脩已以安
百姓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
乎曰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脩身爲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
平天下也而其目曰上下前後左右天子庶人

共之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晁分曉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
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
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非二物也今
人郤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
怒哀樂即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
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覩聞指爲和今人
郤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何得
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槁[illegible]

灰　避暑武功發明牛山之木章云此是孟子
示人改過之方繼詰問誰爲斧斤牛羊諸生有
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大王與王之
具而可咎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井
臼承宗祀此助吾孝養之資者而可咎耶諸見
以牛羊斧斤其咎在已先生欣然曰我不爲斧
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知其由已
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躱避處　古今
人不相逮繫于學術不繫于氣禀忠信與聖人

同以言乎氣禀也好學與聖人異以言乎學術
也聖人之學術非於忠信有所加也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至于慥慥相顧能不失其天命之性
而已矣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
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
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
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語曰賁育之狐
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
疑反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　從良知精

[illegible]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illegible]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喫緊爲人正在於此　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禹之所以治水也決排之功夫豈不勞然惟去其壅而導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其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於海也

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蠡測曰文成倡道於晦翁之後有揭掀旋轉之功人之耳目積習難移故傳習錄中語帶方便向上一機偶拈示於天泉橋上而未盡托出時節使之然也文成之教大行江右而江右諸賢識得此意於良知之微雖自妙契至開示人處則參就昭昭靈靈知是知非一竅以爲提撕使人有所依據而漸通其微若自所踐履又皆顯然不滓爲世儀表蓋其善發師門之蘊也如此[illegible]訓而後之人猶有掠虛影者謂良知淪於空寂少却躬行執一隅者謂良知已屬後天未是本體卒亦如之何哉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王文成公弟子弱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爲聞文成論學即慕悅之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

士知六安州適歲侵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脩身之學遷南尚寶太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守益聶貞襄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原梅陂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　召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謂庶吉士號儲儲相人宜直工文詞而已也時聚一堂析理論

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
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　召入直與聞大政時
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而疾
遽不起年五十有九謚文莊初文成得南野大
見期許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論之南野
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文成
文成答以自私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南野遂悟
良知眞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
於天地民物不見有動靜寂感內外之殊是以
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由是沛然不疑躬行益

篤不遺日履而上達淵微其教人一以良知爲
宗語云良知二字就人命根上指出本體工夫
盡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本
體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者學者得其自然之
本體而無所加損然後爲能致其良知大學言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已曷嘗致纖毫之
力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原無艱
難蹊徑此誠意之旨也　孟子良知徵諸孩提

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慾
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學問見涉思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行行此
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內萌功
利熾然離眞起僞日迷以遠憑其意必不淨之
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
上達者淪虛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邁往篤切要
爲假借近似歸於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人
眞見良知者或寡矣　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

非以至於庶務之是非古今萬變之是非無不
能知然非必周知庶務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
知若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則赤子焉得而
有之也猶之明能察色非必盡察天下之色而
後謂之明聰能聽聲非必盡聽天下之聲而後
謂之聰此聰明自赤子時已有離婁師曠不失
其赤子之聰明者也是非之心自赤子時已有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所疑大人與
赤子之心果若是同乎試觀離婁師曠之聰明

與其爲赤子時同與不同則可知矣知雖甚飾
臓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聰明能勿失焉
耳矣則知大人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心
能勿失焉耳矣勿失之功先儒所論種種色色
皆是惟其不知以赤子之心爲主故支離决裂
泛濫無實苟知以赤子之心爲主則皆所以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或謂近時學者往往言
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
性者須有以救之不若說致知功夫不生弊端

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
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
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
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
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恐却其以
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
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　孺子入井之惻隱嘑
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觳觫之牛之戚
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

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枝節自作艱難
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
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之
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
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
用智以鑿其天命焉耳矣　良知心之本體也
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

以爲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　良知不
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
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
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
德爲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爲聰明而惡視聽
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
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
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耻嘑蹴皆不由
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

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　若認意念上知識爲良知正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如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

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滞有淪虛皆足爲病　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閒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傳習録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言

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之謂也或謂定體烱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是涵養所得此却是專主靜養體得未發氣象烱然在中恐未可遽謂之中到得動靜無心內外兩忘不見有烱然之體則真烱然矣允執厥中矣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太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

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已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　良知者性之昭昭靈覺者也天下無性外之事無性外之學凡百慮殊途無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學問思辨皆所以致良知然而知學問思辨者即良知也良知者

學問思辨之本體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用學問思辨之功雖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無非循其本體之功用亦無非用功於本體非有二也然人各有見則亦有不可不察者孔子言敬以直內而程子云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夫敬以直內與以敬直內相去豈遠哉而其相反乃如此故用功於本體與用力以求本體亦微有毫釐之異所以必曰致良知者貴有辨也夫物來順應無所用智者事事順其良知以應之而不用其私智良知之所是則爲之良知之所非則去之良知之所不能則學之良知之所疑則問辨之是謂廓然大公之學不待裨補增加之也裨補增加則未免於用智安排非良知本體功用之全矣　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覶貼卒難破除諸友精𥶵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爲其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響　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爲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

善惡者也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即以意念知識爲良知　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　綿綿密密。平平坦坦。不着纖毫氣力。是眞實着力者矣。夫一念不起。則正念常存。萬緣皆空。則萬事皆實。此正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　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願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　今世學不明於天下人人以爲問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無外水無異歸也　或問應酬過多輒自厭煩既覺不免降心順俗愈覺不靜是蓋有意求靜故厭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去故降心以應而靜意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靜周子云無欲故靜今有

意求靜欲也厭煩又欲也勉强順俗又欲也心惡得而靜哉　近時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爲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裡許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眞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眞君子　自見巳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加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睜扶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撐拄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强亦即是自然若只以

不費力爲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肆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脩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　戒愼恐懼亦即是不憂不懼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夫存心猶

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二乎果有先後內外乎飲食以養生或失其道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　或以懲忿窒慾爲聖門第二義之語爲非某竊以爲存乎其人耳學誠得第一義則懲忿窒慾皆第一義也苟落第二義則雖無思無爲猶不免爲第二義耳　先師云致知存乎心悟某以爲了此即轉眄可了不了即是拖泥帶水縱饒勤勤懇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亦終未有了期　萬事出

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境德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覿體眞實豈非見解一路作障礙也哉　自古聖賢反復闡明無非此事

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　近日知學者頗多但未見有志向精專若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然者種種世緣割舍不斷假饒玄覽超見終成虛想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由得定靜安慮便將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

問辨以億度爲思慮以把捉爲躬行與眞志作用尚隔一層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眞實卽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　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　大學言身心意知物一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修一了都了一不了都不了　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經綸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

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眞志眞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　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古之責

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
已而非人故與人皆陷於惡　處人不當憂人
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
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
人亦有常矣　此心此知萬古所同殊途百慮
莫非一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
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
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
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餙老態語笑步趨色色逼

似而去之則遠矣慈湖論學往往指出本體使
人於此實落用功積累深厚乃能有得與近世
或忽其易或疑其徑者正自不同　今人徒以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爲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
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夫惟致知在於
格物明德在於親民不若佛氏之空虛滌蕩遺
棄人倫焉耳　儒佛異同之辨不必急急於此
而彼之言說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
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强不息到得精義入

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見黑白
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
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
服藥則邇言俚語無不爲益况其近道者乎方
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况其
不出於聖人者乎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
能如此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目於色耳於
聲口鼻四肢於臭味安逸莫不如此則五賊不
能爲盜七竅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
已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
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
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
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近得與龍谿同宿數
時頗覺舊習之非大抵此心未到澄瑩精純便
起種種作用言說認爲眞機活潑不知裡許盡
是安排布置種種作用皆爲粉餙種種言說皆
爲戲論今須直下了徹始有進步處也龍谿道

是學問透徹直是善煉假人相與切磋直是心
心相契更無許多逢迎遷就門面摺數誠吾輩
所不及　與季彭山書云尊意慮今之爲學者
淪於空寂甚感惠也夫良知常寂常感無爲而
無不爲淪空執有要皆失眞慮之誠是也第未
知執事蓋常淪於泱漭虛蕩識其病而亟反之
故爲是誠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誡之
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盡除情欲之累而入於
空寂者也若其誕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

自是恐未可以此爲淪虛之似至於執有而不
化者則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薛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陽明弟子舉正德
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
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明踐履益篤嘉靖改元
　上方敬衞室虛懷盡下中離擧第一義投匭
上封事有范蜀公朱紫陽之遺慮然而驟矣卒
爲貴幸傾構　詔下廷訊備極慘毒中離從容
應對之死不回　上察無他釋編氓以歸南過
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中離曰
侃惟一良知而已烱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由
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一意講學學邃養純
語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於是門人
日記所聞萃爲錄命曰研幾　語云朝聞道夕
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
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
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却去閑理會何益　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
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
聖學矣　人有數金遺失求之戚戚日且忘食
夜且忘寐人亦爲之嗟惜乃至無價明珠遺天
至寶遺之而弗顧何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伏節死義之
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
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
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　道本家常茶飯無

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
不知只此這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箇人鼓
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
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即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目目前精
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惟忽近就遠
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　孟子只說是心
足以王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
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

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易曰神無
方而易無體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
信不約大時不齊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曰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二氏播弄
千般雖虛而無虛玄之又玄不過是也　後儒
謂釋空老無為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
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為非以是罪之故弗

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一
無聲無臭雖至玄澈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
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
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
也　要知此理人人可為資質無有不可者但
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滿耳本體無有不
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真可一立便
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
是也有欲只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

氣和以忿生欲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
萬境皆春忿生欲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
能之驗也　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
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
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
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
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
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為地除了日月星
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為天除了吾心之靈惡

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
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
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直
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
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
下萬物萬事豈有能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
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
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

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
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
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
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
虛無者吾儒之學也　問古聖彙出後來成僊
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
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
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
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之學貴求可

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在繁艱皆委
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將既不得
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柰
何有成若佛以見性僊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
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
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
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
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麄

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如
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
於知化知天一也　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
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
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眞體若至寶埋地
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
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古今物障
者易解理障者難解　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

原無涯限若着箇良知亦是障　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自奚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

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大游問治世以何爲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爲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

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　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
　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箇敬顏子非

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箇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所向有物即爲物縛所存有

善即爲善累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
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
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
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憒
無用力處　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既栽既培
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
不讀時體帖充養充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
書爲主心爲奴隸散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

茫然爲均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學未知頭
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　後儒紛紛
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
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
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
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　以心安心
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客有問知識不足
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　子
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
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　問學須博文
乃能有見曰見箇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
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晴
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
便自見何須傳求傳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
而言傳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　問
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　中節謂和一
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

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
本體之謂也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
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
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爲是則任鯀
爲非非過乎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
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
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
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
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撒而喜

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

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用常在利用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已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

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　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

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憝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

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
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
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
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
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
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

乎樂之本則泌然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
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
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
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
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
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
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王則虛曰
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
禪而必以弗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

弗靈矣骨董足以瘳人之枉而弗清矣藩籬[illegible]
式足以掣人之附而弗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
辨曰儒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
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膜無朕而
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弗具也視之不見聽之
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
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
之極時靡弗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
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参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王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成化癸卯生少陽明十一歲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竟二十五歲客山東過闕里謁孔子廟瞻汪久之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侶咸愕眙所言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

父役於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心齋見之痛自責以為己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益虔心齋志必為聖人隨時默自體究證悟有得而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奮臂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手為整布如故萬人懽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然萬物一體宇宙在我因題於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從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製古衣冠條經搢笏所至與人講授傍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居嘗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不泥傳註有黃塾師者吉州人聞心齋語詫曰此類吾省撫臺王陽明公之論學心齋亦訝曰有是哉不可不往見之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於父即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賦二詩為贄由中甬入

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來夢交拜此亭陽明曰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曰此是他真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語畢踞上坐時心齋服古冠服手執木簡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嘆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

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爲苟從甚善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艮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却爲斯人動此眞學聖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曰何亟也心齋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游乎陽明曰孟軻寄寡母居鄒游學於曾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心齋對曰然父命不

敢後也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心齋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禱雨得應信天可動也心齋秉虔籲天雨下如注遂得父命而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覩心齋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心齋曰吾治總經性事此心耳大司成汪某延入與語見而疑其異乃問曰古言無所乖戾云何曰公何不問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汪公敬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丁外艱家居

四方來學者日衆心齋至越爲調度館穀[illegible]之而鼓舞開導其間然猶以未能遍及天下一日入告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旣辭歸製一蒲輪沿途聚講直抵京師爲書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乃止時陽明論學與晦菴頗牴牾世方非詆而心齋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益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歸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

出門外心齋長跪街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嘆改過之勇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歛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丁亥陽明起赴兩廣之命心齋集同門講於會稽書院明年戊子陽明卒於師心齋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家開門受徒遠近皆至嘉靖己亥心齋遘微疾吉水羅文恭洪先造心齋廬称子仁春率同郡

諸生畢集以心齋不能出就榻前論證明年心齋卒年五十八心齋自童不媚文義亡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則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心齋曾兩畫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人謂以一華門儒生功侔宰相心齋之學豈窒於用者總漕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吳悌皆特　疏薦聞內閣趙文肅貞吉曾　疏請求用眞儒意實在心齋俱格不報趙文肅曰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眞生知之亞者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俞文德入山習靜書招之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

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辟乎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

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徐子直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與語子直應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游至小渠邊先生躍過顧謂子直曰汝亦放輕快些子直持益謹若遺一物既子直悟嘆曰從前辜負此翁爲某費却許多精神　王汝貞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斲木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歐陽南野嘗講致

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究竟斯旨以日用見在指點之自是相契．黃洛村常講不欺先生曰兄欺多矣洛村愕然請示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門辭不在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通變而宜此豈爲欺乎　董燧來學一日瞑目趺坐先生臨其傍不覺撫其背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豁然　一友與論簡易之道友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斯其旨何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對顏淵

便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却何等簡易
或問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某之仕也或謂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某何敢隱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羅念菴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　良知在人欣然自足不須人爲立意做作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脩此者謂之脩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所謂眞實二字見切實功夫但

其間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眞實而眞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事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動之即中隨感而應而應之即神幸眞而行又何惑之有　戒愼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愼有所

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
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
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
欲　纔着意便是私心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
故僞字從人從爲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
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
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盖功利陷
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眞樂直與天地
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

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眞樂則安能超脫而聞
聖人之道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
學先師嘗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
根基　門人問志伊學顏曰我而今只說志孔
子之志學孔子之學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
　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
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
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

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
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
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
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
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孔子之不
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
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大人造
命　論正己物正曰此是吾人歸宿處以此見
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

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
得此道者孔子而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
求諸身欛柄在手自汝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
萬化生身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
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行有不得者皆反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大學是經世
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
善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

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正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問天理良知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人以爲異者以所見各自以爲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爲是而以稱字者爲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爲是而以稱名者爲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弒父與君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眞是一句道著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

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　有不諒先生者謂先生自立門戶先生聞而嘆曰某於先師受罔極恩學術所係敢不究心以報　（大成歌寄贈羅念菴洪先過訪）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知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堯舜之爲乃如此忽若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

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眞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樂學歌）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示

學者能無爲兮無弗爲能無知兮無弗知知此
道兮誰弗爲爲此道兮誰復知　知得良知卻
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
良知之外知

黃弘綱

黃弘綱字[illegible]號洛村江西雩縣人　武廟末
年陽明王公以節鉞鎮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
學不倦洛村時已舉於鄉偕計歸往謁而聽之
凡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始信聖人可學而

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曾義泉相率趨虔
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共執贄
師事焉其論學有曰自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
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以意
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
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　治
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與病神奇同爲元氣
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
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

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之
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
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爲功者也　或疑慈湖
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著
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
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紀中云云慈湖之
用力精且密矣明道先生云必有事焉而勿正
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
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
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
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
喋喋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盡慈湖
意也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
明是卽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麤
上下一以貫之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
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合此更別[illegible]

着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爲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王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爲二矣　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惑而未還處節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

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眞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與謝子登鷄鳴之山商確古學曰太古無爲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至道由無私而游無爲乎謝子曰否古道遼邈矣訖從而觀之訖從而游之曰子不見耳目口鼻視聽言臭乎夫今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吾何疑焉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僞無古今之殊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爽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爲而奚觀乎而奚游乎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

將無往而非古也已　先師之教致良知盡之矣當時聞者莫不凜然痛省於支離之外而得其易簡之要至於今日固當磨礲括羽之得於自信矣然猶或擬議依違於端緒底裡微着小大之義者焉夫所謂良知者端緒底裡微着小大之義一而已矣析之則離合之則贅渾然天成而燦然條理無容擬議依違於其間使於端緒底裡微着小大之義而妄擬議依違於其間非所謂毫釐而千里乎蓋先師之學雖頓悟於

於萸之日而歷艱倫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
諸事驗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
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某爲四川副使兵備建昌或曰茲行何遠而
勞已而調山東或曰近且逸矣曰不然責望於
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己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
者謂之勞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
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
已矣夫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心

有不盡焉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中其去道遠矣
世之人徒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顧以爲獨能
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
無餘學也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孝也
盡吾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是故建昌
不爲遠且勞山東不爲近且逸皆盡心之地也
何擇焉　（贈友歸連城次歸去辭）歸連城兮行
藏在我胡不歸謹謂歸道有巖巖而年華之可
悲想淵明其先得期衛武之可追謝仲淹之
樂諒伯玉之前非嗟叔季之學術但彷彿其掌
衣遡聖傳之的確自道心之惟微惟我夫子解
此奔馳顧予小子幸君同門長少殊方肝膈乃
存耶溪半餉禹穴一尊近依稀乎點狂終希慕
乎子顏求在我以自得必知止而後安悟良知
之一竅破世路之多關運日月之貞明繼天地
之大觀夢已絕於三顧丹自成而九還飽藜羹
而厭飫甘泉石之盤桓歸去來兮偕童冠而春

游幸斯文之在茲元具足而何求喜雙睫之未
盲嘆旁搜之可憂鄉人問予以何故非前日之
西疇越南之吏冀北之舟徒勞苦以窮年終老
死於一丘木有根而必茂水有源而必流謝多
岐之逐逐得吾心之休休歸去哉萬物皆備於
我矣奚以形迹爲去留盍歸乎茫茫非所之蒼
生苟有福三代信可期山我樵而海我釣婦我
餚而兒我耔玩乾乾之義易咏關關之篇詩信
良知之可樂我即天地復何疑

何秦

何秦字廷仁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江西雩縣人陽明弟子少陽明十四歲爲諸生時同邑黄洛村以所聞陽明之旨盡告之善山曰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於後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於管義泉義泉曰然則然矣恐不利舉業家貧親老奈何洛村曰豈貿之師道也藝在其中矣道猶根株藝特枝葉耳於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

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善山有繼母之喪斬然以衰服見陽明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善山既聞一體之學得良知之旨友朋中更篤於切磋四方同志來謁陽明者咸咨請於善山善山不喜佔嗶雖在膠庠靳靳欲脫去然每試輒居上等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右於南浦在越則左右於越陽明既没辛丑始謁選爲令得新會喜曰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寐今始及門至則掃祠宇召諸生爲期而會設條而教久之環祠門而聽者踵相接也乙巳陞南工主事辛亥卒其論學語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眞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能從而誠若果無情能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徙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　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

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日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况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眞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眞無定守耶

後世儒者不能以至聖人其毫釐之差只[illegible]
此便見眞知即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illegible]
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
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途同歸一致百
慮而已　湖襄天下之衝也貨利聲妓雜居劉
子夢奝恥同其俗擇地靜幽結廬以自脩焉或
曰劉子其知所脩也乎遠其色無蔽其明放其
聲無擾其聰棄其智無亂其思守其默無疚其
中劉子其知靜也乎善山子曰是脩也殆非劉

子所謂靜者歟使必盡絕外誘而後謂之能靜
則劉子目將絕天下之色然後謂能養明耳將
絕天下之聲然後謂能養聰口將絕天下之言
然後謂能養中心將絕天下之感然後謂能養
膚若是劉子已有目矣焉能使不辨色已有耳
矣焉能使不辨聲已有口與心矣焉能使之專
默而無感也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總劉子閉
之幽室求欲無覩蓋已覩無覩矣求欲無聞蓋
已聞無聞矣求欲無言無感蓋已言無言感無感

感矣於是而求靜也可得乎曰然則將任其[illegible]
之所之而後謂之靜歟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
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
不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固
謂之動耳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固謂之靜耳
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
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
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
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

動定靜定庶矣乎　所論箇中擬議差毫髮就
裡光明障幾重肯信良知無適莫何須事後費
磨礱即此知直造先天夫本來面目豈特無容
擬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
則凡從前着意尋求要皆敲門瓦礫耳門開則
瓦礫誠無所施雖然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
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
而無擬議道固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
致知雖爲衆人設法在聖人惟精殆亦不廢不

然孔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illegible]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豈孔子之爲我欺往往上
達不離下學中得之然則磨礱改過正見聖人
潔淨精微　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
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箇眞心隨所
處皆是矣若主意是箇私心縱揀好事爲之却
皆非矣譬如戲謔也是不好事但本根是箇與
人爲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
是眞心但本根是箇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

溫凊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此學是日用尋常
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悅順之則裕眞
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嘉虛
玄之說厭敦確之行者樂繩墨之趨意各有所
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爲鮮　致
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時動於客氣梏於
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覩而
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
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椅卓若無相干也自不

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必即平其心是
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
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
無不好以至雞犬椅卓山川草木亦無有不好
眞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
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
只是自盡其性　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
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
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

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日常感要之感而順應
者皆爲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
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
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
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
此可見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
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
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
今之學者要皆半路脩行者也習氣[illegible]

無病况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
來不染而工夫要亦爲精一實學耳　所議老
師行事一節恒愧不能虛心體究惟務解釋却
有許多附會執泥之說大抵學不可以有拘事
豈能免於無過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更則仰之
過容何傷如大舜聖人過猶不免使果無之則
虞廷吁咈禹與皐陶又奚用於諫乎其下如成
湯聖敬日躋猶稱改過不吝今僕於師只欲以
無過稱之是不以古之聖人望其師只欲以今

之君子尊之是豈眞知乎師也哉要之毀譽得
喪不能自忘其情乃爾雖然君子固不能離於
形迹而亦不可專以迹泥也若盡以形迹律之
則舜與成湯誠不能以無議矣愚意今日論學
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愼獨工夫同與不同不
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
其本領旣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
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
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嘆
此皆今日實肯究宜精辨但愧不能以此切礪
却汲汲爲師解釋無過僕豈不誠遂過之小人
矣乎　謂近來勉强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
放下如此夫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恐
放下是難若私意已萌根雖欲放下却不能
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
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而子
更求眞切方法乎謂此外更無方矣

徐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爲諸生時即
知事性命之學其爲舉子業不拘時態意之所
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
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
官部曹臬藩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
南濵那夷墓立奉　命聲討波石奮不顧身直
入沅江仗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象衝突
遂遇害死之　詔贈官錄蔭其子其論學語曰
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

自無不知不能者是之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幾則其爲學亦出於念慮憶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豈天命之謂乎則其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以飾名而誇好善持念以藏機而謂改過是正顏子之所謂已而必克之者而學者據此以爲學何其汗漫也哉且以天命之體夫豈難知人之視聽言動天然感應不容思議是則乾易坤簡此而非天將何委哉

特人不能卽此無聲無臭之眞深造而自得何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於後儒支離之習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爲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學道者自學而已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此而自知而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

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眞一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旣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　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綱紀宇宙者

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　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道也夫道一而已矣人之得一也而靈是靈也則性也以生理名則天也以普傳名則心也以主宰名則人也以色象名則萬物也以變見之迹名會之曰道宗之曰一世之知萬物皆我也而不知曰我者二也世之知性心謂道也而不知靈外無我我外無性心也惟得其一而宇宙之道備矣故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陸氏曰心爲宇宙其知肯者必
於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
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其大
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
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得一則
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夫
君子志立則自得自得者自覺而已覺幽見眞
故名爲得得實何有斯可與適道矣適道者志
卽道也道卽適也知一焉已矣孟子曰不慮而

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
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卽一此知
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
　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
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
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眞亦性其所性者也若
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暇竊似弄影於依
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
規矩模倣爲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

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動
靜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
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
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
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
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
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
何一入聲臭卽是意念是已私也人爲也轉展
苦而益勞是作拙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

天者謂其不自悟故曰蠢動含靈率之者動靜食
息已是眞知眞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
能自信天命之眞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
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
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
程明道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
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
而後有定　夫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
心之邉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

其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測而窮也而曰誠[illegible]
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失此曰自暴此者性
幾惟微巧在自覺而已此知之體中虛無[illegible]
中感應中節曰和舉此而詔之於人曰傳人了
而自契曰悟不差毫釐曰巧甚矣夫巧之不能
喻於人也蓋其指識曰心名欲爲情似是而非
背道而馳吾固不知其爲吾也已矣萬物何與
也哉是以在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是見而不知
者亦衆矣在湯文武則聞而知之是聞而不知

者亦衆矣夫道也者性也謂人而無性可乎聖
人者人之聰明也謂人不皆聰明可乎人不自
滅其性而不自作其聰明其誰不聖人乎是本
無難知者也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且能而
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
　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
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
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
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卽非本然矣是曰
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
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卽
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
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
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
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illegible]溥博淵
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
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智是已此卽一覺知者
也祠聽痛癢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

不肖者日用此體也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
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
賢智者不知日用是天則也而有照覺是又不
能澄然無事實過用其心而作於僞矣君子之
道所以鮮能也回黜聰明而仰鑽瞻忽蓋知入
道必求依乎中庸所以得卽永得故曰得一善
而勿失之矣　疑吾道特足以經政撫[illegible]而不
知其[illegible]　[illegible]立命之奧將謂二氏有密教也爾不
知入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illegible]

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即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　夫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聰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飮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

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是故惟君子也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率性而行者也焉往而非道哉不有伊周又誰覺天下未覺之先又誰其不執夢想以爲眞哉釋夢去想則無所事矣惟覺則眞矣則未覺也未覺又以何者爲眞乎雖然眞性不以妄而或泯也誰其無恍然之一覺哉百姓其玩而不察惟其不察故無自悟之門矣孟子指怵惕之心於年見入井之頃即伊尹覺天下之心也　孔孟

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即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　盡心則萬物備於我矣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視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即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

嘆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謂而指其近　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為累故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即覺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已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勤懇之念作疑討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

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怎便會悟徹此心既未徹種種障蔽奚止於太

快之疑　問宋朝惡忌伯淳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如何曰知外無學事外無知既曰理會學則日用皆著察之功無非事者安得有事學之分　問以堯舜事業為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

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去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　問朱子請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二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　問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不是兩般事此理何如曰愛親敬長者性也即神明之感而通者也焉有兩般事自行於人者有至與不至故必曰至則通於神明　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

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如何是專如何是不務莫認講求作談天說地也　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詎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　問

南軒荅胡直夫書亦豈無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恐欠眞切曰有欲此念也無欲亦此念也覺與不覺耳蓋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　問伊川謂動見天地之心如何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着剩語如學果自得莫非是心何動何靜何見何不見不自得皆是空言也何從而見　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

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　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問至誠如神曰如神者如吾靈明之本性也故曰民愚而神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東越　周汝登編輯　王繼先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嘉靖乙丑生父循仕至憲副念菴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爲語舉業法始習舉業後汝方師陽明于虔時時爲語學問正傳及冀元亨篤力處念菴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居常歛目端坐

同舍生或嘲誚之不爲動比傳習錄出念菴奔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脫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歸事里中李谷平谷平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及訂偕閩同郡黃洛村何善山二舉人曾受陽明學者附其舟嚴事之時念菴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君笑言動如常竊疑之一日論學善山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裏微類先入心耳念菴撫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曰究陽明致知旨年

二十五舉南宮　廷試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
太僕卿報祕下趣告念菴曰喜吾壻幹此大事
念菴聆之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
大在此等三年逓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
袖米偕何黃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爲授翰林
院脩撰踰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
日侍憲副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
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
事焉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

中念菴每過從論學歸輒綴紀既久之遂載秩
矣嗣克　經筵官未幾丁外艱歸居喪蔬食水
飲三年即泉不入室每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
友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之居憂講學非宜念菴
報書謂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
丁母憂執禮彌殷一日玩內典得返聞旨覺七
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
念菴曰是將入禪那矣乃置前功篤志聖學正
脉必遵濂谿無欲旨居常與同郡鄒東郭及諸

同志切劘無虛日推補宮僚改左春坊贊善赴
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谿諸公質
辨累日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王心齋心齋
時病不出念菴就榻旁與語道近悔恨處求益
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
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心齋作大成學歌以
贈念菴感切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
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眞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
紳誰知百年內二義無疎親踰歲抵京入春坊

進講與其友唐荊川趙浚谷交好浸密日相期
許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時儲位未定
浸聞有他異念菴乃與二公各上疏以預定東
宮朝儀爲言忤　旨謫爲民念菴出京與荊川
各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
圖史學書寓運甓意既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念
菴盡推先世田宅與之自別建一宅僅蔽風雨
自歸田來削跡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世局
時務秋毫靡猶嘗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毀譽也

郡中東部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常至數百十人念菴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一時薦紳縫掖瞻其容止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詞之末者久之游衡岳登山過觀音巖有僧楚石出迎私曰吾嘗受異僧竹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拒不受丙午過毘陵訪荊川夜語契心相對踴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荊川自以博大不如也冬闢石蓮洞自是多洞居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

已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邑令以講聚無所爲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庚戌聞虜逼都城念菴目不交睫者月餘甲寅會王龍谿于海天遂同舟西歸會于玄潭乙卯春偕龍谿游楚寓黃陂深山中龍谿先返念菴獨留樓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九月返舍踰年水漂没其居假寓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同志因醵金相助念菴用搆正學堂於洞南戊午荊川邀會齊雲巖共訂出山念

菴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奚必我出荊川意乃寢是冬以病謝客屏居龍谿復來訪信宿語别次年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曰繁念菴教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輒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絕念菴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眞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明年八月忽病長老入室問疾覩無長物曰甚哉窶

也荅曰窮固自好中秋日門人扶翼危坐正巾歛手而逝年六十一謚文恭其論學語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臨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

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若
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
是有欲卽使孤介淸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
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陽明先生
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盖合內外前
後一齊包括稍有帮補稍有遺漏卽失當時本
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
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
盖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

之明覺盖卽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
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
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
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
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
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
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
求其根源矣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
覩不聞者亦是用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

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
卽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
非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卽使無
是數者應事既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
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則事亦
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
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巳之學
也故戒愼於不覩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自然
而不覩不聞卽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

以形求者謂之不覩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
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此處不令他意攙和
卽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有此等辨別言不
能悉要人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是覿體相見
也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
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爲
之便是欲便非本體　良知不可思議不可執
著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卽非良知本變

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　近始知性
命緊切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若是逼眞漢
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
襯更無等待一切撇脫得下說寔是甬說熱是
日更不須取證何方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
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
由思得不由存來　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
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
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

取　荅人云細觀語意尚有過於思索照管把
捉處白沙有云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非謂
是耶謂念之起伏如生龍活蛇捕縛不定此不
得機括者耳此必知解技能心安貼不下若識
得心體自不應有此謂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
心體不昧此處常作主宰是一生不了念一切
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是眞作得主宰定　荅人
云日至月至不息之說甚善但古人所謂至者
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

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
推測想像模倣爲間斷盖與今所云者有大異
矣　詩有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已明言示
人第人不自覺察爲隙言所蔽汩没以終身耳
道之在人固是觸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
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
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謂此道原是中
原是庸與家常茶飯相似人人日用而不自知

却是當面錯過也　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
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曾動不容執者惟背爲
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可幾矣是
故內無所欲外無所舍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
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
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　荅人云能於自性
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如絲過鍼斬釘截鐵
此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不知向此工夫只在
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尚不能知却又說

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往昔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是狠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為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辯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辯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閑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總不

開口誰不取證兄豈不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為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為伊川講明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舂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却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兄吾為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涉分析吾輩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為人說長道短耶弟願兄將精一還

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畫於我者取之而非狥其言也害於我者遺之而非徙以言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　來書云恕已則為善不勇須先以敬敬則心存心存而行恕方為有根此是夫子告仲弓正脉路復有何疑但下手亦須明白節奏試言敬之與恕果二時乎則忠以行恕又若悖矣果一時乎則敬屬持己

恕屬待人敬似不可斷而恕若有行與不行之時如何方得常為持守合一不至斷續耶且敬時意思何似所言心存指何為存此等處乞一一分疎挑剔明白蓋實下手非道理可支撐駕過也有根二字極有着落但得以上數者明白即歸根處應不漫浪　答人云手書不睹不聞只是此中戒慎恐懼亦求合此中此一言乃書中肯綮也不知認不睹不聞為此中果斂雜念反觀而得之耶亦於應酬紛擾中體驗而得之

耶亦於見聞中觸悟或推道理且然耶此處分
得明白即能自知向往路徑所謂戒懼爲求合
此中界持守此心令入規矩耶亦須掃除雜念
耶亦只是不起別念直任自然耶此處分得明
白即能自知結果　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
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汨沒
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必有省悟
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
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

守良知夫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撓下
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
病原無作又何輟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
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
識巳非所謂帝則矣　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
也幾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
頭初動當之遠矣　知默默一室中亦是了天
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默默室中無加損

余與南山龍谿連臥禪榻上因論告子義襲之
旨龍谿曰學問識得眞性方是集義不然皆落
義襲矣余因請曰兄觀第識性否龍谿曰全未
因與南山嘆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
何勾當可不省哉因各惕然自懼寺僧海天延
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
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巳悠悠處歸臥禪榻夜
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谿曰善與人同是聖
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

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大聖之學
矣且曰天性原自平滿令汝縱是十分囬頭用
力俱轃泊作平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
機心不息所以至此余嘿然領受龍谿諭余曰
汝學不脫知見虛知見有何益看來總未逼眞
若眞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較直意直心人人皆
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攔計較來若一向如此
决不能有成遇有事來决行不去從前錯過好
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谿令

余言渠病各有是似互相省發因倦就寢至中夜南山熟睡龍谿覺余問曰如何是眞爲性命龍谿曰拚得性命是爲性命余曰如何龍谿曰如今爲性命不眞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說着爲善不是眞善却是要好心腸皆是隨人口脗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若是眞打破的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眞爲性命能眞爲性命時時刻刻只在這裡著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欛柄在

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嘆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爲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箇甚便說打破已是可嘆矣余因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谿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痒矣（余以近歲所學質龍谿且述逃世之樂龍谿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爲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卽於巳心有碍故心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

偏便落無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谿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說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時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龍谿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

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敍始嘿然夜與龍谿共榻言別因請指予之短龍谿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　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離見然後身與道一　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卽過於

讀爲卷書　事上磨煉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
盡絕應酧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可以養生
若身有疾便素食只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
是養生　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
皆古也爲之柰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
何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
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柰何
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
矣吾之心非獨吾一人之心然也宋儒如是孔

子如是自文武至堯舜羲皇以上如是即謂之
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久乎夫以一物始於天
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
耶其於棄失而不求者則又何也　世之病於
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別有所奪也今
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舉業者百十
爲群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爲師者亦非
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爲父兄者亦非不知
其子弟未盡可望也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

舉業之精感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敢以僞
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
是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又安知其不
皆空言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於忌言學者乎
夫不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又安知其久
而不化哉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
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也回參之外數子者
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虛中也有其善喪厥

善善而有之且喪矣況非善乎　邇來覺得對
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
發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
人之心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眞卻恐爲
人口實阻人嚮往罪戾大矣故凡會友亦所以
堅吾之初心去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惰氣也世
未有爲其事而去友者即工商農圃類皆有所
取益蓋與人爲善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
一向不欲拈起即是自身有所阻互遂成避忌

亦可以驗恝習之專否若事靜嘿實脩隱微內
訟卽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戶始爲慎獨但
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當省却酧應盡斥言
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爲定則也　近來與同郡
諸君相聚首始覺會友之樂吾人包裹護持各
有所在會友則有無長短相形誠不在言語間
而可以得悟　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
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
下之朋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

處未有誠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徒營人之
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
足恠也　示弟子云來書謂悔毘陵錯過不能
竭盡請益不知所請者果指藝文否耶抑指巳
身過失耶若指藝文則海內隨地求之隨問隨
足無俟於悔若指巳身過失則此心本明自能
覺察未有待人指點始分別者分別必待人則
克己云亦將待人耶來書發揮後輩講學之病此
巳自能分別路徑矣若此則過在巳身更無可

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自
責而責人巳是邪魔作祟尚不自知又欲向人
乞求符水鮮不爲邪魔斷送來書旣悔錯過於
毘陵矣得無復錯過於斯言乎　吾輩在世間
尚欠出身擔當此學不免於口耳支吾接應過
去若眞擔當此學一切俗情雜欲俱自退聽眼
前溫飽與所識窮之者得我不惟不暇顧亦有
不忍者矣非是一番寒徹骨未可語此　凡虛
見與實際不同自平生議論觀之宇宙皆吾度

內小小得失奚足介意至於對景雖一言一動
亦有不能强者此虛實之辨也　聖人之學不
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
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

趙貞吉

趙貞吉字[illegible]號大洲四川內江人大洲母余
氏夢二童比丘一衣緇一衣白牽其袂求棲托
緇者先執余袂不得脫乃生大洲後二年夢白
衣童復來生其弟蒙吉二人在提抱卽不相離

三四歲時相引至坡谷僻淨處趺坐對說父母
從旁密聽之語不辨或奮怒或怡熙瞬目抵掌
作大人狀稍聞人謦咳即歛容泯默矣耳問之
苦誑之切竟不一荅也如是率以爲常試藏大
者小者即啼哭沸面尋索如不欲生藏其小者
大者亦爾纫即能爲奇險對句書過目輒能舉
其辭三之一再讀即背誦矣其父以爲至樂至
寶處貧賤忘其貧賤也未富貴如已富貴也嘉
靖戊子大洲舉於鄉辛卯蒙吉亦中鄉舉兄弟

相共探百家旨或習三昧定茅屋之內金石相
宣而蓬藋滿門不覺也逮乙未大洲舉進士入
翰林而蒙吉遂不仕戊戌大洲上求眞儒疏不
報庚戌虜薄都城有　詔百官廷議以　肅皇
帝神靈群臣震慴莫敢卬首大洲時爲國子司
業出而抵掌談畫條上便宜情詞憤激　上心
壯之即俾持節宣慰諸省勤王兵所至涕泣諭
以忠義將士莫不感厲思奮虜聞稍移營北遁
京師解嚴而柄國者嗛大洲沮和貢之議從中

反擠謫之其後　上數念大洲再起再罷以至
隆慶初始徵爲大宗伯入　內閣秉政大洲既
以塊獨孤忠受知　主上憤人臣阿比成風政
體隳壞懷私匿情俗敝斲殫慨然欲以身振而
新之諸所擘畫皆天下大計務在闢公平之路
塞朋黨之門海內恭然想望風采而同事者忌
其英偉復陰慕而陰擠之遂不得久於其位凡
一載致仕歸卒於家謚文肅大洲講學里中後
生多從之游士緯武嘲之曰毋爲所誤往從之

游者只去隨班作揖打躬歌幾章詩耳何學可
講大洲聞之曰信然吾實無所講只此作揖打
躬歌詩便了其論學語曰中之名何稱哉其性
命之總名也歟乃圓滿充足之號無虧無盈無
首無尾無分別同異之義其體則太始之元太
乙之眞其材則二儀之精五行之秀以言其渾
成則爲元命以言其圓明則爲元性不立一知
而不見其不足包括萬德而不見其有餘者其
惟中乎天高明而中與之高明地博厚而中與

之傳厚萬古悠久無疆而中與之無疆執之者
如寶珠在握而珠外有餘光其極也千珠歷落
而彩射無邊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照其極
也萬鏡交輝而光影無盡命自我立性自我具
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參贊位育輔相裁成躋此
者莫盛於堯舜之聖矣下逮三代聖賢無不於
此成道而吾夫子援起千載之後直以堯舜爲
宗其始志學以至耳順從心之年無非此執中
之指至其孫伋始著爲書曰中庸欲以深明斯

道而世儒不達徒以意度解詁曰中者不偏不
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指言中爲何物今夫置
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
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
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耶若以爲物物
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吾能精一以討
求之執之於心以爲常法則其說又有不然者
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
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執一則無
異於刻舟之愚若徇萬則有局於雕形之苦以
是爲大聖人盡性至命篤恭無爲之道奚其可
哉若以用精一之功以從事於人心道心之間
必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
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而三
聖相授之時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舍道心精
一而舉其行事無過不及之處以爲執守之地
若非古文尚書之出則論語之記亦疎矣諸子

因吾說而求之優游厭飫以求自得毋拘舊說
毋蹈淺陋他日自肯於羹墻衡帶之間也相與
勗之　君子亦心乎學而已矣眞學眞志眞脩
眞脩至虛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即是我至謙
無我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而已矣見起忘
脩我起害志脩非眞脩志非眞志敢曰眞學夫
眞學也者不脉不落不著不倚也不倚也者學
於見聞知識而不倚學於人情事變而不倚以
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

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卽是我無我也者我不可見只此眞見眞我之謂眞志眞脩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忿謂之懲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如是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非見也

講吾有知乎哉一章曰夫聖人者性聰明睿智之體安容執敬別察之用其天浩浩其淵淵淵其仁肫肫易矣簡矣廣矣大矣明物察倫知來藏往無不備矣此畧舉聖人大知之量如此耳今乃忽揭一高堅之談曰吾有知乎哉此語如青天忽轟霹靂使人心膽俱喪言思無措矣卽有智者能於言下領解於聖人之心如空合空如鏡涵鏡如泡入水如響趨寂渣滓渾化冥契無礙覿面承之曰公豈欺我哉此之謂玄解柰何伊人之難遇也于是聖人自下注腳去矣乃曰我無知也予于聖語又妄下注腳曰此無知云者不可錯會謂聖人爲眞無知耶則木石無知亦可以爲聖人乎聖人到此理窮而性盡不見有知謂之無知實深入智覺之海者也夫常人理路未盡則有未撤之蔽性天未盡則存未化之物故知而有知流於情識紛擾之域矣此固執有之爲害也今夫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有乎惟天不有故能生生不窮聖人亦猶夫天也偶一夫之來問持空而無所之心故能顯聖人周徧之智竭聖人無窮之辯而聖亦何嘗有哉惟聖人不有故能亹亹而無盡今夫匠氏聚百石之銅以爲巨鍾累月渠渠然務成其魁然之形者爲其中有砉然之聲也問曰魁然之形成矣砉然之聲安在乎則告曰在擊之耳然則聖人之大知亦若此耳噫吾儕去聖日遠安得以鄙夫持其空無能之一擊以游於夫子聖智覺海中而默存其忘言之教乎班生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以予觀此章句殆仲尼之微言也與

謝子人爲諫官慕學

甚至曰吾從事於學則不疑於言矣旣引疾歸曰吾不能不疑於言尚其專事於學矣雖然朋友益遠微言難析吾其因乎大洲於是爲定志明學之論曰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卽名爲志此志不失卽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隳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爲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

朋友旦夕聚處先王教化亦必群處挍列而後成有由然也夫學者之蔽有覬測前聖模度後賢稱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旣熟自誘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卽以標準爲師而別起意念常受法焉隱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誘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騖文事研究糾賾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者逃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旣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誘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徇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爲近取檢點科列以爲自治惟此枝條最爲煩多而終歸於厭學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

眞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曰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罅漏惟知修飭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知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長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眞見忽開緬思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卽求解脫或悟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出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旣熟

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　舉目見前生者
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一歸於不學無志
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一基無地也夫五
蔽者言其畧矣五者交錯[illegible]生養而蔽無窮
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illegible]信惟當廓摧諸蔽
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illegible]脩習本性自足不
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一不在在且足浩浩克
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
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某濡迹宦途

而學稍歸一則以京師豪傑所聚而誨我無涯
矣謝子離索之憂其誠然乎哉雖然謝子本知
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
與千古萬古已往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
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
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疑用也求去其
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脩習之
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謝子能信予言乎鳥鳴花
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我妙用而訖爲離索
之困哉　古之君子或仕與處皆以究竟其學
而已也學者覺也古有先覺而後仕者伊尹是
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有先仕而後覺者
孔子是也孔子盖少仕於魯至四十而始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也嗚乎斯理也涵萬彙而無體
攝宇宙而無功動作見聞意識思惟悉於其中
現見爲諸有之宗而不可以有求爲諸無之祖
而不可以無取是生生之原我之性也悟此爲
覺也迷此爲惑也夫已覺而仕則具在我而仕

境相摩其覺益精已仕而不求其覺則權在仕
而身徇情移其惑益蔽悲哉惑仕者乎呫嗶瑣
末可以敷言小術雷同以之考功君臣之義不
明同胞兄弟之念不洪生人憔悴大道荒蒙非
有哲人誰與領此　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
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
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
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
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

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
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衆車
離麗馳於康莊而前郤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
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枻使之也衆言淆
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
若行者抵家則弃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
岸則弃舟釋之矣何有於枻學者而至於聖人
之門則弃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　子貢賢者
賢者志在尊道故揚厲聖人大過夫子之道本

如慈母如平地顧子貢矯焉揭諸日月又使人
索諸數仞之際亦甚異矣今考於夫子之自狀
如發憤如好古不厭不倦不踰矩耳不如子貢
之所稱詡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止矣曾子
最深悟又不至如子貢之所稱詡也夫不欺其
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
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蕠也堂堂
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昕也　學術
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

之曰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
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
之儒殆過羅邱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
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大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
者也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
諸子如董揚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
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
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
端而懼其一言之汚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

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
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
離之爲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
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謂靈覺明妙禪
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滞窒昏愚
豈謂儒者必滞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
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
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
而巳耶　來諭云道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

誠然誠然但云欲捲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克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力未克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碍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脩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色刹刹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爲粘帶

難於解脫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爲無善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而中節謂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爲之處也周子曰和也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指其已發即未發之體也老子觀竅與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以中庸之言謂墮於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

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於有無中取辨耶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爲已任又立處未克則不免於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爲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立未克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未爲隨順覺性也能隨順覺性則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矣學至於體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

人不貴踐履只貴眼明若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碍塞處一歸於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峨嵋之中即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即御風雲游之處也逸莫逸於與衆同知也勞莫勞於遺衆獨棲也古語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知者當下

了卽當下休矣當下休卽當下徹矣　答友云
華翰書旨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
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
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
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
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
卽如我華夏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搖
踐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卽思以
長弓大矢滅此北界虜俗而後食始下咽今雖

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
攘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爲
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
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
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
厤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向
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
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
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

也是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
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
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
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
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
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於
不省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
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
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爲之志竊墮散棄

不可鞭策而損於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
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
刻未易傾倒今當與公約倘聖主異時任用公
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殳隨所用之
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
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慰焉此書若
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吳堂不必示他人以啟
爭端　記昔與子論性於白日之前矣曰性喻
諸日智喻諸光非光無日捨日無光故本性不

迷不迷爲智若正智不見本性尚迷處玆迷境而談率性是以眞體汩沒於見聞也故知光日一體之喻者可以悟天性矣又記與子論欲於明月之前矣曰欲譬諸雲明是我體當雲在月際人見其暗而明月之體未虧故千古常明者性體一時漸暗者欲塵人能知明是我心欲當自淨原非染暗明亦强名則可以喻寡欲之方矣子於此時亦躍然喜動無復疑也予曰未也因人言而乃悟者非自得也猶之日射搖水光

動於壁寒入火室暖自外生借彼精神爲我精神所借既去我仍索然其惟深造乎深造則自得也自得則所謂如日之喻性本無欲如月之喻欲自不留循此入道刻期至矣　夫步象蹤者不由兎徑慨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於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處財蓄德當何如耶乃若兒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

抱兎園寒陋十數册故書操舉子活套亹亹不休之管以雄長於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汩於秋水又廼嘆瀟澮之盈於屋霤人以爲愧矣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紅光陰易擲倏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証謗者畢竟墮此爾　求放

心齋銘　乾爲吾健坤爲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爲雷止處爲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爲心別名爲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爲一體未著軀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爲天地心原此眞心不分愚智魚躍鳶飛各職其職蒙蒙我生營營自殷自斷自喪自迷自狂自桀自墻自囿其

防自放於憂悲憺逸鄙吝貪妒之場而不悟其
非眞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
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西伯玄酒太羹泊然
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莖今見萌根
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
翕聚萬古常靈嗚呼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爲
習呼吸爲習吸習心作王須臾不離辟彼家室
見奪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
水土涵養之力稼藝穡稽於是一念不起境不

觸也一見不倚徵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
不絕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
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
鴻毛之遇順風浩乎若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
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能改過
者性自定也然後求其眞求放而不放眞悟眞
脩然後徹朗愚非爲下智非爲上固也從事參
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山巖巖示我廣
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爲知耻銘

於東西敢告同志（克己箴）天地萬物本吾一
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
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
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
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嘈嘈吾動
非仁身過殷殷嗚乎徵瞀睽睛則八方易位一
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爲眞賊以代子四竅
塵投一 妙覺死槃出於虛無蒸則成菌既死之心
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

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
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
己嗚乎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
不浹小己揭揭小己既克大己潑潑古之善克
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
用反一一眞流行無體無方禮亮而亨火有意
必固我作類妙用齊滯具爲凝穿此爲不仁而
株橛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眞己爲大至大爲仁
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

日賢小子于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
敢告非狂爲仁由已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

東越 周汝登編輯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參閱

王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早師王心齋受格物之傳體認有得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司訓連群講學無虛日鄰邑若南豐新城廣昌士多從之游已而主會正學書院及白鹿洞所至翕然向風癸亥以艱歸服闋補泰安訓陞南豐諭南豐人士大慶天緣后志之會彌盛其論學

之言曰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即明德無時而昏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程

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盡撑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孰敢有自任質美而從事於明盡渾化之功者乎故中庸論困知勉行只說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工夫初無二項以是知質美者合下便明得不能合下便明則須師友講求潛心體悟歲月磨礱便亦可以明得盡矣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許大玄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玄遠之蔽所自起矣　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語意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一類　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與知能行

之事　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裡心苟只在腔子裡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為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着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

誠意謂之毋自欺謂不自欺其良知也如惡惡臭知好好色形狀出良知之不欺者而指之以示人耳此便是自己慊足底真功夫而非有所待於外也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

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
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
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
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
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
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為慎
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為無及矣故獨在
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謹恐懼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巳身上做工夫今人好

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程子每見人靜
坐便道善學善學當玩如云魯男子善學柳下
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粗心浮氣用以
定氣凝神可也周子立靜之説只指無欲而言
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　問
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名利之私
夾雜方是源頭潔淨一菴曰此是以良知為未
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自潔淨無私不必加
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

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
安望廓清之有日哉　問閑思雜慮何以却之
一菴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
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
測自合如此若一槩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沓然
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
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
雜徒自勞擾耳　有因過而悔甚者衆以篤志
稱之一菴曰未也夫其所以悔者專為性道而

責志乎抑未免為毀譽而求全也先師云一覺
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此方是真悔真覺流行不
滯之真機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曰
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
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
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巳
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　自古士農工
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
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

耳至秦焚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
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
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
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
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
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
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
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泰州草偃場有朱恕字
光信曰樵采易麥精擇精者供母而累其糲粃

爲糗以樵一日過王心齋間而行吟曰離山十
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心齋聞而呼
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
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我有矣恕因前而負擔
竊聽心齋語浸有味於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
竊聽畢乃樵疲則弛擔趺坐仰天浩歌聲若金
石天寒甚單衣常索行吟自如也　與化有韓
貞字以中自號樂吾居遂屋三間陶甓爲生常
假貸於人爲甓雨壞甓逐償不能償并其遂屋

失之日居破窯中聞樵者朱恕風從之學繼又
學於王襞襞心齋先生之仲子也漸習識字輙
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簞
瓢屢空衣若懸鶉宴如也後於學有得毅然以
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隨機誨誘之
領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群弟子班荊
趺坐而論學或挐舟如別村聚湌數日又如一
村聚徧所知交相與論講而還翱翔清江唇歌
互咏覩聞者率欣賞樂從之一日聚講泰州心

齋祠座中或舉某處高第居顯官而一旦小不
如意遂自熱中貞從傍拊膺嘆曰安能識此子
意耶會中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聲曰光陰有
幾乃爲此閒泛語耶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
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
學究講肆耶舉坐咸爲悚然　樊昌有夏廷美
下里田夫也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次
第咏誦時以已意銓解日閱諸註釋更不十了
第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見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須是先人不知
天便不是人如何能尊親親若子論語所謂其
端云者謂其端緒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
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
書若祗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
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
而行便是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動襲紙上陳
言倚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
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

理欲似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
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白下同志會有
友論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
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廷美攫然起立抗聲
曰良知曾有聲臭耶　蠡測曰王一菴爲心齋
先生門人見地抑何超卓直稱其爲心齋門人
也顧以名位不顯世無聞者余游宦心齋故里
始得見其遺言而讀之因爲表著於編後先韓
夏叟二子者皆見於楚侗耿公所稱述無非心齋

教中人也附見一菴傳下以見不識一字慱地
凡夫之皆得與是事凡爲學者間見非所先具
可鑑矣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
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
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
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
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横其信

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
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
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
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
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
置孟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
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
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郡學庚子入省赴大
會見顏山農因見逊遺危病而生死得失能不

動心山農俱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
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
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
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
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
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眞脉學
有眞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
甲辰登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　廷
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

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
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
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
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谿略爲解說宗正默不
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眞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
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
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
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所揭
簡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

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
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
世何緣得脫此等苦趣癸丑北上過臨淸忽遘
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
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谿默不應翁曰君自
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劇而目輒不瞑
擾攘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
痼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谿愕然曰是
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

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
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
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
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谿驚起叩謝伏地汗下
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隨入京赴　廷
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
專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
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國徐存
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

更有實用也近谿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亢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柰何近溪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谿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

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谿復曰先生以宗社爲心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趂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柰何健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存齋大然之出而歎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

其福矣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谿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國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齎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

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爲矯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其害道宜置於法曰彼以講學惟文罔于嘉其志遑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坐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

相遇形神相入不待言說而今自直達也後來
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
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絶
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
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
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命諸孫掖出中堂
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
德近谿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
爲的以孝弟慈爲實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

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
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俗閭
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
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
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嘗曰吾自
朔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
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
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
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

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
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
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
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
生憎萬死終不悔避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
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
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
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
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

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
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
眞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
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
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
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
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
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illegible]
成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問今時談[illegible]

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處學否曰不要處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為宗旨儘是的確為有矣　問友人曰日來講說嘗鼔手乎友人曰有鼔手有不鼔手先生愀然曰何為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如何便不鼔手　問某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是知個甚的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所

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如此明辨如此不怠便是致知力行親切

處矣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喚醒若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

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修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

地之間者亦可以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恐須學慮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誠不能不疑曰子聞吾言乃生疑耶曰然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曰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欣然曰誠然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烱烱否曰甚是烱烱曰即欲不烱烱得乎曰不能已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與聖人不同

體　一友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談了許久時耶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或談性命非下學可與後數月復來懽然對曰其向謂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自視日用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賢哲難以殊論先生曰子停當二字尚

恐未盡停當也或者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

停當又豈直待言動視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視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　問吾儕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傳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耶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先生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卒未打破一個鐘子其友方

略省悟曰小僮於此果也是戒懼柰他日用不知先生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童子日用捧茶此不慮而知覺得是知能捧茶此則以慮而知人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方是實以通微神明不測　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今且言子心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謾應以太虛無物夜氣清明曰此皆套語與今時心體不切適群胥供茶循序而進因目以告之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寧靜否生曰群胥進退恭肅謂其心不寧靜似不可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只以讀書作文理家應務爲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頭路且須異様工夫故每以閉戶靜坐爲寧靜以矜持把捉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且須臾不離時刻常在諸生試觀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謹恐懼是用功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吏胥歌詩進茶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

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汝諸人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寳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穿衣喫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檐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一友云連日見身心無大失錯頗覺快暢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

而歎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
無兩樣頃之復問曰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
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所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
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
有沾滯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
若無此光景則分明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
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
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
獻茶來時隨衆受之啜畢來接時又隨衆與之

君若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
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
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　聖賢悻悻
垂教有許多經傳不為其他只為吾儕此身故
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
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
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
矣苟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喚醒便各
各昏暱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
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
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
暱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
昏暱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其常欲照管持守
有時間斷柰何曰子今只去照管持守把學問
做一件物事相看便方所而不員妙我今勸汝
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到要去如何學問如何
照管持守我的學問時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

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見前而要求學問
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
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
之際又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自慶喜說我何
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
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
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學即在是豈止免
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無難矣
因講坤文言敬以直內條曰世間有志學道者

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曰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故雖聰明不能爲思雖才

辨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比人言人可用曰中用言物可臾曰中臾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　問工夫再難輳泊心胸茫無畔岸苦將奈何曰汝若果然有大氣力又有大見識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輳泊便以不屑輳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因問此耶是致廣大之曰

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問如何方盡精微曰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日中見有個廣大即顯而不微若得性命透徹工夫純熟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温温醇醇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一生自言此時聞教覺志氣勃勃不能自已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些子良知之知些子

良能之能却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彀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缺欠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功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

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
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散離故謂
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必治其昏而後獨可得
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
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
皆二而非一也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
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
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
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孳孳切切只爲

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
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
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
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
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不亦
悖且難也哉　問君子終日乾乾可是常知覺
否曰不止常知覺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
行曰知行並進非乾乾而何曰未有乾乾而不

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
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
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
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
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
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令柰賴
他執處不固蓋吾人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
化渾然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微渺非如耳目聞
見的有迹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

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如實要入此門
則先須辨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
尋眞師友遇着眞師友方纔有眞口訣眞師口
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塞住路徑
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憤然悟然然醒雖
是得得艱苦却是往得安樂也　問群龍無首
乃見天則天則如何可見曰擬汝問果欲見天
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
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蓋易象

原出自文王詩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
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如今
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
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
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
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咸環聽不舍乃進講生
問以所自受用者何如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

放下先生曰只恐所持者未必是心生竦然曰
不是心是何物耶先生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
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
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
諸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
朗鳥明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千千萬
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
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
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

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
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
守益堅而去心益遠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
曰心與意何相爭如此之遠也先生浩然發嘆
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來大抵皆然矣又何
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
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煑沙而求作粥
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曰
意念與心既是不同須爲指破乃不至錯用功

曰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諸生亦可得以用
力執持矣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
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
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
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
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
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
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儘
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

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宇泰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　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卻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中國四夷朝市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晨與夕寢孩提老耋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知不假思能不假習

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開拓以求個知從新去力作以求個能其功夫比之不學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塗徑以更相授受傳至于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淡髓淪肌矣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欣欣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

明覩覩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即愚夫愚婦

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裡承當卻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蓋他定說聖人爲學夬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

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融化透徹即教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爲知道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鑛即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

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　一友自述平日用功只在念頭上纏繞好靜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甚不能禁近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准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自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戶磚瓦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說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如此渾淪是了又豈非學問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爲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曰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爲

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渾淪到底非爲善去惡之學而何　友人自叙中常炯炯以爲工夫得力先生曰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人爲天人之分便是神鬼之關也其友遽然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

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昧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坐中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或謂明暗果有去來先生問曰目視耳聽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

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目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嘗增減分毫也耶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宗旨何如曰後世儒者多以此治心非孔孟宗旨也如孔孟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

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曰今日工夫須如磨鏡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曰觀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之光明與鏡面之光明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喩必欲取喩氷之與水猶爲相近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

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而氷至共師友講論胸次開朗譬則氷之遇煖消融而成水也故氷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俱在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莫非天機活潑則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

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
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
畏天奉命不過其節耶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
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
太和在我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
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問知之本
體雖是明白常苦隨知隨蔽此亦只是知得不
眞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物欲
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

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
得來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爲得則亦不容
人去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
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
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
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
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
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
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

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的大學致
知格物却又不免於慮且學也曰豈不只是學
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
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　問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必須從
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
孺稚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
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回轉向北也曰吾人
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

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恐人非生
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
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
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
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今日出門一
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竭盡生平方得
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倣修爲猶象執迹出門一
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幾得謂
跳一分則去眞心只遠一分做得[illegible]家當則

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背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生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可不警省而早辯之也耶

問良知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何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有動靜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人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

有見爽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若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要力量大見識高難以驟語

問晦菴謂由良知而充之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良知有不能豈得謂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偶歌萬紫千紅總是春因憮然曰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

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盻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盻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盻其聽其盻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便是個慈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塲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只以孝弟

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　後世不察謂孝之與弟止舉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

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菓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入道之塗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因涵咏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

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善讀書者既知詳悉於章旨更當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嘗

入口說衣者雖悉覺其纖裕絲纓而和煖夫曾
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日今能
存此心即可通諸書矣曰如何是汝心又如何
存生日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曰今時汝
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心是
活潑潑地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
便謂之存矣真生躍躍曰吾頓覺開朗　諸友
有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曰譬之酒家其何
嘗不賣酒但耻掛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

曰此個酒海浸入滅頂汝自不知爾既而改容
悼歎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
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為哉細細究之此乃
何等心腸都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
以曰閹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　戒之為言最
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
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
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

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
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
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
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
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
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　或
病先生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
果先生曰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
自純我無造端而亦何結果之有哉

聖學宗傳十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周汝登編汝登字繼元又字海門嵊縣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南京尚寶司卿明史儒林傳附載王畿傳末稱王守仁傳王艮艮傳徐樾樾傳顏鈞鈞傳羅汝芳汝芳傳楊起元及汝登起元淸修姱節然其學不諱禪汝登更欲合儒釋而會通之輯聖學宗傳盡採先儒語類禪者以入蓋萬歷以後士大夫講學者多類此云云卽此書也首載黃卷正系圖其序自伏羲傳至伊川程子下分二支一支朱子以下不系一人一支則陸九淵之下系以王守仁並稱卷是圖信陽明篤敘統系明與聖學宗傳足相發明云

鹽梅志二十卷

〔明〕李茂春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鹽梅志二十卷》提要

鹽梅志序

槐墅李公刻其所為鹽梅志以示余余曰自三代以来相天下之法具是矣相道多端而取于鹽梅者以為可否相濟彼此相成不以一人之私違天下之公也君以此望之相相以此望之百執事坦坦恢恢而天下治矣然而古今事勢寧不同行于古而格于今者種種而是古君臣無不相見今不相見即見下

不能言所欲言矣古之獻納
以口今以牘牘又未必省矣
古之相重和行其意今輕矣
僅空名矣古之難事謂庸主
暗主或值亂世今
主聖矣世又甚治矣古之不

能得不能調多在上今不獨
在上且在下矣古人不立黨
今黨矣不黨不能自立矣試
取公所錄以證今事信有難
膠柱論者不知古人處今之
時其運用之妙當復何如令

日夜思之與衆謀之而不和
其說可以知余之無能也其
最苦者古人一去就易而今人
去就難古人一不合則奉身
而退耳今人不合亦不能退
兩無所據往往以此敗矣余

甚嘆之往余家進士與公同
隷事冬曹時同曹數十人皆
推公有經濟才今公宦遊所
至皆有献績而在塞下尤著
隱然一長城焉茲編則公爲
諸生時所裒輯也語云公之

精微書不能傳公之所能作
者具是若余所云古今事之
不同難以膠柱論者則公又
必有神明妙用而非尋常淺
近所能窺也余故書此以請
于公公其終教我矣

萬曆己酉仲秋之吉
同年友人福唐葉向高書

鹽梅志敘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李蔚沅、自為諸生時有宰
物之情耶古相天下者輯其
嘉言善行于唐虞得六人于
商周得五人于漢得十九人

于晉得二人于唐得二十人
于宋得十四人而命之曰鹽
梅志凡二十卷三代而上紀
載缺略故不嫌寡三代而下
紀載既詳而其時勢與今不
甚相遠可法監為便故不兼

多其名鹽梅則本之說命而
以齊晏子所論和同之說裝
明之蓋粟十心數十年已備兵
薦門邊烽靜謐綏帶雅歌之
暇更加銓次行之而以視不
佞楨竊有感于鹽梅之難也

夫人賦受不同學爲而得其
資之所近調於達之而貴綏
者宜佩弦急者宜佩韋退者
宜進兼人者宜退直己而陳
德者各有宜歌道廣者難周
無以同害正性峻者少通器

以異傷物然而臭腥不可續
鶴脛不可斷子爲我不能吾
效子亦攸況乎言有不必信
行有不必果求名實而蒻蕘
柱下之言澹清虛而謙秕席
上之談挾策博塞均之亡羊

內鍵外鞬均之害生此鹽梅
之難難在己也烏號繁弱無
弦不裝越舲蜀艇無水不浮
天下事寧一手一足之為烈
者人有能有不能騏驥捕鼠
不如狸狌奚仲不為逢蒙造

父不爲伯樂必待騕褭飛兎
而然則世莫乘韋待西施毛
嬙而配則終身不娶故戚施
直鏄蘧蒢蒙瞍朱儒扶盧矇
瞍脩脊聾聵司火其次以戈
舂黍以錐殖壺也以盛牛之

鼎烹難以錦荳履又非也此
鹽梅之難難在人也雖爲致
敗重業興功故趨時者履遺
不取冠者不顧非爭其先爭
其時也救失火孚先言於丈
人乎饑不大餐渴不飲水水

爲小利矜曰不爲意似改其
單人不以齊冠恣刈麥而衛
以百金之九贖胥靡極溺而
受牛謝者勸德贖人而不受
金者止善善善而惡惡者且
三其國事變無方拘寸牽古

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奚
益哉拔戟加乎首十指不辭
斷子於父命違而道濟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桐宮之放東
山之征不辭不避此鹽梅之
難難在事也政寬則民慢慢

則紓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猶一隅耳達之天下變齊以魯變魯以道猶一時耳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若循環然因革損益可知百世禮樂制度斟酌千古神工化之以民宜之先天而開物成務後天而為道屢遷此鹽梅之難難在時之篤而論之鹽梅一耳以用焉也中人以下或可勉惕

十得二三以用諸人與事非上大不可幾千不得一二以用諸時幾加輔相與天地參必也聖乎吾不得而見之矣雖然聖非絕德也道統自堯舜始而孟子以見知屬皐陶其謨陳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人之材品與不出此賢知俯而就之愚不肖企而及之日宣其三日敷其六鹽梅莫善於

是于以用人行事斡旋時變抑豈人之徒矣思知勉行其至則一符元志首皐陶與其命名之意儻又在斯乎要之非直相天下者所當知也

萬曆戊申仲冬之吉

李蔚元先生鹽梅志敘

門人荊溪張邦紀撰

不佞紀甫勝冠受知杞國李蔚元先生時時執經門下先生誘掖獎勸無隱乎爾其所啓叢指示闡邃滿洪乎莫測私心駭震悚動直若窺閭尾而神悸跼蹐之餘而步躧蹁不然而因是而竊自媿幾類夏虫大夫兩間物理至無窮極與之窮無窮極無極學詎有涯哉迺知不登崇岡

人一身耳寒暑晦明不同俱
而不始相搏也喜怒哀樂不
同情而未始相趾也剛柔寬
猛不同政而未始相盭也況
相天下者亦爲宰執故曰阿
衡方調劑萬有以驤太和而

乃狃于一轍之迹穢天下以
爲同或致矛盾而短有所
長市近不可以烹雞洗祝不
可以饗士就而轉移之則無
不可矣偃者塗堦則者守门
跛蟻可以得水師馬可以得

路因而器使之則無不和矣
戈也縣不爲黨孤也舉不爲
仇甲以相似不同爲于公息
梧以伐偃何禁請于漸父設
誠而善用之則無不可矣君
謀惡其不諧于己權惡其不

出于己情惡其不比于己同
乎己而以爲賢異乎己而即
爲不肖則天下果同之是而
異之非耶此以鹽濟鹽以梅
濟梅誰能讀之而誰爲食之
李蔚之以發有宰物之情慎

知感格在淵蠖之地闕廷於
形迹之表畫一以居而勅名
卓越古人研朕千課垂法無
窮皆是道也不佞受志而卒
業古賢相思之書于斯以要其
梗槩亦更無加于斯者三代

以上於都懿樂哉未易及矣
漢而後甦吉石品落之以各有
所成即其韶粹無瑕不能盡
筏阜夔詩且而其哉成翼贊
不遺餘力均足以戢一時之
搶亂定宴業之太平擾田寧

徹之氣運補直才季之陵夷
武勳績于旂常武播聲名
于鐘鼎非其經綸彪炳一時
烏能德業暫施後世哉則當
年所參伍錯綜用以調劑斡
旋俾事無釜舊而機可桴鼓

者心亦苦矣不佞竊有以緒
其義夫人一身耳藉以合信
心而行必至有所鑄重其何
以調己之可執一而施亦必
至迹人之性其何以調人之
性即人己咸得矣而聲律節

奚之間溱洎稍未叶宜猶以
水澣水誰能食之則作鹽梅
之義有味乎言哉傳曰先王
之濟五味和五聲用以平其
心成其政此故一意公家之
事而折衷不易之理見不分
甲乙議不着彼此切不必自
己出也名不必自己成也夫
己化乎和矣且得言詞乎哉
此鹽梅之說也人惟各有所
近貿以成之夫崇貿者下以
貿應毋庸文也係華者下以

華應未必質也斯捐釋吾所
近者而遠索乎哉抑就吾所
近者而自信乎哉應變以成
務而守文以持正無驚于遠
與近之跡不甚幾日孳于理
調遠之法捐焉用之書著其
說晏大夫更為蒙明嗟嗟所
称當于人心者非耶以佞生
長都門孤陋無識覽觀載籍
遠遠然鶩毋念所繇肆力涉
獵亦迷所往實繁先生疇曩
栽擲以有今日則先生所嘉

何敢以不嫻于文辭之書允
二十卷唐虞著六人商周著
五人漢十九人晉二人唐二
十二人宋十四人其嘉言懿
行臚列篇端總而命之曰鹽
梅志

萬曆己酉年仲夏之吉

敘鹽梅志

東越王三才學參父撰

夫人各有心而生異異則互
倚而生同異同而相傾軋而
後調之以和自和之不立而
同者入之異者出之入者若

膠漆出者若冰炭士類尤皆
皆多事而孰知夫同之必不
和也異之乃所以和也書曰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梅兩
物也兩味也合兩而和則孰
一而不和矣此善喻也試如

無以知蒼蒼之高也先生家學淵洞穿邃蘊厚所從來矣幼稱穎異壯嗜剪晏所藏書史圖籍二酉未足喻富而書交海內賢豪聲澤益深玄覽彌勝瑤篇瓊什所至膾炙時

流生平著作未易枚舉鹽梅志究心數載延付剞劂始寄以鼎志復與以公人乎夫鹽於防自序書一時命詞千載艷人鹺類何其專聞于五帝之世也蓋帝世后臣克艱交

相儆戒曾不少置居乎相成之實而忘乎相濟之名迨三代繼王詞益明切至晏子獻替之說出而鹽梅之旨昭然大暢先生志之意至淵邃已夫從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資

輔弼以成治者而相道迥絕百僚亦唯其啓沃益閑旋轉切大讜言而論靜之而不能得者彼獨不動聲色坐收于垂紳正笏之間人人見為屹然無事止可稱鎮俗之雅而不

貟衡世之略備兵厲门譚笑
却虜而偶以復帝之暇貽古
之相天下者彙其嘉嫩爲帙
名曰鹽梅志不佞才董三閣
校役滑受而卒業因慨然有
感焉夫唐虞之朝百寮師濟

而都以吁成俞以咈正即代
稍亦也規古可隨謀者可斷
魏不妨核之寬宗不嫌矯
嫉之通上殿相爭如佛者下
殿亦失和氣搖之知有理不
知有情知有國不知有身舍

已以容天下而公天下以成
其爲己忘物忘我無異無同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此志此
物哉蔚元以滑是說而存之
無感乎其善御衆也其威愛
和也善用人也其茹納和也

善事上也其承弼和也豈特
鹽梅一方云乎願以此爲相
天亦有法

萬曆己酉季夏之吉

鹽梅志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鹽梅志卷一

河南李葳春纂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

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

帝臣皐陶

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故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然征苗之〻禹實掌之

士理官兵刑非兼掌

帝曰皐陶蠻夷〻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陳氏曰居刑官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

孫氏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

刑期于無刑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林氏曰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皐陶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皐之刑

士以虛試爲能

蓋百官以無曠爲職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

官若虛設始爲職其官也

善善長而惡惡短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朱子曰但[illegible]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

聖人與天地同德

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冤而姦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皐陶以迪德爲帝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陳氏曰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

眞氏曰皐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謹修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愼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也

知人安民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

九德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陸氏曰皐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廋也

陳氏雅言曰論人之德先言行而後言德者蓋由行而後可以見其德稱人之事先言德而後言事者蓋因事而後有以驗其德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胡氏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

曰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觳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隳矣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微明而圖之又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君雖兢業官或曠瘝亦危亂之道終以無曠庶官欲君臣同克艱以保治也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為人代為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節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隧卿得以反坫大夫得以雍徹娼優下賤得以后飾而人道亂矣故聖人為禮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萌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肆其情欲於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防範人心之先務隄防世變之大端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新安陳氏曰此因上文言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之理

陳氏經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畏而以民為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皋陶安民之謨必推極於此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

思曰贊帝以成治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董氏鼎曰皐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謨者蓋二者雖均為難事而知人為尤難必明於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曠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褻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柢歟

三禮 天神 地祇 人鬼

虞秩宗伯夷

伯夷臣名姜姓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陳氏雅言曰夫事神之道必在於敬敬則此心收斂無少私曲而能直直則此心虚明無少雜亂而能清夫然後可以感通神明而盡事親之道矣

夔典樂后夔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

節初齊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禮者兩儀對待之體而樂者一氣流行之用也故禮常節樂而和禮常嚴樂常泰禮常辨異樂常統同聖人以其分殊者制禮而使人心之不流又以其理一者作樂而使人心之不離是豈可以鍾鼓玉帛視之哉學者當知其本

制禮作樂之本

帝治功成作樂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新安陳氏曰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

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及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鼗等為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矣戛擊之搏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鼗鼓柷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也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臨川吳氏曰夔言樂如此蓋有舜之德是以有夔之樂道德樂之本聲音樂之具舜德極大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故其感應之妙古今莫及

歌意謂無時無事而不成勑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陳氏曰用夔言功成樂作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勑天勑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人事之盡即天也不可失其時不可忽其微常存儆勑天命可保矣乃歌之意謂吾欲勑天以謹時幾必賴股肱之助專責望於臣也賡歌之意專責望於君也君臣交儆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

蔡氏大猷曰舜之治至於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儆戒故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簫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本無極也

西山真氏曰范太史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

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隋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矣然帝之歌本為勑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虞后稷棄

稷田正官名棄姓姬氏封於邰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以名命之稷以官稱之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董氏鼎曰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鱉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餓之中故所至之處列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投其方播於鮮食既通有無相通貨食兼足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

虞司徒契

史記帝嚳生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

十三世生湯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朱子曰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陳氏大猷曰以敬爲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寬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於縱弛也

新安陳氏曰施教之道敬寬二字不可闕一穆王命君牙曰敬明乃訓曰弘敷五典得敬寬之意舜此二義上以堯之匡直自得爲法下可以爲萬世法

虞虞官伯益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呂氏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

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葢人君能守法度不
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
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
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絶其蔽惑故方寸之
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
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

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儆戒
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
其本而是非取舍决於一已之私乃欲斷而行
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
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敘惟歌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言九者既以脩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
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

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
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
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
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
者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勳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
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
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

尊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歟

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鹽梅志卷二

河南李茂春纂

商阿衡伊尹

尹名摯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因說湯以伐夏救民之事于陟相太戊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脩先王之政三日而祥桑枯死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居憂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

先王崩年即位踰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為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胡氏安國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

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君也

呂氏曰當太甲居喪之始而訓之乘其初心之虛也後雖昏迷而終克終允德訓之之早故爾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脩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宜求賢以遺後人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異以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

西山真氏曰殉如殉葬之殉蓋以其身陷于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不諫亦有刑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西山真氏曰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之十

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嘆聖言之彰明與天
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真所謂
社稷之臣歟
問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
伊尹而疑周公豈世變耶潛室陳氏曰伊尹以
義正君其義光明人人信得及周公以恩睦親
其心忠愛懇惻間隙易開兼伊尹聖之任視世
間一切難事一擔擔了不管人言周公思兼三
王百事周密詳細須盡物情所以人或不敢言

不侈然以自放之謂儉

或敢言要之伊尹如秋冬肅殺周公則太和元
氣人之疑不疑聖賢所不計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西山真氏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
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
心大而為謀者疎
陳氏雅言曰傳云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
言之夫儉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太甲之病在

於欲縱與此相反人能收斂此心使常存於內
則精神聚會志慮精明義理昭著言必稽其所
從行必稽其所敝所懷者孰非永圖哉苟此心
放僻則昏於欲失於縱宴安鴆毒安其危而利
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皆不知永圖矣慎儉德懷
永圖此正太甲對病之藥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
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

營桐宮

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董氏鼎曰太甲嗣位伊尹已述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比頑童之戒太甲乃不惠阿衡庸罔念
聞而狎于不順非亂風之猶存乎苟非伊尹超
然深識通權達變為遷桐之舉有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其不危乎
新安陳氏曰伊尹此舉蓋處君臣之變者身任
先王託孤之重深軫宗廟顛覆之憂知太甲之
性不過中人平日誘以為惡之近習必多而輔

以善之大臣尹之外無聞焉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遂營桐宮以居之如見先王之在前而無群小之在側善心油然以生而汙習脫然以除此不言之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重如尹之開國元老大忠至公者能之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陳氏經曰若人事不盡而一切諉於天太甲之書不任桐宮之居不營而謂太甲不明天實為之則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合命之道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

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燿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西山真氏曰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脩身當有禮縱肆不恭則敗禮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自責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

大臣格君淺深有序蓋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西山真氏曰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
湯之正傳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新安陳氏曰此因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說而
進圖終之道也圖終之道在常不變其始而已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

無安厥位惟危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
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
功邦其永孚于休

林氏曰自古受託孤之寄者於進退之際可謂
至難為幼主者類多血氣未定趨舍未堅苟未
能離師輔而不反則吾退而小人乘間以進必
將以辯言亂舊政而貽國家之禍矣所以伊尹
明告以堅其心而遂示以引身求退之意焉

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
後可絕天下之疑而杜讒賊之口使功成居之
有一毫利之之心則好議論者安知不以前日
之事為疑乎所以作書未終而歸志已露也

殷左相仲虺

虺奚仲之後為湯左相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
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

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
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
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
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
予之德言足聽聞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用人如自己出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
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
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
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
天命
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
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
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
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
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

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
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
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董氏鼎曰君臣人倫之大經也帝王所以紀天下
先謹乎此而後人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
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
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耳苟一為之
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囂然以逞者其不借
以為辭乎故湯以自慙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非台小子敢行
稱亂則顏忸怩而心不寧已久矣天人交迫但
知為民除害而非以為己利也及桀已放夏已
亡而天下之不吾釋然後慙於逐君而代立聖
人之本心於是愈不自安矣不有仲氏之誥以
明其不得不為之意與不可妄為之理則何以
暴白成湯之心事而陰折來者之奸謀自是而
後昏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以藉口也

帝賚良弼

殷相傅說

說築居傅巖之野高宗以夢得之遂立以為相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陳氏雅言曰天之生賢將欲以用世而高宗求
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欲以
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賢人用世之心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
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
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
之言

沃心之命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沃之一辭有若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欲其
漸涵浸漬而入蓋言而不倦而聽之者神領心
受而入之深也

相臣擇群才以脩庶職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
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
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陳氏雅言曰相臣之職下統百官上佐天子高
宗之於傅說不特望其以己正君而又望其暨
百僚同心以正君者誠以君德之進退係乎群
臣之賢否苟小人衆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

君之功故謂之暨乃僚罔不同心者欲其撐群才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脩不逮以正其君然而正君之道當何如哉亦惟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而已

后從諫則聖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新安陳氏曰主聖臣直導人使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君無聖德必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宗以納誨輔德爲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本也

明王奉若天道惟以亂民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武夷熊氏曰明王奉若天道止惟以亂民至哉斯言千萬世爲人君者之龜鑑也桀惟不知此而湯有鳴條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會師曠言於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爲人君者聞斯言可以悚然懼矣

惟聖憲天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裘葛雖善何施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張氏曰脩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

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脩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朱子曰伊尹傅說之言雖為告君而〻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已者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新安陳氏曰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〻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

鹽梅之訓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蘇氏曰麴糵鹽梅和而不同也林氏曰交脩者劉桒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新安陳氏曰此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言而許之以䟽行其言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西山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〻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為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為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為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〻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傅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新安陳氏曰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

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學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為入門一於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脩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非自外來來云者如斯仁至矣之謂也積云者如由有諸已之信而進於充實之美也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彭氏曰大臣以已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人則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其人陳氏大猷曰君莫大於務學以進德相莫大於為君以求賢

相職在用賢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伊尹恥其君不若堯舜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之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

盬梅志卷三

河南李茂春纂

周冢宰周公旦

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非也按王莽廢漢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其〃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之以文其姦云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金䥥

管叔及其群弟至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爾詩序〃〃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呂氏曰舜封象於有痺所以為至仁周公之誅三叔所以為大義事異而心則一也張氏行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有怨於身則不宿獲罪於天下則必誅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朱子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微子之命皆此時事〃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畀〃王室至親與諸侯〃〃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謗〃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辯而自明若夫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說極佳

董鉥問金縢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王馬鄭皆音辟為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

辟之訴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不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為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曰辟字當從古註說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卿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

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曰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呂氏曰方是時內而少主疑慼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恃而敢出征二年之久蓋十亂尚有二公者為太師太保而在內可以委付內事調護鎮定於其間故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舉足左右變不旋踵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反風起禾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新安陳氏曰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為[illegible]雷風偃

禾既知周公則天為之反風起禾感[illegible]心之速如

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耶

董氏鼎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極而後

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負謗

而不遑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

如一髮非天其孰能警悟而扶持之[illegible]天之動

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illegible]之罪而

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困於[illegible]籍而大風為

之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氷為之自合庸非

天乎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

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捨

享不在幣而在禮

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捨三叔而

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洛誥

此御諸侯之道也蘇氏曰小人賄以[illegible]人必簡

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illegible]役志乎

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

亂之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

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以往兵

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

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衆君[illegible]皆可以

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illegible]失其政

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

尚農與伊尹歸老意同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

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

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

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朱子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 一說汝當須我前日未敘爲之事一一行之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朱子曰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容旁作謂周公輔成已德以迎迓太平之治而不述然先王之教陳氏大猷曰不曰已太平方且和〻以迓之已治猶未治也使以爲既平則無亹亹方進之意盈而不可久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

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

無逸之訓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無逸作於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根本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呂氏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若易然而民力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爲懼故以此章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坤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毀壞高祖所居陰室爲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袁顗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

爲過矣

中宗無逸享國久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李氏杞曰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以無逸致壽者爲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爲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警有所慕則知無逸之可法有所警則知逸樂之不可縱

高宗無逸享國久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于此皆足致夭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後王耽樂促國

十有三年

呂氏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王耳目所接者言之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蘇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〻〻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豫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豈可專望乎此哉

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〻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〻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〻〻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歟

太王王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事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故曰中身

此章言文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此〻儉素重農卹恤窮困勤政事戒遊田捐橫歛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為防後世猶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躭樂乃非民攸

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佚〻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〻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歛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〻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董氏鼎曰此篇挈所其無逸以為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為之目此一書之大旨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〻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為言焉真萬世之〻龜鑑哉

周太保召公奭

奭史記謂與周同姓姬氏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〻世便有丘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為謹終於示後嗣則為謹始以此為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周穆王者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

林氏曰賴達以器用爲一或謂羽毛齒革之類器也牛馬犬龜之類用也先王於四夷不責彼之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德薄之溢而驕矜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狎侮則非所以慎德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

聖賢相授心法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陳氏雅言曰志以道寧即舜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舜授禹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者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所寶惟賢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林氏曰漢文却千里馬光武以駕鼓車三代後能行召公之言二君是也虞寶璧馬故視宮之奇爲路人齊寶四臣故視照乘之珠爲土苴

唐孔氏曰晉惠乘小駟旋濘見獲馬非土性故也趙簡子問王孫圉楚白珩在乎對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也白珩先王所玩何寶爲知所寶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呂氏曰當於一顰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是聖人雖任之不已常若欠一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

洛之事告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

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中和之氣宅土中以蒞四海其宗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昔殷元子嘗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無窮之美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為他日之改是亦有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哉此一節始曰嗚呼末又曰嗚呼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

嘆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疾敬德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

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太王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續祖德爾敬德而言疾亦有力蓋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繫著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强而能敬苟悠悠玩愒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天命不可恃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新安陳氏曰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

不可遺耇老成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畏民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新安陳氏曰諴于小民而今休矣猶欲王汲汲於畏民碞者蓋民之碞險可畏兮伏於太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而不回顧却慮以畏之則福兮禍所伏矣此所以為險也是以莊生曰人心險於山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周公宅洛之意

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陽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呂氏曰祈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白

慎乃初服

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詞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呂氏曰以小民淫用非彝而敢於殄戮忿嫉一生則損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

以民心為天命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西山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永命之道無他惟脩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

以民為心耳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為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

收秦圖書

鹽梅志卷四

河南李茂春纂

漢丞相蕭何

何沛豐人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勸王漢中

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養民致賢

奇韓信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

築壇拜將

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鮑生之計

漢三年與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轉漕關中

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百數何缺於漢蕭何當第一上曰善於是乃令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鄂千秋論功

召平之計

上已聞信誅乃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名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何從其計上乃大喜

何因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

為民請地

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陸機功臣頌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叡后無

競維人外濟六師内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
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

遵何約束　去刻深吏

漢丞相平陽侯曹參

參沛人秦時為沛獄掾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時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參子窋為中大夫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迺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灋令既明今陛

治道貴清靜

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灋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

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
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
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
其美矣

漢丞相絳侯周勃

勃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材官引彊
太后崩上将軍禄相國産顓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
約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太尉勃與丞相
平謀以酈商子寄與禄善使人刼商令寄紿説禄曰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
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
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将将兵留
此為大臣諸侯王所疑何不速歸将軍印以兵屬太

尉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禄
然其計使人報産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
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節
矯内勃北軍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説禄遂解印屬
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初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
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上
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

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已而呂
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曰
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乃所知也
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
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

主者爲誰乎曰陛下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上稱善

上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ㄙ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子周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勃復就國

陸機功臣頌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維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漢右丞相安國侯王陵

陵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

高祖置酒雒陽南宫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

爭王諸呂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平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太后女主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

人臣之義以王陵為正

漢丞相申屠嘉

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祖史稱其剛毅守節繼嘉為丞相者皆齪齪廉謹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嘉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召斬弄臣

致堂胡氏曰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蹶弩之卒申屠又非有大伐著聞也而挫抑鄧

凜然大臣風節

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
光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諂脂匪
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其可以為嘉之
御也乎

漢丞相定侯丙吉

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為魯獄吏

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
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
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
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
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
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内
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

閉門拒上使

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
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
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
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
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吉為人深厚
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
明其功也

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
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

公府不案吏

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
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
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
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
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
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
之此不過汙丞相車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
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
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

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預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

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漢丞相高平侯魏相

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對策高第

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初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城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

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

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故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

式聖主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

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鹽梅志卷五

河南李茂春纂

漢太子太傅關內侯蕭望之

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晏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

下聽露索挾持

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致白屋之禮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

諫官補郡吏疏

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

材任宰相

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以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諭上指曰所用皆吏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

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賕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

論入穀贖罪

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

開利路以傷化

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以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皋人出財減皋以誅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

諫伐匈奴

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供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暴橫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

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以客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待單于以不臣之禮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太子太傅蕭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燕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

中書政本

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

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

不肯就吏

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叙傳長倩懊懊覯霍不舉遇宣迺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躓石許

疏政治得失

漢丞相樂安侯匡衡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精力過絕人射策甲科

是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明王不嚴而成化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儌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循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竊盜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循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

朝廷教化之本原

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災異

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

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

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

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内自

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而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願陛下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切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不悖於其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被劾謝罪

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王尊劾奏衡譚不以時白奏顯等而乃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宣帝委政遂及朕躬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憫焉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

章朕之未燭也因賜上尊酒養牛衛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衛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輙以詔書慰撫不許

國家重臣

漢大司富平侯張安世

安世字子孺杜陵人湯子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大将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将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将軍毋令領光禄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禄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

樞機慎密　不受私謝

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繼大将軍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将軍領尚書事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輙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

匿名遠迹權勢

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将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内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

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
怪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
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立而賀
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
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
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減至
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
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為賀置守冢三十家上
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鬬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游處也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
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
戰鬬方略山川形埶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
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

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張氏
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贊曰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
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
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敘傳安世温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

漢司徒袁安

安字邵公汝陽人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
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州里

永平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
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
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逼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
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
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
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

不難人以威

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
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
然名重朝廷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
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
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
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

議優虜以安邊

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
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
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
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
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
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
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
事以議從策以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
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

爭擊匈奴

議
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
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
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
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
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
冠朝堂固諍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
色自若
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

劾竇氏擅發邊兵

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
郡發突騎及善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
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
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
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
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
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
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相
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以安隗素

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逃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右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
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犯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将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将軍遠師討伐席捲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

鴻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丙吉有陰德

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丙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倚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贓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鹽梅志卷六

河南李茂春纂

漢太尉楊震

震字伯起華陰人高祖敞昭帝時丞相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震五十始仕州郡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畏四知

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劾阿母與政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鷄牡鳴詩

剌哲婦喪國昔鄭莊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

劾劉瓌濫榮封侯

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天下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為清朝結譏惟陛下度之

地震疏

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教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

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
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
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
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
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
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
令威福久移於下
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

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
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
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
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
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
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
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
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
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贊曰楊氏載德
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
匪忒脩雖才子渝我淳則

諫微行

漢太尉楊秉

秉震中子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嘗曰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
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孔子迅雷
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
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
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譏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安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帝不納

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

清吏途疏

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灾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

諫止拜除

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

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隷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近穆穆

劾宦官執政疏

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桼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蛇妖類

漢太尉臨晉侯楊賜

賜字伯獻秉子謚文烈薨時天子策書哀愍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勑法駕送至舊塋公卿已下會塟

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皇建不極則有蛇龍之孽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鬭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陛下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

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愼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止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

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

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唯陛下愼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

中平元年黄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
因以寇賊免先是黄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
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
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
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别流
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
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
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
宫閲録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
悟下詔封賜臨晉侯

日格子曰楊賜之去妖賊以智不以力其在周
易涣之訟群既涣矣渠魁将焉往哉且治亂賊
先黨與春秋法也葢楊氏經術之傳久矣彼所
謂不戰而屈人兵者豈足以知此

漢太尉楊彪

彪字文先賜子少傳家學自震至彪四世太尉
關東兵起董卓憚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
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陽於今亦十世
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
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
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宫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
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安樂明公
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
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
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
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
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郤我
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
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黄
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
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
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

執也卓意小解與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等

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難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乃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鹽梅志卷七

河南李茂春纂

漢太尉忠侯黃瓊

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香子與周舉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孫琬太尉

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以陛下建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

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彊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隷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震策免

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傾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人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陁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

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

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殁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
殘滅賢愚切痛海内憂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
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
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
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
又幷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
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
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
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

周永陽毀示忠

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又黄門協邪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
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
賞陛下不加清徼審别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
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
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
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
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
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殁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

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漢太尉李固

災異對

固字子堅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
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究覽墳籍結交英
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
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灾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
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道得則
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灾斯皆關之天心效於
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
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寛博疾惡嚴

恭而令長吏多殺伐致譏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也前孝安皇帝變亂舊章封爵阿母因造妖孽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今陛下龍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竊惟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以酬勞何至使裂土開國以乖舊典也夫妃后之

論宦戚

家所以少完全者實由爵尊權重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踵今梁氏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可也竊聞

尚書猶北斗

長水司馬武宣文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本百枝皆動也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

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彊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絶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

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唯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

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

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專猜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固罪言固因公行私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例在官牒者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侈輜軿耀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悼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福作威莫固之甚自固以受任三公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固不自咎責而乃詆疵先帝茍肆狂狷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

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漢太尉杜喬

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

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

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
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口喪身亡國
可不慎找書奏不省
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虵遺梁
冀事發覺以虵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
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
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
桓帝將納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
聽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贓罪明著遂不
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内外群臣喪氣
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内歎息朝野
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

漢太尉陳蕃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
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
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
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
世志甚奇之
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
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
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
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
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
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廉奉公之人能班宣
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
署郎吏二十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
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
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内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

爭封賞賄制

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

爵以賄成

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

校獵疏　三空

內侯而萬世南鄉侯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

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
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
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
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
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
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
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
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
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

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
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媿
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
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
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
小平明鑒未遠覆舟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
黃門趙津大滑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
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
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

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讁已
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
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
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沒財已
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
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
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
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嘑訴陛下深宜
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

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則天和於上
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
人主有自勉彊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
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凡選舉奏議
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
敢加害
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
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
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隷
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椽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
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徙非所杜
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
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
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
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
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
違聖典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

何况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廵狩蒼梧見
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
也勃焉又青徐災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
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
賂所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
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
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
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
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

以蕃辟召非人遂策免之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
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
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
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愯怖皆起視
事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
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
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

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
毋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
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
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
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
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
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
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
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禄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

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劍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進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鹽梅志卷八

河南李茂春纂

晉丞相太傅王導

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咸和五年薨帝舉哀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斿轀輬車黃屋左纛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

謚文獻

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

勸禮賢

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

王導比蕭何

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以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

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

比管夷吾

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及往見導極談世事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

中興風化之本

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請建立庠序興復道教擇朝臣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以為中興風化之本帝甚納之時中興草創未

定儲位

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及劉隗用事導漸
見踈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
初帝愛琅邪王裒将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
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
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
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
庾亮将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
山藪藏疾宜苞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
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

定都議

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
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
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
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躭潜諷誘永等謀奉
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携二子
隨永奔於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
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
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
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

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虚矣
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
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
議並不行
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
萬疋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
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
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
說亮當舉兵內攻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

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
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
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絶時亮雖居外鎮
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握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
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
人
亮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
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将並不奉法大
臣患之陶侃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

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　庾亮傳

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寒心導率群從昆弟子侄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

明帝不豫壼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輿疾而至

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　俱卞壼本傳

晉太傅謝安

安字安石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

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

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遂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

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

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矯情鎮物

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

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兵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

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堅中流矢單騎走

是時桓冲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伊於中流石虔為

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師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閒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吏佐對之歎曰謝安石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唯遣諸不經事少年衆

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

桓冲本傳

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

朝政惟允豈以脩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

王彪之本傳

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沙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放情丘壑無處世意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雖處衡門有公輔之望及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

諸人毎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

鹽梅志卷九

河南李茂春纂

唐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隷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實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帝顧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

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
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
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
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
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
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
親吾屬可妄訴邪

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
攻破乃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
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
佚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
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
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
亡見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牒訟
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
射

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
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
勸帝頗毋輕敵久事外夷

晩節多病傾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
止上含怒意决群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
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
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
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
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
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徑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

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
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
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
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類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
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
且陛下每决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停音樂以人
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
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轊車

任公竭節

拖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
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
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
中國為舊王雪耻新羅報讎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
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舩罷應募之
衆即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巳危惙
尚能憂吾國事乎
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娟
忌聞人善若巳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

帝幸其第載還宮

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巳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
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譴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
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
自無所負不可以一青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
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
風俗玄齡敕子弟汛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
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宫帝在翠微宫以李緯為民
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
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治家有法

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
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巳斬男子
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
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
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
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閧
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彦謙

驚曰無妄言

唐尚書右僕射杜如晦

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内負大節臨機輙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王爲皇太子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古上抜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古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

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沐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敕所御饌往祭勞問

妻子恩禮無少衰

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各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豪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㧗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王珪魏徵)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李勣李靖)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

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蘇軾書曰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

論討突厥

唐尚書右僕射長孫无忌

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

解機務

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群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權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籍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

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詔荅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共艱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

帝欲功臣竝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

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辭曰群臣披荊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

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洊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

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
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
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无
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
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毋復詣其家申請許敬
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
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
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
聽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巳銜之敬宗揣后指

傳致反狀

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将臨
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将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
言反跡巳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
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
天下柰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
无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
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
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
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

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
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
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
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
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
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
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
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
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

扌以

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從弟渝州
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
敬宗侍中茂将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
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
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无忌頤
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
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
讒毀者害之有頃崩
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

下安危有任

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
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
暗於聽受卒以屠戮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

諫罷封禪

唐尚書右僕射褚遂良

遂良字登善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

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

天子不自觀史

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群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

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
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
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柬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
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
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
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
竝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
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劬故漢宣帝曰與
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

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
州然後敎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
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
人以惡敗自餘浛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
陛下省察帝嘉納

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
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
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
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

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
一二愼將付銳兵十萬翔旝雲輣唾手可取昔侯君
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掇高昌攖突厥陛下止發蹤
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
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
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
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

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
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

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
元勳有不如意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
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
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
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
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
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
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笫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
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

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復入先帝留无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

動貽伊戚蟻蝗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咮鳴晨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鹽梅志卷十

河南李茂春纂

唐特進知門下省事太子太師魏徵

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及事帝日益親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

帝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

帝王顧所行如何　勸行仁義之效

後澆詭曰滋秦任法律漢雜覇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皇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反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隷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

獻陵之對　爲上易事則　刑不煩　論刑賞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

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罰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以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

末弘而鉠薄之風先搖昔州黎上下其手而楚法以弊張湯輕重其心而漢法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且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動之則危靜之則安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以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監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慾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愼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

論聽納與同

他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荅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以劾其僞將論死戴冑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冑曰爾等守法如此不畏濫刑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脩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

因災陳事

休明綿十餘載倉廩愈殷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彊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慮然慮不及遠

雖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何以害霸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

能下饋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所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夫何遠之有善

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遺水者他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讋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

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秉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

十漸

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

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輙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閒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望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

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積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顔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欵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

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戸口並就關外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戸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僻遠子背望於道脱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

比諸葛亮

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彼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顔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録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嘗問群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

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綴小殿材為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紳帝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為之

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
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
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
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
半槀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
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
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
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

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
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
賁育不能過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
睿身殁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
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
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難
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
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暮之論議挺挺有祖風

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唐中書令燕國公張說

說字道濟河南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糊
名較覆說所對第一
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
姓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
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
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

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
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
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
曰善
久視中后追暑三陽宮汔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
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
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
兵馬日費資饟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
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

刎戕示人鑄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
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洛城偏小
萬方輻湊填舺溢郭併錙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
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
父毋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
起觀堨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
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
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不可
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扃禁內有榛叢蹊
谷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
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
曰思患豫防願為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
覰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
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脩
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
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
沮盤游之娛罔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
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掕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

言責不職耳后不省
以毋喪免既朞詔起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祁陳哀
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
高之除喪復為兵部兼脩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擢中
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
繫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
愔餘詿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
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
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
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釁禍塞矣帝悟
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
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不附己授尚書左丞罷政
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
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封
燕國公
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
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
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

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訓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汩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

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晙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鬬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犇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

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

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為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

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著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叙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閒引僧道岸窺詗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刵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疏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

始為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許和以休息鄯寠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

引名士以佐王化

吳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吳破吐
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巳上嶲州鬬羊於帝
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鬬而不解立有
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
之
說敦氣節重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
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
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
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
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
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
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
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
中為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
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遠敗其家若瓌頲再世稱
賢宰相盛矣

思若湧泉

唐中書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冠敏悟一覽至千言
輒覆誦第進士父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
一朝格式皆所刪正為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
轉揚州大都督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
長史張潛于辨機皆取鉅萬瓌單身襆被自將
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
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
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
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
所不及
陸象先沒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
者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
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
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
俄襲封許國公
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
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

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君猶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蚤蠆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姑班親征之詔而勑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冠猜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耻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忝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

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閒居無為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獸

天居衽金革為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祀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很顧斧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

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受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

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敝人流亡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

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
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
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
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頲
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
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

還分王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常
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
恩上有旌賢録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

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
尚書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逮
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
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
贈右丞相謚曰文憲朔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
頲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頲性廉儉奉稟悉推
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
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
詔令別録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

唐中書令張九齡

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
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有才鑒宰相張說親重
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謚文獻

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
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
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
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

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
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
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
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
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
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為僥幸
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
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

論官人

吏部條章舉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内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冐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

興衰之大端

官爵天下公器

重爵賞

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絶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韍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

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内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凉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

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吏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荅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

帝賜白羽扇

及爲相謇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

有大臣節

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

勸誅祿山

鹽梅志卷十一

河南李茂春纂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

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

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竪殲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

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待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

張柬之等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

設十事以堅帝意

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鎭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禁度僧

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温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愼卒崇病店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躍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乂之紫微

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信署奏營減帝不悅
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止還宰政引宋璟自
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
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
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
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荅至譴帝以問崇對
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
壞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
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

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
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
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
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
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
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
田宅水碓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
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昔楊震趙
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遠身貴速朽耳

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
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
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斂
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
紫衣玉帶足便於體命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
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
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
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
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

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
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
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
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
得爲此
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
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
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
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

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
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
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爲同
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彦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
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
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
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
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

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

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
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
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
慎是必甞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
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
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
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
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唐尚書右丞相宋璟

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
士中第

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
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
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
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
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

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
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
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
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
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
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遷黄門侍郎武三思恃恩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荅曰
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
産祿事乎後帝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

争誅韋月將

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為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弁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

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

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緣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

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

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寵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

皇后父王仁皎卒將作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

争外戚墳制

道者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令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塚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

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
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
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赦有輕繫惟流死
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
脩德或言分野之變其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
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
甲不瀆官不苟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
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
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
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
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
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
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
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
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
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
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
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
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
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
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
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
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
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唐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梁國公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幷州太原人舉明經通天中嘗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聖曆三年卒謚文惠

同府參軍鄭崇質毋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吏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

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

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群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

廷肅然

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為患乃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

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劔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

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

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 反何耶對曰不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

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

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獮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喩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𢌿以寖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絶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

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摇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内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輙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

爭還太子

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毋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赦河北餘黨疏

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

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圖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

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盖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温頌之曰

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
為名言

鹽梅志卷十二

河南李茂春纂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贈太傅謚文忠臨終遺奏得半槀以儲貳為請無私言

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高霞寓戰卻他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遽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

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

二鎮伏盜刺用事大臣

第宸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宸
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
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
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
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
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
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
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騶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
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
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
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
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及病創
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
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
諸道兵環梨不解内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内
始安由是討賊益急
始德宗時尚苛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
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

誓死滅賊

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
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
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
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
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
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
怒弘者意弘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
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
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
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
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
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
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
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
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吴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
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

平蔡

李愬將攻吴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
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

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鷄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

曰俘囚為盜爾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爾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拜迎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須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鬬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以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

王鍔死家奴告鍔子稷易父奏末冒遺獻帝留奴仗内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鍔

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為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

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鋒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恃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横海四節度使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

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覬望是自戰其地弘
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
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滐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
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
擒
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
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
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
言者大抵如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
則易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異
罅所構出為河東節度使

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
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
籍捷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
償久乃悟盧群券坦子上訴朝汶讕語錢入禁
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
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
事我自處辨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

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
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
穆宗即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
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
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時元
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數居中持
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
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為東都留守諫
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

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
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
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換受命無功
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槩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
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為
奸憸根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
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敎將貴臣至齎咨出涕舊
儀閤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
度勳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

沓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
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
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領淮南節度使
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
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
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
書詐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
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
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

議處昭義軍

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
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柰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
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群盗隱然破膽矣帝曰
顧太后養為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
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

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
請相度乃以本官兼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險
賊善謀可以排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
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

帝歎宰相非人

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請立太子遂立景
王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内結宦官種支
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
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相非其
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千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
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勲巨德文武兼備若
位巖廟妥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
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

治亂之本

陛下當饋而嘆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
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
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於
是復度兼平章事

諫止東巡

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
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
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
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
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群臣諫朕不

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巳并訴所賜濫惡又匄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尉度曰克融無恙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為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謹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求工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宫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為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

逆折賊謀

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委冥有所壅隔夫順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

勸視朝

可畏聖躬勞矣帝加納為數視朝
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等同輔政娟度勳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即白帝出為山東南道節度使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

綠野堂

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詔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命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拜中書令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賜詩使者及門而度薨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

名震四夷

常為天下重輕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憸人腐夫乘衆鑠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沈為自安計是不然

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訿云

帝王以納諫為聖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處厚

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

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

六經法言

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詰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

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搆李紳逐為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為李紳雪讒

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祓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亂與宰相朋黨煽炎為元載復雠盧杞為劉晏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由是免逢吉怒至寶曆三月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從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條

死請視朝

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

裴度比蕭曹

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

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

流品澄別

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淆并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求解機政以杜橫議

帝雖自力機政然騃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為可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

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

廷爭嶷然不可奪

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盱為以邦法從
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
刳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
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按前帝命中人翼扶之
興還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儒
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吏百
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録
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讎正至萬卷

贊曰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

以堯事君

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情渾策
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
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
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盱迎将善
保位哉

品裁清允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綰
綰字公權華陰人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
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
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
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
誥累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
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
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
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

諸道不得專停刺史

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
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
以散地處之載日負冒天下士議益歸綰
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遣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
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
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遣
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閼使司
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
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諮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

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

綰素痼疾居旬日益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歛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諡曰文貞比部

郎中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循賜諡曰文簡

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訓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鹽梅志卷十三

河南 李茂春 纂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鄴侯李泌

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文及長博學善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

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

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

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黄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

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内慙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泣曰朕不及此

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

勁騎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交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彊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北危道也帝不聽

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

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

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務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

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

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

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

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郜國為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

卻方鎮私獻

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

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

君相不言命

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揚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繁

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
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
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
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
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群

群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
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
遷右補闕翰林學士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
凡奏議待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
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言矣
固讓見聽時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
群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
惠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

東宮詔群為澧王作讓群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
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
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權長孺坐罪
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問宰相群對曰陛下幸憐
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敕即無及矣於是免死
群凡啓奏平恕如此
帝常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
事為辨謗略以自儆鑒群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
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

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
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
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群以受之失信天下
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
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群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
及開元天寶事群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
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
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
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

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群以是諷帝故鎛銜之帝卒自相鎛

會度支稟賜邊士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鎛奏邊鄙無事乃群鼓動欲以賣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群曰此先帝意

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賛曰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何哉多難之士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群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絳

絳字深之系本賛皇擢進士宏辭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

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貸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將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

君政對

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

止立安國佛祠碑

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淼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帝覽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

論諫納

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焚諫草

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稾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顔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詔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擢

賜良弓

良弓與之且曰異時將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

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涖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

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屣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常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

任賢對

帝恠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

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跡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

方江淮歲儉民荐饑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絳曰方鎮皆陛下大臣奏執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比加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醿酒

真宰相

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為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諫乳臭不能事必假權于

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即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朞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汚俗破兩河之膽可啇小費隳機事哉從之

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寂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奸人所乘夫

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春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毁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

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濵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

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趍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

治亂由用人

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白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縱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

籌虜五事

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

因上言北虜方彊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佗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乂為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

直道被讒

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縶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鷂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幷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幷罷之

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播遇

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刧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

賛曰謚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保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挑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遠使慊然於其心哉要歿可殞而名與伍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馬申錫諶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唐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祐甫

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士

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群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録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

論猫鼠同乳

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

爭喪禮

日釋服群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三日也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史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但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衮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

黜貶得相

刺史德宗以為重改河南少尹

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遠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衮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衮為罔上是日羣臣苴絰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衮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填委故官賞繆紊

薦舉至公

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絶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擧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

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将代之

制變未形　逆折奸萌

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巳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巳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将士若正巳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巳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

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决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門

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鹽梅志卷十四

河南李茂春纂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

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德宗立遣黜陟使庚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攷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冐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虛盈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

五術

三科　四賦

德曰欽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斸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

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令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

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轢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孟津令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

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

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御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禦衛故

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首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馬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

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尭還軍援洛懷光救襄陽希烈必走請神策軍及将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

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尭舜意也然致寇者迺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将一區宇乃命将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寜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馬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

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寜矣邉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邉備空虛又搜私牧責将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将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蓄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貲裝破産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筭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囂然而闗畿不寜矣陛下又謂百度廢弛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産怨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

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夫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言之自比兵興物色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聚群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亡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勑慎也今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孰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

推誠疏

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由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無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不可不誠夫所謂民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

能盡其性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佐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宣王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稱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實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

帝王之大烈

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

九弊

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説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趍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顔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

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内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耋定反側寛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

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内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絶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

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稾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即建言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竆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宫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它顧瞻懷貳者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

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

興元元年正月朔赦天下改元制曰朕長于深
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
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
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
齎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
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
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貌罪
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
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
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
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
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
同謀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竊盜名器暴犯
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
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
木茶漆榷鹽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

悅

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廩薄與神
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
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怨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欲
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
軍初贄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贄
因即美其彊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
也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
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
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
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
營不閱月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
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

諫處李楚琳

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
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
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而議
者乃始紛紛不亦晩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
丞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囬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

通王命者唯褒斜耳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
則來賊勝則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
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
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則是乃天誘其衷通歸途
濟大業也帝釋然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
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
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
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
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

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
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
驅掠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
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
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
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
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徂獵寇境復其
侵疆攻其堅城前有負勝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
之患萬一挫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

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
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
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為居射獵為生便於馳突
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
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
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
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
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
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寧邇以示遐

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
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
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仁忍小全大安其居而
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塹隧列屯營謹禁
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
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
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
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
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

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兵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求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耶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狥衆情死生進退惟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携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

卒戍

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則不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民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閉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埸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虞以旋返治兵待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

謫徙

措置乖方

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輗軏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踈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沮謀於衆僨軍緩救者苟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

課責虧度

無之吏相為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懲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煩傾家析產推鬻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西戎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

財匱於兵衆

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趫敏動則中國恐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怯衆失為弱開元元宗天寶元宗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

力分於將多

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謗涇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閒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遜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銷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銷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

怨生於不均

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虞則危者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爲室家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豈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籍其參屬用若干乘騎計若干嘗糧何所列也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難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殺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

機失於遙制　募耕

以尚從令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鋒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推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勢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恤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者募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則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全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

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
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隴右朔方河東各一人為
元帥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
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
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變重其言不從
也
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
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猜於謗讟乃稍
下令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

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
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
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
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
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
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群趣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
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
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
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

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
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
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
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核之方武
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
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
横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
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班宏判度支卒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

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
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
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
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
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韋臯
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
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
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

為左右權幸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除失帝意
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俄召為學
士帝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竇
參忌之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
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
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
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
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

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
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
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
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
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
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
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
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色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
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

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皇它卹乎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
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
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
言贄自罷翰林以為與吳通元兄弟爭寵竇參
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
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
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

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鹽梅志卷十五

河南李茂春纂

唐太尉衛國公李德裕

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初以蔭補校書郎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

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册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

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宮人調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相往来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請第帝然之

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逐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

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伺帝暗庸詆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己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賞易竭府庫賚軍帑用空竭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則賦物儲物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相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

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庾蔽天子下詔褒揚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擻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始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

諫停進獻

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頒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為停

自元和後天下禁毋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開民兒曹輩奔走因年擁其財以自入德裕劾

丹扆六箴

奏智興為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傜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過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

時帝昏荒數遊宴狎比群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惟念拔自先聖偏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為逢吉排斥訖不內徙

上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所在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

諫迎方士

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而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〻〻以〻八衍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黃金二〻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須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慰悅矣息元果誕譎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圖以觀以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

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失其松由清溪不沐

修飭劍南武備

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瘽舊獠與州兵〻任戰者發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〻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殺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推粟以十月為始先

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災月民乃安

吐蕃維州将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盟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illegible]人戮於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悉怛謀右衛将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

又何矜馬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况申錫邪有司為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聰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閤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illegible]騶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輙至閤者又罷京兆築沙隄兩街上朝衛兵

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諭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

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欺蔽君人者
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
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
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
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浸
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
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
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
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詭令謂

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
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非不精
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
則讒邪不干其間矣
帝嘗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
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
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
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
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

官論爭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
等乃免
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
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饑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
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
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
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
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
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

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
城與勁虜角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常以食貸
粟三萬斛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
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
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峰以略
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
党項退渾皆保險莫之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
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峰北皆大磧利
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徤將出

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瀋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

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 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

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

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大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脣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令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宅宰相亦婾安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巢湖況其下哉然朒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群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洺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

議誅揚弁

為憂議者頗言兵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
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
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
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
則曰晉人男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
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
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
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訏捨稹而誅
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
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
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
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
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
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俄而高
文端歸命稱稹獵之皆女子接纜餉兵未幾郭誼持
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
為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
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

誼等及嘗為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
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力不敢
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
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傾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
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臣孫寬中始
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
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
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

論朋黨

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
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
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
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閑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
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
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間見黯先
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
齊人少情識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
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

在馬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

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

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

極言小人不得干議朝政

國臣術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宰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類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

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

威名獨重於時

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竪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使

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誤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慓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

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

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為忠義指意丁寧使

歸咎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栁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

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當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

賛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其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

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
朕距孔顏相閧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
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
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
寧明有未晳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
宋等矣

易置諸鎮

鹽梅志卷十六

河南　李茂春　纂

宋中書令韓國忠獻王趙普

普字則平幽州人初爲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
之及爲相寵待如左右手嘗叱御史中丞雷德
驤曰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然爲人陰刻
時以睚眦中傷人（雷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賄故上怒）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
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
也吾欲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其故非
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惟稍奪其權制其錢
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
已諭矣頃之上因晩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
酒酣諭令解軍權皆以散官就弟所以慰撫賜賚之
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
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
精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

師以備宿衛厚其粮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强榦弱支制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巳約晉王矣巳而太宗至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

議下太原

筭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 邵氏聞見錄

諫用符彦卿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爲彦卿名位巳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巳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卿至厚彦卿能負朕

興兵議取幽燕之策

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記聞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擣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

奏事不希上旨

普甞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稱職

太祖時甞有群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卿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

普爲相於廳事坐屛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聞見錄

太祖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
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
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
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
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
之上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記聞

始為相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
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
無大小一決於王開寶中盧多遜因對屢攻其
短雷有鄰復奏其庇吏受賕上怒下御史府案
問抵吏罪詔參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
其權

以天下為已任

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刻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
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為相以天下為已任沈毅
果斷當世無與為比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禮
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

曰敗度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
天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赦令哉
上善其對而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為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
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普拜相因
為辯雪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
上頗不懌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
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
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
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
以過哉上於是釋然 沂公筆談

李繼遷擾邊太宗用普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欲
地令戕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為邊患 玉壺
清話

論治道

宋丞相許國文穆公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甲科有雅量不喜記人過能知人富韓公十許歲時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後韓公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如公言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措手足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内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 談苑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留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究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與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正合黃老之道 事實

爲子販例補官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甞以親戚徼寵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況天下材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爲制 湘山野錄

善用人

公甞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薦夷簡

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爲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蒙正風望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
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
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
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
忝冐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
亦不聞其鬱悒也況今岩穴高士不求榮達者
甚多惟若臣輩汲汲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
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
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

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
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
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
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
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
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
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
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
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

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呂安罵不果上及今上
之初年亦表遜位乃得請談苑

宋丞相正惠公呂端

端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嘗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如在齋閣太宗欲相公左右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議釋李繼遷毋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毋太宗甚喜時寇準爲樞密副使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上召君何爲準以獲繼遷毋告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宰相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夫圖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毋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

鎖繼恩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政李昌齡殿前指揮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閤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以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並記聞

眞台輔器

趙普在中書端爲參政趙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 談錄

公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爲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辨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

實批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
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
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
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尒以同州推官擢期爲
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尒乃不才如
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
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
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
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尋狀明白加
誅亦何晩焉猷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
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
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
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
州 記聞

奏災異

宋丞相文靖公李沆

沆字太初洺州人擢進士甲第嘗侍曲宴太宗
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

真宗初即位沆爲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
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長
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
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
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
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
人也 龍川志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公曰和親
何如公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
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上晩年多事巡遊
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
明矣 記聞

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
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閒達亮
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

不妄接引

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强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苟曲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之事吾何能爲之

防制紛更

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　談苑

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盡用　龍川别志

人主追信其言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才識而濟之無心邪

東坡志林

無密啓

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

魯山語錄

引燭焚詔

公爲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如何公對使者自引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呂氏家塾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寇謂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東軒筆錄

不治居第

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尓安事豐屋哉 談苑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愼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王文正公遺事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躰者惟李沆或曰何以明之李丞相毎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

二事最得大臣體

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李丞相毎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毎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公不荅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

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躰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輙奏言之此最得宰相大躰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元城語錄

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温公訓儉

鹽梅志卷十七

河南 李茂春 纂

宋丞相魏國文正公王旦

旦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太尉爲學士嘗奏事退上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初父祐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

真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 歐公撰神道碑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于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祐赴貶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旦也

逆折西夏之謀

張士遜言皇太子學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舉選不必學書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規贊皇太子遣事

趙德明上表矯以民饑乞糧數百萬上以其奏示輔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公從容進曰未曾將卻物去何責之有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欲降一手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饑朝廷撫御遠方固當賑救然極邊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持已勑在京積芻粟百萬令德明自遣衆飛輓上喜曰此真廟筭也諸公皆曰王某之言臣等皆思慮不至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合如此

真宰相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而謀欲爲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公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爲不可上曰朕亦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府臣以未曾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耆爲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

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眞宰相也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公託病辭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白公曰韓郎未之思爾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吝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妻有所請

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可今方典郡宜與

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因共稱薦之即令記錄俾俟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第斯人挍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爲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眞宗世不能用公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爲不遺賢也驛召歸比至上屢歎以爲見晩執政將以言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啓沃而戡語不及他首以牙緋爲覬先帝默然翌日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識知人固未易也 文正公筆錄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内各

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可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遺事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它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司辭公公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眞宰相之言也 湘山野錄

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公且求教公從容曰朝

附災罪巳

廷権利至矣張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躰 遺事

宮禁火災公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巳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某王宮失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十人公待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巳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始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 遺事

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 宋史本傳

日格子曰寇準澶淵之策謂之知權可乎曰有王旦爲留守則可何善乎且之守也曰請宣準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諠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譴訶當行朝典然覩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翌日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皆罷 遺事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今後更賴諸公規益 名臣遺事

陽抑陰薦

寇準為樞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嘆以為不可及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

抑貪競

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諭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名臣遺事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時公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它人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能用人也 湘山野錄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

論用李及

者旦薦公上即以公知秦州衆皆謂公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材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公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公方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公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

遺表不求恩澤

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 記聞

公以儉約率子弟使任富貴不為矯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

外事必有內憂

李文靖居相位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撤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答至中書獨召公語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沉死了必爲相遂與虜和親一朝疆埸無事不有盤遊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及祥符間契丹既修好兵革不用近習任事之人始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書耗用浸廣公常忙悒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爲國家抗羣小者乃薦先祖文靖公呂夷簡暨王沂公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勝而成仁宗持盈之治者公之勳也 呂氏家塾記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爲之柰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禍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爲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久之乃可然旦方爲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閒爲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秘閣唯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旦飲酒於內中懽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旦爲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 龍川志

手引上衣

宋丞相中書令萊國忠愍公寇準

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也公年十六以父陌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年十九舉進士時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邪知巴東嘗賦詩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太宗時公爲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記聞

因災直言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爲憂輦輩過館中汎以問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奈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爲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政王沔其弟淮盜所主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刑罰非偏如何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以準可用遂驟進

定策東宮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謁太廟還六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 遺事

決策親征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

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從之 談叢

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衆心毋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顧所畫何如耳毋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

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嘿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為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令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準語準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朕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

北門準居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太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釋然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撻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於是有譖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

許之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禽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歡震原野勇氣百倍遺事

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貸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遺事

虜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絡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語之曰雖有勑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聞記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公曰今虜騎未退而
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
何人可爲朕守魏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
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
禄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熟出勑退召王
欽若諭以上意授勑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
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
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
就塗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盃欽
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别公答拜曰參政勉之
回日即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州戎虜滿野無
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退乃
召爲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公因
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東軒筆錄
章聖崔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
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曰
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哉壞國政
者正由此耳

上既回鑾每歎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
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
寇準之孤注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公眷禮遂
衰聞見錄
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
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
非準不可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献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
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献立仁宗尊真廟爲太上皇而

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
勗等協力處畫已定凡誥命盡使億爲之且將舉事
會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用家
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太皇遂矯詔罷公
政事及真宗上仙遂指公爲反而按海上其事有類
上官儀者天下冤之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
末事迹付遵勗收之章獻上仙遵勗乃抱億所留書
進呈仁宗及敘陳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嘆再
三遂下詔湔滌其冤贈中書令謚曰忠愍筆錄

公為樞使利用爲副公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輙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躰利用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氏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議為出於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知曹寇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太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不敢言上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

鎮定危疑

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齎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劒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荅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授之公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罷 記聞

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

外奢內儉

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公知之嘗與之語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相則譽望損矣公曰何故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 記聞

真宰相

張忠定守蜀聞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在岐

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
也更無他語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
張公謂我矣張乖崖常稱使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澶
淵一擲詠亦不敢為也 記聞

宋丞相沂國文正公王曾

曾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

中山劉子儀學士戲之曰狀元及第一生喫着
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胡文定

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
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
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
旱暵乃亟被擢用 言行錄

止后臨朝稱制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
言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
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
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
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
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
止 政要

初章聖上仙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
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

爭權字

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遺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差立之命 言行錄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公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 言行錄

丁謂既逐李迪於衡州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授之遠方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公踧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為山陵都監謂為山陵使允恭擅移山陵上穴

計去丁謂

謂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既而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未得閒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 龍川志

公在中書聞謂卒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筆錄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為書叙致其宗恩遇厚自刻責且勵家人不可興怨遂寄洛守託達於家洛守不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

請擇名儒勸講

天聖初公嘗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鏤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一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 言行錄

真宰相　用才不躁進

魏公言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威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歎曰真宰相也 別錄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操履誠實　純意國事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內制湯性恢諧好嘲誚凡僚友無不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昌武尤所歎服嘗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疎也

魏公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常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琦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

宋丞相太傅文定公李迪

迪字復古其先趙人後家濮州舉進士第一初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出題令與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

議發兵戍秦

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愒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威妄言者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於鞶囊取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記聞

諫安太子　諫發內帑賑民

上将立章獻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
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
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參政俟上怒
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
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
公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
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
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
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斂寬民不勞矣上
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
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 涑記聞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
歸於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
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
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陷外
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
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儻肯歸之於我則此
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為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

智出元儼　劉學士不草麻

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太祖上
僊其事亦寢太宗改為右藏庫今為內藏庫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
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
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
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
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 聞見錄
真宗既疾甚李迪丁謂同作相以內臣雷允恭者嬖臣
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雷之力嘗傳
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
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嚴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
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
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
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
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
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
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
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它日

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龍川志

真宗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

錢惟演矯制留丁謂

小處知州迪曰曏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鬩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迪貶衡州團練副使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上仙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爲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

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並記聞

鹽梅志卷十八

河南李茂春纂

宋丞相魏國忠獻王韓琦

琦字稚圭相州人中進士第二人石介謂敦厚如勃可屬大事歐陽永叔書錦堂記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奏宰臣非才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憂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當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抗疏乞出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

宰相器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

議邊備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猶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綏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樂

省費自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

宮掖始

院内東門司先朝及今来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

賑蜀

以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擻劍門關流民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薦范仲淹守延

元昊初叛兵鋒鋭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公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羌已觧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願留雍以觀後効無已則范仲淹為可以為國家計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倅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招徠人才也

議擊元昊

康定元年夏竦都護西師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内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為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伐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爭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来上衆復會議乃畫攻守二策求中决公馳驛奏閤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為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為少分戍數十城寨彼聚而来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大過以二十萬重兵㨿然守界濠不敢與虜角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覘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為然

公往来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遂調兵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

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為餌
以誘我皆無得輙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之而裨将
任福王仲寶狃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
功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
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
在諸将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
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辞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輩輕之目曰東

誅破元昊

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减屯
戍内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徳順軍以
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歳補月完甲械精堅諸
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将亦習戰鬭識形勢每出
輙有功公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
一軍軍雖别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
擣之破其和市刳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横山之
人度横山聚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
冗中忝爾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

知不可敵亦歛兵不敢近塞

公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
公起坐問曰誰何曰某来殺諫議又問曰誰遣
汝来曰張相公遣某来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
事也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
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刺事
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
祐亦在延安謂公曰不治刺事為得体蓋行之
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公嘆曰

不治刺事

非琦所及

初夏人方議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
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請益兵屯
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
退於殿廬中猶爭公曰若爾則臣乞自行不用朝廷
一人一騎范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富
公賛公説卒不發兵范亦不以為忤
公至關陝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
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

汰兵

軍不堪戰者爲䧟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
亂則兵伍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
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
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
條九事大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
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
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班奏
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
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
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
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之右府
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
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
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
蘇子美𡸁爲進奏院事豩仁宗爲讒者所惑夜
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

來聞遣官遶京城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
有司自有行遣上色悔久之
徙鎭定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
公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捽首
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温其孤兒使繼衣廩
恩威旣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銳三陣指授偏將日
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歲
大歉爲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刺取其法
視中山隱然爲雄鎭歆動虜中

中山之兵冠河朔

中書習舊與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
惟意所去取所欲與自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
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
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
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
公自爲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仝補
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鎭風俗以公
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袷享赦事
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大

謨議近于三代

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絶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戸絶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恤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定策儲宮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伏奏乞選立太子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毋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

校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爲天下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心爲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宦官宮妾勢未便中外皆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它也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躰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搖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爲太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或愕曰此大事毋遽上顧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敢爲天下賀又召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英宗既爲太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爲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及本宮族屬敦勸上如其請始就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英宗即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甲坐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

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何預焉

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公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上以英宗爲言公即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

公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啓上大言此事係社
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
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合思慮來不錯昇
退公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

英宗初爲皇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
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
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称先帝晏駕太子即位大王當
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
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

相遂循啓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
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
然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陵葬且有日道路妄傳皇堂棟
損有司驚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
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
若違葬期後所費此費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且
掩之後有壞發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
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

乃不損

公謂申公爲相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
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
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
保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
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
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
大呼語言悉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

痴立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
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
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公歸以語所
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
猶若疾者面壁卧不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
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

覆公之衣而不頋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
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旁公曰相公亦不易勝
矣大王汝自勸及大王勸之尤不頋也然湏公
強之而後服

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
大臣亦心惑之公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
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来琦深疑
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揺妄
傳語言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婚婦作

主之語仍勅中貴侯報公但曰領旨公以山陵有事
呈乞晩臨後上殿諸公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
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
恩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
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
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
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
弼謂公曰適間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富意亦以太
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撤簾不敢

調護兩宮

令富公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
也迫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

英宗既自外来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
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
曰官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内中保護全在
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
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
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
曰語不大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謂兩宮素相

疑彼又内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搖
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
遠識

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
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容太
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
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義方處畏
素仗只公曰此小事朝廷頋旨即辦不數日素仗成
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
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
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
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即
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
令捲簾徹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
親詔矣上遂釋然

古社稷臣

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
陰進廢立之說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脩
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
琦曰此病毋不容之乎慈聖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
后欲於舊窩中尋兒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
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
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
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
而反不能忍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
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
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
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
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
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
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
子不失孝乃可称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
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
退居穎上間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
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其

編進祖宗經國事

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
餘番俱闕略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筭大
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
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坐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
言教萬乘事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

立出任守忠

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
公在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
悟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公
已簽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第書之

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

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尤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稱大國封皇伯中書擬所生称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詔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謙不肯推謗與人

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為皇太子公曰太王乃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潁王𦵏公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頷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

相體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

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

此知非宰相器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来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邪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来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彦博曾公亮手詔問以計策公疏曰臣觀近年以来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尔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来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戕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溏濼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

虜見形生疑七事

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數習益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令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声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契丹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滛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巳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難枝梧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輙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寔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使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来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遑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

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用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将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聖神文武若擇将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将官麤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将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

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来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疑累世之好如将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命則可以延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悦服邊備日完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富文富皆主不與之論時荊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以筆畫

其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云祖宗故地荊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公云臨事若處得是剏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它方可成務

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骼清聳眉目秀圖繪傳天

下人以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蓄泄雲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

公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未嘗輙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説人始聞之

有問公郭逵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非人臣所得專須還他主上右用人是則将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始英宗欲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一黜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為中外

所伏一旦居此論議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
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粗勝質遂然之

公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
四面入麁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屬望它日大用當何如公曰才
偏規模小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槩稱公亦稱之及幕府
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

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
璟敗皆如其言

行己如金玉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方是及其
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

論養兵之利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
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可
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
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
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
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
欵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
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鹽梅志卷十九

河南李茂春纂

宋司徒韓國文忠公富弼

弼字彥國河南人以賢良方正登第位丞相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缾防意如城

寶元初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又言夏守彬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

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撤樂雖虜使在舘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虜主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悔之

元昊寇鄜延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

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

契丹自晉朝以來践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上用寇準親征之策自是復通好不盜邊者三十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投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三年聚衆兵屯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

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考時虜情叵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邪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上所欲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

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忘章聖太帝之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

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不得不增城壘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爾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太

廟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稅爾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之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

爭獻納二字

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

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唐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徙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爭之曰此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使晏殊何如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誠恐誤爾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晏之壻也其忠直如此

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曰必得

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　引顏魯公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爾

王拱辰言於仁宗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爾仁宗曰不然朕

以社稷自任

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拱辰言寒遽曰臣不知陛下屈己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去

慶曆三年三月命公爲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申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國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政杜衍樞密韓琦與公副之歐余王蔡爲諫官皆天下之望石介作詩以美之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

安邊十三策

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　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

初石介作詩譽公等而詆竦竦怨之會介以書遺公貢以伊周之事竦遂教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雖不信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出宣撫河北歸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

青州賑荒之政

聚選老弱捐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萬募而為兵又萬餘人

至和二年召拜集賢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得知之謂侍臣歐陽脩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

公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稅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公與魏公同在中書公毋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

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英宗以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繞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魏公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公為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公為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公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

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絕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天下兩賢之歐公魏公之薨也公皆不祭弔國史著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弔不通非也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摽
下公慨然搢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
帥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
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
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温言公進說猶久之
不已

英宗臨御一日韓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
遷官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
韓有愧色後韓帥長安爲范堯夫言其事曰琦
便怕富公也

人君所畏惟天

先是懷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神宗即位
召赴闕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
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
天何事不可爲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
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其力
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
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
者

畏天

久旱公乞罷同天節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
願益畏天戒遠奸邪近忠良上親答曰義忠言親理
正文直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
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不難致也公既謝且云願
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任賢

熙寧初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
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
兵非若干戈一興上貽宸慮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
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爲應敵之計可也

阜安宇内爲先

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内爲先蓋是時荆公
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熈河以
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
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
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蹈廉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
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
直擣交趾逵老将與卨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
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
取靈武夏人決黄河水遣以灌吾軍壘兵将凍溺不

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
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
執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
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
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

安石參政議改法理財與公意不合公稱病求
去章數十上上問誰可代卿公薦彥博上默然
良久曰安石何如公亦默然八月以使相判亳
州

格新法

公在亳時方行青苗錢公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
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後不可復得故
持之不行提舉常平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除左
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
歸洛養疾許之公自亳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
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
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
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
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

有愧色

勸不討交趾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
逵討之公言海嶠深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擇
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南地界上手詔問公
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勸辨君子小人

公爲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
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
人復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

治亂之本

元豐六年公病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
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
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
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
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
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
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

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富公致事家居專爲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與叔奏記於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趍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爲未盡輕禮義爲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情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尓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敎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耶人犲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犬戎

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析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復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邉方以寧景德元年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卅秦國寫驚旌旗鶴鴈降格于廷云有天赦已而公生天欲赦民公啓其衷遠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恊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

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宋太師潞國忠烈公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寶元中河東闕漕使議難其人章郇公謂公磊落有稱呂許公召見堂上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公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柄請穴地以攻城公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邉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公選取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銜枚自穴入有虞侯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欬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遂

穴地攻城

生擒王則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鉄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鉄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鉄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鉄錢不廢市肆復安

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輙折馬厩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既列几卷簾上暴感風眩之疾僅能成禮而罷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公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闈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者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

設醮禁中

素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
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
而無名辛酉公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
焚香設次宿於殿之西廡志聰等曰故事兩府無留
宿殿中者公曰今何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
清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
熙寧二年公為樞使陳升之拜相以公宗臣詔升之
位公下公言國朝樞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
在王曾張知白上卒取禍敗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

諫更張

敢紊亂朝著上從之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
重為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
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
不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
為不可若萬事隳頹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
知公言為己發故力排之
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辯急初入謁
公方坐廳事閱謁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

卧護北門

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
運判勿訝輔之沮甚稽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
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
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
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
無從檢按也密劾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奏付公有
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
臣敢爾無禮將利有處置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
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

不伐援立之功

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逃出未幾罷嗚呼
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三年王堯臣子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內
外寒心先臣參預朝政與文富請立英宗為嗣大計
遂定會公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宗以問公對曰自
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有請
事未果行至嘉祐末琦等卒就大事蓋琦等功也於
是手詔中書曰彥博蓄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
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今緣故臣子明其父

勳始得本末乃知擁立之功厥有攸在遂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復力辭宴餞瓊林輔臣皆預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

元豐間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參政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爲恨邪當避之煥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

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官以言彥博謫彥博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彥博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彥博言起參政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公門下後薦以爲集賢殿修撰帥荊南公之德度絕人如此

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

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能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羌首領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

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

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

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陽脩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仁宗少游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文富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脩脩具以朝議爲對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

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爲能不顧
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彦愽果不能謹畏後
因郭申錫李倲爭塞河事彦愽意有所左右上由此
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

鹽梅志卷二十

河南李茂春纂

宋太師温國文正公司馬光

光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甲科范純甫言公初
宦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著公服
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
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
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又嘗言吾無過人者但
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
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通判并州聞而繼之上
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
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
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
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
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
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日面言上因令公以所言付
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臣

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色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誠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事以諷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奸有大

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曾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弩箭錢三貫文一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疏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公時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兵豈不震慴公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公但見慶曆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偭爾今已降勑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公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㳂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粮戍邊反掌間耳魏公默然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

力辭翰林學士

義勇運粮戍邉卒以為常一如公之言
王廣淵除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
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
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
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
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
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
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
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
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
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
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誥拜
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
以誥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忠臣之言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幷州所言
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
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
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

人君大德有三

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
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
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
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
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
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
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儆接下子育元元
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阼垂四
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亦有愁嘆意
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
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
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蓋察
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
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則豈
可不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鄰日月之

御臣之道

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釆名不釆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

養兵之術

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漢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

五規 保業

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

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願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

惜時 遠謀 謹微

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二曰惜時其畧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求久無疆三曰遠謀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異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脩教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畧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

務實

賊之門不惜名器尊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浸月滋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五曰務實其畧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帝深納之

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叅政姦邪貪猥不恊物望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輙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陛下新即位萬一用姦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

諫招納西戎部将

邊吏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

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将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将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将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受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皆减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禄猶賢於持禄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涝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

爭論理財

論變法

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
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光言是
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
上曰朕意與光同日錄又云臣非謂今日得兩府郊
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裁省之始爾且陛下强
裁省之則失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
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
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

祖宗之法不可變

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
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
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
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
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
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
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
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

宰相以道佐人主

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
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何名爲變若四孟日朔
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
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
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
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
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
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
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

論青苗法

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
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則詆公曰光爲侍從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
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
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
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
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
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
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

也臣聞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觧遂為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弃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

論相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

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眞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强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明主用人之法

論臺諫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今為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副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公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公累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

太皇太后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

新政

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
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特有應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
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
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有旨
散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
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
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
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已略行之矣小
臣稽慢罪當萬死

罷新法

元豐之末天下多故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
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重
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
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
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
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
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
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
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罷遣使
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
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
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
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
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
此事遂改之不疑

資治通鑑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
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
命公讀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
祖禹為屬官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
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
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仍賜金帛

中國相司馬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
居及為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
事開邊隙

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

蘇内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毋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賈于途我

耕于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佼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宋太師申國正獻公呂公著

公著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公居家夏不排窻不揮扇冬不附火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葢其初自懲艾也如此歐公嘗患士大夫少尚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荆公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闕之足以戒者乃

陳治亂安危之要

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弒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公於講讀尤精語約義明可爲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自仁宗末年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

進講尚書

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公奏願陛下
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
公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
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
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
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
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
以好勇黷武為戒

地震進言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
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
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
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王格正厥
事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終之
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
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

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去位朝
廷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如公所
料
公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
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論
今來廷試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是歲
上臨軒遂以策試進士
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横議故用晦叔為中丞
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言條例不
便介甫以晦叔叛己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
著常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介甫因
用為晦叔罪除知潁州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
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
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
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
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
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

星變直言

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髯誤以爲申公也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
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何以言之士
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
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
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
獨不察之乎
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康節
曰介甫者奸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

知人安民

作曰公著之罪也
邇英進讀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
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
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爲志
公既就職因奏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
士例爲小人所沮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
此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
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
百姓之幸也由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

天下以爲治表

夫衛卒皆歡抃洛歎慈聖光獻太后聞公進尤
喜曰積德之門也温公在洛聞公登樞以書遺
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聞
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

義寢肉刑

上初即位韓絳即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公以
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
屨賤之議吳充議復置圜土衆以爲難行王珪欲取
開封死罪囚試以剕刖公曰刖而不死則肉刑遂行
矣議竟寢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
百餘人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
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
諜告夏幽其主秉常上對二府議大舉兵伐之公曰
如諜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然陛下未審以何人爲
元師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師無
功上奏乞解樞務竟繼上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
士定州路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上開天章閣對
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他人未

嘗及也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
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爲摭實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
脩邊備趍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爲上言
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
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設教場日
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
違誓約上委公處其事公即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
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

哲宗即位公爲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之
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
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于大治者學
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
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
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餘
除執政遂倚以爲相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
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

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
旨而各行之從之定爲令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
笞四夷以彊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
其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
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
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
十之七八國失捄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衆
責興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躰戒用兵之失

則曰安南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
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
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
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
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收損保甲教選以便農
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贖亡民和西戎
於是民讙呼鼓舞以爲便
温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

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緼不施於
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
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
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於
晦叔矣

公上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
禦之去則備之爲備之道莫先於積穀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
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爲子手執賤役既
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一切聽雇募民情
大悅

上以邇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
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
曰臣伏念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
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
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
要道臣輙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
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

格言要道

庶便於省覽或遊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
將之一助也若數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
語已令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
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公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
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舉遂密啓臨軒
專用策試未幾公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
石專政乃盡罷詩賦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爲破
缺不可讀廢其學學者不以應舉安石又與
其子雱其徒呂惠卿升卿撰詩書周禮義模
印頒天下凡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
不得用於是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
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輙得上第有司發
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辭以應之
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
何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
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辨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
言去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

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擧之弊請復舊制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如進士以經術是爲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爲繆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已爲大繆耳溫公亦以爲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忿懟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説及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博士二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釋氏書以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初進士葉祖洽議祖宗自是對策者皆詘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題公曰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邪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擧者亦未息以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朞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也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呂晦叔在六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强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宋丞相忠宣公范純仁

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初知襄城教民植桑隨其罪之輕重按其多寡榮茂與除罪至號為著作林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粮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粮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粗之不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覬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将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将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

勸上留意邊事

為諫官而後為上言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為急務禁聚歛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强兵之術誤惑人主失天下望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公到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温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温公言之温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謟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将卷懷退避公與温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

宰相職在求人

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

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

薦保任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
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
尤不易矣燕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
人未必能知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
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衆人場中不須別設
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溫公從
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〻君之本在心人君

人君之學

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泝僻浮薄之說無自
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
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
說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
上以為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
當重謫呂汲公為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
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
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

政

論免役錢

先是河北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上下皆以為便公
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
錢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之勞豈不
便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過三千
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于官矣
民又儼然坐食於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
有今捨其所有而征其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
民不親執役者以為便窮民有〻而無錢者非所便
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〻數縱使所差倍其
所役則力愈衆民愈不勞矣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
分之二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
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届若遇掊
克之吏則為民之害無甚於此

一日三省同登蘇轍獨進上前論殿試策題因引漢
昭變更武帝法度事哲宗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
轍再拜而退曰臣引用失當容臣待罪公奏曰漢武
雄材大略史無貶辭又轍所論非異同正欲救已行

之言望陛下宣任蘇轍尚書右丞鄧潤甫越次言曰
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
弊則當改上曰人謂秦皇漢武公奏蘇轍之所論事
與時也非人也轍卒得罪去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
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
盡子道卿當似之

用人不示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
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爲

私恩

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
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邪

諫官當用正人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
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
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
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
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
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

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
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
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
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
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
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
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
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
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
上意遂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
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
勉之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
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
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
矣

不避好名之嫌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
生李之儀次第之表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

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衍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殁猶汚瑕疵又復未鮮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

公甞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甞須臾離此也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親戚子弟請教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公甞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旋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材爲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亐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享

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曰是尤不可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饗享而須之酒食如何曰無須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須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公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秉中書益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姻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兵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

有文正之風

能為之王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運漕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嘗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

鹽梅志　卷六

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厲以爲稍有文正之風焉其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為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為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中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

鹽梅志二十卷內府藏本

明李茂春撰茂春字蔚元杞縣人萬歷癸未進士是編採取歷代賢相嘉言善行錄成一編始於皐陶終於范純仁凡六十六人

刻漢唐宋名臣錄五卷

〔明〕李廷機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李存信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唐宋名臣錄五卷》提要

漢唐宋名臣錄序

漢唐宋名臣錄者少宗伯晉江九我李公所編次也海內士人雅慕說之而不得睹其書爲恨乙巳不佞士奉璽書按江淮巡歷之暇偶從鹺使者喬公藉覩焉兩人謀梓之士不揣僭序首簡進以肅皇帝朝王弇州與楊祠部豫孫嘗刻皇明名臣琬琰錄而未及前代公因廣之有茲錄焉兩漢

漢唐宋名臣錄　序

三國曹參而下錄者十五人晉及北魏則山濤謝安高允三人唐錄十九人而首狄仁傑宋錄二十三人而首沈義倫前後共得六十人書凡若干卷自輔臣閫帥暨三事大

夫郡國守相邑令外內休宗倫矣其所立朝曆注建白章章卓偉可媿羲稷禹伊周者采而臚次之使凡在事諸臣得誦其書論其世奉之為模楷在在皆吾周孔遺矱也而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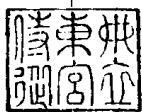
道數刑名之學弗與焉上下數伯千年有奇歷歷六十人又置吳魏宋齊梁陳隋五代弗錄亦嚴矣昔孟子與陳王政而黜五霸廣川宗孔氏而排百家皆斯意也所至錄漢

唐宋而弗及虞夏商周者非有所擇舍也豈謂古今名臣太上載之六籍次紀之史牒六籍為士人本業類能舉其梗概較近制義弁髦諸史牒度而弗講有詢其朝代沿革

者暗不能對剔于諸名臣訏
謨儁烈章章而卓偉者能置
一喙乎廼頤於老釋管韓諸
書不厭旁涉以為名高則道
數刑名之技耳夫士脩之家
者既昧所適從一旦牽絲入

仕又奚所取以為模楷而奉
官守㧑以故公于六十人匪直
私淑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示
後來其指甚微而意良厚矣
乃至棄胡元而弗錄則勇畜
之也又弗遺北魏也者亦豈謂

允立朝之業無媿于五十九
人而匪許衛諸人所能軒輊
乎其所擇舍視王氏琬琰嚴
矣夫嚴而不闕其公茲錄具
焉不佞士所竊公一班者如

此不知以為然乎不耶
萬曆丙午工元日
賜進士巡按直隷監察御史
繁陽黃吉士書

漢唐宋名臣錄序

余生平嘐嘐慕古及仕南京三年公餘多暇閱漢唐宋史取其間名臣自宰執以下至守令若干人言行事蹟史傳所載稍編次之

朝夕披覽欣然有得室人問見余擊節問何書余應之曰吾日觀此書吾愈益兩室中愈損矣蓋書皆古人卓行脩節不為温飽者也臯夔伊傅尚矣人既篾

有世亦難行諸所錄取或德操或政事或謀略或議論即有瑕疵亦並存之擇善而從見慝而修莫不有益而古今事恒相類事如病症處事如醫方平時熟

得方書與其醫案及至治療按其方用其意乃可奏功余每誦荀子所謂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以為煩中末世之病又見近代仕事有處置失宜而天下國

家受其敝者則淮陰侯所謂此在兵法諸君不察耳夫治尚清淨法尚畫一天下大罷不可擾也仲尼稱舜無為而許仲弓南面以其簡大指可知已故編首

曹參至其它亦各有取爾可以開廓胸襟增長識力濬發謀慮堅定節操經濟天下建樹勳業即不用卷而懷之即死與古人齊名不與草木同朽腐鏗鍧今古虎炳簡編豈非丈夫子事哉余為此編尚欲更加刪定而兩直指公不知從何得之已屬泰州李守鋟諸梓而余友張君為之跋函而達之京師謂余當有

序余既不才徒嘐嘐無當而以望當世賢豪有志者固余心也遂為序

晉江李廷機序

刻漢唐宋名臣錄目錄

漢唐宋名臣錄目錄終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一

晉江　李廷機　編

漢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高祖之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與高祖共定天下高祖卽皇帝位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千三十戶世世勿絕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

齊丞相參之相齊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

日白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木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頃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

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淨民以寧壹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按致其罪論客棄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

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過其子使
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
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
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
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維國家大策苟見
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
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
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
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

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
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
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
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
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
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
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
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
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
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
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
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
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
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
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
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故事諸上書者皆爲
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
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
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
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
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
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
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綜羣臣核名實而相總
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大臣皆以車師
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
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

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匈奴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大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巳不得巳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食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相明易經有師法

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康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

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門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擧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寛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預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

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幸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民事君動

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至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説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官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秋夏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

祠死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案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之帝時脩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事徵能

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

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收繫獄中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爲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

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

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王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

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
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
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
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
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
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
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
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言功

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
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
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
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
不云虖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
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
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

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吉上書
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
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
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
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
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
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
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

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
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
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
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
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
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
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史

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科條其人未至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羣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忠職馭吏力也吏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吏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

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今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待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

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黄霸薨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

定侯子顯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内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曾孫吉常

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遇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日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

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隷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脩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致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

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
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
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
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
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
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
相與爲婚姻吏結朋黨廣漢患之廉使其中可
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

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
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
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
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
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
匈奴徵遣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
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
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

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
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
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
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卽時伏辜廣漢
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
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
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
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

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
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
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
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
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
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

送獄勑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官
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
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
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
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
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
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
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

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
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
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
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
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
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
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
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
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

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
者專厲強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
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
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
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
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
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
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
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
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
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
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
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
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
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
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
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

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寛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撻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

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試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

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

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
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
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俠許仲孫爲姦
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
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
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
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
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
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盗賊發其比

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
使用類推迹盗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
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
官使所墾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
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
治盗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
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
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
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

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
而已扶風翁歸廉平公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
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祀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
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孫亦至廣陵相有治名
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
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

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
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
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
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
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
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
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
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
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

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遂主
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坐爲函谷關都尉宣帝
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
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
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
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
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
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
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
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
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
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
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
不可勝計皆陰類寖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
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
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
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

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
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
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
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
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
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
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
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

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
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
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
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
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
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
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
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

佐思慮久處鬧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惟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

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縱

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恣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惟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

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日百餘發盡行誅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收時時越法縱

含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

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

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

欲令敞得自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

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風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

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明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

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

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黄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皷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

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問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遇救不死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

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升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

丞掾數自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
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
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
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
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
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
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
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
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

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
深自悔皆自髡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
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
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
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史郡中歙然
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
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
紿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
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

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
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
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
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
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
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
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
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
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

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
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
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
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
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
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
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
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物私假繇使吏
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

上借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

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賀又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淸閒竭愚衷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惟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

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誖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

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惟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髠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

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

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弓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

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

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官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産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内敏又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

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

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
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
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
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
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
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
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
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
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民
吏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
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
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
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

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
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
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
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
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為

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
為丞相總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
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
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
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
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
先上殿舉而不如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
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

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

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

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乃絕子孫為吏二千石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

娶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

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立爲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貽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

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明經得召與其議熹特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

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
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
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
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
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
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
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
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

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上府尹降檄勞曰君
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
時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
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
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
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
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不從每政事
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侍

詩博士由是家詩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
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安樂相是時東
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
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書以漢補博
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
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
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不枉其
正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

除子撫爲郎中賜附馬從駕時弟丕亦爲侍中
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
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恭
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
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
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不自
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
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寛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

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黄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

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至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勢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

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隣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災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吏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

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椁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棽嗣棽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

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嘔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

用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謂州將謂州將蓋延也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爲吏簩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

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富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

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陳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禁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諸五臟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
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
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
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
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
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幸
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
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
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
恐卒有纖介難爲恩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
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
馬氏妻恃此交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將繫論
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
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
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直聞並
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
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

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
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
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
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
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職也光武承王莽之
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
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
者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

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
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并譴舉者務進
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
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
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
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
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以下拜
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

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勵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

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喣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

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愨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

詔賜私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中太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

出因伴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

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歸年卒無子國除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

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頴州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

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原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先主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爲卧龍統爲鳳雛徽爲水鑑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見先

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名微而力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

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

撫東越外結好孫權内修理政事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時劉表爲荆州牧先主在荆州兵力尚少性好結毦適有以髦牛尾貸者先主手自結之亮進曰劉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

已邪先主乃投眊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先主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益衆可也先主從其計故表衆遂強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

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及表病篤託國於先主表死子琮代立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不忍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別遣關羽

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將精騎五千急追先主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千騎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

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

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
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
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
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
數萬與豫州協勢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

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
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于赤壁
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
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
至吳見權綢繆恩紀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
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載見之乃晝夜兼行
後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謹功

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
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先主歎息
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公
瑾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
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
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
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
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
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

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
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兵足食然刑
法峻急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
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
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
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
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
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
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

自怨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曹公遣刺客見先主方得交接閒論伐魏形勢甚合先主之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先主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

色動而神懼視低而顧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二十二年先主屯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

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未許亮說以士大夫隨大王久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五月

梓宮自永安還成都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董和亮並署先主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

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董和字偉度亮主簿吳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

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涕三日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殂殞恐有異計未知所如尚書鄧芝言于亮曰今主尚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

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初益州郡首帥雍闓殺太守附於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牂牁太守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而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

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羣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創迹舊基羸

卒數千摧并強旅四十萬餘于昆陽之郊夫據
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詭勝之力舉
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自悔僅能自
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器不可
妄授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泆繼之以篡
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
天之辭欲以誣誨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
藻煩勞翰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軍
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

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
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是年魏主丕以舟師擊
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
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
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
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留久之會連卒二年春亮
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
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
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

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
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
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
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
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高
定使來降督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馬忠由牂
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衆拒亮亮
聞獲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
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

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
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
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
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
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
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
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
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

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至此以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是年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毎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
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
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初亮
將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
楙少主之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
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

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
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
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
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
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
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
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其谷魏遣
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
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

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
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
臣未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
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馬兵步
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魏明帝行
如長安是年孟達叛魏六年魏擒孟達初越巂
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昭
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
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
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

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
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
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
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
臨祭為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
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
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
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

其僕四海兵父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乃
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
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
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
知人遇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
等以督厥咎漢主以亮為將軍行丞相事是時
趙雲鄧芝之兵亦敗于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
雲亦坐貶亮謂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
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

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
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為有
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
之初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
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
亮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
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
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或勸亮更發兵

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
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效變通之道於將來
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
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蹻
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
其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
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

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
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
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
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
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
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
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
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

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危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

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毎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馬玉閻芝丁立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虚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

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眞攻安定等三郡皆平眞以亮懲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眞遣將軍

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遅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

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

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攻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眞請由斜谷伐漢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

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眞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絶魏詔曹眞等班師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于陽谿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應亮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

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

二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亮日交戰懿戎服莅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亮每患糧不繼使巳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年五十四時有大星墜營中後主聞亮病篤遣僕射李福省視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

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與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文偉費禕字也及軍退司馬懿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

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吠之益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

協起于私忿耳而無彭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行

留部分延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次引軍還大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初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

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還成都諡亮曰忠武侯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

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言教書奏多可觀景耀六年詔爲亮立廟于沔陽初黄承彦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鄉里爲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

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又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晉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也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

四十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
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卧何
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
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
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隷
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
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
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

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
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
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
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
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
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歸功於
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
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

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
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
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入爲侍中遷尚
書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
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以濤爲吏部
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
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
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
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

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
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
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
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
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
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
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
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以懇上還印綬不允
尚書令衛瓘論濤以爲無尊節之尚違至公之

義中詔罷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常退讓懇切
有詔必奪其志以臣輔不逮主者不明詔旨反
深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濤不得已起
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
如故濤以老疾辭優詔不許又上表固讓不允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
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
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
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

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
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
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
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勑斷章表
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汙官府
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
以供喪事策贈司徒祭以太牢諡曰康將葬賜
錢四十萬布百疋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

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
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
卿堪作夫人不爾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
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
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
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
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
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
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
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謝安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也弱冠詣王濛清言
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
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
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
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
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書范汪舉

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絶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

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丹陽尹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就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

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護軍中書侍郎郗超初爲桓溫參軍每與溫密謀朝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

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不副所望故甚忿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溫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

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
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論風動帳開安笑曰郗
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
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
坐客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于春秋
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安
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
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
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

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
總中書事時王彪之為尚書令安以天子幼沖
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
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
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
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
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安義存輔導雖會稽
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
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

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
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
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
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
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
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
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
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
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桓沖以謝安素有重

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為
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聽
詔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九月帝講
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
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
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
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尋詔安以甲杖百

人入殿太元元年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二年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絶求晉初佐命功臣後封之二年以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汝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侍郎郄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于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

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時苻堅彊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八年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

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衆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玄等既破堅有驛書安方與客圍棊看書既

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戸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八月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自求北征加

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是時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之慘不廢絲竹

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以土山營墅樓館竹木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

其位也十六里止者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大歳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百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及至新城築埭於

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北魏

高允

高允勃海蓨人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居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聚五星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

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惟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然初

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古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泄漏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後拜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太武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

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
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
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
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
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
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
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
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
諸書班浩所注并求勅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

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刋所撰國史于石以彰
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
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
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宫
内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
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
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
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彦
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作

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
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
問如東宮言不允言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
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爾實不問臣臣不
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
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
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
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爲詔
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
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
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
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
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
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
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
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
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

公廉愛憎裁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吉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

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不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先是勑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

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生燒葬一切禁絶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須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

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落懿失禮之甚無復過此皇子娶妻多出於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載見故深藏之昔堯舜葬槃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易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屍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

家營塟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
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
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塟之
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
敗風化黷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
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
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
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
相混酒酔喧嘵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

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
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
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
矣允言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
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
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
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
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
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

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
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
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
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
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
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以求官乞職汝等
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
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
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

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
縕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
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
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
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
以本官領祕書監進爵梁城侯文成重允常不
名之恒呼爲令公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
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
參決大政又詔允曰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

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士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士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士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士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閱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士取郡中清望文行修謹堪約束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

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帝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先跪上前涕泣曰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

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郡縣見召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爲事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

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游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謚曰文允所著詩文及左氏公羊釋毛詩拾

遺稚解議何鄭高旨事凡百餘篇尤尤明筭法爲筭術三卷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一終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二

晋江 李廷機 編

唐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

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絶域仁傑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毎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歳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

三誤斫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
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
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
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
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
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
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
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
之仁傑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

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
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
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黨紛紛不能制仁
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
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遷
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
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
變更發卒數百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
伯淸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
曰眞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驩
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
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
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
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
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
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
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
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

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
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
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
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致無
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
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
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寃痛徹天如得
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
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大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邪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

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沬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即丐筆書帛置楮衣中佯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邪對曰不承反死

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階苦爭必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

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爲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

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寖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絶役行既久怨曠日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薦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歛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昔漢元

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都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追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并甲兵于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況且王者行寧容有内危陛下姑勅邊兵謹守

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

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illegible]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

房州王至后居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

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

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爺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

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

務筑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
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
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
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
之桓彦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
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
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絁
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
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

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
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
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
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
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
畏唐大臣謀己、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
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
鉤逮、掩捕護送、楚掠凝憯、又汙引天下豪傑、馳
使者既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
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
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
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琊王沖
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
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
豫沖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
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沖

督償逋、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
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
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
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
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
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
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
謀、后曰安得餘慶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
貞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

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藏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既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

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屈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斬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

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澀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卽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

誘囑公行囂訟濟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憯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搆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閽彝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孝諶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冤

有功明其枉李想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

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吊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謚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當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盧懷慎

盧懷慎滑州人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

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爾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還內朝以奉溫凊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月進忘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

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盭乃小小者爾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厲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俸廩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炎暵成沴租稅減入疆埸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愼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盡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

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目干寵賂侮於鰥寡爲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贓餉狼籍劓剝蒸人雖坐流出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

陪侍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薇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薇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

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饑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痺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

蘇頲

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冠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載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驗發其誣多從徙有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

三所占援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近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爲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

盜邊詔將要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蚤蝱語負勝哉遠夷左袵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勑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耻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常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哉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

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乱之時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拱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袵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昇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惟盜牛馬發窖襪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開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

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
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
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
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辭
納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
靖陵碑命頲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
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
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薇
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

所裁決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
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常曰吾與蘇
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
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
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
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人流亡詔頲收
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
戍人輸顧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
以廣兒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

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
使衔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
謂明公在遠詎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
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嶲州蠻
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討之
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羞愧不敢
侵邊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
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
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

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
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
載之故禮部尚書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
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
之戚宜即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
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
憲瘞日帝遊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頲且瘞我忍
自娛哉半道而還頲性廉儉俸廩悉推散諸弟
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

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題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縷分莫不洒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威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廷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工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醻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

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依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

姓而復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務丘乎今爲
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
大臣表疏擧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卽以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
奏敏於裁遣然強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
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
詔杖之朝堂嘉貞畏釁亟促有司速斃以滅口
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
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

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
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
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
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
然之嘉貞退不悅曰君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
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
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
侍郎及晉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
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娼帝

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詠嘉貞素服待罪不詣
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恨謂人曰
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
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
銜說不已坐慢罵說源乾曜王晙共平解乃得
去以疾丐還東都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
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
時以此失有眘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
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

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
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
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
坐也後十年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
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
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
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
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
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

在廷張嘉貞死一子寶符獨未官帝憫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

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訐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阿陷我爲淫刑主

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兼相王府長史復兼夏官尚書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

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忠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中書令崇與宋璟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初中宗景龍二年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母鄭氏尚宮柴氏女巫第五英兒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

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員外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李朝隱爲吏部員外郎將斜封官皆不由兩省除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一無所顧景雲二年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群口沸騰徧於海内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

言之上以爲然制諸緣斜封別勅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議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一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離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徙同州刺史先天元年玄宗即位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懽甚既罷乃咨天下事滚滚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

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闇梁亂天下
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世法可乎帝曰
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遷紫微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
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
避徭役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
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卽
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命有
司沙汰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薛王

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
勅紫微黄門覆按崇與盧懷愼等奏仙童罪狀
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
貴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
崇上賀請書之史冊從之申王成義請以其府
錄事閻楚珪爲府叅軍上許之崇上言量材授
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惠踵
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或告
太子少傅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

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崇言於上言幽求
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
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求
爲睦州刺史紹京果州刺史太子賓客薛謙光
獻武后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
基以爲上受命之符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
告中外三年以盧懷愼檢校吏部尚書兼黄門
監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
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

以卿坐鎭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
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
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
施於後猶能殁於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
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
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懷愼與崇
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
食宰相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
時務姚崇每咨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

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新興王晉爲雍州長史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崇聞之曰欒布之儔也及爲相擢爲尚書郎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待以師傳之禮或上言按察使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

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恐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尚書左丞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玢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玢稱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伏望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

州刺史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答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極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詔也

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時議

者諠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
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
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
牛馬至相噉死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
河南河北家無宿藏歲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
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
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
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
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

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
諉公也蝗害訖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咨宅宰
相畏帝威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
崇第賖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瘧移告
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
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
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
日遣問飲食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
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焉是

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
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
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
彝宗正少卿异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
所譏久之紫薇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
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
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
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時睿宗
崩未踰歲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

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
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天譴帝以問崇對曰
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
壤尚不免崩圮久來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
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
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
億既具請車駕如期行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
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
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

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大保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磑既有共之至相推倚以頓廢墜貫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絶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實去身貴速朽爾夫厚葬之家流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骸尸暴骸可不痛

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有破貲徇俗乎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裳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魏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

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崇崇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任之方其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起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

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然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詣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

岐王申疑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之對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卿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

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歿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删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

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魏知古崇所引及後同列稍輕之知古憾焉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果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

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耿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

名義至重不可誣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
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
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御史中丞會
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
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
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
激於義不悔后不懌宰相姚璹遽傳詔令出璟
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
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

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
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常晏朝堂
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
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
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
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
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
奴何郎之云舍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
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

[illegible]名嘗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
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
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
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
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
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
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
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
張死乃免神龍初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

數有請於璟璟厲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
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
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
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
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
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行
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
月將嶺南詔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
饑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璟拒不與故

為所擠遷洛陽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肆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遷雍州刺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廣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駕帝命黜河南尹知頓使等官

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捐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初上微時與大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聯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宋璟言皎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

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里官勲封皆如故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

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王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撰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緣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却引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是時勅禁惡錢重二銖四分

以上乃得行歛人間惡錢鎔之更鑄於是京城
紛然賣買殆絶璟與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
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
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
間從之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
之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
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
舉求試不可別奏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
勉並有才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

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
除渝峽二州刺史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
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
如著令帝已報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
曰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
哀送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
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中宮若
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
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

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
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
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
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
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
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
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
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
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

匹會日食帝素服候變錄囚多所貸遣賑恤災
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恤人隱宥
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
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
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杜讒夫
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苟治
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
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
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初上以岐山令

王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璟奏故舊恩私
則本有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緣舊恩
已獲優改今若載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
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
應留請依資稍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
先請受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齋
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
在景龍年中常有墨勑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
臨御茲事杜絶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

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惟聖能行嗣先幸預
姻戚不爲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
正勑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及春
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八年璟
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
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
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
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
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

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時璟與蘇頲建議嚴禁
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
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
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
書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京兆人權梁山謀
逆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
乃命璟爲西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
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
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

者弗知何罪之云乎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
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
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一一極言手制答曰所
進箴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賚優渥
進兼吏部尚書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
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
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
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
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

客朔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
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待
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
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十七年爲尚書
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
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
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十八年以裴光
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
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

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
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
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
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
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
傑之士無不怨歎璟爭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
仕詔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巡璟謁道左
詔鑾王勞問別還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
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
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
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
厥默啜負其強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
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
靈佺自謂還必厚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
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
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
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宋相

繼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
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
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至
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
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他郡中
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私惠爾休

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
敉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
請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勑蕭嵩擧所
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
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
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
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
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
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

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流美玉帝
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
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
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寛博多容休峭鯁時政
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
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
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懽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

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
吾用休社稷計爾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
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楊州大都督謚
曰文忠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温玉在武后時爲
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毋謹甚性沈
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
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

擧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
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擧加詩賦由綰始天寶
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在累遷中書舍人故
事舍人年久者爲閤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
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
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
巳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
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
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儌倖又令擧

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
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
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
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
第罷歸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又明經進士
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
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
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

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
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
不行識者是之綰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
子科皆僥倖悉罷之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
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宦者魚
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
名儒以清其秩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
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歸綰帝亦
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

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獨讓帝不許元
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
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
綰與常袞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
五萬六千餘緡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
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
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即今團練判官官號重
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
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

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
史威權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
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
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
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
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諸州兵
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
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
謂之團結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

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大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衮陰助之帝以其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

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經詣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從馭百數省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爲名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聞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能爲人去害雖細必

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衮益不喜帝崩衮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

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傳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君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衮殊厲衮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乃劾祐

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勑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衮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衮爲罔上是日羣臣苴經立月華門外卽兩換職以衮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

天下戰討啓丐塡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絶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滞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

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内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覩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

興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甍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公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李泌

李泌字長源魏人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

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因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勑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

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憐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旨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

詔斥置蘄春郡乃潛遯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於四方文武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踰宰相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友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云帝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

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詎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冦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縶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

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斃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四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

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位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柰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所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廬室泌嘗

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泌嘗語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枚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泌潁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絶粒何爭耶時諸王聯句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代宗立

召至金鑾殿書賜衣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
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
昏日勑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
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
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
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守袞盛言南方
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
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
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

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
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
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
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
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
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
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
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

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
門用便饟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泌奏虢州
盧氏山野近出瑟瑟充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
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實爲靈貺朕不飾
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恭儉之節
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淮西兵
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
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

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
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
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
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
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
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
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是也兼試自至
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
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

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閤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藩邑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大重內大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

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闕既復置人心欣然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

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俄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後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寒食多與上巳同時而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

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

人所譏切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中夜潛往謁之懶殘命坐撥火中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妖人王璵執政或命巫媪行郡縣以爲厭勝大抵與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常使禁工駢珠刺綉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禬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内道場除巫祀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轀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

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㧜批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曾連范蠡云

舊唐書曰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游處故爲世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爲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爲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戲侮頗貽譏誚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横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有文集二十卷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爲相嘗引薦處士陽城爲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巳

深德之及泌殁戸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正士尤忿嫉之城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即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

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委
棄後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
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與泌之故入爲宰相
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
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
曆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
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繁等三人抗浮圖
道士講論除弘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
繼宰臣不得已出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

剽人廬舍刼取貨財累次擒捕不獲繁潛設機
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
不先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
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
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
勑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
以爲有報應焉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爲
方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
於朝

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竹
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
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
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
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
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
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
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

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
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
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
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
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
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
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泌又言於上曰諸將
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
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

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廡下聲聞于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勑諸將克長安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勑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他日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

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臣子所宜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至德二載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王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

辛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聞書紀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

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城留三日引大軍東出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泌於長安泌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又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

重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耶是直以朕爲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

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

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毋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

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勑郡爲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俸

代宗大曆三年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躡屨過之自給舍以上及方鎭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同平章事泌固辭上曰機

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勑爲宰相邪上與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爲讒人所害向使尚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制追謚曰承天皇帝葬順陵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

爲盟吏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
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
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
昇年少何爲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
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之何以知之
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
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
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
勿令宿衛以遠嫌以昇爲詹事郜國肅宗之女

也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公主不謹詹
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
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
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
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
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
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
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
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

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
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
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
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
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
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
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
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
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

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
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
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
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
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
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
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
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上曰朕
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

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

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

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

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皆當謀於卿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

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頼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代宗時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游善待之元載誅上召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頼太子發

其陰謀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常哀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報政而用之以泌爲澧州刺史

德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顔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頼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

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輙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他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得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

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鼎鼐桀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理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取朕中懷已盡不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草制諫官亦上疏論遂以杞為澧州别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権算徵罰以為軍資頗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匪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法應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不可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且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而不敢言德宗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

至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
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
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
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
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
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
仙客以積財為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
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
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

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
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
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
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遂生至今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
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
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
卿等議之上復問泌以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

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
粟斗直錢百五十計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
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以
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
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
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
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
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
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為綵纈因黨項以市

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
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
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
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
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
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
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
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闕請募人入粟以補
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

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者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

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爲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使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討李希烈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衆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累表乞自貶詔罷勉都統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力也上乃命勉

復其位
德宗貞元三年泌爲同平章事初視事與李晟
馬燧郗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
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愼
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
人爲仇李輔國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
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
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
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

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
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
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
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
之憂不日復生也今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
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
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
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貴已足
苟陛下坦然待之彼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

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
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
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
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
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妖
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已爲天子
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
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
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

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
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
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遊瓌
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
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委軍詣闕謝
上遣使止之委任如故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
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在北軍未發者請
大赦以安之明年春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或
上言見白起令奏云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

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今杜郵舊祠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爲榮矣上從之

肅宗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京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翊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嬀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西京必得之然賊必在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熱官軍必困於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德宗興元元年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

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以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以對朝野皆屬目附之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不足爲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

但今歲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
束身歸罪乃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
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
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
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
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
一往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
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縣

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
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
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
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
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
入朝願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
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
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
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
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
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
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
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
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
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
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
臣矣上曰善泌與馬燧俱辭行加泌陝虢觀察
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

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
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
不得入陝矣朝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却
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
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
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
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
職事皆安堵如故抱暉出而言泌既入城視
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

覆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受貼矣不願聞也由是
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
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
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
汝爲我賫版幣祭節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
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
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旣遣抱暉日中
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
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

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逵奚小俊引兵至
境聞泌已入陝而還初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上
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
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及李
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誠惜
璀也卿至陝試爲朕討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
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
而可復立於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

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
況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
死亦不足貴也及懷光死璀先殺其二弟乃自
殺

議者言韓滉聞乘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
異志上疑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
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
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
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

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素
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
他上曰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
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
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
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
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
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愼勿違衆恐并爲卿
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

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韓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

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與卿父宜速致之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卽還朝皐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illegible]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盧壽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以隷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紀綱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

初河隴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

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

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狥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

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

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卽引從官韋少華榜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耶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

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

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將軍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

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視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

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況其贊普至今尚在

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聞吐蕃刼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

旁讐吐蕃是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日至德
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
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
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
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以約
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
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
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
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

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
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
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
強自蔥領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
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
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
馬價五萬匹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
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
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
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
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
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
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
又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
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況六合
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若非其人

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
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猶非其
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
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
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
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古者刺史入
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
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
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

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爲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徼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

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任所舉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内供奉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

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韍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詳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毋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

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命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産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九齡請不禁鑄錢勑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

小人乘晨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皆以爲不可上乃止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内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

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内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兩使班常但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

恥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内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

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始終

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
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
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
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
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
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
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
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
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

夫不欲滅奚契丹耶柰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
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
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勑令免官以白
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
即事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
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
遣使祭於韶州厚幣䘏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
曲江公而不名云

裴垍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
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
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研覈精
密皆値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
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
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
知且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
取筆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

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
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垍方直以爲可任公卿寖
其過寖信弭厚吉甫罷乃拜垍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
中外機密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
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
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
帝憚垍滅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
嶺南節度楊子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詗[illegible]去

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其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垍劾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垍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

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垍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垍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覘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嘿然徐乃許之垍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璀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垍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詘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

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垍獨讓休復曰君見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躋爲輔宰號名臣自佗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

其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垍與
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垍引疾解史
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
卒不得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
傅垍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
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爲修撰
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
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
武還先見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

武絳言裴垍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
武帝悟乃釋之議者謂帝知垍明倚任方篤尚
不免疑嫌益信處位之難云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二終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三

晋江　李廷機　編

唐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舉
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爲
河南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
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
田弘正獻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

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
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御史中
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于畿甸所至
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需索百姓
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橫暴尤甚乃至
張羅網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
供奉鳥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
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
飼之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蛇篋而

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絶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搆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裴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方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案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

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顔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顔破時曲兵帝歎度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盗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

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慨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挐不解内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内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偵伺中朝士人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閤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

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狗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分王鍔死家奴告鍔子稷易父奏未有遺獻帝留奴仗内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鍔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責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他相揣帝

厲兵欲赦賊鈞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捷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令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裴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惟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問曰果爲朕行乎度俛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

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犀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阻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

朝廷厚意士奮於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惟盜賊鬬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

也衆感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還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

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

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聽足見奸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

之省度又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憸人始得乘罅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栢耆脇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強度畜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也弘正光顔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

霜降水落絶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致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挺脇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謾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暴橫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辨度曰兵事不理止乱山東中人暴橫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

悟譲朝汝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
繫者縣是京師澄肅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
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内印出付史官上
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帝嘗語度曰事君
當勵善抵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
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
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
言者大抵如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
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而

卒爲异鑄所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
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帝以
李光顔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
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
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
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
即上書痛暴稹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
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
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

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
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
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
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
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
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
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
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
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

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
進隨便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
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
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
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奸臣盡去則
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則逆賊
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
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悦以
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

恐裴度欲解其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
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曰不
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
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今
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
見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功並陳所以入覲意
感激流涕伏地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
英待卿始議謂度無與援其久在外爲奸險恨抑
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

子意在位聞者皆竦諸將貴臣至蹙沓出涕乃
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
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
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辛不對帝
強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彼以書
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
以奏陛下亦知之耶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
之乃不言風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
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
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
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
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
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
悟果斥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
羣諸軍盤亙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
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謂李
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
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

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
日度數請到内殿求立太子翌日乃見帝遂立
景王爲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媒孽之引所厚
李訓張權輿等内結宦官外樹支黨窺沮日闢
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
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
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
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

武兼備若位嚴廊委察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
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
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
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
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
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云緋衣小兒坦
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
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

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
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
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
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
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
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
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今卒無備有
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
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

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
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
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
足擬於度支請給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又助
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
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
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
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豺虎於山
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

秪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亦不須遣使
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勑使但更緩旬日巳來與
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
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巳令
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
語臣料賊守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卽報
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巳勑魏博等
道令所在[illegible]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
未能如[illegible]云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

葺事在司不假卿有丁匠遠來又所言二軍春
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
微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
三十萬端疋祇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
祇如此處分卽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
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並
其二子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
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
聞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閼夫順養之

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可保道家法
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
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
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卽炎赫可畏聖
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
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
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
卽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
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乃詔進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
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
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勲業久居上
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卽白
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
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
凡訓注宗婣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
理全活數十姓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
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

石林叢岑滌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
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
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讙不問人間事而帝
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
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
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
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
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
束身歸朝三年以病自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

太傅謚文忠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勅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太和中詔配享憲廟延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莅管城逮今廟食初度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度臨薨却進使舊僚

作表皆不當度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君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意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因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曰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

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閲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

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
請立石紀聖德焉、管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
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
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
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今可述、是陛下美
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
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
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
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

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
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
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
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
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爲開白、乃免
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
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
憸人以此營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
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

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
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
尚恐不至、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
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
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
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
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
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

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
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
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慣習、不以爲非、
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
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
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
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隣
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
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

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向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答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隣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

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

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隣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

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其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

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諭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

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授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

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隣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

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

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勑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于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

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稾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由司勲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可制其合

從令孽豎就禽方收感而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庫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殆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捐十萬以濟事機時江

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貧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曠之思當大出之以省輕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勑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

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明驗已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枉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裔

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哉君以爲獻是徒東庫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

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狥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

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遣使者賜醁醽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領軍中請襲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

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

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用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虀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勑諸道選練

士馬以須後勑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愼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以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

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勑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

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
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
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
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
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
曰不可今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
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
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爲監使悉選

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
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
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
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
軍政每兵千人聽役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
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勸上行之自禦回鶻至
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爲進詔意更無它
詔自中出者號令既備將帥得以布其謀略故
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

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
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
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
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
須藉朝廷賞罰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
使大將邀宣慰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
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
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鎮幽州爲國家盡
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

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遮勅使馬求官及
爲中軍所逐朝廷竟不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
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五百十萬緡而已乎上
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
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
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
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
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鄆蔡
恒遣游客見說興百方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

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
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
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
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惡朋黨
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
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
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
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
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

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
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
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
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搆毀
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
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
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
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
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貢獻不

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
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
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
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
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
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
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
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
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

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
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
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
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公多姻故何耶祐甫曰所
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
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
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
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
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

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
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大
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
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
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
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
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隷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
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
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

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
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
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
按閱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
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
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
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
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

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
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
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
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
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
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
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
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
然絳將入言於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絳曰

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
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
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
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諠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
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
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
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在中書臥不視
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
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

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

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茂信重利歲入馬求

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父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

即行法矣州有捕鷂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播過絳於

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策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逆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刼以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擁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

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謚忠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寄理長水入爲京兆尹頃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府事於司錄張羣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爲稱職無何爲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刺史復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宴舉真卿自代爲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宴罷相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

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斗至千錢官廚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乃挼穗以供之宴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宴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觀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

輦各貝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
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
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
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
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
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
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扼者可以破膽
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臣戴明主爲富人
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聲

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
然運之利病各有四焉晏自京尹入計爲相共
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惟苦稅畝傷多若使江
湖米麥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
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
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
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
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
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

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
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
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
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
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皐五百里中
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
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輹棧車輓漕亦不
易求今于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
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

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
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
不掏拓澤滅木炭后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
濘千里泗上周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
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
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閶闔舟
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
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
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

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犇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宴累年巳來事鈌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道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尅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載方內擅朝權即得書即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

朕鄧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又至德初爲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宴代其任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民不告勤累遷吏部尚書大曆四年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曹視事初尚食增置儲供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巳下尚朝官咸詣省送上八年知三銓選

事十二年奉詔訊鞫宰臣元載宴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勑李涵常衮杜亞等同推載皆欵伏初宴承旨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宴謂涵等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宴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宴之力也十三年十二月爲尚書左僕射時宰臣常衮專政忌宴有公望乃奏宴朝廷舊德宜爲百吏師長

外示崇重內實去其權及奏上以宴使務方理代者難其人用爲左僕射使務知三銓並如故初宴分置諸道租庸使愼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宴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勤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吏無榮進則利重于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奏行文書而巳所任者雖數千

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性晏能
行之他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
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
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
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敢調而所入自如
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
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
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益薪歲鑄緡
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駿

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
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
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
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
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
食儉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
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
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
常冠諸府由是娼忌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

不至其門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
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
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
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
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
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
政銜宿怨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
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譚與嬖幸請
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

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
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
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
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
當究飛語致人于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
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
物抵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
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荊南節度使準即奏
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寃卒擅取官物脅詔

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
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
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爲寃
時炎兼删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
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
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
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寖
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
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

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
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
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
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
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于大兵饑疫相仍十
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
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初
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
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上

元寶應間如袁晁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
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
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十年盡建中元年黜
陟使實天下戶口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
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
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
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
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
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

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
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
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彊得
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
災沴之鄉所乏糧耳他產尚在賤以出之易以
雜貨因人之力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
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
能詰市轉相沿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爲二
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

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于國者邪琇後以尚書右丞相度支國無横斂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户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毋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

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説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貨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争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户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羸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冐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虚以稽決滯視姦盗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閲稼以奠税度産以衺征科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宫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集學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

勢急而禍重田悦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忍于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饟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宋必争之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鋭之賊

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于不足也今若還李光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先後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帝又問贄事切于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

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訊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是極諫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

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從之會興元赦令草具帝以稾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闕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暨其他顧瞻懷二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唯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

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庶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于言以重取悔帝納之興元

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搆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在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軍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

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于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絶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媿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

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師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部墊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恒冀宣慰使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時朱泚更國號漢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今師旅方

般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
臣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帝吾卽撤其署
蕭復嘗言于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
恃恩縱横此屬但應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
權國政上不悦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
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今日陛下誠能變
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
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
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

充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西愕岳浙江東西福
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既而劉從
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
以來江淮從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
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復如是朕
爲之悵悵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
復如何人也其不欲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
痛自修勵甚爲淸貞用雖不同行則可保至于
輕詐如此[illegible]必不爲倘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

附會今所言矛楯願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
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
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且爲此
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
而不與明冤莫痛于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僞
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唯陛下
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李懷光既脇朝廷逐盧杞等内不自安遂有異
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

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
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宫苑或
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
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運適至馬未
秣士未飯豈可遽戰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
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
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
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
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

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跡頗露李晟累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

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勅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求勅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

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勅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絶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

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籍臣猶慮有翻復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

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如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獨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冦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

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秪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冦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巳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冦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患於未明其次救失於始兆況

乎事情巳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極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令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爲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于此惟陛

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時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巳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又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投鐵券于地辭氣益悖未幾夜遣人襲

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道殺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授以試官贄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于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然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彼

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心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偵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見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晩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内者急宜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

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初上使諭吐蕃遣兵同收京城吐蕃聽命五月渾瑊奏吐蕃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

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于王化者其

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若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愼于撫接勤于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且夫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嘗合宜徒費空言秖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六月上問陸贄今望鳳翔有逆駕諸君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宜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

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輿梚京邑徽授一官彼喜于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是時李晟已復長安車駕將發漢中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不可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

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褒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珹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不取唯韋皐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

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哽泣帝爲贄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忌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

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材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當鑒獨任難于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

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僞冒常貞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

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弊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

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揀

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愼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爲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

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

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于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舊唐書云初竇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疋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既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于贄〻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十一月劉士寧既爲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

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士寧率衆畋于野萬榮分兵閉城便馳白士寧曰勅徵大夫入朝宜速即路上聞之使問陸贄贄奏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彊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彊弱之機也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後圖冀免差失

上又遣人諭贄除一親王爲節度使且令萬榮充留後贄奏臣性習懦鈍待罪宰司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代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萬榮所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

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裁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

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從前
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
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
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
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君謂臣
說迂濶有異軍機請指陳汴宋一官近代成敗
之迹皆陛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
察之往者田神其圖之于滋蔓不若絕之于萌
芽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

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爲節度奬萬榮
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
必寧息上不從班宏判度支卒于官贄薦李巽
帝漫許之而自用度延齡贄言延齡辟戾躁妄
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
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
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譭短百緒
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
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韋

皐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
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
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
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
宰臣而謀猷叅決多出于贄故當時目爲内相
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
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解衣衣之同類
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叅裁
可否狩山南神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

得帝驚且泣詔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兖鄆
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
右弭滑魏南控淮沂北輔滎瀍隱如長城不震
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
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
皇帝貪因循之便知神功才不勝任排衆議而
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
列城禍機一興内叛外破此由制置于必危之
地付授于必蹎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

劉玄佐驅擾巨猾底復大梁即鎮于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畢力竭才然尚號令由巳部屬畏威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才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深念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豈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坦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于苟且哉今若又授萬

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執必嫌阻與軍中得贄者千金賞久之上謁帝喜見顔問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秖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性閒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眞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

驅至隂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愼毋畏吾以闔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

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諂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致之仲舒等爲俳説庾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謟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果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

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歛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悦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悦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

可信後入郴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誠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誠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

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戸部尚書謚曰貞簡藩才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瓊八世孫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啜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

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貫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

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巴州刺史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位于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是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于宰相帝曰侍郎是宰

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于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

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搆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崔論兵帝前議頗駮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時國

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歛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歲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有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垍子持萬縑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三終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四

晉江 李廷機 編

宋

沈義倫

沈義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昝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鎭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爲戶部郎中遷陜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競取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拒之東歸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貶全斌等以倫爲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三司事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事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奏臣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太祖笑曰爾非踰矩者知倫無居第因遣中使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六年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倫清介醇謹好釋氏信因果蚊蚋𠯸其膚童子秉箑至輒叱之歲饑鄉人貸粟至千斛盡焚其券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讓田倫乃爲閻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縉紳非之

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

獨不朝貶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上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四四

百來歸獄上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廬舍多壞上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

昉曰用賢人主之事宜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卒謚文正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陛辭賜錢二十萬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之及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

旋卒詔起復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時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質厚寬簡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

老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過蒙寵秩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爲定制云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淳化中上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蓋諸子沖幼未成人今所命僚屬悉良善之士至於臺隸亦朕自揀選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

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闕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將加竄殛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上論征伐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卒無所濟夫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自來上覽之上曰清靜致治黃老深旨汲黯臥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蒙正曰老子稱治

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則潰民撓則亂今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願行清靜以鎮之上聞運卒有私貿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可矣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鬻市者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也聖言正合黃老之道嘗燈夕侍宴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當時謂無復太平之

日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賴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上諭中書選人使朔方蒙正以名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奏于地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陛下未諒爾搢笏俛拾奏徐懷之而退上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卒用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

判河南府數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挾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

有園亭日會親舊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大中祥符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賜賚有加上問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即弼也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

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匄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及蒙正再相上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辯亦不謝在西京每中貴人將命至待之如在相位時嘗問諸子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蒙正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

人才去隨疏之悉分門類故其用人多稱職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知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謂曰子神清可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舉進士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

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會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屛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

安在若水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平人不冤耳若以此爲若水功置錄事於何地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祕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

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爲確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調發方集檄更十月輸輓者遂散既復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令中使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

後行法上大怒拂衣入若水留廷中久之上出
詰之曰儞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
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
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
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
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雖有罪天下何
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
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
意解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許之三人黜爲

行軍副使而虜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
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
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
重士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
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
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
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夙望不爲忝
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
不聞其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

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
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
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
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
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而其或以爵祿
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
也上然之及参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
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
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

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汍瀾涕泗若
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
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
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
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
果上眞宗即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
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
年方四十時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
楊億等同修李宗諤與焉上曰自太平興國八

年已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若子爲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謂不可餘悉許之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嗚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脩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

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援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卷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

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真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番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知太祖故事愼

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

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招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恵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行賞罰

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部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況復待勞以逸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

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訊之皆以恩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尚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衂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卽今日之元龜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

者請城綏州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卽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况城邑焚毀材木匱之城之甚勞未見其利上嘉納之遂罷役若水言邊地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爲進退太白者將軍也辰星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

合於西則咨勝若水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硯席之間於文字稱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成效者今若水亦儒而曉武深可嘉也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止疑其筭部感臨果至大用恐逾迫之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幷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六年春因疾

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瘵羸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若水嘗遇異人傳術法後以傳楊億故世稱二人有知人之明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太祖即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兆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求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

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眞散秩者引對皆涕泣以饑寒爲請至端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輔

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卽嘉賞未嘗喜抑挫未嘗懼眞台輔器也歲餘寇準亦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上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上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上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

塗會曲宴後苑御製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罷蒙正相端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端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慮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上從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云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至道初太康縣獲玄兎以獻端奏曰玄北方之色兎陰類也將有夷狄解辮受冠帶於闕下昭邪

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上欲誅之以寇準樞密副使獨與謀準退過相幕端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

明日繼遷可擒乎徒愈堅其叛爾上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事卽用端策其母後病死延州及繼遷死而其子納款請命端之力也上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見太子不在疑有

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使入書閣檢上先賜墨詔遂鎖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立嗣以長今將如何端曰上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

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眞宗每見輔臣惟於端拱揖不名又以端軀大官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吏曰愼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扙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異時可使相汝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諫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牓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直史舘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如是則邊鄙寧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計策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忤旨

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而間使爲遼得既而美使至云師出至北并得密詔而還齊賢曰賊知美來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并師至駭而北

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趙普薦齊賢可大用淳化二年入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外補託參政李沆姻婭請于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

齊賢自引罪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老疾難遠去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年八十餘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子手詔存問別加錫與搢紳以爲榮壽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嘗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有戚里之訟齊賢請自治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

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恊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上言清遠既没靈武一郡援絶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若蕃部大族素與繼遷有隙者誠啗以官

爵誘以貨財結以恩信激以利害則山西蕃部靡不傾心而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揀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買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里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而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亦將歸化然後使之與

對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必不敢於河西靈州頓兵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祿不可以濫及此乃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貲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下御史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

繼遷并吞言事者謂臣慮爲太過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猶謂封奬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數年之間靈州始爲吞噬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恩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而一時近臣所見全與臣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

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其志又似不小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日與親舊觴詠意甚曠適

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賢貧儀豐碩議
論慷慨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喜提奬寒雋四
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
其比但為相數起大獄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
少之方為布衣落魄嘗舍道上有羣盜十餘人
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
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
曰秀才乃肯自屈顧吾輩麤踈恐為笑耳即延
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皆世之英

雄也僕亦慷慨士諸君何間焉大杯滿酌一舉
而盡取㹠肩手劈噉若虎狼羣盜愕然皆歎曰
眞宰相器也他日宰天下當念吾曹不得已而
為盜耳競遺以金帛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為
著作郎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入知制誥權判大
理寺時太宗没入祖吉贓分賜法吏敏中引鍾
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無何尼道安構獄事連開
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落職出知廣
州州兼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
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廉聞召為工部郎中
上飛白書敏中泊張詠名付中書曰此名臣朕
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為樞密直學士會
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賄敗發書歷詆朝
貴敏中亦受書事下御史按實侃書及門敏中
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僮云書納篅中瘞臨江
驛掘得封題如故上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

决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
餘日耳時西北用兵樞密專主謀議敏中明敏
有才略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莫不周知眞宗
咸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
尋為河北河東安撫使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
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
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婦柴將攜貲適張
齊賢安上疏其事柴言敏中求娶已不許以是
陰庇安上上問敏中敏中言臣喪妻不復議娶

未嘗求婚於柴柴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得質宅狀而鹽鐵使王嗣宗又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約已定而未納采遂罷敏中知永興軍先是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貸不與於是白草制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爲臣自昧敏中讀制泣下景德初爲鄜延安撫使俄遷京兆是冬駕幸澶淵賜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伏兵廡幕中召賓僚置酒縱閱儺入至堦盡擒之果

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客皆股慄邊蕃遂安時舊相出鎭率不事事寇準雖有重名終日游宴或以所愛伶人與富室輒厚有所得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刼盜甚至縱遣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獨稱敏中於是有復用意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上謂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卿密往觀之宗諤至門闃寂然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

眷倚殊越何至此敏中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復唯唯卒無一言明日具以所見對上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上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諡文簡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多智曉世故善處繁劇居大任三十年以重德爲人主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事追命制入御批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敏中在西京有僧暮求宿村民家不許求門外車廂許之夜見有

盜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必見執因夜亡去墮眢井則婦人爲盜所殺先在井中主人旦得之執詣縣掠治僧自誣服獄成上府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固問乃以實對敏中密使吏訪賊食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來不知其吏也問僧獄何如吏紿以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雖獲不問也嫗乃言婦人寔村中少年某所殺吏就捕并贓獲之一府咸以爲神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潭州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及于沆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眞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待

以師傅禮眞宗卽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平章事監修國史累加尚書右僕射上問治道所先沆對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

緣戚里無攻戰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上謂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夫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所惡也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朝廷困於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虜黠財豐未可歲月破也須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上因訪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詔州將使部

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卽從沆言未幾靈州陷上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

犬馬則二乃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契丹講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

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今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議所以備禦之策亦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此有何策而與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

以報國且朝廷防制纖息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化元年七月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驚歎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眞宗廟庭沆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動

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沆頗邇釋典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終不言家人勸治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足治第但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渥哉沆没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倚如此

李迪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深厚有器局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兖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

嘗歸沐忽傳召對内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内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出此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上曰朕當出以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内外卽賜三司示恩德何必曰借上悦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厮囉欲入寇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多兵可分兵赴瑋上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有方寸小冊書兵糧數以備調發今猶在佩囊中上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留兵若干某處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上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厮囉果犯邊秦州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既而奏至上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厮囉兵遠

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上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迪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上怒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止兼太子賓客詔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寇準罷上欲相迪

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
客爲宰相敢以謝上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同
平章事初真宗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
贊之丁謂不欲曰卽日上體平何以處此迪曰
太子監國非古制邪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
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真宗大漸迪與宰執祈
禳宿內殿時皇叔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
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有金
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

盡黑令持進王王大驚意其有毒卽上馬去初
寇準既敗丁謂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
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
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一日於上
前願與謂俱罷遂罷知鄆州仁宗卽位太后預
政貶寇準雷州以迪朋黨貶衡州團練副使謂
敗起知舒州知河南府太后崩召判尚書都省
未幾復拜同平章事與呂夷簡交惡景祐中范
諷得罪迪坐姻黨罷降知密州歷徐州兗州復

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迪願守邊詔不
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請老
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
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上數遣使問勞欲召見
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文定上篆其墓
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卿曰遺直鄉孫
明復居太山之陽年五十矣枯槁憔悴鬚鬢皓
白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一室獨居誰事左右
卽疾病奈何吾弟之女甚賢也可奉箕帚明復

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
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
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
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弖不可不成
相國之賢遂娶焉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
故當時士大夫莫不稱之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
年十九擧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

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方進取可欺君邪
後中第知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揭
名縣門百姓莫敢後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
佐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申救之廷美
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絶朝請左右微過輒
持刃射之上誨督不悛重陽宴諸王元佐不預
發憤縱火焚宮上怒欲廢之會準通判鄆州得
召見上與準謀準曰請命東宮攝祭其所其左
右皆令從行陛下搜其宮果有不法俟還示之

廢太子一黃門力耳上用準謀得所為剜眼挑
筋摘舌諸遙刑器遂廢元佐立章聖為太子準
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
不合上怒起準輒引御衣復坐事決乃退上嘉
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
大旱上延問近臣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
天人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不平也上怒
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狀準請召二府既至準
曰比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伏誅淮以

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
非不平而何上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
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
知院張遜數爭事遜銜之他日準出與溫仲舒
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遜嗾判左金吾王
賓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謫準亦罷知青州
既行上念之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
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對曰陛下念
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上默

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戸有居渭南
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杜其往來
上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
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
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
稔禍深可戒也上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
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
久馮拯等疏乞立儲皆被斥中外無敢言者準
初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瘡自褰衣示準且曰

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襄王尹開封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都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上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上入宮受賀復出延準飲極醉

而罷二年南郊百官進秩準頗私所喜者馮拯劾準擅權并條上嶺南除拜不平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德之不敢與抗故得任胷臆亂經制適準攝祀上召責端等端對準性剛臣等不欲數爭以傷體再拜請罪及準入爭辯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上前上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上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準位士安下時契丹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冬果大入羽書一夕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同列以聞上大駭遽出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上難之欲還内準請毋還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大

駕親征賊當遁去柰何棄廟社幸楚蜀遠地天下可復保耶遂決幸澶州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兵屯中山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兵扼其左右四方征鎮赴援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大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隨準復入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瓊等瓊即仰

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
衛士進輦渡河御北城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
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上
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
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
上還行宮徐使人覘準方與楊億飲博懽呼上
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蕭撻
凜出督戰將威武軍顧裴環守牀子弩弩撼機
發矢中撻凜死乃請盟不從請益堅準欲邀使

稱臣獻幽州地而上厭兵又會有譖準者準不
得已許之上遣曹利用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
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勑毋過三十
萬過斬汝矣利用遂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準處
分軍事或違旨及是謝上笑勞焉準在中書喜
用寒畯舉措自任同列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
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器使百官何用例爲
郤不視上之次澶淵也謂準曰今虜騎未退而
天雄軍截在賊後何人可爲朕守準曰當此之

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
參政王欽若可使也即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
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
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遽酌大
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訖拜別欽若馳入魏戎
虜滿野無能爲計但閉門修齋誦經而已或云
欽若數進疑辭故準因事出之準自澶淵還頗
矜其功一日準朝退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
敬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夫城下之盟春秋耻之

且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
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
顧準浸衰出知天雄軍北使過之問曰相公望
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
鎖鑰非準不可耳祥符七年復召爲樞密院使
同平章事先是景德間進士撫州晏殊大名姜
蓋皆俊秀召試上愛殊屬詞敷贍準欲抑之而
進蓋上曰朝廷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如前代張
九齡何嘗以遐陋棄之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

究出身及是殿試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故事
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參擇材質然後賜第
一時新榆人蕭貫與齊並見齊秀偉端重上意
已屬之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
第一準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齊
膠水人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時京兆
都監朱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者
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上使中貴人
逼準準上其事天禧元年復召入同平章事門

生有勸準者曰至河陽稱疾求外爲上策儻入
見發乾祐天書之妄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書爾準不懌四年上風疾政多內決劉宗橫于
蜀準必請行法既失皇后意而曹利用副準樞
密時素爲準所輕學士錢惟演見丁謂權盛附
離之謂與利用惟演謀排準上疾臥枕內侍周
懷政服因與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告準準密
奏太子人望所屬願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
可使輔少主上然之既而準被酒漏洩謂等懼

力請罷準政事上忘前語罷準爲太子太
傅以李迪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
使上徐覺其悞召惟演對曰馮拯故參政今樞
密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盍遷曹利
用或丁謂中書乃以謂平章事利用加同平章
事上既擢謂首相然待準如故謂等懼謀益深
懷政恨爲謂等疏斥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
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客省使楊崇勳
等議事崇勳以告謂謂微服夜詣利用計之旦

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鞫訊具引服遂誅懷政謂
等并發朱能天書事遣使誅能降準太常卿知
相州朝士與準厚者皆被斥楊億尤善準而請
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謂召億至中
書億懼而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
公爲一好詞億乃安於是謂等白準不宜居內
郡上命與小州謂退署紙尾曰奉旨除遠小州
李迪曰旨無遠字二人忿自此始以王曾參知
政事惟演爲樞密副使準再貶道州司馬過零

陵爲蠻夷抄掠其酋長聞之曰柰何奪賢宰相行李趣令還所掠自準罷紬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謂必欲置準死地遣中使齎敕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宴客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使人謂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拜敕復宴至暮乃罷初謂出準門下

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未幾謂亦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之聞家僮謀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天聖

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得通天犀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朝服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送之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

不可不讀準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爲也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客闔扉脫驂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相傳云是準燭法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衍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初魏野謂準

日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
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
言在雷州踰年既卒衡門之命乃至歸葬西京
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挂紙
錢踰月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
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
中書令萊國公後賜謚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
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修
小節頗飛鷹走狗母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

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亡每捫其痕
輒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乳母泣曰太
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
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
財産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
文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學士劉筠戲
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正色答

曰曾平生志不在温飽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
士院授秘書省著佐郎景德初通和契丹致書
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
弗果易遷右正言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
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
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
建玉清昭應宮羣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
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
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

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
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遣内侍諭曰嚮思
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其見尊
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
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以失論帝
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
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
卒從曾議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
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

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
曾白與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
未徙去而曾令人舁土置門外賀氏訴之帝以
語欽若乃罷曾出知應天府王旦語其家人曰
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非讓會靈觀使
願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
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
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
知其偉度矣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

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
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叅知政事
眞宗不豫皇后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
皆決于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
妹妻太后宗人劉美者也時爲樞密交通宮掖
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
倚皇儲之重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
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
后兩宮由是益親曾奉命草遺詔以明肅皇后

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
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
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
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
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
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
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
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
宦官禍端兆矣時雷允恭管勾山陵事判司天

監邢中和謂允恭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或
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
言之衆不敢違即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
允恭坐擅移皇堂下獄死曾欲并去謂一日語
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
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
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怒甚
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
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爲太子少

保分司南京謂私庇允恭未必真有禍心也然
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故曾以計傾之
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
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以帝初即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
繪圖以獻帝降詔褒美仍勑鏤板模賜近侍命
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曾方嚴持重毎進見言
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
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

兢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國朝故事叙
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
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
乾興初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
使領景靈宮使詔利用班曾上然議者深以爲
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
集殿廬將入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
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閤門惶惑
莫知所出曾揖羣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

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
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
次相張知白上利用於內降恩多所奏抑或求
恩于太后已三抑矣揣其再下而利用不敢違
因欲以是傾利用又求之于太后太后曰利用
不從柰何或紿太后曰利用雖屢却而臣求之
于其家媼已陰諾臣矣再下而利用果從之太
后始疑其私會利用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
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被酒衣黃衣令軍民呼

萬歲且云利用實教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
后曰卿嘗言利用彊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
恃恩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
也太后意少釋杖殺汭貶利用知隨州再貶崇
信節度副使至襄陽投繯死殿前副指揮使楊
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勳穿泥鞹
直登堦曾領之不以常禮延坐崇勳退劾奏其
失送宣徽使問狀翌日曾對上請傳詔釋之太
后問故曰崇勳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

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帝曰比閱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曾曰士人入流必顧廉恥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民宜少澄其源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皆媿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

皆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訛言未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使置務榷醋請推其法天下曾曰榷酒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榷醋則甚矣遂罷之詔學士蔡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于民何為不可帝然之始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可及長寧節上壽

供張便殿太后既不悅而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尤失太后意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歛車徒而過無敢譁者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曾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曾親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

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曾見而偉之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為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

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泰州王繼明納
賄夷簡諷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
帝前遂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
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
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
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
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
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平生自
奉甚儉有同年子孫京來告別曾留飯飭子弟

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送數軸簡紙
皆書簡後裁取者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
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仁
宗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為第一曾無子
養子曰縡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胡安國嘗
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禀既
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一科知崇陽縣民
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
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
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民富
至今詠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有負萊歸者問
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
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一吏自庫出鬢有一錢
詰之庫中錢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
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詠援筆判云一
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

下堦斬其首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
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猶未
盡除詠此舉非為一錢其意深矣以薦入為太
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
征以便養俄召還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太宗聞
其強幹擢樞密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司兼掌三
班院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㐌
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被邊寄若以一
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

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大校者上始痛詠言而加慰勞淳化四年兩川旱民饑吏失救䘏寇大起五年五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訪知鹽價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得米數十萬斛奏罷運時益州雖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

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庭將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師擁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詠釋之繼恩卽分兵鄰州不數日減城中已半詠以順黨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揭榜諭之首者相踵皆釋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行法詠詢之悉前日首復縱之繼恩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

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再閱月兩川平主帥寵卒暴取民財物有訴者卒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以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洶洶知其投井故無他議又不至與主帥有不協名西川廣武卒劉盱逐都巡檢使韓景祐掠懷安軍破漢州又掠邛屬將趨益報至詠方會僚屬飲宴自如夕召上官正謂曰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與賊遇當破之正受教行至方井

果遇賊一戰斬盱賊平兵廻有以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有巡檢所領龍猛軍爲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鬭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

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
鈐轄宜攝州事詠出討之鈐轄驚請行詠問何
時曰卽今詠顧左右張酒城西門曰將餞鈐轄
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
轄曰某願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
皆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
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于此樓
下鈐轄去與賊遇果敗走數十里鈐轄召其將
校告曰觀此翁所爲眞斬我不爲異也復盡力

戰大破之賊遂平詠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
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
之旣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
順嘗有炮罪此吏縱之也有僧行止不明有司
執之以白詠詠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旣而按問
果一民也與僧行野中殺僧取戒牒因自披剃
寮屬問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
痕耳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
其屬謂曰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
戮于市卽日帖然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
則有刑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
勝李順黨中有殺牛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
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詠斷云
禁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
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
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詠守蜀兵火之餘
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衆嵩呼者三詠亦下

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告韓
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能措置一日有一卒抱
兒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詠見之集衆語曰
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
爲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
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㪷直
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
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糶之
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民無餒

邑詠之賜也詠凡有興作先帖諸縣取匠籍申
來分爲四番役十日罷去夏則午歇一時冬給
木札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詠
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詠俱知悉
詠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羣樓上鼓番漏
水歷歷分明一刻差必詰之詠曰鼓角爲中軍
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益不
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頹廢詠察郡人張及李畋
張逵有學行爲鄉里所服延獎加禮篤勉就舉

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學者知勸文風益振
丁外艱起改兵部郎中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
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改御史中丞二年以工
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
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
不痛懲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
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其患深矣杭有
富民將死子方三歲命壻主其貲遺書曰他日
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及子長以財爲訟

壻持書詣府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婦翁智人
也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七與
子皆泣謝而去詠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
牛冕代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
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
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樞密
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
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郡復大
治上諭詠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詠

問李畋曰百姓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民皆信
服詠曰前任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只此一箇
信五年方得成景德元年車駕北征詠慮遠夷
乘隙爲變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于市衆
皆慴服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實李畋問
其旨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
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
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
於腦求知潁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

兵過金陵詠問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
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令張希顏好官員也詠
曰何以言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
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鄽肆無賭博市易
不敢諠爭夜以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
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
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
爲閤門祇候皆號能吏詠在陳一日方食得邸
報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復彈指罵詈久之

乃丁謂逐寇準也詠慮禍及己乃延三大戶與
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
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祥符八年卒于陳
年七十謚忠定詠少學劍樂爲奇節有士人遊
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欲其女爲妻
即止歲久益横不可制詠寓傳舍知其事即陽
假僕爲馭至林麓斬之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
餽萬錢負之于驢與小童驅而歸或謂此去陂
澤深奧可俟伴行詠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安

能少留淬一短劍而去行三十餘里日已暮止
一孤店惟一老翁二子見詠來甚喜密相謂曰
今夜好個經紀詠竊聞之因斷柳枝爲一棓置
室中翁問何用曰明日早行聊爲之備耳夜始
分翁令其子呼曰鷄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應
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排闥詠退
立其人閃身踉蹡而入擿其首少時又一人至
如前復擿其首及持劍視翁方燎火爬痒并殺
之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失

火舉家被焚少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
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不言姓氏自
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爲別云異日相會于西川
詠稍異之及知益州患頭瘡朝廷差內侍傳旨
撫問詠感君恩遂於龍興觀設醮是夕夢神和
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疱病及覺語道士
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
歌索閲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祀神和子號曰
仙遊閣其歌先在觀內刻石存焉詠室中無服

玩之物閒如也李畋嘗謂禪室不如詠哂曰吾不愛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詠以益州官屬憚其嚴遂自買一婢侍巾櫛從此官屬稍稍置姬侍及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鍛汞爲白金詠卽市汞百兩俾鍛一火而成不耗銖兩詠

立命工煅爲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以酒榼遺術者而絕之詠去蜀留一卷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詠卒于陳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詠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留乃公畫像自爲贊云乖則遺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宫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力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

亦不爲忤云詠曰事君者廉不言己苦忠不言己效功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又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謂李畋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畋苦痁既瘵請謁詠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詠曰人能於

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愼之靜久自愈詠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叅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他語鄙褻詠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前言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詠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

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之且稱文善詠起再拜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盖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詠賦有包戎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顛失黜之選胡旦爲狀元詠憤然毁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趍豹林谷以弟子禮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喧沸忽

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憇之所詠堅乞入道希夷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喧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因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之叛累乞閑地不得因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沉默好學祐器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恠憑依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自是遂絶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

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與同列每日王君凌霄聳壑貴不可涯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可用者若水薦旦上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暴疾命旦馳還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上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至京直入禁中下令

甚嚴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
于郊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受盟寇
準以爲功上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從容言曰
城下之盟諸侯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
上愀然曰爲之柰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取
幽燕乃可滌耻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
能爲此更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可以鎭服
四海誇示外國然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
後可爾旣又曰天瑞安可得前代盖有以人力

爲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
瑞無異也上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
若曰臣得以聖意諭之宜無不可即乘間爲旦
言上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
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漫應曰此聖人以神
道設教爾上意決遂召旦飲懽甚賜以尊酒曰
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歸發皆美珠也由是
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爲天書儀仗使從封泰
山爲大禮使受詔撰祠壇頌四年祀汾陰又爲

大禮使仍撰祠壇頌旦柄用十八年爲相一紀
會契丹修和西夏納欵上以無事治天下而旦
務行故事愼所變改上亦信之凡大臣有所請
必曰王旦以爲如何歲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
上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請率百官
賀旦不可後數日飛蝗蔽天上顧旦曰使百官
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火有言
榮王宮火所延劾坐死百餘人旦曰始火時陛
下降詔罪己臣等皆上章待罪今柰何歸咎于

人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當坐者遂皆免
日者言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來占吉
凶之說上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
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上猶怒旦因自取嘗所
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
願并臣付獄上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
而上悔馳取之已焚矣繇是皆免仁宗爲太子
太子諭德張士遜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
職止是邪契丹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

出彼以此探朝廷意耳乃借明年歲幣六萬與之至明年詔有司仍與契丹如常數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新欵求糧百萬斛大臣請詔責之上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旦嘗稱寇準上謂曰卿雖稱準彼乃數短卿歎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聞旦被責堂吏皆見

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準罷樞密使託人求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上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大宴如聖節儀又衣黃道服爲人所奏上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邪上意解

曰然此正是騃爾參政王曾張知白謂旦章奏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不可旦遜謝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上驚曰何不與王旦來曾以前事對上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媿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略不介意上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乃

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旦沒後欽若始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宰相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奏事忿爭上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退上怒命付獄旦從容曰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所坐上曰坐以忿爭無禮之罪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

欽若等宜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免未晚也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與楊億評品人物億問丁謂竟如何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果如所言旦爲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内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謁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敗方知其遠慮内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節度使上語旦曰承規

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獻之觀才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以請上照始奏用故旦所奏無不報可丁謂以是數毀旦上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上命問旦人始知旦薦

之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沒後修眞宗實錄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旦嘗至兖州言張士遜等莅事幹集望賜詔褒諭某等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或謂旦曰公元宰所舉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又請亟用則恩皆出於已此大臣大嫌也李廸賈邊有時名舉進士廸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于師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廸犯不考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

漸不可長遂收廸而黜邊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上與輔臣言

及朝士有相奏薦者旦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畢巳乃稱其有將才而敬玄卒敗事上曰若然則險僞之輩固世所不能絕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上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

往妄有變更矣知秦州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問旦誰當代瑋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邊才楊億亦以爲言竟用及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及方坐觀書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譽達京師億復見旦道其事旦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讓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

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擢樞副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以問宰相旦曰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體知秦州張佶言蕃部俶擾已出兵格鬭望量益兵旦曰今四方

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翰之臣宜務鎮靜上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爲上旦任事久人有謗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封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答天禧初進太尉兼侍中一日獨對滋福殿上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

孚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初處士魏野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至是以詩贄旦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廻好伴赤松遊旦覽之喜復以疾求避位上覩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舁相俸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於延和殿上曰卿今疾亟萬一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

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没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上手自和藥并薯蕷粥賜之旦素厚楊億屬爲撰遺表且言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叙平生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表上上歎惜

數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奏辭末自益四句云益慙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舁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已薨年六十一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正祥符以來每有大禮旦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前之爲也議者謂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乾興初詔配享眞宗廟庭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被服質素家人欲以

繒錦飾氊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佳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啜羹曰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眞宗以其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眞宗臨御歲久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旦初無姬侍其

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門東司呼二人責限爲旦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以告旦不樂然重違旨遂聽之蓋旦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桶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旦旦嚬蹙曰吾家安用此後姬妾既具乃問昔器可求否對曰向私易之今在也旦喜聲色之移人如此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自總髮苦志厲操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徙權知鳳翔府會河北乏軍興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憚其清整衍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間有不職者委之事使不暇脩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又議常平法請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則出官帑助之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事一日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受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

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拜樞密使與富韓范共事過絕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諫官歐陽修入對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然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

朝故實善決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是之衍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衍者然兵竟不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鴈門麟府皆警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鬭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上前詆衍甚切契丹卒不來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因以詰契丹陰事衍曰中國主忠信若違約納叛不直在我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兼樞

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小人不悅為宰相百二十日以尚書左丞出知兖州慶曆七年衍七十表請還印綬遂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非故事蓋賈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第室卑陋享客多用髹器客有稱歎者曰公為宰相清貧乃爾衍命侍人盡取所有燕器陳於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畜也卒年八十謚正獻衍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異儒少立衍自在幕府至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有所執奏人始信之乃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不其輕吾黨如此有門生為縣令衍戒以韜晦無露圭角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操縱係之長吏夫艮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欲行其志徒取禍爾又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人知苟欲人知衆必譖已黙而

行之可也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問公今日何不悅衍曰適見朝報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衍曰今日見朝報某某進用社稷之福也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門生嘗從容言公在相位未期年而去天下甚觖望衍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請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生曰何也衍曰衍平生開某人賢可某任其人才可

某用未能悉薦此所以恨也張方平奉佛甚謹衍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醫朱姓者出入兩公之門嘗欲勸衍久而未獲一日衍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衍怒曰楞嚴何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卷呈衍覽竟再索不覺讀盡十卷乃絶歎以爲奇書因與朱同謁方平責其不早告方平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晩衍自此大加崇信石介聖德詩云曰衍汝來汝予黄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

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四終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五

晉江　李廷機　編

宋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絶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方

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宰相吕夷簡善之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

上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西師未解元昊亦
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
狠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上
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赦邊吏通善
意元昊竟降既而以脩起居注使契丹還知制
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
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
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
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

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
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
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
榷鹽何也上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
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
上驚悟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
變上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郎昌言
當議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
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

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
矣執中矍然而罷上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
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
爲姑息自取士任子磨勘遷補命將養兵皆非
舊例國用既窘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
礬之法亂此治忽盛衰所係不可不急上覽對
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
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銓以侍讀學士知滑
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將入寇攝守亟

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亦發陝西步騎兵戍
蜀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
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人始造
此語者梟首境上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
司使召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
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
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
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
役費爲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喪丘山也乃畫

上十四策上稱善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上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儻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上不豫召至福寧殿上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

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上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上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守西

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上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上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爲青州未行上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才力豐而威令行間諜

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内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册皆出臣手上曰卿時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脩

貢爲辱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
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
知也上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
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
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
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
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悉
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
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

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
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上頗采其言而方平求
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上曰朕欲卿與韓絳共
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
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
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
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
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
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

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幷及祠廟宋閼伯微子
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
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
得免乎上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
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
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
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
謚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
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

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狥物以色假
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
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
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守宋都
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
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
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
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
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方平嘗言道

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好名喜事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爲之動搖申公復作相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材能

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諫官之勢自此日横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寛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諱改焉舉進士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將校有臨陣退縮不前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權不專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寇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黄德和擁兵觀望欲脱已罪反誣平降虜賂平奴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鞫得實而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然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貴前此或強抑市價適以增其氣敵愈不能平彥博

出公儲粇諸城門十八處張榜平糶不限其數米價遂減嘗繫毬鈐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夜宴從卒拆馬廄爲薪不可止軍校以白座客皆恐欲散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宴飲自若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久討未下上以爲憂問兩府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監諸軍遂擒王則拜同平章事議省兵所汰及去給半廩者凡八萬論者紛

然謂必聚爲盗上亦疑焉彦博門下公私困竭
正坐兵冗脱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御史唐
介劾彦博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獻張貴
妃緣此擢爲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宣徽陷陛
下有私後宮之名實自爲身計乞罷彦博以富
弼代之上怒甚急召二府曰介言他事乃可至
謂彦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謫英州別
駕彦博亦罷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彦博父客也
彦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彦博織燈籠錦

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曰文彦
博所織也彦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
以陛下故爾及爲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
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妃
密令人語彦博翌日彦博請往上大喜賊平即
軍中拜相人謂彦博得相由妃力云遷知永興
軍時有乞廢陝西鐵錢者朝廷雖不從人多知
之爭以鐵錢市物而不肯受長安爲閉肆僚屬
請禁之彦博乃自出縑帛數百匹使鬻鐵錢衆知

鐵錢不廢市肆遂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三年正月上方受朝疾暴作彦博呼
内侍史志聰問狀辭以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
之曰爾曹隨侍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爲也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
耳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
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彦博曰此豈論故事時也
一夕知開封府王素叩宮門上變不使入詰旦
言有禁卒告都虞候謀反者沆欲捕治彦博召

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
愿可保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乃請沆判
狀尾斬卒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
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
賈昌素惡弼陰約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
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
安彦博知其意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請
皇后同聽政志聰以其狀白中書彦博視而懷
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

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彦博曰天文汝職也何得
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彦博曰
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
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曰何不斬之彦
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宮中不安既而議定六
漯方位即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漯
在東北非正北也上疾愈彦博等始歸第沆答
白上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以
沆判呈上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彦

博因言介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
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彦博爲
厚德久之判河南府爲郭申錫張伯玉所攻雖
不勝然不自安數求退許之初上不豫彦博與
富弼等乞立儲上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
其事緩已而彦博罷英宗即位有詔入覲英宗
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博遜避不敢當上曰暫
煩西行即召還矣入爲樞密使神宗熙寧二年
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趣鈐轄李信等出戰

以陣圖方略授之及敗乃妄奏信罪彦博屢奏其失
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慶兵憤爲亂彦博言
於上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采衆論以靜重爲
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
石知爲己發奮然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
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彦博又言祖宗
法制具在不須更張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
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

也彦博曰務要推行爾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
市易司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元豐三
年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事彦
博適入朝上問之彦博對以先帝天命所在神
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上曰
卿深厚不伐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遂
加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兩遣中
謁者遺詩祖道久之致仕居洛陽元祐初用司
馬光薦起平章軍國重事在府五月復致仕紹聖

矜章惇秉政以彥博朋附司馬光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黨籍後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郤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相樂序齒不序官謂之洛陽耆英會彥博幼時與羣兒擊毬毬入樹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墮水甕中已沒光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不凡矣元豐間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子義問爲運判一日彥博謂義問曰昔先參政爲臺官以言彥博謫彥博亦罷判許州及彥博召還

仁宗用彥博言起參政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彥博言至感泣自此出入彥博門下後薦爲集賢殿脩撰帥荊南元佑中程頤爲崇政殿說書每侍講色甚莊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頤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弱冠舉進士第二人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優高第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衛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宰相王曾聞望方崇

罕所奬與獨對琦稱其奏疏且謂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范希文亦好名無益於國琦聞曾言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招募壯者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逐貪吏罷冗役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賊遂寇鎮戎琦奏言賊衆不過四五萬人吾兵分力弱不若併出一道乘其驕惰破之乃詔鄜延涇原各出師元昊求

盟琦知其詐令戒嚴賊果犯山外琦兵悉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琦上章自劾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改觀察使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東兵建德順軍以

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横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强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行者上悉加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兵脩都城爲討罰計時二府合班奏事雖事屬中書琦必盡言同列或不悦上獨識之日韓琦性直會仲淹富弼相繼罷琦以仲淹弼既罷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狃平貝州

功需賞譟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繼廪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知并州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以資敵將爲所有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九千六伯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

章事六年上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
病不御殿中外惴恐爭以立嗣爲言積五六歲
未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言曰皇嗣係
天下安危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
何不擇宗室之賢者爲宗廟社稷計上語以後宮
將有就舘者姑待之已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
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
彼中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
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昪歐陽脩極言

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疏請琦進讀上遽曰朕
有意久矣誰可者琦對此非臣等所可議當出
自聖擇上曰宮中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
者可也琦請名上以宗實告即英宗也琦等遂
力贊之時英宗居濮喪起知宗正固辭旣終喪
琦言不若遂正其名乃詔立爲皇太子英宗即
位數日初挂服未發哀暴疾大呼語言多不可
聞大臣駭愕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趨抱入
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内人驚散琦呼之

徐徐方來琦擁上受之令用心侍奉仍戒曰今
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
哭處之若無事然上初以驚疑得疾疾平猶面
壁不受藥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熟視不言
或取藥覆琦衣琦跪榻上移時或拜於牀下數
四太后每勞苦之上遇左右少恩禁内多妄傳
大臣亦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差一語
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是妄傳遂息然上憒
憒時或有不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

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
昌邑王事如何琦對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
何王語塞琦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何人於
太后前道此事后曰無它舊嘗聞耳他日從容
言曰太后無出今帝自少鞠宮中后又外甥是
天以此兒媳遺太后也豈不當愛惜太后旣憂
上病久琦因曰又頴王長矣亦宜且與照管謂
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琦曰太
后毋得妄思慮少間叅政歐陽脩進曰太后事

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間反不能忍也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太后一日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勑中貴候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請晚臨後獨見既見奏臣有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

報然既非天屬之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曰此文字幸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又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獨稱舜大孝豈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其孝乃為可稱今直陛下事之未至爾上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太后驚曰相公是

何言我心更切也琦潛察上體平太后未有還政意乃建議請上祈雨太后曰恐未能出琦曰可矣太后曰駕出必備禮儀方處喪顧安得素仗琦曰此小事朝廷順指即辦耳不數日素仗成駕幸相國寺京師之疑既解琦力引古誼動太后言前世母后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今太后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也太后遜辭琦察其意回亟贊成之後數日遂還政入內都知任守忠奸佞反覆離間兩宮司馬

光在諫院凡十餘年請誅之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書趙槩難之問修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謫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即日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乃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上顧琦曰一如

所料治平三年彗星見言者多以爲憂或告琦
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即政琦
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皆經國長筭如
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補綴編成
十餘軸英宗見之不覺避御座英宗疾久一日
琦起居退適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柰
何琦曰願大王早暮常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
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晏
駕召太子未至英宗忽手動曾公亮欲且止召

琦曰即囘生乃是太上皇愈促之神宗即位一
日獨留琦問及英宗初年事琦對曰是時人情
誠憂懼然內惟於太后前力主以必不妨外則
急爲東宮置官屬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
王奉朝請立於藩王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
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
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
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
琦請去上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

除判相州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假擾改判永
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
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夏人
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不可棄樞密文
彥博難中變促棄州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
元年徙判大名府王安石行青苗法琦疏言之
上袖疏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
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
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

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
參政趙抃等請候安石出議之及安石復出持
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
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初新法
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
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於是請解四路
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行之六年還
判相州八年改永興軍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琦識量英偉臨事

喜慍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
崇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誚
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保恐家無
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
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
爲哉初琦爲諫官請禁民間作銷金服玩未幾
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行院議止徒
三年琦奏大中祥符中敕犯銷金者斬請復用
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所造鍾律琦以爲不若

窮作樂之源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與左右弼
臣咨訪邊備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南郊用
和峴舊樂琦言欲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
三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
皆從減省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
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
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
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琦在
延安夜有人盰內遽搴帷帳琦起坐問誰何曰
來殺諫議又問誰遣你來曰張相公蓋夏國相
張元也琦復就枕曰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
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出明日琦不治其事俄
有報城上得金帶者納之徙知鄆州京東多盜
捕盜之法百日爲三限盜未必得而抵罪者衆
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盜多獲中書每事
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所去取所欲
與白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見琦令删取五房例
及刑房斷例爲綱目類次之每用例必自閱五

房吏不得高下干其間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
春秋存亡繼絶之義擇才臣行四方寬恤民力
籍戶絶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䘏募耕唐鄧廢
田治平中夏使至云將以十事聞朝廷太常少
卿祝諮爲館伴先見樞府已見丞相琦問樞密
云何曰第因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館伴
止主飲食也琦略十事授祝曰某事以某辭對
某事以某辭折及宴言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
料夏人竦服琦爲相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陽

修爲參政凡政令則曰問集賢典故則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自決之人以爲得體琦一日懇辭持四方士人見責退書以爲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流涕不許請益堅乃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州陛辭上從容訪政事琦言用人當辯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及琦入覲上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去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因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

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琦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琦自永興過闕上問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儲時安石有異議以此與臣不同上問安石安石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此臣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此然琦嘗對仁宗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有以處之矣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

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急上府參不及盥漱琦疑夜飲一日從容謂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後知雖重其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上琦書多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怨琦故熙寧日錄中短琦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琦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

自處弊可知也又謂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點汚及其成德有所受亦不害不然無容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可行而已琦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忌者亦少如范富歐尹不免分別大過以至斥逐獨琦安焉後諸人復起皆琦力也仲淹與琦議西事不合拂衣而去琦自後引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也和氣滿面仲

淹意亦解石介作慶曆詩琦與仲淹適自陜西
來朝道中得之甚不悅相謂曰天下事爲此怪
兒輩壞了當歐余王蔡爲諫官時稱四諫毎力
引石介執政欲從之琦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
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
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
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
用此諫官也琦明足照小人之欺然毎受之未
嘗見色嘗曰小人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

淺與之接耳又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
迹孫和甫使虜過魏請教琦曰勿以夷狄鄙薄
之甚善琦在大名有二玉盞毎宴客特設一案
覆以錦衣一日爲一吏誤觸盞碎坐客愕然吏
且伏罪琦笑謂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
曰汝誤耳帥定州時夜作書一侍兵執燈燃琦
鬢琦遽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顧視已易其
人琦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
崔公孺琦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

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
害人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
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平日獎進人
才極博至心許不過一二人論時望諸公皆不
以經綸許之謂才耑須周可當四面入麤入細
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耳琦平日謂成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故曰爲古
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人以爲名言琦論近
世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王曾又嘗云若晉公

黠檢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
曰頃時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皆歸之萊公未
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
出晉公也人之修身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爲相
論其事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
相琦與文彥博俱嘗鎮北門朝城令決一兵士
方二下輒悖駡不已令以解府琦問駡否對曰
乘忿實有之琦即判處斬略不變色彥博時亦
判一卒彥博震怒以此見二人量不同或問威

克厭愛允濟琦曰待威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以威而能濟者尤妙古人謂鵷鶵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相遠矣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有以璟爲言者琦曰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璟敗如其言錢明逸久處禁林不得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曰已

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也琦屢薦歐陽修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果相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晚與歐陽修相得最深琦知修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琦必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

修終身不言易也或謂公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蘇軾中制科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琦曰軾遠大之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然後用之則人無異辭今驟用適以累之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刻于石琦留守日客有勸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可耳安用進爲客莫諭琦意韓絳來

遂進之琦聞而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質于琦琦指數事可去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守道服其識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又自有利處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民其弊至此後世

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飲稅而
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無生離死別之苦此豈
小事又其練習戰陳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
日道也琦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
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善射民間有弓箭社琦在
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後相繼者下令
籍爲部伍仍令用角弓太原人貧素用木弓自
此有責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出于有心也
琦曰御軍自有中道嚴不可廢亦不可著嘗冀

罪雖日誅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後[illegible]州[illegible]任義
納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投慶州[illegible]惡其言
將謀叛轉運使李[illegible]之[illegible]將領兵討之因是入
寇不已又遣寶[illegible]之已數歲仕義
乞復通貢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會議[illegible]相文
彥博呼吏擬奏許實加官遷二子琦咍之彥博
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也琦曰二子還則
爲煮肉矣他日何以來[illegible]義遣殿中丞雷
簡夫往約勿殺師寶俾知[illegible]州然後許款仕

義聽命荆湖間無事桂洲陸詵奏交州欲取温
同等地上因問交趾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
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
有此地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命將討伐不
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
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弓早識琦琦有奇骨
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剖劂可屬
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行知人弓哲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仁宗復制科弼舉茂材異
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
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繒使者
儀從如契冊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
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召知諫院康定元年
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
政不從弼曰儻契冊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其果
然上深悔之時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
他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上

不欲廢樞密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此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二人來降補借奉職羈制荆湖弼言降者家已族矣非厚賞無以勸來者上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慶曆二年契丹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擇報聘者莫敢行呂夷簡薦弼歐陽修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入對曰主憂臣辱臣敢愛其死上爲動色先以弼接伴英等見中使託疾不拜弼曰

昔弼使北病卧車中聞命亦不敢不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哉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則從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上許增歲幣及和親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當效勞柰何以官賂之遂報聘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爲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

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通好則利在人主而臣下無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必勝乎即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

契丹主首肯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弼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以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朕不忍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

信誓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
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
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
久弼又復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
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
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
感悟今惟有昏事可議耳弼揣虜意在金帛因
日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
虜求昏意緩弼歸復命夷簡傳旨令弼草答書

并誓書弼奏誓書內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
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
請錄副以行中使夜賫誓書追及弼于武強授
之弼慮書詞異同啓副封觀之果不言三事乃
以禮物屬副使疾馳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
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夷簡等
問之夷簡曰此誤爾遂易書行至契丹虜主欲
增金帛誓書中加一獻字弼言南朝爲兄兄無
獻弟虜主欲改爲納弼亦不可聲色俱厲契丹

知不可奪乃曰吾自遣人議之復遣劉六符來
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
也朝廷竟用納字歲金帛至五十萬始弼奉使
聞一女卒再使聞一子生皆不顧得家書不發
焚之曰徒亂人意耳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
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
未暇與角耳虜既修和有忌弼功乞斬弼首上
雖不聽而弼深畏恐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
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

丹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坐薪嘗膽不
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踰月復申前令使宰相諭
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弼乃受王拱辰
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多出金帛以
厚夷狄敉中國爾上曰朕所愛者土宇生民財
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生民耶上曰
國家經費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
調發所出不貲拱辰曰犬戎無厭且陛下止有
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之何上憫然動色曰

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耶拱辰言寒遽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灑泣再拜而去上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所欲爲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請卻其使卒臣之夏竦中弼飛語弼懼求宣撫河

北還出知鄆州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出其人官吏待次者賦以祿使即民所聚視老弱病瘠者廩之書其勞許爲奏請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慰籍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採取死者爲叢塚葬之明年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兵萬計前此救荒者每聚民城中烝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不得粥而仆弼立法簡便天下傳

以爲式弼每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然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制下士大夫相慶上微覘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會故相龐籍知并州入對上謂籍朕用二相如何籍曰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彥博臣頃與同列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弼未執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交口譽之

冀其進用而已亦有利焉若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上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懼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禬止宿連夕宮內肅然弼爲相守典故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任詔爲罷宴故事執政皆起復上虛位五起之弼謂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

州神宗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進令毋拜坐語從容訪治道弼知上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傅會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上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上言災異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陛下多出

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稱疾求退章數十上上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持不行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上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加司空致仕

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速改新法上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當至矣六年八月薨年八十遺奏言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聽受失宜去年永樂之役死亡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

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上覽奏震悼贈太尉謚曰文忠元祐初配享仁宗廟庭哲宗篆其碑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靖康初詔復初弼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廷自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詔復遂國之封弼繳還詞頭

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
還詞頭自弼始初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
尹洙論救仲淹亦貶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
訥不言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乃作四
賢一不肖詩競相流播黨議慶曆間夷簡罷相夏
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
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
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作
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

去如距斯脫大姦斥竦也詩出介師孫復見之
曰子禍始于此矣竦深銜之介嘗奏記弼責以
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
又僞爲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仲淹弼不自安
求出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
時讒言已入而弼閱河北兵多所升黜譖者因
言弼專權作威已收却河北軍情弼歸至國門
不得入遂罷知鄆州五年上遣中使察視山東
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此

爲可憂上欲徙二人淮南以參知政事吳育之
言而止先是石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待次病卒
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
叛使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
入契丹謀起兵而弼爲內應有詔下兗州核介
死虛實以邊事寧息罷富弼安撫使范仲淹陝
西四路安撫使七年竦又讒介爲弼往登萊結
金坑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
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

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柰何且喪葬非一家所
能辨也必須衆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
即令結證亦可應詔矣中使還奏上意果釋及
竦死上將往澆奠吳奎言竦多詐今亦死矣上
憮然奠畢命去竦面幕視之世以爲剖棺之報
云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既同爲相弼性審謹
琦果斷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爲絮嘗議事
弼疑難數四琦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
二人稍有隙及光獻垂簾琦請復政至令儀鸞

司撤簾時弼爲樞密怪琦不關報有愧公欲致弼於族滅之語琦一日進擬數臣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琦有愧色歐陽修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絶後致政居洛毎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不裁答及琦與修薨弼皆不祭弔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詆之左右見仁宗少

遊燕默有所思因問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亦易得耳久之始用文富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對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慮顧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皆如所料弼嘗進除目英宗震怒擲除目榻下弼慨然搢笏拾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伐四夷否則陳斧鉞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爲除目也必以臣等有

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内爲先蓋是時王安石勸上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寧夏結高麗以圖大遼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用劉彝沈起窺交趾造戰艦於富良江交趾偵知先載兵陷廉州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爲交趾扼不得進瘴死十餘萬元豐四年五路大兵取靈武夏人決黄河灌

吾軍不戰自斃者數十萬人又用徐禧築永樂城夏人破之報至上早朝慟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内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上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元豐六年弼上書神宗以語宰相章惇問何言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左丞王安禮

曰弼言是也及罷朝惇責安禮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日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一夕大星殞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弼客李偲問弼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

襄杜杞之流世以爲知人宰相自唐來禮絕百寮見者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蹴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治平中弼自定州還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上意方厚而求去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豈得爲止足哉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否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也弼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弼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弼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服其精詣弼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石介聖德詩云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

以導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匱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劍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系出唐宰相履冰之後由邠州徙家蘇州之吳縣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淹既長知其家世感泣辭母去之南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就養日抱具獄與太守爭辯辭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名母喪去職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掌西監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倦暫寢問未寢時觀何書取書問之命

題爲賦必自爲賦知其難易亦令諸生作以爲法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言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不可爲後世法因請太后還政殊懼召責之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恐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殊無以應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

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令德上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自古無因保育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請遣使循行命爲江淮安撫使開倉賑饑禁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還以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以戒奢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出

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言事愈急宰相使人諷之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

上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論耳遂爲四論以
獻大抵譏切時政且謂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
家卒致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類張禹者夷
簡怒訴仲淹離間罷知饒州御史韓瀆請書仲
淹朋黨揭朝堂於是秘書丞余靖言仲淹以一
言忤宰相遽加竄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
自訟與仲淹師友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
以高若訥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偕坐貶明
年夷簡亦罷仲淹既去論薦者不已朝廷再下

詔戒勑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
西經略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
入相上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謝曰臣鄉論國
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
請行遷延州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部教演用
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
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康定軍以河
中同華稅租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
三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

寒我師露暴不如俟春深邊備漸修賊勢易制
而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
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
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
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
上也上用其議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稍
招還流亡定保障通斥堠於是羌漢民相踵復
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與仲淹約和仲淹
移書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

仲淹對來使焚其書大臣以爲不當通書又不
當輒焚宋庠請斬仲淹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
耀州環慶路經略使初元昊陰誘屬羌助逆而
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仲淹以其反復
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
馬爲立條約諸羌受命始爲漢用慶之西北馬
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密遣子純祐
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版築皆具旬
日城成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

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二族道險不可攻不若北取細腰胡盧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從之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進援聞賊去乃還時已命文彦博經略涇原上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請與韓琦同經略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

兵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上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彦博帥慶張亢帥渭仲淹明號令安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不疑賊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

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上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上再賜手詔又爲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不可曰與其取之農孰若取之商賈議遂寢又建言

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如其無補請先降黜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仲淹患諸路監司非人每取班簿視其不才者一筆

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丈呼仲淹謂仲淹曰六
丈則是一筆勾焉知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
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
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
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
與韓富二樞並命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而
仲淹以天下爲已任裁抑倖濫考覈官吏日夜
欲興致太平然不無更張無漸規摹濶大之病
自任于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

稍行會邊陲有警因與富弼請行邊賜黄金百
餘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
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戸蠲其租
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商稅河外遂安自仲淹出
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
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
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
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從之果謝表
上愈信得象言遽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

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廢以疾請鄧州
徙青州疾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
正既葬上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内剛外
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
重肉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爲政尚忠厚所
至有恩尹京時有内侍怙勢作威仲淹列其罪
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曰
我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爲業上納
其奏爲罷黜内侍寶元間韓琦爲經略招討副

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夏時仲淹守延州堅持不
可尹洙爲經略判官一日將命進兵仲淹曰我
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守以觀其變豈可輕
兵深入洙曰公不及韓公矣韓公常稱用兵置
勝敗于度外今公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
大軍一動萬命所懸置之度外未見其可洙議
不合去琦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
没大將任福死之及琦還而亡卒父兄妻子數
千人擁琦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

地琦掩泣駐馬不能前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横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遂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而刺以爲軍唯仲淹所部但刺手兵罷獨得復爲民仲淹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之人後來甚得其用慶曆二年因南郊赦書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

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所貟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説薦貟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爲雪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砦城池未備寡援主守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遂配遠方仲淹言將卒數人陷在賊廷俱苦戰力屈不同背叛如朝廷貸

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卒聞之必願棄賊歸順望見其家或即懷德感恩不助賊計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之情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劫賊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賊以徑去事聞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謂高郵民疾之欲食其肉不誅則郡縣無復肯守者仲淹曰郡縣兵械足支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

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小民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情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矣仲約得免死弼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弼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且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並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

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勸募爲術甚備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召諸佛寺主守諭以饑歲工賤可與土木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叙所以然皆欲發餘財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因問何爲孫生戚然動色曰

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終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客遊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器度深遠韓范爲帥皆隸節下咸奇之仲淹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于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夜就寢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不然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仲淹不悅曰羅綺豈帷幔物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

先是仲淹卜築南園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遂即地建學嘗語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乃買良田數千畝爲義庄以養羣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出歸

姑蘇焚黄捜外庫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及貴用南郊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歲則爲饗祭朱氏子弟蔭得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還過丹陽見石延年問寄此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抵家仲淹問東吳見

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方掌西監時晏殊有女問婿於仲淹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皆可婿晏問孰優曰富修謹張疎俊晏乃婿富後更名弼爲善亦更方平云其在鄧鄧人賈黯狀元及第歸謁仲淹受教仲淹告以不欺二字黯不忘每以語人曰吾得之范文正平生用之不盡也仲淹微時與南都朱某善朱病仲淹視之白仲淹曰某常遇異人得

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強仲淹受之不啓封後其子長乃以所留藥并方還之爲人作文未嘗受遺嘗銘范忠獻其子以金帛謝拒之獻所畜書畫亦不受獨留道德經戒之曰此先君所藏惜之毋爲人得也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闑爲予京兆堲子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寒積雪汝寒汝熱同子士卒予聞辛酸汝

不告乏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跌沒水羣兒驚散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

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illegible]
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illegible]
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
之改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幷州麟州屈野河西
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命光按視
光建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可漸紓河
東貴糴遠輸之苦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
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
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毋撫

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
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
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判禮部有司
奏日當食既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
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
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
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
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幷州聞而
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

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上沉思久
之曰得非繼嗣乎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復上
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
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
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
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上大感動
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
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誰敢違者琦

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
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
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
宗遂受命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
政頗姑息胥吏諠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
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
而以為非犯階級光言皆凌遲之漸不可不正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

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祐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内今攝政

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曾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上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

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藁爲案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揮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

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光極言其非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間耳今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

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埼曰君但見慶曆間
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刺榜與民約永
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
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
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
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
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
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
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

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言陶由
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
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
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
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
學所得盡在是矣詔錄頴邸直省官四人爲閤
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難故御極之初
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

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
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
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
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
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
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
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
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
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

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
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
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
復以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
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
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
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
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

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
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
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
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
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
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
乃甚於加賦此蓋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
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上曰朕意與光同
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

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
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上曰漢帝守蕭何
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
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
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
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年
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

風朝廷耳上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
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
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
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
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
下財不才而斥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
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
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
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上曰相與論

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
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
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
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
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
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
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上曰坐倉糴米何如
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
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

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至論也他日留對上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上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内懷附下之實其才不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

家求退上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爲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禄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

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有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老羸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上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

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甆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

敗蠹之利豈能及所賂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爲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毋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

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乃復陳六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上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

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改詔行之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后

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法皆復其舊或謂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

直降勑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泆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

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

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職

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且復行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其顔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

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是
年九月薨年六十八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
德光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
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
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
實得無知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
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

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
以終其身程顥曰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
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陳醋瓶洛中
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常同觀史
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畫否君
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夫到此
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
章惇蔡卞請發冢斵棺不許乃奪贈謚仆碑而
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

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
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
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
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
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
之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
祖禹言光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
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

莫識其意祖禹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
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呂公
著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
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侍讀虜曰不
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密辭不受
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之
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不行然後去可
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
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光嘗問邵雍

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
知言雍又曰君實九分人也熙寧前士大夫奉
有談禪者偶富弼問法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
照大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
作頌寄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
人喜言名理惟光范鎮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
自入其說而光尤信鎮遂以爲議光曰吾豈謂
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棄我而從其說
耳鎮與光同遊嵩山各携茶巳行光以紙爲貼

鎮用小黑木合子盛之光見之驚曰景仁乃有
茶具耶鎮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父珦太中大夫顥生而秀
異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
求之顥以手指示果得釵人皆驚異十歲賦酌
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巳許
其志操矣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
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

地中藏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不能決顥曰
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
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
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制錢不五
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
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聞
然恃力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
顥至其人不自安輒言曰外人謂其盜官錢新
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

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
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
後私償其所盜錢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
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
禁止顥始至詰僧曰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
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
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
役諸邑率皆狼狽惟顥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
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

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illegible]
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illegible]薦
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調江寧府上
元縣主簿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
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
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顥爲令畫法民不
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
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不服者會令罷去顥攝
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

省覽奚暇及治道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
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
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白漕司然後計功
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比如是苗稿久矣
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
則大熟顥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時謝景溫尹金陵說春秋顥時取之
至言易則每謂非是弟頤曰二君皆邇易者也
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

言非通易能乎仁宗登遐遺制服三日而除三
日之朝府尹將釋服顥曰三日除服遺詔莫敢
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
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也一
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有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
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顥捕而脯之其
始至邑見有持竿黏飛鳥取竿折之教使勿爲
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再朞移澤州晋城

令澤故淳厚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
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疾
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父老與之
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爲易置
之俗始甚野不知學顥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爲會社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
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
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

有此誠有之必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
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有富
民張氏其父子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
居張驚疑請辨於縣顥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
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於三翁家顥問
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年纔
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河東財賦窘迫
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
其價翔踴多至數十倍顥常度所需使富家預

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
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
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民可任者預使購粟邊
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離錢數百千常
借以助民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
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無不從先時民釋差
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顥盡知民
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
義勇農隙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顥至遂

爲精兵晋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顥
教諭禁止始信之而顥去後郡官有毋死憚干
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顥之教遂廢識者恨
之顥爲令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
有媿於此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
哭聲振野以薦改著作佐郎尋授太子中允轉
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召對之日從容
咨訪一日對甚久日官報午顥皇遽求退庭中
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上嘗使推擇人

才顥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
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常言人主當防
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
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曰朕何敢如是
言之至于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
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上詔問所以
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
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
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做些御史只是要

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一日上言及辭顥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事朕何敢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顥意多不合數月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臣

嘗謂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何故對曰臣嘗讀詩言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何足以及此顥爲御史數月其章疏如論王霸略曰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論正學略曰君道在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又在乎君志先定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法爲必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

戒乎漸習願陛下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論養賢略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不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岩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政治委之詳定典禮委之討論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召對咨

訪治道以觀其能察之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無施不稱矣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顥曰此老雖非知道亦忠信人也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于肆罵顥獨以至誠開納疏入輒削藁嘗曰揚人之過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

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
世務斥之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
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
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
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以爲不可則執
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
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
委曲平章尚能聽從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
至如此之甚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

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
也顥之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
多忌始意顥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
其慢已既而顥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必盡心
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
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千數曹村堤決時顥
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急告顥夜
馳至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
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以印授顥顥

得印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
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
之衆皆感激數日而堤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
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吾
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
曹村下復決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
以爲使顥在安有是也遂求監局以便新養監
西京洛竹木務改太常丞還朝差知扶溝縣事
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迂闊罷復舊

任顥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扶溝素多盜
雖樂歲強盜不減十發顥在官無強盜幾邑賦
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民憚法先輸
其逋負獲除者皆頑民耳顥爲約前科獲免者
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顥爲政常權穀
價不使甚貴賤會大旱麥苗且枯顥教人遍井
以溉闔境賴焉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所
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
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

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顥在邑歲餘中正
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盜者顥謂曰汝能改行
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
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
面目見之遂自縊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
者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旨改稅作
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
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顥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
顥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

不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
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遂去之他邑不踰
月顥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
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
集顥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
即位召爲宗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
十有四文彥博采衆議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
弟頤論道遂厭科舉業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
要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
爲己任其言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
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于倫
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張子厚少
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
羌爲易與爾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聞
顥議論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

逮顥之官猶以書抵邑以定售盟學有不自信
者相訂証以破其疑其後子厚學成德尊然猶
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顥謂曰道之不明於天
下久矣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
資勢隔而道或幾乎熄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
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
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平生與人交
無隱情雖僮僕必托以忠信故人不忍欺嘗自
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

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莫不駭且誚之[illegible]
而奴持物如期歸衆始歎服顥氣象清越灑然
如在塵外及遇事則毎與賤者同起居飲食嘗
董役雖祁寒列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
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謝良佐言顥終日端坐
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張九成言顥
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
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
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朱光庭見顥於汝

州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陳瓘作責
沈文云蘗公沈諸梁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
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惇夫同
舍公嘗論顥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曰
伯淳誰耶予生東南實未知予時年二十九矣自
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文必
冠帶讀之謝良佐云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
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綴他念過便使人有得
處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
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
普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
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圖
籍龎雜稅賦無藝毎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
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産識其詳及定戶籍民
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産何不言
民駭懼皆不敢隱刻剔夙蠹成賦一邑箇而易

行諸令視以爲法至率其民庭下以諭凡民有
忿爭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
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
其言而止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
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
時杜衍老居雎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眞所謂
不可得而親疎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
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
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

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本謂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若行封爵之令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享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

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廟祔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

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路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聞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

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言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使還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

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

爲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巳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常語人曰子

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其以轉運司責追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

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曰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

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賴臥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

明言使弒姑法不至死或言頌欲寬世儒夫婦上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卽手書數百言伏其咎上覽奏牘疑之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

郡未幾知滄州入辭上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二銓分品秩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每選更以品秩分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

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上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上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無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

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
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
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
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
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
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
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
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奏國朝
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

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
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
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
可有所嚮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
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
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
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
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
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兵數千擁

純忠令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
且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
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
果無恙七年拜左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
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
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
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
在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
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

君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
告老領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
少師致仕初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大紛
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
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
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
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
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
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

二詔輟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絶朝廷有制作必就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羣牧判官河南監牧使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歎獎其堅正登進士第從學於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寔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因謂安世曰知所以相薦否安世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絶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

此光所以相薦也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朝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指爲四凶今惇久尚在而則籍異財

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
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
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
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
右司諫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讙傳宮中求
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
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爲宗廟社稷大
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
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

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爾明日后留
呂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
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令言之甚切
鄧温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
始終反覆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
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纔六月召
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
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旣不居言職自
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

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
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
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
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徙梅州
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
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
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
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

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家事甚
悉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血死安世得免昭懷
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后設將
加誅既貶詔應天少尹孫𧨻以檻車收二人赴
京師行數驛徽宗即位赦至𧨻乃還凡投荒七
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
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眞定府曾布又忌之不
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
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

恩封還之明年辛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
吐如鐘初除監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
安世不肖使在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
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
母辭當可免母曰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
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報國
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
命在職累歲面折廷爭或上威怒執簡却立伺
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蓄縮悚汗目之曰殿

上虎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不傾倚作字不草
書嘗曰温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
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
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誠字縱横妙用無處
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
世不得嘗與其徒馬永卿言紹聖初某謫嶺表
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
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
烟地唯絶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絶趙清獻亦本

朝名臣欲絶慾不能乃掛父母畫像於卧床帷
自以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
乎即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
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
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
多矣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而名益
重梁師成用事慕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
走者使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
世笑謝曰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

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
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安世在宋杜門屏跡不
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
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
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
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言軾曰士大夫只看
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雖有細行不足贖
也軾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是信在
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雖與司

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又試
平生寢臥已就枕則不復斟動安世對賓客多
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
去輒不聽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
坐不欠伸欹側百無一二有必貴人也以其言
試人皆驗安世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
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蓋棺去安世嘗
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因
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方擾擾如一鼎之

沸安有冷處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
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
公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横行太行
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
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刼公東來以
之動民柰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
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矣夫
復何懼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五終

漢唐宋名臣錄跋

少宗伯九我李公彙次漢
唐宋名臣錄既成編
直指黄公喬公特屬泰州
李守存信梓而公之謂鶚
當爲跋鶚幸叨宇下方步

武後塵以從事有道敬叟
而卒業洋洋乎大觀已及
覩
直指公所爲序闡揚嘉惠
幾無餘旨胡庸贅一辭第
弍以漢而下暨唐宋幾二

千餘年其間上相哲御雲蒸龍變左右翼戴策勲樹伐代代百輩不啻是編所録若而人一何寥寥也公蓋謂世不乏功名之臣乏不二心之臣純白不備不謂

純臣即功名蓋天壤録之所不載也噫嘻可多得也乎哉故夫生應嘉運出為臣時光輔廓清勛勷披瀝其它飭廉惇循用樹師帥羽儀諸臣為名不倖總之

為不二心之臣千載而下想見風采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一旦臚列林然毋亦使戴縱垂纓也者人得一寓目焉豔其名必且論其人論其人必且覈其實若

金之在冶器之在埴方圜大小惟其所范圍不適於當世之用則所以章往鑄來循名責實之指最淵遠矣今公之文章道德非當代純臣之鵠乎矧不佞屬

公門下士幸得正鵠而趨之方自喜得師惟公意猶不忘此編以澍在事善與人同寧渠沾沾品騭云爾已哉若二直指公秉憲貞度肅清甸海名臣之烈行與公共之宜拳拳以廣其意于不朽云

萬曆丙午歲仲春日揚州海防兵備副使𢊍林門生張鳴鶚謹跋

漢唐宋名臣錄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廷機撰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謚文淸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所錄自漢文翁至宋杜衍凡六十人黃吉士序謂其錄取嚴而用意微蓋借以諷當時廷臣有爲而發故不求全備云

栖眞志四卷

〔明〕夏樹芳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栖眞志四卷》提要

栖眞志敘

余性好山水既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如戴逵陶弘景郗氏辦百萬貲梁武起第月給茯苓白蜜但於九峯剔巖岫芟除榛莽結艸堂墅室以居牀頭惟老易及栖眞志而已栖眞志者孝廉夏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精微雋潔又酷類臨

川新語讀之使人心魂洗刷肴
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我於
罡風灝炁之上矣先生束髮負
大志精綜三氏之書筆端寸膚
能化霖雨顧久謝春官不上閑

戸著述倜然抗域外之思俯仰
吟嘯神仙耶處士耶其英雄之
退步耶吾不得而相焉自古英
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
問盟猿鶴青山無恙丹簡尚虛

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
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
得易最深其霸王經世之略甚
具能悉斂生平之豪氣雄心栖
洛陽華山以老益神仙處士皆

半之茂卿先生非其人歟余退
士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煙雲自
驕而先生屬之以栖眞志敘正
如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雞
犬桃花而已居者之爲秦爲晉

爲仙爲隱漁父不知也

友弟陳繼儒題

栖真志自叙

聿自黄化肇開玄風密暢宗籥始基乎柱下道遂繼響於漆園太乙照藜子政之列仙乃著華陽採集隱居之真誥斯傳自茲以降代多儇史次第相傳以為勝事於化鶴既誣脩羊亦誕負龜成癖辭莊為妖語多涉乎奇衺之域流於瑣怪宜其蔓衍不經為吾儒所指斥也余少無適

倣之韻長蓋來真之講席拓公
李白絕怒飛之想喪佃淵並長
懷肥遯之謀目鑿華子而下
擴搜凡數千卷若顯若晦非俗
外玄白日可摩丹書不淺石旋

蘊逃名于迷澤留侯匿蹟於訪
松東方玩世參三島之勝遊梅
尉登真避巫陵之豪貴賀監傍
鏡湖而山陰茅宇江海清涼鄴
侯復西京而廻抱九德於辭一品

之數君者或出或處表暨人寰
俄採化於殼中忽操機於局外䕶
發揮手紅雀騰神碧海者
矣至若丹砂可學白鶴非遙右
髓儻逢斷山能覓鰕魚流水玄

真之青笠堪參戴笠躡雲長
吉之玉樓爭豔司馬天台咲指從
南之捷徑爲之第嶽默宅建
儲之遠圖此豈區區之辟穀僅之淹
留藉一丘一壑以爲榮而無關世

教者或若乃飛神誅象出有入無假借金丹愚慧黃白甚且抗大彭之御女習登徒之巧謠綺羅南國之佳人豔送西鄰之公子何關羽化秖趣脩齡以是爲儇天刑之安可解也所貴天子師彼猶龍玄其害馬處世出世與道委蛇則指足盡書林之苑世煩弱水三千凝眸即玉蓏之宮何必洞天十二所謂白雲在天

山陵自出妙合靈樞神化無爲者乎戊申重五夏樹芳識

栖眞志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栖眞志卷一

氷蓮道人夏樹芳輯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繳。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

關令尹

尹喜。字公文。善內學。常服精華。周康王時爲大夫。見東方有紫氣西邁。法當有聖人度關而西。乃求爲函谷關令。後老子果至授喜道德五千言。喜受之。著爲文始眞經。其四符篇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甯封子

甯封子。嘗游崑丘之外。作游海詩曰。青藍灼灼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

列禦寇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壺丘子。壺丘子曰。子好游乎。務外游者。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

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知者

彭宗

彭宗字法先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音聲嘹暢

漆園吏

莊子蒙人名周於學無所不闚其要本於老子嘗云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智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

庚桑楚

亢倉子姓庚桑名楚嘗云靖言語則福全

蓊情欲則神全得太上之旨隱於孟峯仙去

王子

王子姓章名震事長桑子能於馬上作五色雲氣嘗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浮游冀州涿郡間嘗於海山乘赤鯉郭璞江賦云海童之所遊巡琴高之所靈矯

浮丘伯

浮丘伯姓李周太子晉時控鶴上嵩山有相鶴經王子喬傳唐陳子昂眞誥敘云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王京鳳笙悠悠千載無響

周義山

周義山字委通聞樂先生得道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入蒙山遇羨門子告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居於楚抱甕而灌園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有告之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子往矣勿妨吾事

匡續

匡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結茅虎溪之上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道書數篇而已。

乞食公

乞食公者馮延壽周宣王時史官也嘗從市上行乞而歌一市人無解歌者宋來子延之相與傳道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眞家眞人無那隱又以滅百魔三一經曰眉角爲天庭鼻下爲山源手爲天馬天庭乃徹視之津梁太眞乃引靈之上房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以磨鏡出紫丸療疾活者以萬計止吳山絕崖

王子喬

王子喬名迥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嘗游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柏良謂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而來舉手謝時人數日方去

蕭史

蕭史得道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感鳳來集後皆仙去

范少伯

范蠡字少伯吳人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滅吳霸越功名顯於天下遂變姓名扁舟五湖號鴟夷子皮之齊爲陶朱公累致萬金盡散之後賣藥蘭陵於北卬山得仙異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銍鄉人釣魚於涎溪春食朝霞夏餐沆瀣唐人詩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還來喚子安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周末時人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往從焉三年辭去鬼谷子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年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他日又謂二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啓迪儀秦皆有至意

涓子

涓子齊人受伯陽九仙法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意也獨琴心三疊有條理焉

東王公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號木公鍾化而生於碧海之上漢初有群兒戲謠於道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之知惟子房往拜焉

茅初成

茅初成咸陽人性慈憫好行陰德逆覩周室將衰不求進於諸侯歎曰人生若流電安得久滯寰中遂入華山修道始皇三十年庚子乘雲駕龍而去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因改臘爲嘉平

安期生

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海邊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與之語賜以黃金白璧出置阜鄉亭而去

留赤王舃一量爲報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黃石公

黃石公下邳人初張良自匿下邳出遊沂水圯上與公相遇未謁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默然異之因取履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復謂良曰孺子可

教也後五日平明與子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授良曰讀此當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卽我矣良旦視其書乃太

公兵法應權合變遂能佐漢祖定天下後良於濟北穀城下果得黄石良乃寶祠之及良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黄石枕化而飛去光輝若流星焉

彭令昭

彭令昭秦始皇時武夷君會鄉人幔亭之峯令昭歌人間可哀曲歌罷綵雲四合凌空而去

張文成

張良字子房家世相韓秦滅韓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擊始皇博浪沙中天下震動旣佐漢有天下乃曰臣本布衣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四皓

四皓皆河内軹人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遂共入商雒隱地肺山高帝徵之不應

古丈人

嵩華山下古丈人幸脫驪山之禍匿此

淮南子

淮南遺藥在鼎中雞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雞鳴雲中犬吠天上

河上公

河上公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結廬河濵

帝讀老子未解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造請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爲道家之宗焉

季充

季充號負圖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尚書授以四代之事嘗經句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白石生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嘗煮白石爲糧亦時食脯飲酒亦時穀食好讀幽經或問何以不服飛昇之藥答曰三界混混天上未必樂於人間王延齡雲臺觀碑云峨眉之阻群帝之庭谷希子其度世歟白石生其得道歟

項曼都

河東蒲坂項曼都嘗入山學道十年而歸自號爲斥仙人詩曰不惜流霞與曼都

劉諷

劉諷頴川人漢景帝時爲公車司馬後事司馬季主得服食日月精華法托形杖屨而去

東方朔

東方朔武帝時爲郎恢諧射覆以明得意武帝賜之食朔拔劍割炙以歸又數賜縑帛輒擔揭而去殿中郎謂朔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嘗與

友人書曰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當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上元君

上元君於漢元封時同王母降於瑤池武帝設壇禮拜元君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稷丘君

稷丘君者隱於南嶽武帝事封禪東巡泰山稷丘君冠章甫衣黃衣攜琴來迎武帝曰陛下勿登山遠游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梁折上諱之但祠而還

譚景升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洙訓以進士業而峭獨好黃老諸書及周穆王漢武茅君列仙内傳一旦出游終南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嘗爲玄牝之說曰得灝氣之門所以歸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内守若石中藏所以爲珠玉之房喜醉游夏服烏裘冬則綠衫或卧霜雪中經日

人謂已甕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抛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

鹿皮翁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其旁七十年

車子侯

車子侯扶風人武帝愛其清淨稍遷位至侍中一日仙去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蘭兮延秀篁妖姪兮中溏華斐斐兮麗景風裹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沾裳

洪厓先生

洪厓先生或曰黃帝時人漢衛叔卿居終南絕頂稱所與遊者曰洪厓先生

梅子眞

梅福字子眞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補南昌尉成帝委任王鳳福上書極諫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梏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子徧

遊鴈蕩南閩諸山後遇空同君授以內外丹法至劍江西嶺復入飛鴻山結菴修煉宋元豐間封壽春眞人

唐公昉

唐公昉城固人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束

臺孝威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武安山中。鑿穴採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郭執贄從見曰。孝威居身如是。良苦。答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故以搖其精。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顧不苦耶。遂去隱於深山。

雲房先生

雲房先生。號和谷子。一號正陽子。父爲列侯。官雲中。誕生眞人。三歲不語。第七日躍然起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仕漢。爲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遇一碧眼胡僧。髯頭拂額。結草爲衣。因示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遂授以太乙刀圭。洞曉玄

玄之道。嘗題詩壁間曰。坐臥常攜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踈散人中一丈夫。

龍伯高

龍述。字伯高。京兆人。仕漢。爲零陵太守。後於金山得神芝。實伯高治而服之。日餌一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去。馬援嘗戒其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見漢史。

王喬

王喬。河東人。漢明帝時。爲尚書郎。後爲葉令。每朔旦嘗自詣朝堂。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覘之。每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一舄

焉乃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灰袋佯狂

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入雪中布褐隱青城山

栖眞志卷二

氷蓮道人夏樹芳輯

莊君平

漢莊君平與閬中道者相善授一書皆修身度世之説嘗云事業與功名獨立秋江水。

龐德公

龐公襄陽人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龐公笑曰鴻鵠藏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因釋耕於隴上妻饁於前表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就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

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表歎息而去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王方平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仕漢至中散大夫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桓帝問災祥題宮門數百字而去麻姑至吳門蔡經家以米擲地皆成明珠顧謂方平曰接行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帛仲理

帛和字仲理吳郡人師事王君坐石室中熟視石壁三年而得道

仲長統

仲長統高平人性倜儻語默無常每州郡辟召稱疾不就論及時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欲卜居閒曠以樂其志有述志詩二首其一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其二曰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元氣爲舟微風爲柁翺翔太清縱意容冶

劉赤脚

劉赤脚不知何許人散意放形不談人過嘗云修行人要見人好處不得見人短處學道者須向一鍼一草上降伏其心不可

胡亂放過。

向子平

向長字子平。朝歌人。隱居不仕。深達養生之旨。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娶嫁旣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遂肆意與同好禽慶遊五嶽名山。不知所

終。

欒巴

欒巴字叔元。成都人。性質敏達。博通經典。累官議郎。陳蕃竇武被誅。靈帝怒其爲黨謫永昌太守。正月朔日朝見。帝賜酒不飲向西南噀之。有司奏不敬。巴謝曰。臣本縣城東有火患。故噀酒救之。數日成都果奏火災得雨從東北來。遂息。雨中殊有酒氣。

子劉子

子劉子云。吾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

趙威伯

趙威伯善嘯。若衝風之激長林。衆鳥鳴集

其上。冥霧四合。零雨其濛。

析象

析象字伯式。廣漢人。通京氏易。好黃老。師事東平先生。家世豐贍。以爲多藏必厚亡。散千金以賑貧乏。或諫之。象曰。竇子文有言。我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自知亡日。尸解如蛇蛻焉。

張公超

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左元放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歎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精思天

柱山中。魏曹公。劉荊州。孫討逆。皆尊禮之。入霍山仙去。

許碏

許碏高陽人。少舉進士不第。入王屋山。周游五嶽。凡天台四明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所至於石崖峭壁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然竟莫詳偃月子也。

陰長生

陰長生新野人。從馬明生得道於泰和山中。江文通贊曰。陰君惜靈骨。珪璧詎爲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度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曹子建

陳思王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

僞空言耳。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一月而顏色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嘗聞空中誦經聲。清遠嘹喨。遂依倣音譋。作步虛聲。又著玄俗頌曰。玄俗妙識。饑餌神穎。在陰倏逝。即陽無景。逍遙北嶽。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靜。

焦孝然

焦先字孝然河東太陽人聞魏受禪居河之湄作蝸牛廬呻吟其中俗呼爲黄犢廬數日一食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與語後野火焚其廬先乃露處冬雪大至袒臥不移後百餘歲卒蔡邕爲之作贊魏書云自義皇以來一人而已

蔡少霞

蔡少霞陳留人見集異記其碑略云昔乘魚車今履端雲觸空仰塗綺輅輪困號五雲閣吏

夏仲御

夏統字仲御永興人事親以孝聞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拾螊蠘以資養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上巳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間曲乎曰昔孝女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爲作河女之章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扣船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響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

聞充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石德林

石德林安定人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學徒數千德林就學精於詩書後好内事於儔輩中最玄默獨嗜老子居窮巷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餽遺之不受時號曰寒貧子

葛孝先

葛玄字孝先吳人從左慈授九丹液仙經號葛仙翁

孫公和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居北山土窟中好讀易撫一弦琴學棲神術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公和既出便大笑阮籍

嘗往訪之商略終古仡然不應籍因長嘯退還半嶺乃聞上啗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視乃向人嘯也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先生竟無一言惠我乎公和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後果遭呂安事下獄爲詩自責云昔慙下惠今媿孫登

向子期

向秀字子期河内人雅好老莊註莊子發明奇趣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

拔俗之韻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一不怫其心顏延之五君詠曰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庾道彥

庾闡字道彥鄢陵人九歲能文仕爲零陵太守作揚都賦飄然有凌雲氣嘗詠詩言

志曰熒熒丹桂紫芝結根雲山九疑鮮榮夏馥冬熙誰與薄採松期又曰赤松遊霞乘煙封子鍊骨凌仙滄漱水玉心玄故能靈化自然

豪丘子

嵇含字君道在鞏縣豪丘自號豪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愼終之室

嵇中散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長好老莊與魏宗室聯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所著養生論曰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其作四言歌行曰役神者弊極欲疾枯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又曰思與王喬乘雲游八極凌厲五嶽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極

單道開

單道開燉煌人石龍時從西來入羅浮山

常衣麤褐呑細石子唐子西贊曰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羽出於無心食石之理於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厥齒時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於石室中見道開顏色如生

祁孔賓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少依學官誦書爲書生都養以自給於經史精究大義教授門生百餘人忽有人召之云祁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遂仙去見晉書

王烈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烈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同游烈見石裂得髓食之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叔夜叔夜至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再往視之斷山復合矣

許旌陽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博通經史兼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諸書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爲旌陽令教民慈仁忠孝發摘如神吏民悅服尋棄官東歸遇諶姆授以正一袪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遂斬蛇誅蛟悉除民害慮豫章爲浮州蛟螭所穴乃於牙城南井鑄鐵爲柱下施八索鉤鎖地脉自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又周行江湖諸郡殄滅毒害大將軍王敦舉兵内向

次慈湖眞君特往説之敦大怒不爲沮自東晉亂離江左鼎沸惟眞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井晏然

張巨和

晉張忠隱於泰山鑿地爲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許叔玄

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眞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復名遠遊立精舍於餘杭懸霤山弟穆入華陽洞雲林夫人嘗致書於穆云王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干大本

干大本姓許旌陽族也得仙道改姓干後隱西山下夫婦皆解詩大本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續云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

王右軍

王羲之世稱右軍亦稱臨川與道士許邁爲世外之交共修服食徧採名藥不遠千里游東土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鮑太玄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羅浮志云葛稚川居羅浮時靚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煑食之與葛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墉城集仙

錄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東海徐寜師之寜夜聞靚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靚曰嵇叔夜爾寜曰叔夜斬於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市終實兵解也

葛田

葛由羌人好刻木羊爲戲一日騎羊入蜀蜀中貴人爭逐之遂上綏山山在峨眉西南最高無極隨者不復還時人爲之語曰若得綏山一眺雖不仙亦豪

陶士行

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字不可詰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緱山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識於是脫衣帢服仙羽升鵠而騰飈載

異苑

劉綱

劉綱字伯經下邳人初居四明山爲上虞令慕漢葉令王喬乃授道於白君飄然有遠舉之意妻樊夫人俱有道術

阮步兵

阮籍字嗣宗好莊老神氣宏放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屬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遂酣飲自適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名登武牢山望見京邑賦豪傑詩訪孫登於蘇門山語及栖神道氣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

孫子荊

孫楚字子荊少懷隱居謂王濟曰吾欲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時董京有仙術居洛陽白社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京贈以歌曰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

流可飲至道可餐玄鳥紆幙而不被害聆彼梁魚遨巡倒尾嗟乎魚鳥萬世不悟知哉達人深穆其度

葛稚川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杜門却埽不妄交嘗云蟭螟卑棲銜鼠高唳玄蟬潔饑蜣螂穢飽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咸和初司徒王導檄洪為散騎常侍不就聞交趾出丹砂乃乞勾漏令詔許之深入羅浮山著書不輟號抱朴子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翙而後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在大

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郭弘農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辭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洞究天文五行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既渡江王導雅重之元帝徵為著作郎王敦謀逆溫嶠庾亮共舉義師使璞筮之璞曰大吉敦將舉兵亦使璞筮璞曰無成時敦固疑璞之助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遂收璞斬於南岡斬後三日復有見璞於南州市中與相識笑語敦聞之不信開棺無尸乃兵解也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所著有洞林新林注釋爾雅

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並傳於世嘗云世俗不悟求仙而徒歎浮生之促譬猶潛穎而恨靑陽之晚臻陵苕而哀素秋之早至無是理也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好吹笙牧豕年七十不娶不老

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而已貴戚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孫綽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

郭文舉

郭文字文舉人陸渾山學道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給王丞相導迎至西園一夕忽求還山未幾蘇峻叛人服其先幾溫太眞嘗問文舉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黃野人

黃野人葛洪弟子住羅浮山中嘗歌詩曰雲來萬里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

山秋月白又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畢渡海去

王孝孫

王尼字孝孫咸陽人喜陰符道德諸書東瀛公辟爲車騎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

歘不久未幾果爲東海越王所殺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其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横流處不安也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隱文脊山山中有瞿硎因以自號桓温嘗造訪見先生披鹿裘坐石室神

色無忤乃命伏滔作贊

扈謙

扈謙魏郡人精於卜易日筮三卦養母餘錢日求醉客弃施貧寒一日母亾謙辭酒家曰因緣盡矣安葬而去後數日見謙醉臥落星橋捉手牽引惟空衣而已初廢帝疑桓温有異志命謙卜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後温以枋頭之敗遂誣帝宮闈重秘廢立果如謙言

董威輦

董京字威輦初至洛陽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忽遁去莫知所之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章

田宣

田宣高唐人晉太康中隱鳴石山下每見一人着白单衣徘徊石上及曉方去自言姓王名中倫入少室山修道愛此石清響故輒留聽宣因力求養生術遂遺一石如雀卵其人忽不見宣含石常百日不饑見酉陽雜俎

陶處靜

陶澹字處靜侃之孫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山中立小草屋纔足容身有時還家匡牀獨坐不與人共

索玄居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靜好學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舉孝廉賢良方

正皆不就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悲泣或請問不言太守陰澹奇而造焉嘗爲之贊曰世人之所好先生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踰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

敖仙

敖仙晉人未詳其名字江西上高縣有敖嶺即眞人得道處也宋熙寧中樞密蔣之奇行部至寶嚴寺題詩曰嘉節長岐路區區夢幻身何年一舉揪仙去逐敖君

陸修靜

陸修靜字元寂吳興人兩目重瞳背有斗文掌有篆字早通文籍長慕神仙與陶靖節劉遺民等結社廬山文帝表其高風召

至都亭作停霞寶贊使徐湛宣旨留之不可賜號簡寂先生詔以所居爲簡寂觀

陶靖節

陶潛潯陽柴桑人晉沒恥事二姓號靖節先生安道貞志躬耕自怡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胷襟一洗荊棘讀山海經穆天子傳題詩

曰王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高酣發新謡寧效俗中言又曰迢遞横江嶺是謂玄圃丘亭亭昞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及周穆托乘一來遊

謝自然

謝自然泛海求蓬萊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三千里非飈車羽輪不可到

王輔嗣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少好老氏通辨能言何平叔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註周易及老子行世

吳猛

吳猛濮陽人少有孝行夏月手不驅蚊恐噬親也仕吳爲西安令已從許旌陽學道遂以道術大鳴於時嘗渡江値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畫水而渡女彩鸞配文蕭蕭貧不自給彩鸞寫孫愐唐韻每部鬻之獲金五緡後往新興越王山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王道眞

王道眞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樓道眞嘗乘雲遊戲山頂

陶隱居

陶弘景秣陵人自號華陽隱士十歲得葛洪仙術晝夜研尋遂洞養生之旨謂人曰

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弱冠齊高帝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永明朝上表辭祿詔許之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歸來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謂門人曰向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抑亦緣勢使然弘景身長八尺朗目

秀形性好著述尚奇異居常慕張子房之爲人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有告逝詩所著有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今古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匣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法式諸書行於世

孫遊嶽

孫遊嶽東陽人潛神希微茹芝却粒齊永平初詔主興世館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爲入室

王遠知

王遠知系本瑯琊父曇首陳揚州刺史母晝夢鳳集其身因有娠僧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遠知師事陶弘景得其術嘗識唐太宗於微時詔卽茅山爲

觀居之壽百二十六歲

庚肩吾

庚肩吾字愼之新野人南齊庚信之父與劉孝威徐防等爲晉安王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累官義陽太守後隱天台故信有哀江南賦云少微眞人天台逸民

桓闓

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事華陽陶隱居三日密戒於室曰君之陰功著矣第所修本草以䖟蟲水蛭爲藥功雖及人未免害及物命隱居從其言遂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以贖其過焉

劉玄英

劉玄英號海蟾子廣陵人初明經事燕主

劉守光爲相雅好性命有道人正陽子來謁爲演淸靜無爲之宗旣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金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履榮祿之埸其危殆甚盡以其錢劈破爲二擲之遂辭去海蟾繇此大悟卽解印辭朝有醉騎白驢五言詩一章佳絕其得道後陵轢神廟事尤奇

扈伯重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黃初中與靑牛先生游獨居道側以甂甎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列宿

顧景怡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鹽官人有孝行母

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隱天台山南齊高帝召爲太學博士不就好黃老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褚元璩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居瀑布山三十餘年王僧達爲吳郡苦邀致之停郡信宿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影

雲棲抗高木食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閶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椒之士乃可暫致不可久羈君當遂其高步成其羽化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近要其來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而瞰滄洲矣。

江文通

江淹爲浦城令嘗言碧水丹山平生所酷好何言作吏遠也文通壁上列山水奇画仙居五六凡王子喬陰長生白雲秦女一一題賛其著丹砂可學賦曰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彩色輟陰陽於形有傳變化於心識曖碧臺之錯落矅金宮之玲瓏紉蓮華於繡闥化葡萄於錦屏奏神鼓於王

袂舞靈衣於金裾韻蹡蹌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南風之能擬詎濮水之敢模。

戴仲若

戴顒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經簾青銅磬顒常於春間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砭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喬蘭陵人善草隸嘗飛白大書李約得之結一亭匾爲蕭齋歷國子祭酒好仙術師事杜曇永頗得其秘後移家居郁木阬號玄洲長史。

韋節

韋節京兆杜陵人後魏時棄官入華山因

號華陽子餌黃精撰三洞儀敘老子易論

謝康樂

謝靈運陽夏人道韻清邁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泰山羊璿之爲山澤四友其逸民賦有酒則舞無酒則酟不朙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兀我春中弄琴朙月酌酒和風禦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

峻舉又曰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衷超塵埃以貞觀何落落此心胷

由吾道榮

由吾道榮郎由余之後因仕吳入越遂號由吾氏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隱瑯琊山辟穀餌松朮

謝仲初

謝仲初萬載人修道於閣皂山一日歸故里里中亢旱仲初拔劍刺地湧泉甘美過江無舟以竹葉渡去

汪台符

汪台符新安人生而靈異逆知吉凶能文章博今古性獨嗜酒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詣陳民間利病十餘條知誥善之宋齊丘

疾其才使親信誘台符飲符郎知故浮白痛飲卧地因推沉石頭蚵蚾磯下後人每於黃山白嶽見之

宗敬微

宗測字敬微居江陵欲遊名山齎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魚復侯爲江州嘗厚餉遺敬微宗辭

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以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巳足豈容當此橫施

劉彥度

劉訏字彥度梁人與阮孝緒劉歊爲三隱卜築鍾山有終焉之志劉孝標嘗與書云訏超凡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

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穀寒年之纖纊嘗着穀皮冠遊山澤風神頴俊意氣彌遠遇者以爲神人

王弘之

王弘之宋武辟召不就拂衣歸耕文帝時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解貂裘與之卽着以採藥釣於上虞之石頭或問漁師得魚賣否曰幸是不得得魚不賣

張岊

張岊字巴王齊封川縣人官至司空誦大洞眞經持三百大戒二十年梁天監二年仙去

潛翁

隋開皇中有號潛翁者煉形於石壁山養

白蝦蟆以自隨後不知所終

文中子

文中子隱於河汾之陽嘗曰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卽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卽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窮年可謂體道矣又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生雖貧賤不以

利累形。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字不曜開皇末息身汾陰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此自終仲長先生傳曰薛收問仲長子光於王通通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王無功

王績字無功通之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凫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隋煬帝鎮揚州召至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利趣還天台至道中跨石粱而去煬帝乃遣使圖形命國子祭酒柳䛒為賛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

原缺第一葉後半葉

栖眞志卷三

永蓮道人夏樹芳輯

司馬子微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王維李白孟浩然賀知章宋之問等爲仙宗十友睿宗召見中掖問道對曰爲道日

圖坐忘論等書行於世薛季昌曰司馬生微得道過於陶都水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文明初舉進士上書言事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言寄興清曠翛然霞舉嘗曰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嚣世去登玉女窺石人之

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契獨立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王笙吹鳳瑤裝駐鶴

高太素

高太素商山隱士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庭下謂之報時猿

令狐楚

令狐楚德棻之裔官至山南節度使每好談眞嘗自標曰行乘青竹鐖煑白石腰嫌大組心寶尺宅

孫思邈

孫知微字思邈成都人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學道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出血思邈脫衣與童贖而救之

唐顯慶七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不受及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第以居一時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鄰等爭師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方卧病問曰病可劑乎思邈曰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砭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刑故在人有可愈之疾在天有可禳之災又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五代史屢訪於思邈之口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舉尸就木空衣而已自註老子莊子三十卷福祿論三十卷攝生眞籙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授監察御史不樂曰將爲

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

薛頤

薛頤滑州人修黃光谷神之要善天步律曆太宗爲築臺觀九嵕山號曰紫府拜頤大中大夫往居之每所上災祥與李淳風合焉

潘師正

潘師正貝州人少葬母廬墓以孝聞師道士王遠知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欲對曰茂竹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又勅逍遙谷作門南曰仙遊北曰尋眞時太常獻新樂遂更名望仙翹仙之曲謚體玄先生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澹薄無爲披裘帶索浮沉人間

張無夢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唐玄宗召對講易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無夢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敷對詳明玄宗大悅特賜詩親灑宸翰寵命還山

謝玄卿

謝玄卿入仙都見素麟脂班螭髓玄州白柰空洞靈瓜又見彈八琅之璈吹蕊霄之笙戛洞陰之磬鼓雲和之瑟又作回鸞轉鳳之舞皆人世所未有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好節氣隱鹿門山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士源嘗讚之曰導漾挺靈實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崔子王

崔子玉名珏彭城人母夢仙童擎玉合而生兒時神采煥發日誦千言不窺群兒之戲爲長于令發擿如神太宗呼爲仙吏復遷滏陽令一日與楊叟奕戶外控白馬至曰帝命卽行子玉囑二子曰吾有太眞碧落之遊無得過慟乃書子玉座右銘以訓二子若寢而逝

王摩詰

王維太原人開元中擢進士第一工草隸書画名聞天寶間與天台司馬子微爲仙友嘗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又曰有道者神情朗暢如長江月影太華松聲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隱居中嶽服赤箭茯苓晚年肌肉殆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暫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温之外不交一語封國公不受及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湘中老人

唐呂雲卿嘗遇一老於君山側索酒數行老人歌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蘇子瞻云此詩殆是李謫仙輩老人蓋眞遁世者也唐詩載高駢作宜從子瞻之言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括蒼人玄宗朝最近幸凡吉凶動靜法善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入貢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得窺機密法善曰此是凶函請陛下勿開宜令蕃使自開玄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如法善言授銀青光祿大夫高駢嘗作步虛辭以贈之曰清溪道士人

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雲深鎖碧牕寒滴露研硃點周易今處州有點易亭開元八年卒末一年棺忽開惟存劍履宋宣和間道士以劍履獻於朝

薛季昌

薛季昌河東人遇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以王洞經籙研極奥妙唐明皇召入禁掖恩龍優異卽懇還山上賦詩贈之曰洞府修眞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壚萬籟虛猶疑傳秘訣不往候仙輿

薛玄眞

薛玄眞唐給事中伯高之祖少好道不嗜名宦常於五嶺間遊憩每遇人曰九疑五

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往往於玆逍遙騰翥況遂洞之中別開天地琦膏王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履也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遂隱終南

吳道子

吳道子陽翟人少學書於張旭賀知章不成因學画大率師法張僧繇顧凱之世傳凱之画鄰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画驢於僧房每夕有踏籍破迸之聲以惱僧僧繇画龍點睛聞雷則破壁飛去道子画龍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濛濛生

玄宗召入內庭供奉潑墨寫勝色色多奇蓋亦神仙中人也見列仙

吳貞節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性高鯁不耐浮沉於時去居嵩山玄宗召見勅待詔翰林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冶煉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動主上一時重之

賀秘書

賀知章字季眞會稽山陰人爲秘書監開元中集賢學士晚號四明狂客與天台司馬承禎友善天寶初上表乞歸田里爲道

士詔賜鏡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有御製贈行詩二首李白詩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直從茅氏得恩波寧阻洞庭歸杜甫詩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俱爲季眞表貴異能返初服也

顏魯公

顏眞卿爲唐平原太守祿山反起兵討賊玄宗曰朕不識眞卿何狀乃能如此建中四年德宗命眞卿問皐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步前楹曰吾少遇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卽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不屈縊死城南後有人至羅浮山見二人圍棋曰可寄一書至北山顏氏子孫得書大驚曰此先太師手筆也書法蠶頭馬尾當作仙矣

李靑蓮

李白居蜀靑蓮鄉世稱靑蓮居士白嘗云予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乃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白自夜郎歸卒於宣城憲宗元和初復有人見白從道人於海上者白海瓊亦云李白爲東華上淸監白樂天爲蓬萊長俱載集仙傳中其所著游仙詩云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人世別

王皎

王皎先生善曆數嘗訪杜甫於浣花溪曰公少薇垣中客也今雖偃蹇當有大名垂之來世天寶中偶與客中夜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時上春秋高頗坰忌其語於是密詔殺之刑者钁其頭數十方死因破

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人方知其異

寒山子

寒山子本無氏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

木屐履地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飯菜滓食之或長廊徐行叫噪陵人或望空獨笑嘗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寺僧以杖逐之飜身撫掌大笑而去好爲詩一言一詠輒題樹間如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如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凡三百餘首

唐若山

唐若山曾郡人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好長生得胎元谷神之要一日有異人來詣若山曰吾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信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憫子勤志故來相訪耳若山言下大悟凌晨遂整棹

浮江以遺表奏聞玄宗其大旨以世祿浮榮登眞乃貴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眞經之妙用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玄宗省表異之遣內臣齎詔江濱已無及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奉使淮南見若山鬻魚於肆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通莊列書爲象罔白馬諸篇以佐其說肅宗擢明經待詔翰林親亾不復仕自號煙波釣徒又號玄眞子嘗築室越州豹席樓屩垂釣自怡與陸羽顏眞卿友善陸羽嘗問孰爲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眞卿爲湖州刺史乃唱和爲漁父詞首唱卽志和所作其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一時誇賞後眞卿遊平望驛志和酒酣鋪席水上獨坐成酌席來去如舟復有雲鶴旋覆其上親朋叅佐觀者莫不驚異

唐節

唐節玄宗朝爲隴水令去官家於丹崖下自號丹崖翁元結刺道州特訪之作銘曰不知幾峯爲爾西墉竹出巖下泉飛戶中

秦公緒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薛留守奏爲帥府叅軍不就客南安山中山有大松百餘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自號東海釣客南安人號其峯爲高士峯

許宣平

許宣平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陽山南塢不修服餌時負薪賣於市擔上常挂一花瓢攜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天寶中李白游新安訪之不得見乃題詩菴壁

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復自題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輒爲野火所燒莫知踪跡

邢和璞

邢和璞隱居瀛海濵後卜居嵩頴著頴陽書三篇得算心旋空之妙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下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房琯爲桐廬宰待和璞甚善一日笑謂琯曰君當爲宰輔善自愛然其終不在公館不在私第後琯果踐台輔終於閬州紫極宮與崔司馬有舊崔病經年且

死一日聞牆頭有斸聲曰邢眞人處分開此司馬厄病乃立愈

純陽先生

純陽先生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物咸通中舉進士授江州德化縣令遊行廬山遇一羽士稱雲房先生兩人談道有得遂棄官歸隱一日雲房謂曰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行滿八百功圓當來度子先生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純陽乃愀然曰誤却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笑曰子推心若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遂攜之鶴嶺授以上眞秘訣

白樂天

白樂天居香山稱香山居士嘗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絲作雲朶染以異香振履則如煙霧一日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唐會昌元年中丞李思稷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舶海外入山登道宮王臺

翠樹院宇數十至一院扃鑰甚嚴叩之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客歸越具白李公李公緘書以報樂天先是樂天生平惟修上坐業及覽李公所報乃爲詩以紀其事兼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予龜年一日過嵩山道士授以素書曰吾與汝父皆仙矣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試之輒驗

施肩吾

施肩吾字希聖分水人元和中舉進士退隱洪州西山有施先生石室在天寶洞上宋楊傑詩玉京高謝黃金榜石室歸乘白鹿車

裴航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也以藍橋遇仙得道友人盧顥欲叩其眞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今人之心僉實得道末由矣顥猶憒然復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異日言之忽不見

李長吉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苦吟詠每旦出騎弱馬小奚奴背古錦囊隨後遇所得輒投其中暮歸母探囊得之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憲宗朝爲協律郎一日晝見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上帝白玉樓成召君作記少頃賀氣遂絶有步虛詞云鳳凰三十六碧天高

太清元君夫人躡雲語冷風颯颯吹鵝笙

陶天活

陶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海溢家人驚走天活始生其母欲挈去不得洎水退而歸見嬰兒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爲名及長聰慧簡率眞氣内充自元和至太和爲供奉道士朝野歸嚮

唐求

唐求放曠疎逸有仙趣吟詩有得書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有識之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題鄭處士隱居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杯酒老夫顏亦紅

吳善經

吳善經唐縉雲人權德輿集有故太清宮三洞法師吳先生碑銘云先生族系於東吳築室於仙都演道於明廷棲神於太清隱機於開元歸根於露仙其來適然其去寥然

顧况

顧況字逋翁海鹽人貞元中隱居不仕自號華陽山人嘗求知新亭監人詰之曰余欲貌海中山耳任職半年遂解去李鄴侯崇尚仙道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事況師事之得服氣法能終日不食西遊長安時宰柳渾招以好官況答詩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得陰符經於嵩山虎口巖字糢糊莫曉其義至驪山下見道旁野火燒樹一老姥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黃帝陰符經老姥何得輒言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筌告以故姥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眞吾弟子也於是坐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凡三百言筌自是悟道唐開元中為江陵節度使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之

韓清夫

韓湘字清夫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非公所知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因留詩一聯於花下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遂告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

湘也公詢其地即藍關嗟歎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湘別公詩云舉世都爲名利醉伊余獨向道中醒他時定屬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靑

俞靈瓚

俞靈瓚河間人入衡山九眞觀修道十餘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然沉深自晦不爲異以耀俗唐憲宗元和中郴州官吏見其談說始驚異之卽曰我偶然爾非有知也遂閉關不出後入九疑山

田游巖

田游巖三原人永徽中隱太白山後入箕潁居許由祠旁高宗嘗幸其第游巖野服出迎問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錮疾者召拜崇文館不受遂聽還山

許棲巖

許棲巖岐陽人舉進士習業於昊天觀嘗

策馬入蜀至太乙眞君巖眞君問曰爾好道乎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眞莊子云眞人之息以踵黃庭云但思一部壽無窮眞君笑曰去道近矣隱山六十年歸來大中末復入太白山去已復入新羅有靑城丈人歌曰玉砌瑤堦泉滴乳玉簫吹鳳和煙

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

劉瞻

劉瞻小字宜哥桂陽人家貧好道無巾但總角兄瞻爲翰林學士謂瞻曰神仙遐遠難求廊廟尺尺易致瞻不聽遂入羅浮山三十年瞻至僖宗朝拜相後被謫至潮臺泊舟瞻冒雨來見顏色如童而瞻已皤然

衰颯矣顧謂瞻曰尚可修不瞻曰仙凡殊途今已無及後瞻竟歿貶所

李鄴侯

李泌中山人父承休母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曰此女後當生三子其最少者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泌生果聰慧讀書一覽可盡年十五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者莫不稱賞張九齡獨誡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泌謹謝之後泌備肅宗顧問規畫大計出將入相光復

兩京其功居多初肅宗在靈武議諸將賞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望願陛下成功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所至辟穀咽氣每導引骨節珊然有聲信王謂泌朝披一品衣夜抱九仙骨有集二十卷行世

軒轅集

軒轅集博羅人隱羅浮山宣宗召入內庭問長生之訣集對曰輟聲色減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況長生乂視乎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嘗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謂中貴曰皇帝安能更令老

夫射覆乎中貴莫喻其指未幾召至纔及王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爲撫掌曰先生已知矣又問曰朕復得幾年作天子卽把筆書曰四十年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四十年也

藍采和

藍采和唐人嘗衣破藍衫行歌城市似狂非狂觀者絕倒其歌云踏歌蹈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嵳峩後踏歌濠梁酒樓醉後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

嚴達

嚴達周武帝時人建德中詔達至便殿時帝已汰浮屠氏復欲漸芟黃冠上問道與釋孰優對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旣西歸主無送耶對曰客歸則有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大笑得免

侯道華

侯道華蒲中人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唐大中五年仙去留詩壁間曰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事聞詔賚絹五百疋賜所居院名昇仙院

爾朱洞

爾朱洞初隱蓬山唐僖懿間落拓成都市中以道力解王建之圍兵不血刃後至銅梁取白石浮水證道與二漁人沖舉於荔枝園中張商英作傳

藍喬

藍喬自稱羅浮仙人常吹笛賦詩云太乙亭前是我家滿牀書史足生涯春深帶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後復見洛陽酒肆中常置紙百疊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已取紙盡白雲起足下冷然御風去

杜光庭

杜光庭縉雲人咸通中進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應制爲道門領袖僖宗時入蜀隱

青城山蜀王建封爲廣成先生卒年八十五人以爲尸解云光庭自號東瀛子爲時鉅儒懿宗時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遂遁去有文集百卷

陳澹然

陳澹然好道久延雲水無所遇洞賓詭爲傭者一日陳與道友講陰符經未曉殺機

之旨洞賔抗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乃大驚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飲酒一石不醉嘗醉墮霅溪經日而出人或有疾告者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便愈

登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鄭雲叟

鄭遨字雲叟滑州人見天下已亂入少室山修道少與李振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辠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聞者益高其行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後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起賜號逍遥先生

陳陶

陳陶字嵩伯劍浦人武宣間自稱三代布衣隱南昌西山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曰飲氷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與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著癖書十卷

吹笛生

吹笛生者鄂人祥符中范文正遊終南與澶淵王鎬海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同游周精於篆屈深於易皆善琴鎬嘗帶小冠衣白苧相與宴坐圭峯之别墅已月高露下群動漸息忽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霄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灑然如在氷壺中也范公大異之問鎬吹

笛者何人也鎬曰此一書生老且貧每當風月之夕輒操長笛奏數曲如是者四十年矣范太息往就之其人去不得見而反後鎬舉進士忽遘疾旅死范亦致位通顯白髮憂邊對酒不樂遇周道士至涕下沾襟曰嗟乎安得如圭峯月下倚高松聽吹笛乎彼吹笛生何其遠也

蘇澄隱

蘇澄隱眞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術五代相繼辟召俱不至宋太祖駐師鎮陽召見因叩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錬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正帝大悅

李子晦

李愚字子晦無隷人官拜翰林學士嘗告人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以南華老仙爲開山第一祖希夷先生配食

黃僕射

黃損連州人仕南漢官至左僕射一日忽遁去莫知存亾子孫画象事之凡三十二

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孫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有桂香集行世

栖真志卷四

永蓮道人夏樹芳輯

陳希夷

陳摶字圖南號扶搖子性敏悟經史一覽無遺既長謂所知曰吾向所學但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游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人脂韋汩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士大夫爭識其面如睹景星慶雲种放初從先生游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名者造物所忌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隱居華山寢處百餘日不起嘗騎白驢入汴中塗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宗興國初召

見於延英殿宋琪問曰修養之道可得聞乎先生曰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事今君明臣良同德興化勤行修煉無出於此帝益重之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賜號希夷先生

劉仲遠

劉仲遠居桂林穿雲巖石室高寒磴道攀援而上宋曹輔詩石磴仙巖路登臨莫倦攀亂泉歸萬壑一目盡千山入遂目所居爲劉仙巖載舊志

魏仲先

魏野字仲先母嘗夢引袂月中承兎因有娠居東郊鑿土袤丈曰樂天洞有訪之者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白驢號草堂居士宋眞宗召辭疾不赴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嘗寄王文正公詩云從前宰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卽飄然謝事又寄寇萊公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這回平地作神仙後萊公被

貶悔不用野言

歐陽永叔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晚罷政事守亳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嘗與陸子履詩云寄與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

時與尹師魯遊嵩山見蘚書成文有神清之洞四字他人莫見咸謂公前身爲神清洞眞人公旣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公乃使在丘隴之側老君無乃却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蘇子美

蘇舜欽字子美桐山人少有大志弱冠極言時政范仲淹薦召入集賢校理後寓吳中詩歌豪放尤善草書子美亡後博州崔存因遊王屋見二人坐水濱存願聞名號東坐曰石曼卿西坐者卽蘇舜欽子美也曼卿作詩曰龜鶴性靈終好道神仙言語不關書不將青目觀浮世都把仙春駐玉壺子美作詩曰宿植靈根何太早洞悟眞風正年少瑤臺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須臾有翠鳥銜書置二子前子美曰瀛洲召至矣遂去

潘閬

潘閬字逍遥錢塘人嘗居洛陽賣藥暇日騎驢看山行吟自適其留題華山詩云高愛三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好事者繪画成圖詩多苦澹清勁劉攽謂其不減劉長卿後不知所終

石曼卿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眞宗朝學士自顧不合時乃隱於酒嘗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菴嘗卧其間名曰捫蝨菴卒後故人有見之者曰我今作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怨然騎一素驢去如飛其後又見於亳州留詩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

鄧伯元

鄧伯元受青精石作飯之法闔隱居登眞訣亦有之子美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張乖崖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官樞密直學士公方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公曰願分華山半席可乎先生曰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華夷公將赴劍南有詩寄希夷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道迎不免隔溪高士笑天眞喪盡得虗名公少與傅霖同學開寶中與傅會於韓城終夕清談諸隣病瘧者皆不發自仕宦後求霖三十年不可得晩年守宛州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爲語尚書青州傅霖欲見閽吏

走白公曰傳先生天下士何得輒呼姓名被褐者笑曰别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子將去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知之後一月公卒世稱乖崖先生有文集十卷

神和子

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張詠嘗於封丘逆

旅遇一道士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異日何以相識道士曰我神和子也異日當見子於成都耳後詠守成都始異其言以物色訪之弗得偶於天慶觀見一画像與逆旅所見相肖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悵然自失

劉遁

劉遁瓊州人與丁謂相善一日作詩贈謂曰他時駕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謂莫曉其意及南遷之日遁往候於儋耳方知遁乃異人遂與之泛舟海上把酒放歌曰成子詩讖

賀元

賀元瑯琊人得道不死宋眞宗東封謁於

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蘇軾詩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章隱之

章詧字隱之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三模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等以逸民薦於朝

賜號沖退處士。嘗亦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不一撓其心形。友人范百祿從扣太玄。嘗復以攡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玄道幾矣。一日夢有人寄書相召云東嶽道士書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嘗謂士寧曰。脚踏

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嶽寄來書。嘗大驚。未幾嘗果卒。士寧蓬州人。蓋超然有得於道者

晁文元

晁文元名迥。景祐中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多出其手。善吐納養生之術。端居自怡。嘗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少聞之方士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富文忠

富鄭公少好道。嘗手書還丹火候訣留於

蔡君謨家。

徐問眞

徐問眞濰州人。有道術。與歐陽修善。一日求去甚力。修留之不可。曰我友阜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身長八尺。候於道左。以瓢覆酒於掌中以飲。嘗教

修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蘇後湖

蘇庠澧州人以詩鳴蘇軾一見比之李青蓮累薦不起秦檜欲召見笑曰吾老矣不恐販賣雲壑號後湖居士有文集行世

張紫陽

張伯端字平叔號紫陽天台人宋英宗治

平中傳法於馬處厚其論道每日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

郭恕先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能屬文舉童子及第宋初被謫貶官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

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張亶

張亶熙寧中夢行空中聞天風海濤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瓊琚數人揖亶賦詩亶成一絶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化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中

有一人指點曰子詩佳絶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程紫霄

洛中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乙觀拉師共守庚申師作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人初與東坡同學於道士張易簡後東坡謫黃有眉山道士陸惟忠稱得道者曰太初問之則同學者也又數年見東坡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

唐廣眞

唐廣眞嚴州人從師修道一日遇道士三

人引至海上徧遊名山道士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老母在願終奉養曰如是且留形住世因與丹一丸遂不粒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眞人

蘇長公

東坡嘗自記云吾謫黃州時有人妄傳吾與曾子固同日化去如李長吉故事先帝聞其言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謫海南時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在儋耳時太守何述言一日忽失所在獨有道服在耳此竝見東坡志林是東坡在時已有擬東坡爲仙者嘗爲書寄子由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

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又書導引訣云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

黃涪翁

黃庭堅分寧人其先金華人嘗遊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嘗提養生四印云百戰百勝不如一

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蒲團日靜鳥吟時爐香一炷試觀之

斸藥翁

斸藥翁李伯時遇於泰山有歌曰紫芝兮芋蒭黃精兮秋肥余未始與老辭兮老余辭

秦淮海

秦少游旣貶淮海每有挾仙憑虛之興嘗作遊仙辭云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雪散零想見玉清眞境上白虛光裡誦黃庭又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仙家十賚文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出陶弘景集

趙吉

趙吉高安人踈狂落魄自言一百二十七歲蘇轍謫居高安吉往見曰惜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病教轍汲水漑體經旬諸疾皆愈吉後尸解

仲殊

仲殊安州人嘗游姑蘇臺柱上倒書一絕云天長地久大悠悠你旣無心我亦休浪迹姑蘇人不管春風吹笛酒家樓與蘇軾爲莫逆友平生嗜蜜軾詩云安陸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遂自稱殊蜜有文曰寶

雷隱翁

雷隱翁名本少時磊落不群既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誚其癡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遂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翁獨坐長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邵琥

邵琥宋湘陰人少與兄玘弟珪同遊大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卓菴修煉元符初蘇軾自嶺表歸訪琥菴中留二句琥後居西蜀峨嵋山遁去留題壁間云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蹤跡在西川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滕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後以字行九歲能詩起家進士遇事敢言治邊威行西夏卒中讒口貶筠州笑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復何憾哉已陳表自辨神宗乃以公知湖州湖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以詩賀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

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既歸喜作方外黃冠之遊呂祖謙曰久客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

申屠有涯

申屠有涯宋時居陽羨嘗攜甆瓶渡舟飲酒大吐衆逐之登岸吟曰仲尼稱大聖爲

世所不容蟲蟲同舟子詎識人中龍吟罷忽失所在。

朱紫陽

朱紫陽嘗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又曰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修身養性為究竟法耳其所著調息箴曰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

漢江父老

漢江父老不知其姓字紹聖初程伊川貶涪州司戶嘗過漢江至中流船幾覆舉舟相顧失色伊川獨正襟危坐已而及岸衆中一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坐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存誠敬父老曰又不若無心也言已忽不見

林和靖

林逋字君復居孤山二十年足不入城市常畜兩鶴縱之則高飛入雲時泛小舟游湖上薛映李及守杭州每至清談竟日眞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臨終賦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元僧楊璉眞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枝

邵康節

邵雍字堯夫洛陽人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始希夷先生陳摶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橫圖方圖具造化自然生成之妙方外秘之為丹藥傳承秦漢諸儒亦覩

也希夷傳之种放种放傳之穆修穆修傳之李之才之才念無有受者而堯夫廬蘇門之百原山乃叩其廬曰吾子可謂篤志矣今學何學乎曰簡冊外未有適也之才曰苟以簡冊而已如性命何乃舉以易圖授之堯夫洞悟玄解躍如斲輪妙於弄丸了轍天人上下幽明生死之故自號爲無

名公名所居之室爲安樂窩有贊之者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攬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又以堯夫爲空中樓閣卷舒自如熙寧十年夏感微疾談笑而逝元祐中賜諡康節先生

唐欽叟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除延康殿學士[illegible]崇尚道家言恪從容入對曰孔子之所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方士之言汗漫無稽宜無聽用

曹國舅

曹國舅宋太后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

深以爲恥遂隱跡山巖精思玄理野服葛巾經旬不食一日遇鍾離純陽於山中問舅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舅曰養道曰道何在舅指天曰天何在舅指心二仙笑謂曰心即天天即道子親見本來面目矣

吹角老兵

吹角老兵忘其姓名宋紹興初一日於

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果於紹興五年
作相有重名與秦檜論和議不合竄吉陽
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憶疇昔之言乎公
則歸矣未幾鼎果卒

爲觀國

邵武人遊方外得内丹之法自稱
人或有誚其醉狂者觀國以詩
四　　　　　　　　　　　　　　　三六玉
偏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
應笑酡顏叟道不相逢風馬牛紹
端坐而逝郡中乎觀民爲塑其像於

斗觀

陳翠虛

楠號翠虛博羅人能拈土噀水以療病
人遂呼之爲陳泥丸時披髮走日行四五

原缺

棲真志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樹芳撰樹芳字茂卿江陰人萬歷乙酉舉人
是編取周秦至元代之修真棲靜者各詳其事蹟
陳繼儒爲之序其中時代頗顛舛至於江淹謝靈
運李賀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秦觀朱子諸人凡談
論詞章語意偶類釋老者卽引而入志尤牽合不
倫